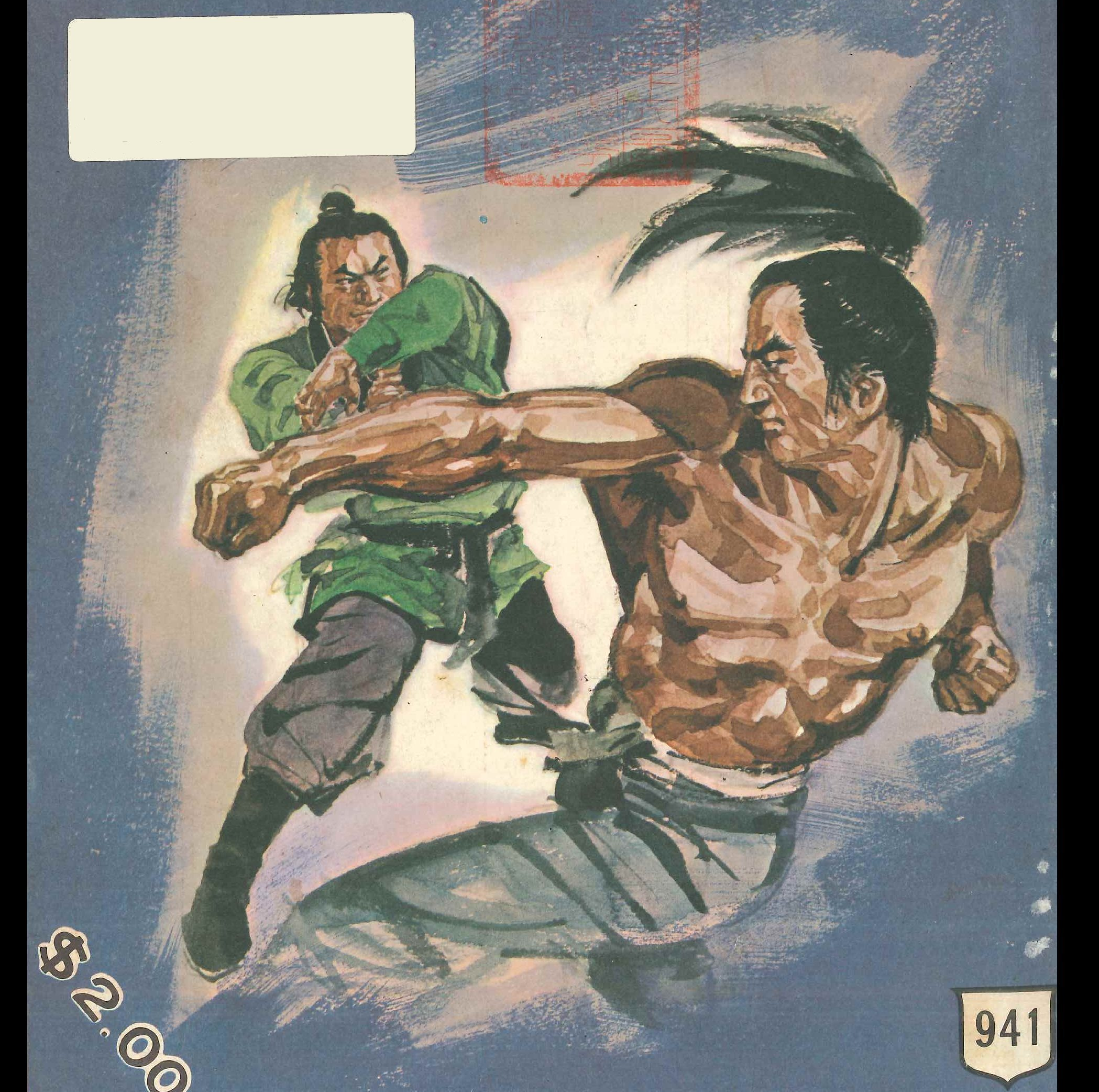
# 武俠世界

## 最後七擊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雪刀浪子與殺手之王合力聯手，對付名震天下的公爵堡，故事不但充滿懸疑性，而且對人物具有爆炸性的大胆刻劃描寫，值得向讀者鄭重推薦。



$2.00

941

## ◀編後話▶

本刊創刊已進入第十九年階段了。期間深蒙本港及海外讀者鼎力支持愛護，同時紛至沓來的給我們寶貴意見，使本刊得到自勉自勵，不斷革新，盡善盡美，同人等謹此深致謝忱。

回溯本刊自一九六九年調整定價爲（每册二元）以來，迄今已達八載之久，這段悠長的歲月中，相信親愛的讀者們也深深的體會到本港物價之與日俱增，幾達二倍，而本刊在稿酬、薪金、什項之支付也日益負荷沉重，再加上油墨、紙張、印刷……等等亦價格飛漲，因此，已使本刊近年來有收支不平衡，虧損過甚之況！但本刊鑑于讀者們十多廿年來的愛戴與擁護，雖屬困難，但仍竭盡棉力，刻苦經營，八年來仍然維持原價發售，務使讀者不致增加負担，唯有將本刊以往所獲之盈利，全部傾注在我們的入不敷出的虧蝕中，以酬讀者多年來愛護雅意，並希望讀者們以後繼續給我們更多精神上支持鼓舞，使本刊向前邁進。

在今年的復活節與端午假期裡，本刊會發行特大號兩次（略增售價五角，彌補紙張、油墨、印刷消耗），以饗一般讀者們在假日暢遊之餘，得到更充足的精神食糧享受，這項佳節增刊篇幅舉辦以來，甚得本港及海外讀者們一致熱烈讚賞，並希望本刊以後每期經常維持特大號之篇幅出版，這項提議，我們會在極審慎的考慮中，多謝捧場。

***　　***　　***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 50.00 |
| | 一年港幣 | $ 98.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 58.00 |
| | 一年港幣 | $ 114.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 71.00 |
| | 一年港幣 | $ 140.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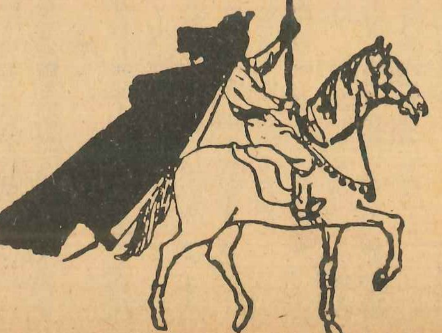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 武俠世界


第94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之二

龍乘風・文
盧令・圖

# 最後七擊



## 劍快如風　心毒如蝎

秋。

西風捲落黃葉無數。

其中的一片黃葉，飄落在段飛鷹的面前。

段飛鷹突然亮劍，手挽劍花。

於是，這片黃葉立刻變成了二十四小片；然後又復隨風四處飄散。

段飛鷹皺着眉，回劍入鞘。

他並不滿意這一劍。

雖然這一劍的速度，已經快得不能再快，幾乎已達到了快劍的極限。

但如果憑這種劍法，就想將霍八太爺殺死，似乎還不足够。

爲了這件事，他曾不遠千里，遠赴峨嵋山千鹿谷向鹿谷劍叟蕭伏誠懇地請教。

鹿谷劍叟蕭伏，是江湖上唯一能在霍八太爺劍下不死的異人。

那一戰，發生在十六年前。

決戰地點，就在霍八太爺府宅門外。

當年蕭伏挑戰霍八太爺，因爲霍八太爺將峨嵋劍派的四劍士，在八招之內便全部殺得片甲不留。

蕭伏雖然並不屬於峨嵋劍派，但四劍士却是他最喜歡的四個年青朋友。

他挑戰霍八太爺，一半是爲了要替他們報仇。

而另一半，却也未嘗不是爲了要償還自己的心願。

他早就想試一試，自己的鹿影無聲劍，是不能够勝過霍八太爺的公爵七擊劍！

那一戰，哄動了整個武林。

最少有千餘武林人物，前來觀看這一場罕見的激戰。

結果，公爵七擊劍還是勝了半招。

如果霍八太爺勝的不是半招，而是一招的話，蕭伏的頭顱，祇怕已被齊中削開兩半。

但蕭伏終究還是受了重傷。

他的左半邊臉，被霍八太爺的公爵劍，削去了一小半。

他的耳朵，少了一隻，臉龐少了四兩肉。

霍八太爺劍下，唯一還能倖存性命的，就是這位名滿天下的鹿谷劍叟蕭伏。

× × ×

段飛鷹找到了蕭伏，在他面前露了幾手。

連蕭伏都不能不承認，他的劍法已足够用驚世駭俗四個字來形容。

但段飛鷹要問的，却是：「這劍法能否殺霍鷲山？」

霍鷲山就是霍八太爺。

同時，也是威震八荒的公爵堡堡主！

蕭伏聽見段飛鷹問了這句話之後，一直沉默了許久許久。

段飛鷹也不追着問下去。

他在等。

等待蕭伏最後的答覆。

同時，也在等待一個殺死蕭伏的好機會。

沒有人會知道，段飛鷹這一個青年人，已變成了一個極端危險，極端可怕的冷血人。

他與蕭伏，根本無仇無怨。

但他却已準備劍殺蕭伏。

目的只是想證實，自己的劍是否能殺蕭伏。

「如果我能殺蕭伏，也一定能够殺得了霍鷲山。」

因爲蕭伏劍法高强，連霍鷲山都未能將他殺死。

連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的思想爲甚麼變得那樣惡毒可怕。

他在等蕭伏的答覆。

當蕭伏回答了自己提出的問題之後，他就要拿蕭伏來試劍。

結果，蕭伏的回答是：「不能。」

答覆簡短無比。

同時，也令段飛鷹失望無比。

既然已有了他的答覆，這個老叟唯一的價值，就是把他作爲試劍的目標。

段飛鷹突然向蕭伏刺出九劍。

他早已看見蕭伏的手，距離牆上的劍只有半尺，只要自己一出劍，蕭伏也有足够的時間拔劍自衞。

他要殺蕭伏。

一個手中有劍，而且劍招精奧妙絕的蕭伏。

誰知道蕭伏竟然並不伸手將牆上的劍拔出。

段飛鷹九劍驟發，去勢是何等急速，蕭伏手中無劍。就算他變成一隻飛鳥，也絕躲不開去。

九劍之後，蕭伏已是一個必死無疑的死人。

段飛鷹大怒，道：「你爲甚麼不去拔劍？」

蕭伏苦笑，淒然低聲道：「拔了劍等如沒有拔劍，那又何……苦多此一擧。」

慘笑聲中，這位名震江湖的大劍豪，就此倒下。

段飛鷹喃喃道：「爲甚麼拔了劍等如沒有拔劍？」

爲甚麼？

段飛鷹終於伸手，將掛在牆上的神鹿劍拔出。

劍出鞘，竟然空空如也，不見了劍鋒，只有劍柄。

一代劍豪，原來竟已毀劍十六年，今生誓不再用劍！

× × ×

秋夜，新月如鈎。

西風既急且勁，段飛鷹又在勁風中練劍。

他一定要憑着手中一柄劍，殺霍八太爺。

除了殺霍八太爺之外，天下間已再無值得他注重的事。

這個年青人究竟與公爵堡堡主，有甚麼深仇大恨？

他會有機會將名聲赫赫的霍鷲山殺死嗎？

現在，誰都不會知道。

但段飛鷹已決定在十月初七那天，就去殺霍鷲山。

因爲十月初七，正是霍八太爺將與五

鵬山莊的彭獨公一決生死的時候！

× × ×

九月初五，黃昏。

彭獨公在五鵬山莊大門外坐着。

五鵬山莊的五鵬，是指彭獨公、姜靈鵬、秦起鵬、燕如鵬和關興鵬；這五個人加起來，便是大名鼎鼎的中原五鵬。

在二十年前，中原五鵬幾乎只要隨便講一句說話，便足以震動天下。

他們若說要殺誰，誰就必活不上三十天。

他們若說要毀某一個帮會，那個組織就必定會被瓦解；能够剩下基業裏的半棟房子，已算上好福氣。

從來沒有甚麼人敢得罪五鵬山莊。

即使是高手人材輩出，富可敵國的南宮世家，和雄霸江湖數百年的蜀中唐門，他們都不敢輕易得罪五鵬山莊的任何一個人。

唯一例外的，就是距離五鵬山莊西南一百六十里的公爵堡。

別人不敢得罪中原五鵬，但霍八太爺敢。

二十年來，公爵堡的人一向與五鵬山莊形同水火，勢不兩立。

現在，霍八太爺對於公爵堡與五鵬山莊的鬥爭形勢，感到很滿意。

雖然五鵬山莊仍未跨台，但經過許多次大小的戰役之後，五鵬山莊顯然經巳屈居下風。

昔日威震江湖的中原五鵬，現在只剩下彭獨公、秦起鵬和燕如鵬三個。

五鵬中的姜靈鵬和關興鵬，巳分別在數年前，死於公爵堡七擊侯劍下。

七擊侯，並不是一個人，而是七個。

七個對霍八太爺絕對忠心的人。

這七個人，也可以算得上是霍八太爺的弟子，因爲他們每人都學到公爵七擊劍的七份之一。

七擊侯裏，排名最先的是屠鵬侯祖開山，四十一歲。

跟着的，就是神劍侯蔡平山，二十九歲。

鎖天侯欄環山，二十八歲。

血霞侯律蓋山，二十七歲。

寒星侯莫羣山，二十六歲。

風流侯趙美山，二十五歲。

最末一個，就是殺鵬侯羽絕山，他年紀也最輕，只有二十一歲。

但中原五鵬裏的關興鵬，就是死在羽絕山劍下的。

那時候，羽絕山才十七歲。

× × ×

在五鵬山莊裏，彭獨公有絕對至高無上的權力。

不但五鵬山莊的人要絕對服從彭獨公，就算是方圓百里內一切大小城鎮帮會的人，都要絕對服從彭獨公的每一句說話。

彭獨公的說話，就是這裏的法律。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彭獨公的法律，雖然有時候看來嚴峻一些，而且嚴峻得跡近乎殘酷；但誰也不能否認，彭獨公是一個喜歡公平正直辦事的人。

他絕不徇私護短，五鵬山莊裏若有任何人敢做出違反彭獨公訂下來的法律，這個人就一定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在彭獨公的法律裏，辦事不力也是一條罪。

而且是一條大罪。

任何人若辦事不力，他所得到的懲罰絕不會輕。

尤其是五鵬山莊面對着公爵堡這種强敵，如果還任由門下衆人辦事馬虎，五鵬山莊一定會跨得更快。

姜靈鵬死在屠鵬侯祖開山之手。

關興鵬死在殺鵬侯羽絕山之手。

這等深仇大恨，彭獨公絕對不會忘記的。

所以，他對五鵬山莊每一個人的要求，都十分嚴格。

他要將莊裏每一個人，都訓練成爲精悍敏銳的戰士。

雖然目前五鵬山莊處於劣勢，公爵堡巳將勢力伸展到五鵬山莊的地盤內，但彭獨公絕不甘心坐以待斃。

他要增强五鵬山莊的實力，在一個月之後給霍八太爺來一個迎頭痛擊。

一個月之後的十月初七，正是霍八太爺七十大壽的好日子。

那一天，公爵堡一定會很熱鬧。

彭獨公到時，將會送一份厚禮給霍八太爺。

這份禮物，當然很够份量，足以連霍八太爺這種大人物也爲之瞠目結舌。

現在，彭獨公坐在五鵬山莊莊門之前，是在等一個消息。

他派了幾個最能幹的年輕弟子，去找司馬血。

殺手之王司馬血！

× × ×

晚霞掩在西山裏。

黃昏巳不再是黃昏，夜幕巳垂。

彭獨公仍然坐在莊門之外。

四週仍然很靜寂，莊門忽然輕響，一個身穿質料華貴，寬袖藍衫的中年人，緩步走近彭獨公身傍。

這人就是中原五鵬的老三秦起鵬。

秦起鵬是中原五鵬裏，唯一還沒有結婚的一個。

有人懷疑這個巳經五十歲的秦三莊主，身體是否有點毛病。

有人甚至以爲他是個天閹。

但彭獨公却絕不以爲然，因爲他知道這位三弟，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兩天，總會靜悄悄的騎着快馬，到七十里外的金堂城去找沈梅婆子。

沈梅婆子在金堂城，最少擁有七八十名艷妓。

其中當然有幾個是特別漂亮，價錢也特別貴的上等貨色。

彭獨公雖然不大喜歡理會盟弟的私事，但他也曾聽沈梅婆子說過幾句風言風語，說秦起鵬的功夫很厲害，她的女孩子都怕了他。

那究竟是甚麼功夫，彭獨公雖然沒有追問，心中巳作出了會心的微笑。

彭獨公也是個男人。

而且他風流起上來的時候，恐怕很少人能够比得上。

所以，雖然秦起鵬沒有娶老婆，他仍然體諒他。

因爲秦起鵬是一個最討厭別人整天向



他嚕嚕囌囌的人。

既怕娶妻娶着長舌婦，不如不娶，這大概就是秦起鵬一直不結婚的理由罷？

× × ×

夜色蒼茫，四週仍然十分靜寂。

彭獨公忽然笑了笑，向秦起鵬道：「阿保和阿維回來了。」

秦起鵬「嗯」一聲，終於也聽到了東南方响起了一陣很細微的聲音。

那是馬蹄聲，相隔這裏還很遠很遠。

馬蹄聲漸漸由遠而近，四匹快馬直向五鵬山莊奔馳。

鞍上四人，果然就是彭獨公派出去找司馬血的幾個弟子。

秦起鵬臉上毫無表情，他也想知道彭獨公派人去找司馬血，是否巳經成功。

× × ×

九月十一。

距離五鵬山莊七十里外的金堂城，今晚仍和平時一樣，相當熱鬧。

金堂城雖然不算得是個很大的城鎮，但這裏却有連大城鎮都難得多見的好地方，好去處。

對於好色之徒，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去處當然就是金堂城裏的金胭脂閣。

這裏不但有最好的女人，也有最好的佳餚美酒。

除了金胭脂閣之外，金骰子賭坊更是一個充滿刺激的地方。

你想賭多久，只要還有一個客人在，金骰子賭坊就絕不會打烊。

你要賭個通宵達旦，這裏的荷官一定徹底奉陪。

而且，你要賭多大，便可以賭多大，就算搬一座金山銀鑛來到這裏，也不愁沒有豪賭的對手。

曾經有不少的豪賭客，在這裏輸了大錢。

也有不少運氣奇佳，手風旺盛的幸運者，在這裏贏了大錢。

當然，金骰子賭坊永遠都是大贏家，因爲無論賭客是贏是輸，賭坊都一定從賭注方面抽取了利潤。

所以，長賭必輸這四個字，是半點也沒有講錯的。

但今天司馬血却在這裏長賭，足足賭了一日一夜。

他賭的是骰寶。

他下的注既不大，也不小。

但他手裏的銀票，却有厚厚一疊，如果他的賭運不太差，而又一直都用這種注碼押下去的話，他大概可以賭足半個月。

所以，金骰子賭坊的大老闆敢斷定，他並不是爲了賭錢而賭錢。

他一定是另有目的的。

金骰子賭坊的大老闆，是彭獨公的同姓兄弟彭季霖。

從外表看來，彭季霖相貌敦厚端正，是個很老實的老實人。

他一點也不像個賭坊的大老闆。

同時，他更不像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然而，人不可以貌相這句說話，眞的半點也不錯。

他的確是個每天大殺三方的賭坊大老闆。

他經營的生意，吃人不吐骨。

他手下的打手，更加吃人不吐骨。

而他自己本身，更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在那個時代，幾乎每一個姓彭的人都知道，彭季霖本來只不過是彭姓宗親裏的一個無名小卒。

如果沒有彭獨公的大力提拔，他現在恐怕還是一個窮措大。

彭獨公在二十年前，全力支持彭季霖，將金骰子賭坊從鄒家三霸手裏搶過來，使彭季霖終於能够獨當一面，成爲富甲一方的賭業鉅頭。

當時，鄒家三霸是金堂城裏，最霸道的三位大爺，但彭獨公一出手，這三霸立刻就變成了三鬼。

彭獨公對待彭季霖，可算情至義盡，即使是同胞兄弟，也未必能够做得到這個地步。

但彭季霖却在羽翼稍爲豐滿的時候，便背叛了彭獨公。

他背叛彭獨公，因爲彭獨公早早巳訂明，每年要他將賭坊利潤奉獻五分之一，作爲五鵬山莊的一部份支消經費。

最初五年，彭季霖照付。

但第六年，彭季霖拒絕繼續將這筆數目繳付。

這種做法，無疑就是公然的背叛彭獨公。

他敢如此斗胆，只因爲他巳得到了公爵堡作爲撐腰，同時，霍八太爺甚至將侄女兒下嫁彭季霖的次子，彼此親上加親。

爲了這件事，彭獨公一氣之下，在病床中足足躺了三個月。

終於，彭獨公在兩年之後，火併金骰子賭坊。

但那時候，金骰子賭坊巳完全在公爵堡勢力範圍下庇護着，五鵬山莊並未能砸跨這座賭坊。

彭獨公險險吃了一塲敗仗。

結果，金骰子賭坊的幕後大老闆，就變成了是霍八太爺。

這件事，江湖上的每一個人都知道。

司馬血不聾不瞎，當然也都知道。

彭季霖忘恩負義，彭獨公一定欲殺之而甘心。

司馬血一直在金骰子賭坊耽着，就是要找個機會，殺彭季霖。

殺彭季霖，就是彭獨公花了二十萬両銀子，要他去做的第一件事。

彭獨公花費二十萬両，只要司馬血做兩件事。

除了殺彭季霖之外，第二件事就是要他去找一個人。

那是一個與五鵬山莊頗有淵源的人。

因爲這人就是彭獨公的義侄龍城璧。

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的父親龍隱，與彭獨公是八拜之交的金蘭兄弟！

彭獨公從未見過龍城璧。

但他却在三個月前，秘密前往山東濟南府龍氏世家，見過龍隱一面。

龍隱對彭獨公道：「要除霍驚山，城璧可助一臂之力，雖然這個孩子放蕩不羈，但他殺惡人的本事，確有一手。」

但是，要找龍城璧，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甚至他的父親龍隱，也沒有把握能够把自己的兒子找回來。

但彭獨公却有把握。

因爲他有把握找到殺手之王司馬血。

而司馬血，也一定會有把握找到龍城璧。

× × ×

司馬血收了二十萬兩報酬，當然要做些值回二十萬兩價錢的事。

彭獨公要他殺彭季霖，他一定會殺！

而且不是偷偷下手的暗殺，他要光明正大地，在金骰子賭坊裏公然取掉彭季霖的性命。

這也是彭獨公的條件之一。

他要讓每一個人都知道，誰背叛了彭獨公，誰就必死。

即使有霍八太爺這樣强力的後台庇護，也一樣要死。

× × ×

在骰寶桌前，司馬血又輸了一注。

他押「大」，結果開出來的點子却是三點。

賭客莫不譁然，因爲三點巳經是最小的點數。

圍骰通吃。

就算你押的是「小」，也一樣要輸。

唯一贏錢的人，當然就是彭季霖，因爲他是這裏的大莊家。

無論是誰，贏了一把大錢都會開心地笑起來的。

彭季霖雖然巳家財千萬，也不例外。

因爲這三個一點，又替他的財富添增了幾分。

司馬血輸掉了這一注，他一點也不在乎。

二十萬兩的銀票，再輸三百注都輸不完。

而且，他巳看見彭季霖的脚步，正向骰寶桌前移近。

他從未見過彭季霖。

但他知道這人就是彭季霖。

因爲除了彭季霖之外，誰還會有他這種豪闊的氣派，和重重週密的保護？

在彭季霖兩旁，最少有十個打手在暗中保護。

一個人的財富多了，性命自然值錢。值錢的性命，當然要好好的保護着，莫讓它遭受到任何的傷害。

彭季霖對於這十個保護自己的保鑣，一向感到滿意。

但就在這個時候，司馬血冷冷道：「彭老闆，你身後的十個人，都是飯桶！」

× × ×

飯桶！

這個在骰寶桌前賭了整日整夜的人，竟然說彭季霖的十個保鑣都是飯桶。

彭季霖皮笑肉不笑，淡淡道：「這位年青朋友，大概輸昏了。」

司馬血突然站起，冷笑道：「殺你這種人，就算再輸三日三夜，頭腦再昏眊十倍，依然游刄有餘。」

彭季霖笑了，笑意充滿經蔑之意：「你果然不是來賭錢，而是來送命的。」

司馬血眼中殺機巳露，眼皮却收縮瞇成一綫：「不錯，我是來送命，不過是送你的命上西天！」

骰寶桌旁圍賭的賭客，巳紛紛散退一旁。

彭季霖身後的十個保鑣，却一齊衝了上去！

× × ×

司馬血將劍從鞘中緩緩拔出。

劍鋒一亮，恍如驚虹驟現。

彭季霖立刻後退了兩步，失聲道：「碧血劍！你就是司馬血？」

司馬血這三個字一出，連那十個本來氣勢洶洶的保鑣也爲之臉色齊變。

司馬血劍甫亮，人巳到。

十個保鑣聯成的行列，立刻被衝出一個缺口。

兩個保鑣巳倒下，血光飛濺。

但司馬血並未施辣着，這兩人只是頸際被劃破一道血痕，劍鋒刺入肉僅半寸左右。

這兩個保鑣一時間還以爲腦袋巳經不保，驚的臉無血色。

司馬血人巳繼續欺身直逼彭季霖。

彭季霖的武功，彭獨公向來稱許，認爲不太差。

但在司馬血劍下，彭季霖竟無招架之力。

一劍巳穿心。

立死無救！

× × ×

司馬血任務巳完成。

彭季霖被殺，那十個保鑣竟然無動於衷。

司馬血回劍入鞘，冷冷道：「你們十個，果然都是飯桶！」

突然間，人叢中有人在嘆息：「想不到，殺手之王司馬血，竟然是飯桶中的飯桶。」

金骰子賭坊裏燈火依舊輝煌，但司馬血看見嘆息之人臉孔後，眼色却巳變了。

因爲這一個人左臉上，有一大塊紅色胎痣，看起來就像黃昏時候西山的紅霞一樣。

紅霞如血。

晚霞本就是血紅色的。

所以，這一塊紅色的胎痣，就稱爲血霞。

這個在嘆息的人，當然就是公爵堡七擊侯裏的老四，年行二十七歲的血霞侯律蓋山。

律蓋山其實長得很英俊，而且身上每一寸的皮膚都很皙白。

但他臉上的那塊血霞胎痣，却使到他整個人都變得看來令人觸目驚心，有一種說不出的恐怖感。

不過，這個人眞正可怕的地万，並不是那塊血霞，而是他手中的劍。

血霞不能够殺人，但血霞侯手裏的劍能。

不過司馬血最感興趣的，既非律蓋山的胎痣，也非他手裏的劍，而是律蓋山爲甚麼說自己是個飯桶中的飯桶。

× × ×

律蓋山身上穿着的，是質料最高貴的衣服。

衣服是寶藍色的，這種藍色很高貴，絕不俗氣。

他的身材並不太高，却也不矮，肩膀



寬闊，腰却很細，腰間繫着一條金色的腰帶，腰帶上斜懸着一柄劍。

律蓋山一生只用劍殺人！

每殺一個人，他就在劍柄上用小刀劃一個小小的十字。

現在，他的劍柄上巳劃着二十九個十字。

第三十個十字，他相信不久之後就可以用小刀劃在劍柄上。

第三十個十字要殺的人就是司馬血！

雖然司馬血近來在江湖上的名氣巳很響亮，但律蓋山還是沒有把他看在眼內。

因爲律蓋山的劍，曾經殺過不少像司馬血般名氣響亮的武林人物。

結果，律蓋山覺得這些人，未免都有浪得虛名之嫌。

剛才司馬血一劍就將彭季霖殺死，律蓋山對那一劍實在並不如何欣賞。

如果那一劍就是司馬血劍法中最凌厲的一劍的話，律蓋山甚至會不屑親自出手來對付他。

但律蓋山却有種感覺，司馬血那一劍，實在很隨便，他並沒有將眞實功夫使用出來。

所以，他決定還是露臉，來收拾司馬血！

司馬血並沒有問律蓋山姓甚名誰，律蓋山也同樣沒有問司馬血。

彼此都既然巳經知道對方是誰，又何必多此一問？

但，司馬血却還是有說話要問律蓋山的。

他問律蓋山：「我爲甚麼會是個飯桶中的飯桶？」

律蓋山悠然地一笑，道：「你以爲巳經完成了彭獨公給你的任務？」

司馬血臉色驟然一陣發白！

律蓋山向倒在地上的彭季霖一指，然後道：「你以爲彭季霖眞的會這樣容易，就給你一劍穿心殺死？」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我也正在這樣想，彭季霖武功就算太差，也絕不會膿包成這個樣子。」

律蓋山點頭道：「所以，你根本上就殺錯了人，你殺的只不過是彭季霖手下的一個無名小卒。」

司馬血道：「所以，我就是飯桶中的飯桶。」

律蓋山道：「難道你認爲我說得不對嗎？」

司馬血居然道：「你說得不錯，告辭了。」

司馬血的脚步剛移動，律蓋山立刻就厲聲喝道：「站住！金骰子賭坊豈是你說來便來，說走便走的地方？」

司馬血回轉脚步，道：「我要殺的人是彭季霖，不是你。」

律蓋山道：「你若想離開這裏，就得先把我殺掉。」

司馬血的眼裏，露出兩道寒芒：「血霞侯你還年輕，何苦一定要冒這種險。」

律蓋山冷笑道：「如果殺你這種人也算是冒險的話，只怕屠夫宰條豬也是一件大大冒險的事了。」

司馬血嘆了口氣，道：「你一定要逼我動手？」

律蓋山突然縱聲長笑，道：「今天你是第三十個死在我劍下的人，這一點巳是你永遠值得驕傲的事。」

笑聲穿雲裂石，連屋樑都像是快要被震得落下。

律蓋山的長劍巳亮，整個人的氣勢更自威猛不凡。

但司馬血仍然站在那裏，紋風不動。

他一向是個沉得住氣的人。

尤其是有人要殺他的時候，他更能沉得住氣。

人叢中忽然有人輕輕嘆道：「血霞侯命中註定，只能殺二十九個人。」

聲音雖然不大，竟是整個賭坊的人都清楚可聞。

但沒有人知道是誰在講這種說話。

只有司馬血認得出，這把聲音是出自誰的。

因爲講這些話的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司馬血在這裏賭了整夜，除了要殺彭季霖之外，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就是在等龍城璧。

一天之前，龍城璧還在杭州唐竹權的家裏。

唐竹權是杭州最能喝酒的大胖子，他的大肚皮簡直就像個特大的酒罎。

連偷腦袋大俠衞空空這個著名的酒囊，都曾被他灌醉過一次。

自此之後，衞空空一看見了唐竹權，就滴酒不肯沾唇。就算把天下間最香醇最誘人的佳釀都擺在他面前，他都絕不會喝上一口！

衞空空雖然怕了唐竹權，但龍城璧却不怕。

其實龍城璧喝酒的本事，絕對比不上衞空空，當然也更比不上唐竹權。

但他却敢跟唐竹權對飲，唐竹權喝一罎，他也照喝一罎，絕不賴賬。

所以，他這半個月來，巳在唐家醉了三次！

唐竹權雖然沒有喝得酩酊大醉，但總巳被酒灌得有點迷迷糊糊。

但無論唐竹權喝得多迷糊，他心裏都很雪亮。

他知道龍城璧來跟自己喝酒，本就是爲了想喝醉才來的！

除了和唐竹權對飲之外，龍城璧從未喝醉過。

龍城璧之所以甘心在唐家喝醉酒，是因爲他每醉一次，唐竹君就會來服侍他一次。

× × ×

唐竹君就是唐竹權的妹妹！

也是武林中的第一位美人！

× × ×

當龍城璧第一次看見唐竹君的時候，就覺得所有以前見過漂亮的女孩子，全都不值一哂。

唐竹君有一種令人心醉神往的美，她的膚色潔白晶瑩，眼睛嫵媚明亮，頭髮柔軟漆黑，雖然她的哥哥唐竹權是個大胖子，但她的身段却苗條得足以令每一個男人爲之迷惑。

唐竹君最初使龍城璧難忘的，是她的笑容！

但後來使他難忘的，却是她的淚！

她曾在他的懷裏歡笑！

她也曾在他的懷裏啜泣，默默地流着淚！

她歡笑的時候，他很開心！

她流淚的時候，他却只能輕撫着她的頭髮安慰她。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

她不知道他甚麼時候會來，也不知道他甚麼時候會離去！

因爲連他本身都不知道明天的自己將會在那裏。

有時候，他很渴望能够擺脫一切，與唐竹君在一起，找一個美麗的地方隱居，過着神仙般逍遙快活的日子。

但龍城璧却深切瞭解，自己絕不是那種可以被困在桃源仙境之內，平靜地渡過一生的人。

他體內有一種熱血，這種熱血永遠都不會讓他停下來，把世界上許多不公平的事置諸不理。

也許他一生下來，就是個喜歡多管閒事的人！

許多本來和他根本毫無關係的事，只要他認爲這件事不公平，他就會奮不顧身躍進這件事的漩渦裏，把不公平的事拉成公平，同時更把不公平的人給予猛烈的迎頭痛擊。

可是唐家兄妹的父親唐老人，最討厭的就是像龍城璧這種行事作風的人。

唐老人曾厲言疾色地痛罵女兒：「妳若嫁這種人，不到三十歲便註定要變成寡婦。」

唐老人對於龍城璧，可謂不歡迎到了極點。

所以，當唐老人在唐家的時候，龍城璧從不敢踏進唐家半步！

現在，龍城璧之所以在唐家與唐竹權喝酒，完全是因爲唐老人已作遠遊，到西域買皮草回來中原做生意。

唐老人既是個武林中人，也是個生意人！

他武功好，做生意的手法更是不差。

一個像龍城璧如此放蕩不羈的浪子，當然不會受到任何生意人所欣賞！

因爲生意人最重要的就是根基！

但浪子永遠沒有根基可言，就像是一根飄浮在大海裏的葉子。

唐老人豈會讓女兒跟隨着一個毫無根基的浪子？

所以，這一雙年青怨侶，可謂情深緣淺。

有人說，相見爭如不見。

但龍城璧却覺得很能多見面一次，總是比少見面一次好的。

就算每多一次相見，會帶來更多更深的痛苦，他却願意承受。

他自信能承受得起。

就算承受不起的時候，他可以喝酒來痲醉自己。

但唐竹君呢？

她除了流淚之外，又還能有甚麼足以讓自己痲醉，來忘記龍城璧？忘記一切？

龍城璧不知道，也不願去知道。

等到他正想第四次和唐竹權拚酒的時候，忽然有個小叫化要找龍城璧。

這個小叫化，是丐帮的兩袋弟子，地位已經不算最低。

他將一條紅色的字條，交給龍城璧。

龍城璧一看見紅色的字條，便知道這是司馬血托丐帮的人來找自己。

字條上只寫着十個字。

「弟於金堂城賭　寶，速至。」

司馬血忽然要找自己，一定有重要的事。

否則，他絕對不會明知自己正在唐家溫柔鄉中，仍來騷擾自己。

所以，他立刻飛馬趕來！

總算他來得並不太遲，剛好趕及看司馬血怎樣對付血霞侯律蓋山。

× × ×

武林中，的確有不少浪得虛名之輩！這些人最致命的地方就是名氣太響亮，但眞實功夫却只有名氣的一半。

律蓋山曾經遇過不少這種人。

可是，這絕對不是他的福氣！

因爲這種人雖然都已死在他的劍下，但却使律蓋山變得過份自信。

過份自信就等於一隻瞎了眼睛的盲牛，一味自以爲天下間最壯大的動物就是自己。

高手相爭，無論缺乏自信和過份自信，都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

雖然律蓋山的劍法如何，龍城璧從未見過。

但他見過司馬血的劍法。

司馬血的劍法，是殺人的劍法！

每一招每一式，一旦給他命中，中劍者必死，絕無轉圜的餘地。

當然，律蓋山的劍法也同樣地狠，同樣地絕。

但龍城璧敢打賭，律蓋山必死在司馬血劍下。

因爲律蓋山沉不住氣。

而司馬血却比他冷靜得多！

× × ×

律蓋山身形如飛，劍光如鍊。

一片光影寒芒呼嘯中，律蓋山的劍貼地急進，自下穿射而上。

這就是公爵七擊劍中的第四式：「破雲擊月」。

律蓋山以雙手握劍，劍勢更自快捷無比。

劍如魅影倏現，從一個任何人也想不到的角度裏，透穿而至司馬血的咽喉。

司馬血竟然仍站在原處，雙腿紋風不動。

律蓋山暗暗冷笑。

好狂妄的司馬血！

但龍城璧却一點也不替司馬血担心。

因爲他是殺手之王司馬血，律蓋山這一劍能够殺死任何人，但却一定殺不了司馬血！

畢竟司馬血在殺人方面的經驗，遠比律蓋山豐富得多！

越是懂得怎樣去殺人的人，也一定越懂得怎樣防止別人來殺自己。

就只差一寸，律蓋山的劍便可以刺穿司馬血的咽喉——

但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司馬血整個人竟已轉過了身子，來到了律蓋山的背後。

律蓋山死也不肯相信對方的身法竟會



這樣快。

明明已看到即將喪命於劍下的人，竟然會在一眨眼間，閃到自己的背後。

律蓋山的劍仍在向前疾刺。

他去勢已老，回劍難及。

即使他能及時回劍，也未免遲了。

因爲司馬血的碧血劍，已自他右背斜刺，穿過了他左胸的心臟。

律蓋山甚至能够清楚地聽見，碧血劍刺在自己肋骨時那種難聽、尖銳的輕響。

他整個身體都在抽搐。

死神已向這位血霞侯招手。

他臨嚥氣前，沒有說出半個字。

因爲他已無話可說。

× × ×

夜已深，公爵堡內却仍燈火通明！

霍八太爺坐在廳中一張虎皮大椅上，神情肅穆，冷冷地瞪着血霞侯律蓋山。

律蓋山的眼睛，彷彿也在瞪着霍八太爺。

但他的眼睛，已經永遠不會再轉動，就和他的心臟永遠不會再跳躍一樣。

他死不瞑目。

他臨死前還絕不相信，司馬血竟能從他背後刺出那致命的一劍。

在廳中，兩旁還有七個人。

其中六個站着的，就是七擊侯的其餘六個。

還有一個中年秀才，悠閒地坐在霍八太爺左首一張皮椅上，手裏不停地把玩着一柄小刀子。

這個中年秀才看來很斯文，也很溫和友善。

但他却是霍八太爺門下最危險的殺手「鬼刀」勾璇。

他手裏不停把玩着的小刀子，就是勾璇的鬼刀。

鬼刀雖細小，但已有不少名震武林的高手，死在這柄鬼刀之下。

不過自從十年前，他開始跟隨霍八太爺之後，就一直沒有殺過任何人。

這並非表示霍八太爺不重視他。

而且剛好相反。

霍八太爺越重視的人，越不會輕易讓他出手。

因爲他不想把公爵堡的全部實力，都暴露出來，讓他的敵人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非到必要時，霍八太爺絕對不會讓勾璇出手。

× × ×

霍八太爺坐在那張虎皮大椅上，已足足半個時辰未曾講過一句說話。

他不說話在先，誰也不敢開口。

直等到霍八太爺終於開口講話的時候，大家都爲之嚇了一跳。因爲霍八太爺忽然間就像一座突爆火山般，從椅上跳起來，大聲怒吼着，戟指大罵律蓋山：「老子就說你是副短命相，果然不錯罷！」

勾璇立刻接口道：「二十七歲就死在別人的劍下，的確短命了一些。」

霍八太爺突然走過去，用力一拍勾璇的肩頭道：「何止短命了一些，簡直短命得不算是個人，一隻野狗都比他長命！」

勾璇淡淡一哂道：「律四侯雖然短命，但殺他的人也絕對長命不了多少。」

霍八太爺沉下了臉，道：「司馬血究竟是個甚麼東西？」

勾璇微笑說道：「他被人稱爲殺手之王。」

霍八太爺喉嚨裏發出一陣低沉的怒吼：「這個婊子養的王八蛋竟然連血霞侯都敢殺，確有幾分胆色和本領，但當時金自子賭坊裏除了律蓋山之外，難道便完全沒有本堡的人在場了？」

霍八太爺一面說，眼睛却只盯在一個人的身上。

這人就是七擊侯裏的老七，殺鵬侯羽絕山。

羽絕山是公爵堡裏，最年輕的一位高手。

他不但最年輕，而且也最得寵，傳說霍八太爺還將會在七十歲大壽那天，將他正式收爲乾兒子。

霍八太爺曾娶妻三人，希望能有所出，結果却連屁都沒放一個。

如果羽絕山成爲了霍八太爺的乾兒子，他會成爲未來的公爵堡主，乃是毫無疑問的事。

但現在霍八太爺盯着他的目光，却像是一隻飢餓而憤怒的獅子，隨時隨刻都會把他吞下肚子裏一樣。

但羽絕山很鎮靜，臉上沒有絲毫恐懼的神色。

霍八太爺立刻又衝上前，一把揪住了羽絕山的衣襟。

羽絕山終於慢慢的點了點頭，說道：「當時金骰子賭坊裏除了律四侯之外，我也在場。」

霍八太爺道：「律蓋山現在已被人打死，你却連劍都沒有拔出過，你和他究竟還算不算是一場兄弟？」

羽絕山道：「我已在他未動手前，告訴他司馬血的劍法很厲害。」

霍八太爺道：「律蓋山怎樣說？」

羽絕山道：「他說司馬血和其他人並無兩樣，都是浪得虛名之輩，他還罵了我一頓，說我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霍八太爺道：「你阻攔不住他？」

羽絕山道：「不錯。」

霍八太爺突然鬆開手，道：「你親眼看見律蓋山死在司馬血的劍下？」

羽絕山道：「不錯。」

霍八太爺道：「你不敢立刻替他報仇，是不是怕了司馬血？」

羽絕山搖頭。

霍八太爺又怒吼起來，大聲道：「你既不怕司馬血，又不去把他宰了爲老四報仇，虧你現在還有臉回來見我！」

勾璇却在這個時候插口道：「羽七侯當時沒有輕舉妄動，完全是遵照老爺子您老人家的吩咐來辦事。」

霍八太爺背負着手，瞪眼道：「我幾時敎過別人貪生怕死，對兄弟朋友的死活置諸不理？」

勾璇道：「但您老人家曾經常囑咐大家，在緊急關頭的時候，千萬要沉住氣，別作無謂的犧牲。」

霍八太爺皺了皺眉，冷冷道：「可是羽老七並不怕司馬血，他不是律蓋山那種驕傲而又愚蠢的傻子，他一定有辦法對付司馬血，把他的頭顱割回來給我消這口氣的！」

就在這個時候，大廳外忽然有人淡淡笑道：「可是當時在賭坊裏，還有一個比司馬血更難對付的人，這一點霍老爺子您老人家就不知道了。」

霍八太爺一直沉下來的臉，突然寬朗了些。

因爲金骰子賭坊的老闆彭季霖來了。

雖然金骰子賭坊已在公爵堡的庇護和控制下，但彭季霖畢竟並不直接隸屬於公爵堡。

對待客人，當然得比較客氣一點。

× × ×

彭季霖果然還沒有死。

司馬血殺的，只不過是彭季霖手下的一個無名小卒。

從這件事看來，彭獨公的確恨不得立刻將彭季霖置諸死地，否則，他也不必鄭重其事，重金收買司馬血來做這件事。

可惜，殺手之王司馬血並未能完成任務。

彭季霖仍然活得很好。

霍八太爺很重視每一個和自己有密切關係來往的人。

彭季霖和他的關係，現在已越來越加密切。

他絕不肯讓彭季霖，死在司馬血的劍下。

因爲他知道彭季霖早在十餘年前，便開始秘密訓練了一隊精英高手！

這是彭季霖對抗彭獨公的本錢，也是霍八太爺要消滅彭獨公的另一注本錢！

任何足以消滅彭獨公的本錢，霍八太爺都絕不會放過。

所以，也對待彭季霖客氣一點，也不是沒有理由的。

× × ×

霍八太爺正在等待彭季霖的解釋。

彭季霖笑了笑，道：「羽七侯當時沒有輕舉妄動，只因爲除了司馬血之外，龍城壁也在金骰子賭坊裏。」

一聽到了龍城壁三個字，居然令霍八太爺這樣的人物也爲之倏然動容。

「龍城壁？」霍八太爺剛剛寬朗些的臉，又立刻沉了下去：「就是那個甚麼雪刀浪子的龍城壁？」

彭季霖點點頭道：「正就是他。」

霍八太爺沉吟着，忽然走到羽絕山的面前，嘆了口氣道：「你做得很對，你雖然未必害怕司馬血，但有雪刀浪子在場，的確不宜冒險。」

羽絕山却把頭低垂下來，道：「我錯了，殺了司馬血才對的。」

霍八太爺頻頻搖頭，大聲喝道：「你別再故意來頂撞我，我說你對就對，誰敢再說你臨陣退縮，貪生怕死，老子就把他的舌頭割了下來！」

霍八太爺既已講出了這種說話，羽絕山也當然不會再說下去。

彭季霖忽然輕聲對霍八太爺道：「今天金堂城裏，不獨是金骰子賭坊走了霉運，甚至彭獨公手底下沈梅婆子那裏也大有麻煩。」

霍八太爺吃驚的看着他，道：「有人去搗亂金胭脂閣？」

彭季霖微笑道：「現在金胭脂閣裏的每一幅牆壁，都是血淋淋的。」

霍八太爺皺眉道：「說清楚一點，我聽不懂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彭季霖道：「今天黃昏，金胭脂閣裏忽然來了一個後生的伙子，一踏進金胭脂閣大門，便說要找秦起鵬。」

一聽到「秦起鵬」三個字，霍八太爺的臉立刻緊綳綳的，很不好看。

彭季霖繼續說下去：「沈梅婆子聽見這個後生伙子要找秦起鵬，馬上就說他不在，還叫他快滾出去。」

霍八太爺冷笑道：「這種烏龜婆娘對於進門不找女人，却來找男人的賓客，當然絕對不會歡迎。」

彭季霖道：「但這個後生伙子堅持要闖進金胭脂閣裏的每一個房間，把秦起鵬搜出來。」

霍八太爺突然轉過臉，問勾漩道：「今天是不是九月十五？」

勾漩立刻搖頭，道：「今天是九月十一。」

霍八太爺「唔」一聲，對彭季霖道：「秦起鵬只在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兩日才會在金胭脂閣，今天他一定不在那裏。」

彭季霖怔怔地望着霍八太爺，他想不到他竟然連秦起鵬幾時要幹那種事都清清楚楚。

他再接下去，緩緩道：「他這樣做法，已經分明是來找岔子的了，沈梅婆子當然不肯放過他。」

霍八太爺道：「沈梅婆子以前是崑崙派的高手，直到她做了淫媒之後，才被崑崙派掌門驅逐了出去。」

彭季霖道：「沈梅婆子擅用暗器，她身上最少有二三十種不同類型的飛鏢、毒針，還有九毒砂。可是她的暗器剛要出手，便被那個後生小子一劍刺死。」

霍八太爺道：「金胭脂閣是彭獨公的地方，這人胆敢在這裏撒野，還將沈梅婆子殺死，倒也是一號了不起的人物。」

彭季霖道：「他不但殺了沈梅婆子，而且連燕如鵬也傷在他的劍下。」

霍八太爺的眼睛忽然變得大了兩倍：「甚麼？燕如鵬竟然在金胭脂閣裏，而且還被那個後生小子所傷？他究竟是誰？」

彭季霖回答道：「這人姓段，名飛鷹，據說和彭獨公有一段血海深仇。」

霍八太爺撫掌踱着步，突然對彭季霖說道：「我要見一見這個段飛鷹，最好兩天之內能够帶他進來這裏見我。」

彭季霖怔了怔。

霍八太爺立刻又補充了一句：「小心保護這人，他是我的朋友，別讓彭獨公派人把他暗殺了！」

彭季霖終於明白了霍八太爺的用意。

因爲凡是和彭獨公作對的人，就是霍八太爺的朋友。

霍八太爺對待朋友一向不錯，這一點倒是誰人都不能够否認的。

× × ×

九月十二日，晴。

金堂城雖然表面上看來，還是和平時沒有甚麼分別，但城南城北這兩個地方，實際上氣氛已開始進入了緊張的階段。

因爲金胭脂閣在城南。

而金骰子賭場却在城北。

現在，金堂城就像是一個戰場，雖然戰爭還未全面性爆發，但大戰前夕的血腥氣味已完全籠罩着這裏。



在介乎城南與城北的中間，有一條不太寬，也不太窄的青石板路。

這裏有間小酒館，名字叫小小酒館。

小小酒館雖然地方不大，但酒菜却精美得令龍城壁和司馬血都有點詫異。

龍城壁在杭州唐家，已經喝了太多酒，所以這一次，他只喝很少很少。

但司馬血却剛好相反，喝了一盞又一盞，竟然將兩缸十斤裝的「千日醉」都灌進肚子裏。

龍城壁有點奇怪，忍不住問道：「難道你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喝過酒了？怎麼忽然間變得像爛酒鬼般拚命喝起來？」

司馬血苦笑道：「其實以前我根本覺得酒比尿水還難喝，直到十九歲那年，我還未曾喝過一杯像樣的酒。」

龍城壁道：「但現在你的酒量似乎可以和唐竹權一較高下了。」

司馬血不禁動容，笑道：「唐竹權那個胖鬼喝酒，簡直比牛喝水還多，我眞的可以和他媲美？我不信。」

忽然間，小小酒館門外，站着了一個黑衣青年。

他臉上神色冷冰冰的，說話時的聲音更加冰冷如雪。

他冷冷的插口道：「我知道你今天爲甚麼拚命喝酒。」

這句說話，當然是對着司馬血說的。

司馬血連眼角也不瞧他一眼，又將一盞酒喝個清光。

黑衣青年冷笑一聲，再道：「因爲今天你需要喝酒來壯胆，你的心裏已開始害怕。」

司馬血忍不住道：「你是誰？」

黑衣青年一字一字道：「段飛鷹。」

× × ×

段飛鷹。

一個以前在江湖上從未聽過的名字。

但從昨夜黃昏開始，段飛鷹這三個字，已逐漸在江湖上傳了開去。

因爲在昨夜黃昏裏，段飛鷹擊敗了中原五鵬的老四燕如鵬。

而且，金胭脂閣的沈梅婆子，更加死在他的劍下。

另外，段飛鷹更在金胭脂閣裏，殺了十幾個妓女。

無論是誰，能够在一天之內做出這三件事，他的名字一定會十分響亮。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十年。

今天，誰也不敢看輕段飛鷹，雖然在昨夜之前他還是個藉藉無名的後生小子。

## 世事如幻　佈局如謎

龍城壁喝酒遠較司馬血爲少，他的頭腦也好像比司馬血清醒得多。

他問段飛鷹：「你是來這裏喝酒的，還是來找我和司馬血的？」

段飛鷹道：「我從不喝酒。」

司馬血大笑，道：「小孩子當然不該喝酒，你今年大概十七八歲左右罷？」

段飛鷹聲音冰冷如前，冷笑道：「十年前大概是的。」

龍城壁道：「你來到這裏找我和司馬血，有甚麼事？」

段飛鷹冷冷道：「我是來給你們一個期限。」

龍城壁覺得很有趣，道：「一個期限？這算是甚麼意思？」

段飛鷹道：「我給你們半天的期限，限你們在黃昏之前，離開這裏最少五百里外。」

司馬血差點沒有把嘴裏的酒，噴了出來。

龍城壁却還是微笑着，似乎一點也不生氣，只是淡淡道：「五百里太遠了。」

段飛鷹冷笑道：「你若肯離開這裏，三百里大概也已經差不多了。」

龍城壁轉身對司馬血道：「他要我們挾着尾巴滾到幾百里外，你肯不肯去？」

司馬血反問道：「你呢？肯不肯？」

龍城壁忽然捧起一罎原封未動的千日醉，拍開泥封狂喝了幾口，然後大笑道：「這裏的酒既香且多，我怎會捨得離開這裏？就算三五百里之外有幾百箱珠寶堆放着，我也絕不願意離開此地。」

段飛鷹緩步走進小小酒館，輕輕咳嗽了兩聲，道：「既然如此，你們將永遠都不會離開小小酒館。」

龍城壁道：「難道你打算在這酒館裏挖個坑，將我們埋在地底下？」

段飛鷹冷冷道：「你果然不笨。」

龍城壁突然亮刀出鞘。

「這是我的刀，風雪之刀。」他把刀輕輕揚了一揚。

段飛鷹看了一眼，終於還是不禁讚道：「好刀。」

龍城壁臉上的微笑已消失，目光鋒銳猶更在刀鋒之上。

「段朋友，你開的玩笑，應該適可而止了。」

「龍朋友，我從不和正在喝酒的人開玩笑。」

「你一定要試一試我的刀？」

「別人怕你這柄風雪之刀，但，我例外。」

龍城壁忽然大笑，段飛鷹却在他大笑聲中，拔劍向他刺去。

好一招直搗黃龍，直刺向龍城壁的眉心。

龍城壁却立刻將手裏的一罎千日醉向對方的劍鋒上疾擊。

一陣巨響，酒罎竟被段飛鷹這一劍震得爆裂。

碎片和酒，瀉開滿地皆是。

但龍城壁的衣衫，却仍完整潔淨，連一滴酒也沒有沾濕。

因爲酒罎被震爆的時候，他已像一隻飛鳥般從窗口掠了出去。

段飛鷹大喝一聲，挺劍直進，緊逼龍城壁。

在幌眼之間，段飛鷹又再刺出了十一劍。

這十一劍刺出之後，司馬血的臉色開始變了。

他本來以爲，自己可以收拾下段飛鷹的。

直到段飛鷹施展出眞材實學之後，司馬血才發覺這個黑衣青年的劍法，竟然猶在自己之上。

如果這十一劍，是向他自己刺發的話，司馬血就算不立時敗落，也必定處於下風。

司馬血雖已喝了很多酒，但他未醉。

而且比許多沒有喝酒的人還更清醒。

他甚至已開始替龍城璧担心……

× × ×

龍城璧會過不少用劍的好手。

劍，一直是武林中最普遍的兵刃，但眞正懂得怎樣用劍的人，似乎却少得有如鳳毛麟角。

但段飛鷹却太懂得用劍了。

他的心神，他的勇氣，他的所有一切，甚至生命，都已交托在他手中的一柄劍上。

只有眞正能够人劍合一的人，才算是個懂得怎樣用劍的高手。

在出劍的時候，劍就是人，人也就是劍。

人與劍已沒有界限之分。

這正是「劍在人在，劍毀人亡」的時刻。

這種時刻，也就是人與劍都完全發揮了最大潛力的時候。

這種人劍合一的劍法，也是天下間最可怕的劍法。

天下間懂得如此用劍，能够如此用劍的人，絕不會多。

能够抗拒這種劍法的人，也就更加少之又少。

幸好龍城璧就是其中一個。

× × ×

段飛鷹運刺十一劍，劍勢也連變十一次。

每一劍的去勢，都從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方位刺去，每一着的變化，都是妙倒毫巔，如非親眼在旁目睹，你根本很難想像得到世間上竟有這種不可思議的劍法。

但龍城璧的身法，也隨着段飛鷹的劍連變十一次。

他整個人都飄飄地懸在劍鋒前不足三寸，看來竟像是被段飛鷹的劍，凌空挑起來。

但，此時此刻，他也不敢立刻反刀還擊。

因爲段飛鷹的劍，實在太快太急，如果他稍一鬆懈閃避，那比閃電還快的劍鋒，立刻就會將他刺成一個黃蜂窩。

段飛鷹身形閃動，每刺出一劍，眉心便緊皺一皺。

他不相信龍城璧竟能在這十一劍之下，絲毫無損。

但直等到十一劍已發完之後，他不能不相信了。

然而，段飛鷹在第十一劍之後，仍有第十二劍。

那是石破天驚的一劍。

也是段飛鷹最感到驕傲的一劍。

連龍城璧都已被這一劍逼得無路可逃，無處可閃。

如果他還不反刀還擊，他一定會死在段飛鷹這一劍之下。

但如果他出手反擊，後果也一定極其慘烈。

不是龍城璧死，就是段飛鷹亡。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可能性。

就是兩個都一齊要死。

× × ×

就在兩人交鋒達到最千鈞一髮的緊張關頭，小小酒館門外，突然無聲無息的出現了四個人。

其中三個，赫然竟是公爵堡七擊侯裏的寒星侯莫曇山，風流侯趙美山和殺鵬侯羽絕山。

而另外一個，就是已經背叛了彭獨公十五年的彭季霖。

彭季霖的武功，雖然不及彭獨公，但畢竟也是個一流高手。

再加上七擊侯的老五，老六和老七，這股力量當然是非同小可的。

彭季霖奉了霍八太爺之命，要帶段飛鷹回公爵堡。

因爲，段飛鷹已成爲了霍八太爺的朋友。

霍八太爺請朋友回公爵堡，當然是邀請一個活的朋友。

如果段飛鷹死在龍城璧刀下的話，彭季霖便無法向霍八太爺交待了。

所以，他絕不容許段飛鷹在這個時候跟龍城璧拚命。

就在段飛鷹即將與龍城璧硬撼的前一刹那，彭季霖突然解下腰間一塊碧綠的玉石，向兩人的中間激射過去。

這是彭季霖花了五萬兩，從京中碧玉齋裏買回來的一件寶物。

平時，彭季霖連看都不肯讓別人看，只是在睡覺的時候才拿出來把玩一番。

但現在，爲了要阻止段飛鷹和龍城璧拚命，把扔出這塊價值五萬兩的碧玉，就好像只是扔出一塊麻石一樣，一點也不心疼。

沒有人料得到彭季霖的腕勁，竟然如





此凌厲。

即使冷靜地坐在一旁的司馬血，也未曾料到彭季霖憑一塊玉石，便化解了段飛鷹和龍城璧拚命的危機。

「噹！」

幾乎在同一時間之內，段飛鷹的劍和龍城璧的刀，都砍在那塊碧玉身上。

世界上沒有任何玉石，能够抵擋得住這一劍，這一刀。

這塊值五萬兩的碧玉牌，也不例外，立刻一分爲七八塊，向四週激飛開去。

段飛鷹與龍城璧同時停手。

彭季霖却已一面朗聲笑着，一面走了過來抱拳道：「兩位果然英雄出少年，彭某佩服！佩服！」

段飛鷹緩緩道：「你就是彭季霖？」

彭季霖微笑道：「正是。」

段飛鷹冷冷一哂，道：「聽說你想殺彭獨公？」

彭季霖道：「彭獨公專横霸道，逼壓同姓宗親兄弟，就算我要殺他，也不是一件很不對的事。」

段飛鷹冷哼一聲，道：「胡說！」

彭季霖詫然道：「難道你認爲彭獨公不該殺？」

段飛鷹冷冷道：「彭獨公當然該殺，但除了我之外，誰都不許殺他，誰若比我先一步殺了彭獨公，我就殺誰。」

彭季霖默然半晌，突然道：「如果比你先殺彭獨公的人，是霍八太爺的話，你也敢殺霍八太爺？」

段飛鷹傲然道：「霍八太爺算是甚麼東西？他若敢殺彭獨公，早就殺了。」

彭季霖大笑道：「好狂妄的少年。」

段飛鷹道：「你回去告訴霍驚山，彭獨公絕對活不過今年臘月，但你也最好告訴他，別去碰彭獨公。」

他眼中流露出一種怨毒無比的光芒：「因爲我要親手將他的肉一塊塊割下。」

彭季霖不再笑了。

他忽然發覺，段飛鷹果然是一個值得令人感到害怕的復仇者。

現在他唯一感到慶幸的，就是自己並不是彭獨公。

如果彭獨公知道世界上有一個段飛鷹這樣的人，對他恨之入骨，欲食其肉，喝其血然後甘心的復仇者的話，他一定會連睡覺的時候都心驚肉跳。

可是，彭季霖並不知道段飛鷹爲甚麼這樣痛恨彭獨公？

他和彭獨公之間，究竟有甚麼深仇大恨？

× × ×

彭季霖找段飛鷹，是要帶他回去見霍八太爺。

結果，段飛鷹沒有讓他失望。

小小酒館門外不遠，早就有一輛華麗的馬車在恭候着，彭季霖恭謹禮貌地，請段飛鷹上車。

段飛鷹道：「你爲甚麼不上來？」

彭季霖露出一個神態曖昧的笑容，低聲道：「如果彭某也上車，未免太沒趣了，我還是騎馬隨後好一點。」

段飛鷹也不再問下去，掀開車廂的扇門。

車廂裏竟然有個很騷媚，很美麗的女人。

這種女人，任何男人只要看一眼便足以心旌搖蕩。

段飛鷹終於明白，爲甚麼彭季霖有舒服的馬車不坐，寧願騎馬隨在後面了。

車廂雖然不很大，但却已經堆放着三件最誘人的事物。

這裏不但有個美麗嫵媚，風情萬種的女人，同時更有一箱珠寶，和幾罈美酒。

這一箱珠寶的價值，已足够買十幢房子，千畝良田做一個富甲一方的大富翁。

還有那幾罈美酒，其中有一罈已經拍開泥封，酒香四溢，小小酒館的千日醉若和這種酒一比，簡直就比醋還不如。

可惜段飛鷹並不喜歡喝酒。

他不但不喜歡喝酒，連珠寶也竟然毫無興趣。

還有那兩女人呢？

他對她會怎樣？

× × ×

小小酒館裏，龍城璧目送段飛鷹踏上那輛華麗馬車，在彭季霖和七擊侯等人擁簇着離去。

龍城璧忽然轉身向司馬血道：「我實在有點担心。」

司馬血抬頭看了他一眼，道：「你在爲彭獨公担心，恐怕他眞的會被段飛鷹殺死？」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彭獨公是老江湖了，你看他像個笨人麼？」

司馬血道：「他當然不笨。」

龍城璧道：「所以無論任何人替彭獨公担心，都是多餘的，比起担心自己會忽然發大財更加多餘。」

司馬血眼睛一亮，道：「難道你担心的人是段飛鷹？」

龍城璧緩緩道：「不錯。」

司馬血顯然有點不懂：「你覺得這個年青劍手有甚麼地方不妥？」

龍城璧道：「他本來沒有甚麼地方不妥，他劍法高强，人也聰明，而且很懂得佈局。」

司馬血一怔，道：「你看出他在佈甚麼局？」

龍城璧道：「如果你和彭獨公有血海深仇，你會不會在殺他之前到處宣揚，說你要殺他？」

司馬血考慮半晌，道：「不會，我絕對不會打草驚蛇的。」

龍城璧道：「但段飛鷹現在却剛好和你的想法完全相反，難道你不覺得其中有甚麼蹺蹊？」

司馬血的眼睛更加亮了，他突然一拍桌子，道：「他的目標，並不是彭獨公，他可能甚至與彭獨公毫無仇怨。」

龍城璧笑了笑，道：「不錯，這完全只不過是他佈下來的一個假局，目的就是希望混進公爵堡裏。」

司馬血點點頭，道：「因爲霍驚山曾表示過，任何與彭獨公作對爲敵的人，就是公爵堡的朋友，所以段飛鷹就到處找彭獨公的人來作對，冀圖騙取霍驚山對他產生好感。」

龍城璧道：「你講得一點也不錯。」

司馬血道：「但他這樣做法，究竟目的何在？」

龍城璧皺眉道：「他的目的何在，是另一回事，問題是他這種手法，能否騙得過霍八太爺的眼睛。」

司馬血道：「以你的看法，認爲霍八太爺會不會看穿他的把戲？」

龍城璧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道：「我也希望不會，只可惜八太爺實在是一個很精明的老人。」

所以，段飛鷹現在已經變成一隻羊。

他正在送羊入虎口。

× × ×

在公爵堡的大廳裏，霍八太爺笑容可掬，和藹而親切地在招待段飛鷹。

霍八太爺心情好的時候，和一般普通人並無甚麼分別，有時候看來，甚至比許多心地善良的老人家還更和靄可親一些。

如果龍城璧也能够看見霍八太爺這張笑臉的話，他一定不會把霍八太爺形容爲一隻吃人的老虎。

老虎就算會有笑容，也絕對不會笑得這樣令人感到和藹可親罷？

霍八太爺將公爵堡裏每一位身任要職的重要人物，都介紹給段飛鷹認識，簡直就把他當作是遠遊歸來的兒子一樣看待。

段飛鷹原本冷冰冰的臉孔，在霍八太爺的殷勤招待下，居然變得溫和友善了許多。

他甚至開始和霍八太爺有說有笑，無所不談！

霍八太爺忽然道：「彭老闆剛才告訴我，你把車廂裏的那個女人像粽子般綁着，究竟有沒有這回事？」

段飛鷹道：「有。」

霍八太爺詫聲道：「你嫌這個女人不好？」

段飛鷹道：「她很好，但却有一個毛病。」

霍八太爺道：「她有甚麼毛病？」

段飛鷹淡淡一笑，道：「她喜歡對男人毛手毛脚。」

霍八太爺瞪着他，突然大笑，道：「從來只有男人向女人毛手毛脚，這個女人居然倒轉來向男人毛手毛脚，這種毛病果然嚴重得很。」

笑聲倏地一頓，突然轉身向風流侯趙美山厲聲喝叱道：「還不去把那個婆娘的兩隻手都砍下來，也省得以後別再丟人現眼。」

風流侯趙美山面色立刻一陣青白。

那個在車廂裏引誘段飛鷹的女人，原來就是趙美山的老相好。

段飛鷹只不過隨便講兩句，霍八太爺便竟然要他去把自己心上人雙手都砍掉。

如果別人就算只是用樹枝劃損她的玉手，趙美山都一定會跟那個人拚命。

但現在霍八太爺却下令要他砍掉她的雙手。

他縱然心裏萬二分不捨得，却也不敢不照霍八太爺的命令去做。

段飛鷹突然聽到不遠處，一個女人大聲嚎哭起來。

接着，趙美山回來了，手中捧着一隻銀盤。

銀盤之上，放着兩隻血淋淋的玉手。

段飛鷹甚至看見這兩隻玉手，還能輕輕的在抖動。

× × ×

霍八太爺和彭獨公，都是令出如山，絕對不容許門下任何人，不聽自己命令的人。

違抗他們命令的人，後果都必定不堪想像！

但霍八太爺的命令，却遠較彭獨公的命令殘酷，而且有時候根本無理可喻。

這對霍八太爺而言，他當然覺得很痛快。

但對別人來說，就會覺得很痛苦。

彭獨公非到必要時，決不肯讓門下任何一個人覺得痛苦。

但霍八太爺却剛好相反！

他認爲公爵堡裏每一個人，都應該隨時隨地準備爲霍八太爺犧牲。

爲霍八太爺犧牲性命，是一件值得光榮，值得驕傲的事。

至於別人心裏的想法，是否也和他這種想法一樣，他可就一概不管了。

× × ×

一個本來藉藉無名的段飛鷹，忽然間就變成了公爵堡裏最受霍八太爺尊敬的貴客。

能够得到霍八太爺的尊敬，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霍八太爺甚至沒有問段飛鷹，究竟和彭獨公之間有甚麼深仇大恨，處處要和他作對。

霍八太爺只是向他作出保證：「只要你能殺彭獨公，我絕不會比你更先出手。」

「彭獨公一定要死，不過誰殺他對我來說，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段老弟你肯出手効勞，我自然更加求之不得！

「你放心在這裏休息幾天，彭獨公就算有三雙翅膀，也飛不到甚麼地方去。」

於是，段飛鷹就在公爵堡裏，耽了下來。

他在等待一個報仇的好機會。

機會就在下個月的初七。

× × ×

九月二十六日。

距離十月初七還有十天。

龍城璧和司馬血，並沒有在五鵬山莊裏。

他兩仍在金堂城，而且就在金胭脂閣中。

雖然金胭脂閣在不久之前，發生過一宗大血案，但現在已逐漸被人忘懷！

紙醉金迷，美人如玉的銷金窩，本就是最容易令人忘記一切的地方。

但龍城璧和司馬血，並沒有忘記那件事。

彭獨公更不會。

據說他現在已派人到公爵堡，要求霍八太爺把段飛鷹交出來。

因爲段飛鷹是個殺人兇手，這一點是誰都不能否認的。

除了沈梅婆子之外，還有十三個女妓無辜死在他的劍下！

龍城璧對段飛鷹最反感的，也正是這一點。

沈梅婆子這種人，殺了並沒有甚麼不對。

但那十三個手無寸鐵的弱質女流，本來就已經很可憐，如果是龍城璧，他絕不



會忍心施下這種毒手。

他發覺段飛鷹和霍八太爺似乎都是同一類型的人。

他們都同樣精明能幹。

而且同樣兇狠，殘酷。

只有這一類型的人，才能幹驚天動地的大事。

可惜他們所幹的大事，往往對人類會造成極大的損害。

他們絕不是英雄，而是梟雄。

英雄與梟雄，都只有胸懷大志，而且具備雄才偉略的人，才能够做得到。

英雄殺的是壞人，挽救一切好人。

但梟雄却不分好人壞人，只要任何人妨碍他的野心發展，就會惹來殺身之禍。

龍城璧呢？

他算不算是一個英雄人物？

但無論他是不是英雄，他總不會是個梟雄。

因爲梟雄永遠只會爲自己設想，絕不會理會別人的死活。

而龍城璧却關心世界上每一個人。

他有太豐富的感情，也有太多太多的仁慈和友愛！

唯一能令他狠下心腸誅殺的，就是那些已經完全缺乏人性的畜牲。

一個人若已缺乏了人性，就不能再算是人。

那些只能算是狗。

而且是專門咬死好人的惡狗。

這種惡狗，龍城璧就算每天殺一千一萬隻，他也絕不會皺眉手軟的。

× × ×

今天，金胭脂閣裏就來了三隻惡犬。

江湖上殺狗的人雖多，但這三隻狗却很少人敢去嘗試把牠們殺掉。

因爲曾經嘗試過想殺掉他們的人，現在已經得到了最可怕的報復！

這三隻「狗」，就是近十幾年來心腸最毒，所練武功也最毒的綠袍三魔。

綠袍三魔的老大是蜈蚣手謝夜哭。

老二是砒霜掌曲冥。

老三是穿腹爪符嶽。

據說，這三個人就是百餘年前名震天下幽冥帮帮主，幽冥老人嚴四再傳弟子。

幽冥帮早已在百年前瓦解。

但嚴四的武功，仍然遺傳了下來。

綠袍三魔的武功，就是當年嚴四睥睨江湖，賴以橫行無忌的武功。

這些武功，每一件都歹毒無比，能够在綠袍三魔手下僥倖身免的人，直到現在還未出現過。

× × ×

三張青白得發綠，毫無血色的臉。

三個形如槁竹，又高又瘦的綠袍人。

金胭脂閣自開始營業至今，最難看最可怕的人客，似乎就是這三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妖怪了。

自從沈梅婆子死了之後，代替她這個職位的人是甘六婆。

甘六婆並不是個武林中人，胆汁也比沈梅婆子小得多。

她一看見這三個綠袍怪客，差點沒有哇的一聲叫了出口。

這三個如此難看的客人，只怕沒有任何一個妓女會願意陪伴。

不過，甘六婆担心這一點却是未免有點多餘。

因爲綠袍三魔根本就並不是來找女人的。

他們要找的人，是龍城璧和司馬血。

× × ×

甘六婆聽見這三個鬼魅一樣的人，不要女人，却要男人，更加吃驚不小：「三位大爺大概攪錯了，他們只不過是這裏的人客，並不是男……男妓！」

謝夜哭發出一陣冷笑，突然一個耳括子便向甘六婆打去。

別人打耳括子，大不了痛一陣子沒事，但謝夜哭的手奇毒無比，如果給他打着，那便勢非腫着大半邊臉去見閻王不可。

眼看這一個耳光立刻就要打在甘六婆的臉上，遠處突然傳來一陣冷喝之聲，道：「手下留人！」

謝夜哭居然也真的聽話，將已經快要刮在甘六婆臉上的手硬生生的收回。

甘六婆還不知道，自己剛才已在鬼門關裏打了一個轉，如果不是有人及時喝止謝夜哭，只怕她現在已經中了奇毒無比的蜈蚣掌力。

憑一句說話便救了甘六婆性命的人，當然就是龍城璧。

連龍城璧都感到有點意外。

他想不到謝夜哭居然真的肯停手，手下留人。

看來雪刀浪子龍城璧在江湖上的面子，已越來越大了。

謝夜哭也承認了這一點。

「江湖上能喝得住老夫手下留人的人，你還是第一個。」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你就是謝夜哭？」

謝夜哭道：「除了老夫之外，江湖上還有誰的一雙手，會是這種暗紅色的？」

直到現在，甘六婆才看見，謝夜哭的一雙手，竟然是暗紅色的，就像是曾經被烈火烤燒過一樣。

龍城璧輕輕咳了一聲，道：「三位來到這等烟花之地，找尋在下此等風月狂徒，不知有何賜教？」

謝夜哭道：「咱們要找的人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砒霜掌曲冥露出了不耐煩的神色，冷冷道：「司馬血在哪裏？爲甚麼還不滾出來？」

他的說話剛說完，司馬血就突然出現了。

他這個人出現得突然，手中的劍來得更突然。

原來司馬血兜了一個圈子，早就站在曲冥背後四五丈之處。

曲冥向來自負耳力奇佳，十丈內落葉之聲絕對逃不過他的一雙耳朵。

可惜司馬血並不是一片落葉。

落葉之聲雖然微弱，但司馬血的輕功，却使到他的脚步聲比落葉還更微弱。

所以，司馬血能够在絕對出其不意的情況下，連續向曲冥刺出了四劍。

司馬血是個職業殺手。

他的劍法，每一招每一式都是殺人的劍法。

否則，他也不會被人譽爲殺手之王。

曲冥雖然武功極高，但在這種毫無防備情況下，又怎能避得開司馬血這四劍？

總算他福大命大，及時閃開了其中三劍。

但第四劍他却已萬萬避不開去！

就在司馬血劍尖直指曲冥咽喉的一刹那，謝夜哭厲聲喝道：「劍下留人！」

× × ×

龍城壁剛才就是憑着「手下留人」這四個字，便救了甘六婆的性命了。

謝夜哭既然肯給龍城壁一個面子，司馬血又何嘗不可以放過曲冥一次？

他果然也很聽話，立刻收劍。

曲冥剛才還很意氣風發，但司馬血露了這一手，現在他的臉色已由青色變爲灰黑色。

他想衝上去，和司馬血再分高下。

但謝夜哭已伸手攔住了他，冷笑道：「二弟何必動氣，這種人除了擅長背後偸襲之外，又還能有甚麼本事？」

龍城壁微笑着，悠然道：「現在大家總算是一命換一命，誰也沒有吃虧。」

謝夜哭冷笑。

龍城壁又道：「三位的來意，現在總該說一說了。」

謝夜哭忽然嘆了口氣才道：「有人用七顆黑珍珠的代價，要咱們令到兩位離開這裏。」

龍城壁道：「七顆黑珍珠？莫非就是柴達木高察爾王爺的七顆烏寒珠？」

謝夜哭道：「不錯。」

龍城壁淡淡一笑，道：「據說烏寒珠能解百毒，三位是用毒高手，難道其中有人練毒掌的時候不愼有失，以致身染惡毒，自食其果了？」

謝夜哭哼一聲，道：「你很聰明，希望你別在這個時候做出傻事。」

龍城壁笑道：「何謂傻事？」

謝夜哭道：「敬酒不吃吃罰酒，就是傻事。」

司馬血插口道：「這句說話，正是我想告訴三位的。」

謝夜哭道：「其實金堂城這種地方，一點也不太平，充滿危險，兩位又何苦逗留，枉自送掉大好頭顱呢？」

龍城壁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嚴肅，道：「直到現在，我才發覺名震天下的蜈蚣手，原來是個比老太婆還更婆婆媽媽的廢話專家。」

司馬血立刻大笑，道：「罵得好，人家早已說過不走就不走，又何來這許多廢話？」

謝夜哭突然道：「好，你們不走，我們走。」

司馬血不相信他們眞的會走。

但這一次他料錯了。

綠袍三魔果然說走就走，而且一下子就走得無影無踪。

司馬血喃喃自語道：「他們會不會再回來？」

龍城壁輕嘆一聲道：「他們當然會再回來。」

司馬血道：「甚麼時候？」

龍城壁道：「今晚。」

司馬血道：「他們爲甚麼不立刻動手呢？」

龍城壁道：「難道你沒有看見曲冥的臉色？」

曲冥在司馬血四劍突襲之後，一張臉由青色變爲灰黑色——那是一種只有在中毒者臉上才能看得見的灰黑色。

司馬血猛然醒悟，道：「爲了練毒掌而不愼身染惡毒的，就是曲冥！」

龍城壁點點頭，道：「初時我也只不過是在懷疑而已，直等到謝夜哭說走就走之後，我才敢肯定沒有估計錯誤！」

司馬血道：「如果不是因爲曲冥體內的劇毒突然發作，他們也許早就出手要對付我們了。」

龍城壁道：「霍八太爺連烏寒珠也弄到手，這個人的本領確然神通廣大。」

語聲微頓，又自接道：「他越想我離開這裏，我就越是要逗留在此。」

司馬血笑道：「你本來就是一個喜歡故意執拗的人。」

龍城壁道：「霍八太爺一定會逐漸覺得，我是他的一顆眼中釘。」

司馬血淡淡道：「而且是最大的一顆眼中釘，他一定會想盡辦法來殺你。」

龍城壁忽然心中一動，道：「據說霍八太爺與高察爾王爺的交情並不太好。」

司馬血道：「何止不好，這兩人簡直曾經大有過節。」

龍城壁道：「那麼這七顆烏寒珠，必然不是高察爾王爺送給霍八太爺的。」

司馬血道：「但七顆烏寒珠，却已在霍八太爺手裏，否則，綠袍三魔怎會聽從他的差遣？」

龍城璧沉吟半晌，突然搖頭道：「不對，不對，這件事我們可能由於太過主觀了，綠袍三魔沒有說是霍八太爺派他們來的，事實上他們也未必就只有霍驚山才能差遣得着。」

司馬血道：「難道你認爲綠袍三魔並不是霍驚山派來的？」

龍城壁道：「想我們離開這個是非圈的人，並不只有霍驚山一個。一定還有另外一些人，也想將我們除掉。」

司馬血道：「你敢肯定這一點？」

龍城壁喘了一口凉氣，道：「雖然我不能肯定，但我總覺得，綠袍三魔並不是霍八太爺派來的。」

司馬血眉心一皺，一時間想不出這些人是誰。

龍城壁雖然也不知道，但心中已有了一個模糊的概念。

× × ×

龍城壁本來預料綠袍三魔會在今晚再來的。

但這一次，他也料錯了。

綠袍三魔永遠都不會再回來。

因爲他們離開金脂胭閣不久，立刻便已被十九個紅衣人圍住。

除了十九個紅衣人之外，還有兩個中年人，其中一個肩紮白布，曾經受過傷。

這十九個紅衣人，就是五鵬山莊近十年來最傑出的年青武士。

他們的武功，雖然不算很高，但他們的精神，却十分可怕。

因爲他們是彭獨公在十年前開始親手訓練的。

彭獨公訓練他們最主要的一課，就是



要訓練他們有一種不怕死的精神。

只有不怕死的精神，才可以練成一套不怕死的武功。

彭獨公敎他們學的，就是不怕死的武功。

綠袍三魔，從未見過這種場面——十九個都在拚命的紅衣武士，一齊向自己拚命！

謝夜哭在這個時候，忽然想起了一種吃人魚。

這種吃人魚，每條只有一尺長，但人若掉進水裏，這種魚立刻就會大羣拚命的竄過來，拚命的向他噬咬，直到剩下一堆白骨爲止。

這十九個紅色武士的打法，就像這種吃人魚。

名震天下垂數十年的綠袍三魔，結果竟然葬身在這十九個一齊拚命的紅衣武士手下。

十九個紅衣武士，死了三個，傷了三個。

這六個人，都是謝夜哭出手打傷或打死的。

至於曲冥和符嶽，竟已成爲了強弩之末，連一點還手力量都沒有，十九個紅衣武士一湧上來，這兩個就最先倒了下去。

連那兩個站在一旁的中年人，也爲之大出意料之外。

他們實在想不出，砒霜掌曲冥和穿腸爪符嶽爲甚麼竟然如此不堪一擊？

這兩個人，就是昔年縱橫天下，中原五鵬的秦起鵬和燕如鵬。

下令圍戮綠袍三魔的人，當然就是彭獨公。

彭獨公能够雄霸一方，抗禦霍八太爺的野心進襲二十年，的確事非偶然，更非僥倖所致。

× × ×

曲冥和符嶽，如果不是身染奇毒的話，五鵬山莊的十九個紅衣武士，絕不會在如此輕鬆的情況下完成任務。

那時候的戰況，一定會比現在慘烈得多。

但如今，秦起鵬和燕如鵬還未曾出手，綠袍三魔便已全部喪在紅衣武士手下。

眞正理由，只有綠袍三魔才會知道。

所謂天作孽尤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龍城壁只看出曲冥身負奇毒，其實符嶽身上的毒，比曲冥還更嚴重。

嚴重到令符嶽連一句說話，都未曾講過。

因爲他一開口動氣，體內的毒力就會發作得更深，更快。

曲冥和符嶽中毒，並非由於練功失愼，走火入魔，而是兩人曾經爲一本練毒的秘笈，大家拚過一次命。

結果，兩個都受了內傷，而且因此引致自己本身所練反毒武功的毒氣，滲了進入了體內。

唯一能救他們性命的，似乎就只有那七顆價值連城的烏寒珠。

烏寒珠，本是柴達木高察爾王爺的寶物。

但現在那七顆烏寒珠，已落在另一個人的手裏。

× × ×

黃昏。

彭獨公親自來到了金堂城。

金胭脂閣的西院，總共有七座大樓，二十八間花廳。

但現在西院已暫時停止接待賓客，變成了彭獨公的大本營。

五鵬山莊的三大首腦，都在金胭脂閣西院的璽月廳中。

龍城壁和司馬血當然也在座上。

彭獨公敢保證，現在金胭脂閣已變成了一個固若金湯的城堡。

尤其是璽月廳的四週，更加滿佈臨時設置的關卡，就算是一隻小麻雀，想飛渡進入這裏一百丈內，亦絕無可能。

因爲彭獨公已下令，無論是飛來的，或者是爬進來的飛禽走獸，都一律格殺勿論。

若果是人，更加不必理會來者是何方神聖，總之先斬後奏。

彭獨公對於自己的下屬，一向充滿信心。

他對於自己所發出的命令，更加充滿信心。

雖然公爵堡曾數次擊敗五鵬山莊，但彭獨公仍然對自己的屬下充滿信心，對自己充滿信心，對五鵬山莊充滿信心。

因爲公爵堡未曾贏取最後的勝利，而五鵬山莊也未曾面臨到最後的失敗。

彭獨公深切瞭解，公爵堡與五鵬山莊之間，必定會發生一場最後的戰役。

那一戰的勝利者，才算是眞正的大贏家。

× × ×

龍城壁自始至終，從未低估過五鵬山莊的實力。

霍驚山並不是一個呆子，也不是一個胆小的懦夫，他在一連幾次擊敗彭獨公之後，爲甚麼不乘勝追擊，將彭獨公的老巢加以澈底的剿滅？

那當然是因爲彭獨公仍然有龐大的實力。

在燈光之下，今夜彭獨公的臉色似乎很好，心情也好像很開朗。

因爲那十九個紅衣武士已貫澈地執行了他發下來的命令，將綠袍三魔殺死。

綠袍三魔絕不是三個容易對付的人。

不但不容易對付，同時要邀請他們辦事更不容易。

彭獨公在這裏的耳目向來十分靈通。

綠袍三魔還未到金堂城，彭獨公便已得到消息，知道他們會來找龍城壁和司馬血。

彭獨公本也以爲綠袍三魔是霍八太爺邀請來金堂城，特別對付龍城壁和司馬血的。

但現在，他已不再認爲如此。

指使綠袍三魔的人並不是霍八太爺。

因爲烏寒珠並不在霍八太爺手裏。

而且連霍八太爺也在派人調查，綠袍三魔是甚麼人邀請他們來到金堂城的。

彭獨公開始懷疑兩個人其中之一。

因爲五鵬山莊裏，出現了奸細。

這個奸細，已將許多五鵬山莊不少秘密洩漏出去。

而且，這奸細正在密謀計算彭獨公和他的一切朋友。

所以，這個奸細將綠袍三魔弄到金堂城，目的就是要借刀殺人。

先殺龍城璧和司馬血。

再殺彭獨公！

可惜，綠袍三魔這一次弄得實在太不像話，除了謝夜哭還沒有甚麼問題之外，曲冥和符嶽簡直就已跡近於廢物！

這一點，顯然是大出陰謀者意料之外的。

而且，彭獨公認爲這個奸細，就是秦起鵬和燕如鵬其中之一。

× × ×

彭獨公突然向燕如鵬道：「綠袍三魔已經死了，你有甚麼意見？」

燕如鵬搖頭，道：「沒有。」

彭獨公又向秦起鵬道：「你呢？」

秦起鵬微笑着，悠然道：「曲冥和符嶽這兩個人，貨不對辦。」

彭獨公嘆了口氣，道：「這兩個人身染奇毒，而且毒已甚深。」

秦起鵬道：「除了烏寒珠，天下間大概已沒有甚麼東西可以挽救這種傷毒。」

龍城璧心中自不以爲然，如果醫谷中人親自出手，仍然可能有救。

但醫谷中人，當然不會爲綠袍三魔治療傷毒。

彭獨公忽然道：「段飛鷹在霍八太爺的公爵堡裏，已有十幾天了，他是否眞的想殺我？」

秦起鵬道：「不會。他要殺的人，絕不會是彭大莊主。」

彭獨公看着他，道：「你爲甚麼這樣肯定？」

秦起鵬道：「如果他眞的要殺你，他豈會自露行藏，唯恐天下不知？」

彭獨公道：「既然他要殺的人不是我，那麼他眞正要殺的人是誰？」

燕如鵬突然接口道：「段飛鷹要殺的人，當然就是霍驚山！」

× × ×

彭獨公笑了，他很滿意秦起鵬和燕如鵬的答覆。

他笑了好一會，才道：「不錯，段飛鷹要殺的人，就是霍驚山。」

龍城璧揷口道：「段飛鷹和霍驚山有仇？」

彭獨公道：「當然有，而且是不共戴天之仇。」

龍城璧道：「霍驚山曾經殺過段飛鷹的父母？」

彭獨公道：「不錯，段飛鷹的父親段南，在二十八年前死在霍驚山的公爵七擊劍下。」

龍城璧道：「段南？這個名字很陌生，似乎未曾聽說過。」

彭獨公道：「段南這個名字，你當然會感到陌生，因爲這個名字根本就是假的，甚至連段飛鷹這個名字也是假的。」

龍城璧道：「彭莊主何以知道？」

彭獨公淡笑道：「這些都是段飛鷹親口告訴我的。」

× × ×

段飛鷹在未曾大鬧金胭脂閣前，便已秘密拜會過彭獨公。

他將自己一個計劃，向彭獨公透露。

他要混入公爵堡。

所以，他首先就要佈局，使到霍八太爺以爲他與彭獨公之間有仇。

其實，他一切都是在演戲。

這齣戲只要瞞過霍八太爺，他就有機會混進公爵堡。

在十月初七那天，彭獨公將會發動一次總攻擊。

段飛鷹就在那一天，暗殺霍八太爺！

結果，彭獨公同意了。

沈梅婆子被段飛鷹殺死，因爲她已越來越不聽彭獨公的命令，彭獨公早有意將她除掉。

任何人不聽彭獨公的命令，都只有一條死路。

但那十三個死在段飛鷹劍下的妓女，却未免死得寃枉。

而燕如鵬之受傷，當然也是其中一幕戲。

至於這些戲能否瞞過霍八太爺，彭獨公就不管了。

因爲即使段飛鷹失敗，對於五鵬山莊是毫無影響的。

× × ×

在彭獨公的面前，有兩壺酒。

彭獨公忽然對燕如鵬道：「如果我要你將這兩壺酒都喝掉，你敢不敢喝？」

燕如鵬沒有回答這句話，却反問道：「是不是這兩壺酒是毒酒？」

彭獨公瞇眼一笑，道：「你猜對了一半，因爲其中只有一壺才是有毒的。」

燕如鵬道：「既然兩壺都得喝下去，無論那一壺酒有毒，喝下去的人也必死無疑了？」

彭獨公也沒有回答這句話，只是道：「現在我要你把兩壺酒都喝下。」

龍城璧和司馬血，臉上皆露出吃驚神色，不知道彭獨公在攪甚麼花樣。

燕如鵬却連眉也不皺一下，拿起兩壺酒，都灌進喉嚨裏。

兩壺酒喝完，燕如鵬連一點異樣也沒有。

彭獨公大笑，道：「你果然對我充滿信心。」

燕如鵬道：「大哥既然要我喝下兩壺酒，就算明知有一壺是毒酒，我也不會不喝。」

彭獨公笑道：「你最先喝下的那一壺，的確是毒酒，但，第二壺的酒，却是解藥。」

燕如鵬道：「未知大哥有何用意？」

彭獨公道：「只不過是藉此試試你的勇氣。」

燕如鵬默然。

彭獨公突然冷冷道：「你以爲連毒酒都敢喝，便足以表示你對我很信任，很忠心？」

燕如鵬臉色微微一變。

彭獨公又冷笑着，道：「燕如鵬，直到現在，你終於現形了，你連毒酒都敢喝，顯見那七顆烏寒珠已在你手裏，綠袍三魔就是你從中攪鬼的！」

燕如鵬面色再變，手中突然撒出一蓬紅色的烟冒。

彭獨公怒道：「你竟用盲魂散！」

一蓬紅色烟冒散開後，彭獨公、秦起鵬、龍城璧與司馬血紛紛退後幾步。



燕如鵬却像是大鵬展翅，霍聲向外飛了出去。

彭獨公大怒道：「燕如鵬，你跑不掉的！」

可是，燕如鵬已在刹那之間，便衝出重圍，負責關卡的人見是燕如鵬，並未加以攔阻。

盲魂散是一種含有劇毒的烟霧散藥，尚幸數人閃避得快，否則已全遭毒手。

彭獨公突然向秦起鵬道：「從今後起，中原五鵬就只剩下我和你了。」

燕如鵬背叛了五鵬山莊，已不再是五鵬之一。

彭獨公又對龍城璧道：「十月初七，霍八太爺的七十大壽，我本來想送一份大禮去的，但現在我已改變了主意。」

龍城璧道：「你本來想送的禮物是甚麼？」

彭獨公慢慢地道：「一口棺材。」

無論是誰，都絕不會喜歡的禮物，就是棺材。

彭獨公又道：「可是負責送這份禮物的人，原來竟然就是五鵬山莊的奸細。」

他原本訂下的計劃，是由燕如鵬押送棺材到公爵堡的。

彭獨公冷冷一笑，道：「看來霍八太爺不但會在七十大壽那一天被殺，而且將會死無葬身之地！」

龍城璧忽然道：「那並不好，霍八太爺那口棺材，一定要送去。」

司馬血道：「燕如鵬不送去，就由我送去！」

彭獨公道：「那口棺材，本該有人躺着送去的，但這個應該躺下的人，現在還未躺下。」

司馬血當然明白，那個應該躺下的人是誰。

彭獨公冷冷一笑，說道：「彭季霖這個反骨賊，遲早總會死在碧血劍下的，對不？」

司馬血嘆道：「十月初七那天，彭季霖若還能活着的話，我這副殺手之王的招牌大概也該收下來了。」

龍城璧笑了笑。

其實他的心中，比雪還亮。如果司馬血眞的要殺彭季霖的話，彭季霖早就已經是個死人了。司馬血之所以會「殺錯無名小卒」，當然內裏還大有文章！

× × ×

十月初一。

每逢每月的初一、十五兩晚，秦起鵬總會到金胭脂閣，盡量的享受。

最好的酒菜，和最好的女人，加起來就是最好的享受。

但秦起鵬很懂得自我節制。

他絕不會令自己沉醉在過份享受中。

過份的享受，會毀了任何一個男人的雄心壯志。

而且，更會令到武功退化。

秦起鵬不希望自己的一生，毀在醇酒美人之下。

所以，他只揀每個月初一和十五兩天，作爲寬容自己去享受的日子。

可惜，今天他並沒有獲得到眞正的享受。

因爲他剛從五鵬山莊騎着快馬向金堂城進發，不久就遇到了一個人。

這是一個要取他性命的人。

這人就是段飛鷹！

× × ×

秦起鵬從未見過段飛鷹！

但他却一眼便已覺得，這個身穿黑衣的年青劍手，就是段飛鷹！

秦起鵬道：「你是段飛鷹？」

段飛鷹道：「不錯。」

秦起鵬冷冷道：「看你的神態，似乎對秦某人並不友善。」

段飛鷹冷笑一聲，道：「我來到這裏，就是等你，然後殺你！」

秦起鵬怔了怔，道：「殺我？你爲甚麼要殺我？」

段飛鷹道：「因爲如果我不殺你，你遲早總有一天要來殺我的。」

秦起鵬仍然不懂：「我又爲甚麼要殺你？」

段飛鷹沉默半晌，忽然道：「因爲我已知道你的秘密。」

「秘密？」秦起鵬冷笑道：「我有甚麼秘密？」

段飛鷹淡笑着，道：「你不但偷了高察爾王爺的七顆烏寒珠，而且還有一個兒子。」

秦起鵬面色毫不動容，一隻寬厚闊大的右掌却已按在刀柄之上。

段飛鷹又道：「你就是五鵬山莊裏最大的奸細，出賣彭獨公最多的人，是你而不是燕如鵬，而你的兒子，却在公爵堡裏中策劃，要將霍八太爺的勢力連根拔起，取其位而代之！」

秦起鵬冷笑道：「你說完了沒有？」

段飛鷹道：「沒有。」

秦起鵬扳着臉冷冷道：「說下去。」

段飛鷹道：「可惜你的計劃，是行不通的。」

秦起鵬道：「你的想像力很豐富，可惜性命太短了一些。」

段飛鷹道：「現在，就算我不殺你，你也會來殺我了，對不？」

秦起鵬嘴角微微閃動，眼裏的殺機完全畢露。

段飛鷹道：「看來我的想像力，不但豐富，而且十分接近事實。」

秦起鵬忽然抽出金黃色的金鵬刀，一刀就向段飛鷹胸膛刺去。

段飛鷹身形立轉，劍隨步發，雙腿向前一伸，低樁坐馬反擊一劍。

秦起鵬一刀刺空，怒哼一聲，一片凌厲殺機，湧上面頰。

忽然，秦起鵬刀勢一變，展開一套招式威猛的刀法。

一連三招，刀光罩向段飛鷹全身，來勢之疾，有如電光石火。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另外一人閃進，又有另一捲刀光掩至。

秦起鵬面色一變，身如流矢後退，喝道：「是誰？」

一個藍衣人淡淡笑道：「是我，龍城璧！」

× × ×

像飛將軍從天而降的，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秦起鵬嘆了口氣道：「原來是你。」

龍城璧道：「不錯，是我。」

秦起鵬苦笑道：「爲甚麼天下間會有你這種喜歡多管閒事的人？」

龍城璧嘆道：「彭獨公是家父的金蘭兄弟，他老人家有痲煩，義侄帮帮手，又怎能算是多管閒事？」

秦起鵬望了段飛鷹，又再向龍城璧看了一眼，然後道：「你們兩個早已約好了在這裏向我下手？」

龍城璧道：「不錯。」

秦起鵬忍不住向段飛鷹道：「你究竟眞正的身份是誰？」

段飛鷹道：「你不必知道。」

秦起鵬面對着段飛鷹和龍城璧，已絕對沒有取勝的把握。

但他仍然可以有機會突圍而出。

直等到彭獨公突然出現的時候，秦起鵬才知道自己已完全絕望了。

彭獨公的出現，簡直就像一陣突如其來輕風，在出現之前，誰也不容易察覺。

他就站在秦起鵬的背後。

「起鵬，你的計劃完了，」彭獨公嘆了口氣，道：「你用錯了綠袍三魔，這件事使你露出了最致命的破綻。」

秦起鵬臉上忽然露出怨毒仇恨之色，他當然不會忘記，是甚麼人向他推薦綠袍三魔作爲殺手的。

這人就是燕如鵬。

秦起鵬一直很欣賞燕如鵬。

他知道燕如鵬其實也有極大的野心，他和自己一樣，都想彭獨公跨台。

所以，他終於把燕如鵬勾上手，聯合密謀計算彭獨公。

可是，直到現在，他才瞭解燕如鵬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背叛彭獨公。

但燕如鵬却又背叛了他。

而且將他一切秘密，都洩漏了出來。

綠袍三魔這件事，其實就是想讓秦起鵬揹黑鍋。

燕如鵬一走了之，但最後承担一切罪狀的人，却仍是秦起鵬。

不但秦起鵬掉落在這個陷阱裏，連他的兒子也遭遇到同一命運。

彭獨公又嘆道：「你隱瞞得很好，連我也想不到，你居然已經有了一個二十一歲的兒子，而且還在十二歲那年，便成功地混進了公爵堡中。」

秦起鵬的兒子，剛好二十一歲。

因爲他的兒子，就是七擊侯裏的老七——殺鵬侯羽絕山。

## 視死如歸　兇殘如獸

公爵堡中，霍八太爺正在大發雷霆。

現在，他總算知道了羽絕山的眞正身份，和他的一切陰謀。

但羽絕山却似乎早已洞燭先機，突然宣告失踪。

「他媽的狗雜種，小小年紀居然早就存心想做奸細，他想老子死，且看老子先轟碎他的腦袋。」霍八太爺火氣一向不小，如果現在羽絕山被他抓着，只怕有一百個腦袋也都碎了。

可是，羽絕山却不知到了那裏。

霍八太爺於是下了一個命令：「誰能拿下羽絕山，重重有賞，誰若敢包庇他，老子就殺他媽的一個滿門滅族！」

霍八太爺的命令，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誰都不敢懷疑。

霍八太爺下完這道命令之後，回到了他的書齋。

霍八太爺的書齋裏，有很多寶貴的古書名典，但他從來都不會翻閱。

因爲他根本對那些書籍毫無興趣。

他唯一感到興趣的，還是書架後面的劍。

七十二柄名劍，堆放在書架後的一個暗格內。

今天，他從七十二柄名劍之中，揀出了他最喜歡的一柄。

那就是名震天下的公爵劍。

他每一次從這裏拿出公爵劍，就一定有人會在這柄劍之下流血。

今天在公爵劍下流血的人將會是誰？

× × ×

背叛了彭獨公的人，除了秦起鵬之外，還有燕如鵬。

秦起鵬父子密謀暗算五鵬山莊和公爵堡，野心之大，胃口之强，令人吃驚。

但燕如鵬却只想謀算五鵬山莊。

久居人下的滋味，有時會令一個人爲之迷失理智，甚至爲之瘋狂。

燕如鵬也許就這樣罷？

他自金胭脂閣逃出來之後，終於在十月初一來到公爵堡，求見霍八太爺。

他將秦起鵬父子的秘密，透露無遺。

而羽絕山在燕如鵬剛進公爵堡之際，便已知道了燕如鵬要將他父子二人出賣。

否則，燕如鵬憑甚麼本錢，胆敢來到公爵堡中？

所以，羽絕山當機立斷，立刻策騎快馬離開公爵堡。

燕如鵬果然出賣了秦起鵬父子。

但羽絕山却已逃之夭夭。

霍八太爺一怒之下，下令段飛鷹馬上去對付秦起鵬，讓五鵬山莊來一個天翻地覆。

五鵬山莊形勢越混亂，對霍八太爺就越有利。

既然現在有一個這樣好的機會，他當然不會輕輕放過，派段飛鷹去辦這件事，最適合不過。

但燕如鵬這個人，又應該怎樣處置。

霍八太爺拿着公爵劍，臉上露出了一股殘酷的笑意。

「殺！」他喃喃地自語：「不忠之人，不殺留在世間又有何用？」

誰知道燕如鵬也早料到霍八太爺會有此一着。

他拚死闖出公爵堡。

他殺了公爵堡八個劍手。

同時，更傷了七擊侯中的老三鎖天侯栩環山。

燕如鵬終於闖出了公爵堡。

但他做夢也想不到，彭獨公竟然已在公爵堡門外，恭候他的光臨。

× × ×

除了彭獨公之外，最少有二三百人。

這些都是五鵬山莊的精英高手。

霍八太爺一直不敢輕率行事，因爲他知道彭獨公的實力，一直都在暗中擴展。



。現在，彭獨公終於來了。

今天不是十月初七。

距離那個日子還有六日。

但彭獨公來了，提早六天來了。

彭獨公統率雄師，公然來犯，當然不是爲了燕如鵬而來的。

但燕如鵬却在這個時候，從公爵堡冒了出來，這只能算是他的倒霉。

彭獨公瞪眼望着燕如鵬，突然冷笑道：「中原五鵬，想不到還是你和秦起鵬最有胆色。」

燕如鵬面色慘白，道：「今天是十月初一？」

彭獨公道：「不錯，如果我沒有記錯，十月初一就是你的生辰，你今年五十一歲！」

燕如鵬輕輕一嘆，道：「你看我還能活得多久？」

彭獨公冷笑着，道：「如果你沒有做過錯事，你最少還能活多五十一歲。」

燕如鵬的臉色又變了。

因爲他已做了一件錯事。

無論是任何人，背叛了彭獨公，都是一件絕不可以原諒的錯事。

他忽然感到後悔！

他後悔自己的野心太大，但本錢却比野心少得多。

沒有本錢，只有野心，無疑等於個沒有弓箭刀槍的獵人，赤手空拳就想把一隻大老虎擒下。

燕如鵬忽然長嘆一聲，霍一聲抽出長劍，就向頸子抹去。

血飛濺。

但燕如鵬並沒有死。

因爲他的劍僅抹入頸際半寸，立刻就被一柄雪亮的刀震開。

刀劍相交，長劍竟然斷開兩截。

燕如鵬怒目直射來者。

「龍城璧，你這樣算是甚麼意思，難道我連自己了斷的權利都沒有？」

一刀震斷燕如鵬長劍的人，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燕四莊主。」龍城璧悠然一笑，道：「螻蟻尚且貪生，大丈夫能屈能伸，你又何苦自尋短見？」

燕如鵬怒道：「眼下燕某人只有死路一條，如還不自刎，一定會死得更慘。」

龍城璧不再接口，彭獨公却突然緩緩說道：「如鵬，你一錯再錯，實在愚不可及。」

燕如鵬咬着唇，皺眉道：「一錯再錯，難道我現在自行了斷也是錯？」

彭獨公盯着他，長長一嘆，道：「何止是錯，簡直就是大錯特錯。」

燕如鵬不禁動容！

彭獨公又道：「你雖然做了錯事，但我並未說過要殺你。」

燕如鵬道：「你爲甚麼會不殺我？」

彭獨公說道：「我又爲甚麼一定要殺你？」

燕如鵬道：「因爲我背叛了五鵬山莊，也背叛了你，這是無可饒恕的死罪。」

彭獨公沉默了片刻，忽然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你的罪確然罪無可赦，但你別忘了我創立五鵬山莊的時候，曾訂下了一條規矩。」

燕如鵬呆住了！

他已經知道那是一條怎麼樣的規矩。

——倘一人犯死罪，大莊主有權赦免之，唯赦人者需自瞎一目，或自斷一臂。

× × ×

彭獨公從不容許任何人違反自己訂下的規矩！

即使是他自己本身，也不能違反。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九字眞言，是他的畢生格言。

雖然彭獨公並不是聖人，不是個君子，但他有嚴厲的統治精神。

嚴厲統治別人！

也嚴厲統治自己。

如果連自己都不能遵守規矩，還有誰能服從自己？

彭獨公講過的說話，決不會輕易算數，他訂下來的規矩，也就是五鵬山莊的鐵律。

鐵律，鐵一樣的法律。

所以，他向來都照自己鐵律去辦事。

他突然沉聲向身後一個紅衣黑褲老者道：「拿家法刀來。」

這一個紅衣黑褲老者，就是五鵬山莊刑堂堂主韓蛟。

韓蛟是彭獨公的老朋友，遠在中原五鵬還未成名之前，兩人便已聯手在江湖上幹過不少驚天動地的大事。

韓蛟聽見彭獨公要拿家法刀，不禁猶疑了一下。

因爲他知道彭獨公要家法刀，絕不會是用來對付燕如鵬。

——倘一人犯死罪，大莊主有權赦免之，唯赦人者需自瞎一目，或自斷一臂。

而且，一定要用五鵬山莊本門家法刀執行，才算符合規矩。

就在韓蛟微一遲疑之際，彭獨公已厲聲喝道：「韓堂主，拿家法刀來。」

× × ×

五鵬山莊的家法刀，刀長一呎二吋七分，刀身呈古銅色，上面鐫刻着五隻栩栩如生的飛鵬。

這一柄家法刀，從未沾染過人血。

所以，這是一柄毫無殺氣的刀。

刀雖毫無殺氣，但却有另一股莊嚴、尊貴的氣質。

刀放在一隻長方型的錦盒中。

彭獨公拿起五鵬家法刀，神情肅穆。

「咱們中原五鵬的姜靈鵬和關興鵬，俱已戰死。」彭獨公遠眺南方，沉聲道：「現在燕如鵬又犯了死罪，但我以大莊主的名義，和我的一隻左手，赦免他，給他一個重新覺悟的機會。」

颼！

手起刀落。

刀落，血光飛濺，洒出一蓬血雨。

彭獨公果然眞的砍下了一隻左手，赦免了燕如鵬的叛逆大罪。

燕如鵬忽然覺得雙膝一軟，衝前幾步，跪在彭獨公面前，捧起他那隻掉在地上的左手。

「大哥。」燕如鵬覺得咽喉如骨在鯁，半晌才說出三個字：「我錯了……」

彭獨公沉聲道：「知過能改，善莫大焉，起來。」

燕如鵬沒有起來，仍然跪着。

彭獨公冷冷喝道：「我命令你站起來，別忘了，我們還是五隻大鵬，只要五鵬中還有一隻在陽世，霍鷩山就永無安枕之日。」

燕如鵬緩緩站起。

彭獨公忽然又用五鵬家法刀，向自己的左目一剜。

又是一蓬血雨，彭獨公竟將左目剜了出來。

燕如鵬大吃一驚，驚叫道：「大哥，你……」

彭獨公伸手一揮，道：「這一隻左眼，與你無關。」

燕如鵬忽然看見不遠處，放着一口棺材！

他當然知道，這一口棺材是送給霍八太爺的。

彭獨公直到現在才道：「棺材裏躺着的，是老三秦起鵬，我點了他的靈台穴，如鵬，你去替他解開。」

燕如鵬依言走到棺材邊，將秦起鵬扶起，然後解開他的穴道。

彭獨公又再道：「這一隻左眼，是我用來赦免秦三莊主死罪的，有誰反對，可以對我說。」

秦起鵬瞪大了眼睛，幾乎不相信那是事實。

然而，這是事實，千眞萬確的事實。

× × ×

霍八太爺在公爵堡中，將彭獨公斷臂剜目赦免兩人死罪的事，全部看得清清楚楚。

他忽然覺得背上有點濕冷的感覺。

彭獨公果然是一個厲害的强敵。

無論是誰，能够爲了兩位盟弟而斷臂剜目，都一定是個十分厲害的角色。

他心裏不能佩服彭獨公。

但他的臉上，却不斷地發出輕蔑的笑意！

他心裏佩服，臉上却不能露出佩服之色。

因爲他的身旁，已集合了公爵堡的全部精英高手。

他不能讓自己門下的人，知道自己佩服彭獨公。

他甚至大笑着罵道：「老子一向以爲彭大莊主是個聰明人，誰知道竟然是一條蠢羊牯。」

鬼刀勾璇也笑着道：「一條又跛又瞎的老羊，帶着二三百頭猢猻子，就想來進攻公爵堡，倒也妙事。」

霍八太爺忽然表情變得很嚴肅，鬼刀勾璇原想還再說幾句的，但現在已說不下去！

他不說，霍八太爺就開口了：「這條老羊雖然又跛又瞎，但他帶着的並不是猢猻子。」

每當霍八太爺表情變得很嚴肅的時候，就沒有任何人敢再亂說話。

因爲如果在霍八太爺心情暴躁的時候，還胡說八道，很可能會給他連舌根都拔掉。

這絕不是誇大其辭，在公爵堡中，有幾個啞吧，就是因爲亂講說話，而被霍八太爺弄斷舌根的。

但段飛鷹却例外！

因爲這個年青人根本就天不怕，地不怕。

他在五鵬山莊外，將秦起鵬弄得四面楚歌之後，又騎着快馬回到公爵堡。

他在公爵堡的地位，似乎已高過了七擊侯！

甚至連鬼刀勾璇見到了他，也是恭恭敬敬的，好像除了霍八太爺之外，便輪到了這個原本藉藉無名的段飛鷹。

沒有人敢不服。

即使心中不服，表面上也絕對不敢不服。

霍八太爺面前的大紅人，有誰敢得罪他？

現在，霍八太爺表情變得嚴肅，連勾璇都不敢再開口了，但段飛鷹却淡然道：「雖然五鵬山莊的不是猢猻子，但也決不是二三百隻大老虎。」

霍八太爺面色有點不好看，道：「你敢小覷五鵬山莊？別忘了驕兵必敗，老子不想公爵堡的人，個個都變成過份自信，過份驕傲的驕兵。」

段飛鷹道：「這個當然，最少，律蓋山就是死在驕傲這兩個字之下的。」

提起了律蓋山，霍八太爺不禁心中一陣絞痛。

他雖然賦性兇狠殘酷，但他仍有充滿人性感情的另一面。

他對於七擊侯的每一個人，都貫注了不少濃厚的感情。

律蓋山死了之後，他幾乎每天都到墳前看他。

每一次到墳前，霍八太爺都重複着自己的誓言。

「必殺司馬血，爲你報仇！」

現在，彭獨公來了。

司馬血是否也已經同在一起？

× × ×

公爵堡外，一片寧靜。

雖然這裏有幾百個人，但連半點聲響也沒有。

大地一片漆黑。

但黎明已將至。

每一個人都在等候。

既等待黎明。

也在等待最後的決戰。

× × ×

龍城璧倚臥在一棵大樹下。

他手中無酒，也不想喝酒。

司馬血却索性躺在那口棺材上面。

他手裏有一罎酒，而且酒罎裏的酒已快喝光。

這兩個人，是幾百人中態度最散漫的兩個。

因爲他們並不是五鵬山莊的人。

而這兩個人本來就是如此散漫，如此放蕩不羈的年青人。

龍城璧忽然站了起來，走到司馬血面前。

司馬血喃喃笑道：「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龍城璧嘆道：「江湖上的戰爭，雖然比不上戰場上千軍萬馬那種驚天動地的場面，但慘烈殘酷之處，却往往有過之而無不及。」

司馬血道：「你以爲我在這個時候喝



酒，是因爲心中害怕？」

龍城璧淡笑道：「你並不是害怕，而是瀟洒。」

司馬血笑道：「有人形容我冷酷無情，也有人說我是個只會殺人的木頭人，但從沒有人說我瀟洒。」

龍城璧道：「但你的確很瀟洒，因爲你已逐漸在改變。」

司馬血動容道：「改變？」

龍城璧點點頭，道：「其實天下間每一個人，每一天都在改變，有些人改變得快，有些人改變得慢，但無論是誰，都會變。」

不錯，有一種人會越變越壞。

但也有一種人會變好。

司馬血忽然道：「霍八太爺爲甚麼還不出來？彭獨公又爲甚麼不攻進去？」

龍城璧略一沉吟，道：「他們都在等待機會，因爲這一戰足以決定雙方二十年來鬥爭的成敗存亡，實在是一場非同小可的大戰。」

司馬血道：「照你的估計，勝利將會屬於公爵堡，抑是五鵬山莊？」

龍城璧搖搖頭，忽然長長嘆了口氣。

司馬血並不愚笨，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兩虎相爭，兩敗俱亡。

這種例子，在江湖上可謂屢見不鮮，而且每天都在不停地發生，不停地上演。

人類一方面渴望和平。

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停地製造紛爭，製造死亡與流血的悲劇。

龍城璧看着東方山巒雲層掩伏，天色已快亮了。

× × ×



司馬血把棺木向霍八太爺拋去，勾璇躍出飛足踢碎棺木。

晨曦。

公爵堡的大門，突然打開。

一百三十二個黑衣武士，整齊地列隊而出。

另外十二名壯漢，分別每人抬出一張大椅，其中還有最大的一張虎皮交椅。

那當然就是霍八太爺的寶座。

龍城璧冷冷道：「好大的氣派。」

這個時候司馬血剛喝完酒罎裏最後一口酒，覺得頭腦比任何時候都更清醒。

多數人在喝完一罎酒之後，頭腦都會變得有點糊塗。但司馬血却剛好相反。

他當然不會忘記，自己在十幾天前，曾在金骰子賭坊殺了血霞侯律蓋山。

霍八太爺一定會恨自己入骨。

他一定會想盡辦法，替律蓋山復仇。

司馬血想到這裏，不禁輕輕撫摸着他躺着的那口棺木。

燕如鵬突然走過來，對司馬血道：「這口棺木是霍驚山的，你別鳩佔鵲巢。」

司馬血大笑，道：「這種東西，我當然不會喧賓奪主，且待我把它送到霍八太爺的寶座上去。」

說着，翻身跳下棺木，左手輕輕一托，竟然將棺木托在膊上。

然後，他就托着棺木，來到那張最大的虎皮交椅前，運勁一拋。

棺木重達二百餘斤，這一拋之力，實在驚人之極，如果拋個正着，那張虎皮交椅勢非被撞成稀爛不可。

倏地，一人從交椅後搶身而出，怒喝道：「放肆。」

眼看棺木已將拋到交椅前不足半丈，那人竟然竄身揮拳將棺木擊穿一個大洞。

然後，又再加上一脚。

好威猛的拳頭，更威猛的脚力。

整口棺木，突然就像碰到了一塊大岩石一樣，四分五裂，被踢成碎塊。

司馬血臉色一變。

想不到公爵堡裏隨隨便便冒出了一個人，他的拳脚功夫便竟然如此厲害。

「你是誰？」司馬血問那人。

只見那人年約四十五六，是個長相十分斯文的中年秀才。

中年秀才冷冷道：「在下勾璇，你就是殺手之王司馬血？」

司馬血道：「原來是鬼刀勾璇，有閣下在此，我又豈敢妄自菲薄，自認殺手之王？」

勾璇大笑道：「很好，總算你還有自知之明。」

司馬血忽然指着棺木碎塊，道：「這口棺木是霍八太爺百年歸老之後必須要用的，你竟然將之毀爛，這件事，你如何交待？」

勾璇冷笑道：「可惜現在要死的並不是霍老爺子，而是你！」

司馬血微笑着，悠然道：「誰死誰活，在未動手之前，你又豈能就此肯定？」

勾璇忽然拿出鬼刀，揚了一揚，道：「這是鬼刀，天下間獨一無二的鬼刀。」

語音微頓，突轉厲聲喝道：「今天你就是鬼刀之下十年來第一隻刀下之鬼！」

鬼刀雖然細小，但名氣之大，却早已響徹大江南北，不知多少綠林豪傑，成名英雄，俱喪身於這柄細小無比鬼刀之下。

盛名之下無虛士。

鬼刀勾旋，當然絕非不學無術，只靠招搖撞騙技倆來虛張聲勢之輩。

寒芒驟閃，鬼刀巳出招。

司馬血暴喝擊劍，封住鬼刀攻進的方位。

勾旋怪嘯一聲，身形掠起，人如天馬行空，半空中鬼刀一招八式，分從八個部位由上而下，直罩司馬血的死穴。

司馬血右膝一曲，蜷身滾起，斜退七尺。

勾旋大笑，道：「殺手之王的滾蛋功夫，果然出類拔萃，非同凡響。」

笑聲中，司馬血突然長身飛躍，竟反而躍在勾旋的頭頂之上。

龍城璧忍不住高聲喝采道：「好俊的輕功。」

勾旋背對司馬血，耳聽風聲，突然手中鬼刀甩手，向司馬血咽喉激射。

這是勾旋成名三大絕招之一的「流星追魂刀」。

鬼刀去勢如流星，而且方位奇準，眼看司馬血立刻就要變成刀下之鬼。

誰知道司馬血竟似巳料到勾旋有此一着，當鬼刀激射而至之際，便巳看準來勢，一劍將鬼刀從咽喉不足六寸之遙擊落。

勾旋突擊失手，臉色微變。

但剎那間，勾旋又再施展毒招，撒出一蓬毒針。

司馬血身在半空，能夠擊落勾旋的鬼刀是難能可貴，這一蓬毒針緊隨而發，看來司馬血巳難再有閃避的餘地。

然而，司馬血畢竟是天下間獨一無二的殺手之王。

別人不能閃避的毒針，他偏偏就能有本領閃避開去。

他居然在半空之中，再凌空翻一個跟斗。

這一手功夫，的確令人吃驚。

江湖上有所謂「節節高升」的功夫，能夠在半空之中運勁，再使身體向上挪升幾步。

但能夠在半空之中再翻跟斗，顯然又比「節節高升」困難上不知若干倍。

那一蓬毒針，同時在司馬血的背下飛過。

司馬血避過毒針，勾旋巳將鬼刀拾回，左手握刀，颼聲向司馬血直刺。

這一刀的速度，比離弦箭矢更快。

司馬血身在半空，形勢顯然非常的不利。

但幸好他手中有劍。

而且是一柄鋒利無比的碧血劍。

劍雖薄，出招卻竟勢逾雷霆。

誰也想不到，司馬血竟然在那短短的一剎那間，能夠轉過身子，在半空中反擊出凌厲無比的一劍。

鬼刀雖快，但碧血劍更快。

× × ×

霍八太爺現在巳悄悄地坐在那張虎皮交椅之上。

他在看勾旋怎樣結果司馬血的性命。

但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霍八太爺的眼瞳忽然緊緊收縮。

他發現勾旋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其實，勾旋的鬼刀，並不比司馬血的碧血劍慢。

但鬼刀却畢竟比碧血劍短小得多。

勾旋從不嫌鬼刀短小。

相反地，他認爲鬼刀越短小，越能發揮自己刀法上的威力。

可惜這一次，他的對手是司馬血。

他的鬼刀實在太吃虧了。

然而，勾旋是否就此敗落，甚至會死在司馬血的劍下？

不！敗落的居然是司馬血。

× × ×

勾旋果然是個老奸狡猾之輩。

他左手握刀向司馬血直刺，原來竟然就是引誘司馬血在半空發劍。

勾旋根本無意用鬼刀與司馬血硬拚。

就在司馬血劍尖巳刺向勾旋心臟的一瞬間，勾旋突然像死屍般倒下。

他倒下來的速度，竟然能夠比司馬血的劍勢還快！

司馬血一劍刺空，巳知不妙。

但他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剛倒下了的勾旋竟然能夠又再在短短的剎那間躍起。

然後，又是一蓬毒針飛射而出。

在這個情況下，沒有人能避得開這第二次的毒針。

即使司馬血，也同樣不能。

但司馬血避不開這蓬毒針，却能憑劍氣將毒針震跌。

這比起閃避的功夫，更難一籌，但司馬血辦到了。

可是，司馬血的形勢並未因震跌毒針而轉劣爲優，因爲勾旋的鬼刀，又再捲土重來。

這一次，才是勾旋眞正的出擊。

而且這一擊絕對致命，沒有任何人能夠在這柄鬼刀，這一招之下活命的。

因爲這一次勾旋的鬼刀，是刺向司馬血的太陽穴。

這兩人交手，其實還未滿十招，但其中變化之多，形勢之凶險，巳遠比別人交手一百招尤爲過甚。

勾旋這一刀，是志在必取司馬血的性命。

但忽然一柄金刀，從天而降，將勾旋的鬼刀擋住。

勾旋殺性大起，不顧來者何人，依然向司馬血進襲。

因爲勾旋巳逼近了司馬血，而勾旋的鬼王七腿功夫，也同樣和鬼刀一樣，具有極大的殺傷力。

一聲悶響，司馬血吃了一記鬼腿。

幸而這一腿所踢的地方，是司馬血的肩部，如果是踢在要害的話，他巳必死無疑。

司馬血只覺得肩頭一陣劇痛，他的肩骨顯然巳經斷了。

勾旋還想再來一腿，但那柄金刀又再畢直揮下，逼得勾旋唯有收腿自保。

勾旋退開三尺，冷笑道：「秦起鵬，你畢竟是個儒夫，你不敢反叛彭獨公反到底了？」

手持金刀，力逼勾旋放開司馬血一條生路的，就是五鵬山莊的三莊主秦起鵬。

× × ×

秦起鵬手裏的金鵬刀，金光四射，而且充滿殺氣。



他的目光，也和刀鋒上的殺氣同樣逼人。

勾旋又再冷笑一聲，道：「你現在又再是中原五鵬的老三，而不是背叛彭獨公的叛徒了？」

秦起鵬淡淡道：「我們兄弟之間的事，也不必閣下多加費心，殺光了公爵堡的人之後，秦某自會再向彭大莊主謝罪。」

勾旋突然大笑，道：「你處心積慮多年的計劃，現在巳經烟消雲散，你不死，活着又還有甚麼意思！」

秦起鵬冷笑，道：「現在是你死還是我死，尚是未知之數。」

勾旋正想回敬幾句，忽然身後兩人縱身而出，大笑道：「久聞秦三爺乃中原五鵬裏刀法最狠最絕的一位，不如讓咱們兄弟來領教領教。」

勾旋笑道：「祖一侯與蔡二侯兩位親自出馬，那當然最好不過……」

奸笑聲中，勾旋退下。

越步而前的，赫然正是七擊侯裏的屠鵬侯祖開山，和神劍侯蔡平山。

論輩份，這兩個人都在秦起鵬之後。

所以，他們雖然聯手齊出動，却也沒有人說是以多欺少。

秦起鵬更加不在意對方的人數是多是寡。

因爲他的性命，本來早就應該完結。

他想不到彭獨公竟然甘願以一隻左眼，來赦免自己的叛逆大罪。

他雖然野心勃勃但他總還是一個人。

一個有血有肉，也有良知的人。

現在，他巳和燕如鵬一樣感到後悔。

也許直到現在，他們才發覺到彭獨公並不是個自私者。

自私自利者，絕不會犧牲自己的一手一目，來赦免兩個反叛者的死罪。

× × ×

祖開山是七擊侯裏年紀最大的一個。

他今年巳四十一歲。

而蔡平山，雖然巳是七擊侯裏年紀最大的第二位，但他才二十九歲，比祖開山年輕了十二年。

雖然，祖開山和七擊侯的其他六位一樣，只學到了公爵七擊劍的七份之一，但江湖上的每一個人都知道，祖開山的劍法比其他六人高出甚多。

因爲雖然彼此同是僅練了一招劍法，但祖開山的內力與臨敵經驗，皆遠勝其餘六人，而且霍八太爺還另外傳授了不少拳脚上的功夫給他，所以，祖開山實際上巳不啻是七擊侯裏的代表人物。

祖開山之所以被封爲屠鵬侯，因爲中原五鵬裏的老二姜靈鵬，就是死在祖開山的劍下的。

姜靈鵬的武功，本來絕不在秦起鵬之下。

但祖開山與姜靈鵬動手的時候，姜靈鵬早巳中了一枚毒針。

發射毒針的人，却是寒星侯莫羣山。

寒星侯莫羣山雖然只有二十六歲，但他的七顆寒星絕技，却早巳名動江湖。

七顆寒星雖毒，仍有可救之道，但當祖開山一劍刺穿姜靈鵬的腹臟之後，姜靈鵬却巳立刻是個死人。

面對着祖開山，還有神劍侯蔡平山，兩人雖云同是後輩，但秦起鵬實在不敢看輕這兩人加起來的力量。

不敢看輕是一回事，但秦起鵬一點也不畏懼。

反正這條命巳經是彭獨公從鬼門關裏撈回來的，就算面對着十個祖開山，二十個蔡平山，秦起鵬亦有與他們決一死戰的豪情和勇氣。

× × ×

太陽巳漸漸升起。

晨霧早巳散，但這裏的殺氣却越來越濃。

司馬血斷了肩骨，却還在喝酒。

他帶來的那一罎酒早巳喝完。

現在他喝着的酒，是衞空空馬車上的陳年美酒。

衞空空，天下間獨一無二的偷腦袋大俠衞空空來了！

× × ×

衞空空靜悄悄的來到這個戰場附近，居然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

龍城璧對於衞空空的出現，絲毫不感到詫異。

他只覺得衞空空來得比預料中還快。

衞空空一看見龍城璧，便道：「你要我去查的事，我巳經查過了。」

龍城璧盯着他看了一會，輕聲道：「結果怎樣？」

衞空空道：「段飛鷹的眞實姓名，就是段飛鷹！」

龍城璧「嗯」聲一響，沒有說話。

衞空空道：「但他的劍法，却並不是魔拐劍王親自傳授給他的。」

龍城璧皺皺眉，道：「但那天在小小酒館裏，我可以肯定他第十三招劍法，就是魔拐劍王的絕招雷神霹靂劍。」

衞空空道：「但魔拐劍王早巳在二十八年前逝世。」

龍城璧道：「莫非魔拐劍王另有傳人，而段飛鷹是他的徒孫？」

衞空空搖頭，道：「魔拐劍王沒有收過任何弟子，段飛鷹之所以能夠學到他的絕技，是因爲他得到了一本劍譜之故。」

龍城璧道：「魔拐劍王的劍譜？」

衞空空道：「不錯。」

龍城璧道：「這件事你是怎樣查出來的？」

衞空空悠然一笑，道：「我用最直接的法子去查，找着了魔拐劍王的遺孀鳳琴娘子。」

龍城璧道：「你認爲她的話可靠？」

衞空空道：「絕對可靠。」

龍城璧道：「爲甚麼你如此肯定？」

衞空空道：「因爲她有求於我。」

龍城璧道：「她求你帮助她甚麼？」

衞空空忽然把目光停在遠處。

遠處裏，有一個黑衣青年劍士。

他就是段飛鷹。

衞空空看了好一會，道：「那個總是喜歡穿黑衣的青年想必就是段飛鷹了？」

龍城璧一愕，道：「難道魔拐劍王的遺孀要你把段飛鷹的腦袋偷下來？」

衞空空沉默着，過了很久，才輕輕的說道：「剛好相反，她要我保護他。」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現在我總算明白了，他果然就是魔拐劍王的兒子。」

衞空空道：「不錯，段飛鷹就是魔拐劍王的兒子，而魔拐劍王的名字，就是段南。」

「段南？」龍城璧道：「原來魔拐劍王的名字是段南。」

衞空空道：「魔拐劍王不但在江湖上沒有人知道他的眞名實姓，便連他模樣如何，見過的人也絕不會超過十人。」

龍城璧點點頭，道：「我也聽說過，魔拐劍王是三十年前，江湖上最神秘的人物。」

衞空空道：「現在看來，不但他神秘，連他的兒子段飛鷹，也同樣令到江湖中人感到神秘莫測。」

龍城璧道：「霍八太爺已對他感到疑惑？」

衞空空輕嘆口氣，道：「對段飛鷹感到疑惑的人，又豈止霍八太爺一個。」

× × ×

段飛鷹就像一桿標鎗般，筆挺地站在霍八太爺的左側。而勾漩，則悠閒地坐在霍八太爺的右側。這人都是霍八太爺眼前大紅大紫的人物。

沒有人敢估計，將來霍八太爺這個寶座，將會由誰來承繼。

本來羽絕山是最大機會承繼霍八太爺的地位，但他實在太年輕，而且現在更成爲了霍八太爺的叛徒。

忽然間，龍城璧想起了另一個人。

那就是金骰子賭坊的大老闆彭季霖。

他現在在哪裏？

× × ×

秦起鵬手裏的金鵬刀，雖然比不上龍城璧的風雪之刀，但同樣是一柄名刀。

名刀的意思，通常也代表了是好刀。

不是好的刀不會有名。

而金鵬刀法，比金鵬刀更加有名。

如果你以爲秦起鵬很喜歡殺人，那就錯了。

他雖然曾經有極度强烈的野心，但他並不喜歡殺人。

然而，不喜歡殺人是一回事，秦起鵬殺起人的時候，却比誰都狠，比誰都絕！

「除非不拔刀，一拔了刀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這不但是秦起鵬與人交手的原則，也是一般武林人物不該忘記的原則。

祖開山是七擊侯的老大。

而蔡平山是七擊侯的老二。

這兩個，都是霍八太爺極爲器重的人物。

秦起鵬已決定，要將這兩個霍八太爺最器重的人物，斃於刀下。

秦起鵬的這種想法，也正是祖開山和蔡平山的想法。

而且蔡平山更已急不及待，首先向秦起鵬發劍！

× × ×

蔡平山的劍法才發出，龍城璧便對衞空空道：「這一劍太急躁了。」

然而，蔡平山一劍刺出之後，祖開山忽然像輕烟般轉到秦起鵬的身後。

祖開山沒有出劍，但他的去勢却對秦起鵬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秦起鵬冷笑，對蔡平山刺來的一劍根本不加理會。

因爲他已看穿了蔡平山這一劍，只不過是虛張聲勢。

眞正的殺着，不在蔡平山這一劍，而是背後突如其來的祖開山。

祖開山沒有拔劍，但是却劈出連環七掌！

秦起鵬雖然沒有小覷祖開山，却也沒有料到對方竟然棄劍用掌。

秦起鵬不斷冷笑，右手持劍，左手施展擒拿手法！

秦起鵬一連七式擒拿手，封住祖開山的連環七掌。

蔡平山第一劍虛招被秦起鵬看穿，跟着第二劍却是凌厲無比的穿心劍！

秦起鵬右手金鵬刀轉了個圈子，幻出千層刀浪，翻騰滾滾般向蔡平山攻至。

秦起鵬以一敵二，依然神態從容不逼，十分鎭定。

錚一聲，刀劍交鋒，迸出一蓬燦爛的火花。

秦起鵬刀勢力度沉雄，內力也在蔡平山之上，所以，他整個人紋風不動。

但蔡平山却被震得倒飛七八尺，方始站穩脚步。

祖開山在背後突然大喝一聲，刷刷連發兩劍。

祖開山的劍，終於亮出，而且立刻攻出了兩招拚命的劍法。

只有肯拚命的人，才能施展出拚命的劍法。

在公爵堡中，沒有任何人敢不拚命。

因爲他們臨陣若不拚命，霍八太爺就會要了他的命，絕無轉圜餘地。

所以，即使是祖開山，身爲七擊侯之首，到了這個時候也得施展拚命的劍法。

因爲如果他不拚命，就絕不容易擊倒秦起鵬。

秦起鵬乍聞背後劍聲疾響，頭也不回，反手就是一刀。

劍比刀快。

但刀勢却比劍勢更威猛，刀光已蓋過了劍光。

所以，劍雖快，結果却反而陷入了金刀的天羅地網中。

秦起鵬一聲冷笑，刀勢忽然一變，像是一桿槍般直刺祖開山胸膛。

祖開山抽劍而出，想用鐵板橋的功夫，將刀鋒閃避。

但他也想不到，秦起鵬根本並不是把內力貫注在刀上，這一刀只不過是幌子。

眞正殺着，是撩陰腿！

這一下殺着，雖然歹毒得近乎旁門左道，但却往往能收到最大的效果。

眼看祖開山難逃大禍，忽然間蔡平山已從左首殺上，一劍向秦起鵬腰間橫劈。

這是公爵七擊劍中的第二式：「擊山裂石」！

蔡平山號稱神劍侯，是七擊侯中劍法最好的一個。

除了祖開山之外，其他五侯都不是他的對手。

尤其是這一招「擊山裂石」，幾乎已具有霍八太爺的九成火候。

就在同一刹那間，秦起鵬的人突然躍起，一竄三丈，撲向蔡平山。

直到這個時候，蔡平山才發覺秦起鵬



翻來覆去，其實最後眞正的目標，仍然是要先對付自己。

這一躍之勢，簡直比豹子還敏捷、驃悍。

秦起鵬金鵬刀揮舞着，護住背門，蔡平山的「擊山裂石」已完全打空。

蔡平山覺得整個人在刹那之間全身冒汗。

他只看見秦起鵬的腿，就像從天而降的巨石，重重擊在自己鼻樑之上。

他覺得這是畢生最痛苦和最酸楚的時刻。

蔡平山狂吼，身子突然縮成一團。

秦起鵬一翻身，金鵬刀已砍在他的頸上。

沒有任何人能挨得住這一刀。

蔡平山雖然年青力壯，肌肉結實，也絕不例外。

七擊侯中，又折一人。

× × ×

太陽漸漸升高，氣溫也漸漸升高。

但祖開山却好像冷得在發抖。

他的確是在發抖，但却並不是因爲覺得冷，而是覺得憤怒和恐懼。

祖開山忽然發覺，秦起鵬比起死在他手裏的姜靈鵬可怕得多。

秦起鵬的武功，顯然在姜靈鵬之上。

蔡平山死了，他已沒有信心獨自對付秦起鵬。

霍八太爺自然也已經看出了這一點。

他絕不希望祖開山也和蔡平山一樣，死在秦起鵬的刀下。

所以，他親自出手，對付秦起鵬！

× × ×

霍八太爺的劍，是江湖上最有名氣的一把劍。

公爵劍這三個字，已足可威鎭中原有餘。

再加上霍八太爺的七擊劍，江湖上能攖其鋒者着實寥寥無幾。

但秦起鵬在江湖中的身份，也絕不比霍鷲山爲低。

他畢竟是中原五鵬裏的金刀秦三爺。

祖開山一見霍八太爺親自出馬，不禁鬆了一口氣。

他緩緩退下。

因爲單憑霍八太爺，已足以對付秦起鵬而有餘。

祖開山退下，另一個人却加入戰圈。

這人是燕如鵬。

× × ×

霍鷲山冷冷地盯着燕如鵬，劍鞘裏的公爵劍已拔出。

劍亮彷如厲電，寒光迫人。

這柄劍在霍鷲山手中，從未一敗。

即使是來自峨嵋山千鹿谷的劍叟蕭伏，昔年縱橫天下，號稱第一神劍手，結果亦在公爵劍下俯首稱臣。

霍鷲山盯着燕如鵬，因爲燕如鵬手裏，既無刀劍，亦無其他兵刄。

「燕四莊主，如果你想憑空拳赤手與老夫交手，簡直等如送死。」

燕如鵬居然沒有否認，淡淡道：「我就是存心來送死的，霍堡主，不妨動手試試。」

霍鷲山冷笑道：「放肆！」

燕如鵬道：「燕某本來就是一個放肆的人。」

霍鷲山公爵劍一揮，道：「好，別人一石射二鳥，今日老子却是一劍殺雙鵬，中原五鵬，今日悉數殲於此！」

秦起鵬手中金刀一展，忽然向霍鷲山衝去。「刷」一聲，金刀急落！

霍鷲山沒有閃避，任由金刀向自己胸前砍至。

就在刀鋒即要砍在霍鷲山胸膛一刹之間，霍鷲山的劍突然橫捲過來。

劍勢力度奇猛，竟將沉重刀鋒捲起。

秦起鵬金刀飛舞，連環再劈出三十六刀。

霍鷲山揮劍從容接下，一雙眼睛却不停注意着燕如鵬。

燕如鵬雖然還未出手，但他隨時隨刻都會出手。

所謂旁觀者淸，他站在一旁，而又不動手，顯然是在等待最好的機會才突然發難。

颼一聲，霍鷲山的公爵劍忽然脫手，直射燕如鵬。

劍飛如離弦箭矢。

霍鷲山的身子也快逾流星。

劍到，人亦已到。

燕如鵬忽然面對着一柄飛劍，而且更面對着一個飛衝而至的霍八太爺。

劍能致命，霍八太爺更能致命。

秦起鵬金刀急展追趕，但竟比霍鷲山慢了半步。

燕如鵬本來還在隔江觀火的，但刹那之間却變成了身陷險境，生死之間間不容髮。

忽然間，燕如鵬的人向左疾衝七尺，右肘曲起，左手却撒出三枚黑鵬鏢。

這三枚黑鵬鏢，渾體烏黑，每枚重達三兩三錢三分，鏢上雖然沒有淬毒，但却銳利沉重無比，殺傷力之强在飛鏢中無出其右。

這三枚黑鵬鏢，第一枚擊在霍鷲山脫手飛出的公爵劍劍尖之上。

嘡一聲響，公爵劍去勢被阻。

但霍鷲山的反應，可謂快速到了極點，立刻左手一撈，又將劍撈在手內。

燕如鵬緊接而來的兩枚黑鵬鏢，分別擊向霍鷲山的眉心和咽喉兩大要害。

但霍鷲山竟然毫無忌憚，伸手接鏢。

鏢快，霍鷲山的手更快。

兩枚黑鵬鏢，居然都被霍鷲山接下。

然後，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之內，霍鷲山將這兩枚黑鵬鏢，向正揮刀趕至的秦起鵬激射。

秦起鵬關心燕如鵬的安危，此刻竟已有不顧一切的姿態。

雖然秦起鵬曾一度與燕如鵬弄得並不愉快，但現在一切已成過去。

這兩枚原本是射向霍鷲山的黑鵬鏢，突然在如此短的距離之內變成向秦起鵬激射，這一點，顯然是每一個人都難以想像得到的。

秦起鵬的反應，也不算慢，「嘡」一聲響，第一枚黑鵬鏢已被金刀擊落。

可是，還有第二枚黑鵬鏢！

秦起鵬突然瞪大了眼睛，整個人僵立着。

因爲第二枚黑鵬鏢，已釘在他的鼻樑上！

× × ×

就在這一瞬間，彭獨公已身如巨鳥飛掠，用他唯一的右臂抱住秦起鵬。

「三弟！」彭獨公的聲音，沙啞而蒼涼，但他的手仍然十分穩定。

秦起鵬露出了慘淡的笑容：「大哥……別讓如鵬再遭毒手……」

彭獨公的臉泛起一陣陰影，帶着種痛苦和憤怒的神色。

霍八太爺盯着他，這兩個大對頭的決鬥已逼近眉睫。

這一戰，將會在近百年武林歷史之上，寫下最引人觸目的一頁。

霍八太爺與彭獨公，都是江湖上的武學大宗師，時下頂尖兒的一等一高手。

此戰無論是誰勝誰敗，都一定會令人永遠難忘，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 × ×

燕如鵬的手裏，已再扣住了三枚黑鵬鏢。

但他沒有出手。

也不敢出手。

因爲他已經知道，就算再發三千枚黑鵬鏢，都未必能將霍驚山擊倒。

霍驚山仍然活着，但秦起鵬却反而死在自己的黑鵬鏢下。

燕如鵬的臉，已因爲這件事而變成灰色。

如果霍驚山繼續出劍，他無疑必敗。

不但必敗，而且必死。

霍八太爺劍下唯一倖免不死的，只有鹿谷劍叟蕭伏。

但那時候的蕭伏，狀態已達巔峯，而他的劍法顯然應該在燕如鵬之上。

現在，唯一能够對付霍驚山的人，似乎就只有彭獨公一個。

但彭獨公在不久之前，自斷左手左目，新傷未癒，元氣必已受損。

霍驚山當然看出了這一點。

每一個人都看出這一點。

在這個時候跟彭獨公交手，實在是大佔便宜之極。

常言有道：「君子不乘人之危」。

但霍驚山從來不是個君子。

以前不是君子，現在以至將來也絕不會是君子。

霍驚山曾說過一句名言：「君子就是傻子。」

有便宜而不佔，不是傻子是甚麼？

公爵劍的劍尖，已直指向彭獨公。

突然間，他聽見一個冰冷的聲音：「除了我之外，誰都不准殺彭獨公。」

霍驚山緩緩轉身望去，說這兩句話的人，當然就是段飛鷹。

段飛鷹不但聲音冰冷，連一雙眼睛都冷得像冰。

霍驚山乾笑一下，道：「段老弟，現在你已有把握面對面殺彭獨公了？」

段飛鷹冷冷一哂，道：「當然有絕對把握。」

霍驚山的臉突然沉下道：「如果你想活過三十歲，最好就別再得罪兩個人。」

段飛鷹道：「這兩個人就是你和彭獨公？」

霍驚山臉色一寬，道：「你果然聰明，看來你一定能活過一百歲。」

段飛鷹搖頭，冷笑道：「我不要活到一百三十歲，甚至能否活到三十歲都不成問題，最主要的還是那句老話：我要殺彭獨公，除了我之外誰都不能沾手。」

霍驚山面色變了變。

他忽然咬牙切齒地咆哮起來，大聲道：「好！老子就不沾手，看你還能把彭獨公怎樣？」

他一面說，一面走回到那張虎皮交椅上，霍聲坐下。

段飛鷹已面對着彭獨公。

他眞的是想殺彭獨公嗎？

× × ×

在彭獨公右手扶持着的秦起鵬，已經嚥了氣。

彭獨公當然不會忘記他最後的一句說話。

別讓燕如鵬再遭毒手。

他很慶幸，而且感到安慰。

不論五鵬山莊今戰是勝是負，是生是死，但最少他們是兄弟之間的感情，已得到了完整的復合。

人誰無過？

彭獨公原諒了秦起鵬和燕如鵬，他寧願死在公爵堡前，也不願意自己的兄弟死在自己的懲罰下。

秦起鵬勇戰而死，臨死前只關心盟弟燕如鵬的安危，對於羽絕山，反而隻字不提。

羽絕山是秦起鵬的兒子。

只可惜却是個私生子。

在那個時代，私生子幾乎是毫無地位可言的。

結果，羽絕山姓羽，是跟母親羽三娘爲姓，秘密地隱居在窮村僻壤之中。

現在，誰都不知道羽絕山的下落。

他究竟還有甚麼的打算？

秦起鵬死後，燕如鵬揹着他的屍體，靜靜地放在一棵老樹下。

而彭獨公，却面對着段飛鷹。

「你爲甚麼想殺我？」彭獨公道。

段飛鷹的聲音冰冷：「不爲甚麼，只因爲你是彭獨公，我討厭這三個字，更討厭你這個人。」

彭獨公道：「我們有仇？」

段飛鷹冷笑道：「不必廢話看劍。」

彭獨公眉頭一皺，脚尖一挑，將秦起鵬遺在地上的金鵬刀挑起，撈在手中。

現在，連他都感到有點迷惘。

段飛鷹心裏眞正想殺的人，究竟是霍驚山還是自己？

按照他倆訂下的計劃，段飛鷹要對付的人，是霍驚山，但爲甚麼到了這個時候，他仍然堅持着要殺自己？

難道段飛鷹果然是爲了要殺自己而來的？

否則，他何以還不動手去殺霍驚山。

而霍驚山也是條老狐狸了，如果段飛鷹眞想殺他，他又豈會看不出他的計謀？

但彭獨公仍然不相信段飛鷹眞的想殺自己。

因爲段飛鷹在峨嵋山千鹿谷殺蕭伏的時候，彭獨公也在那裏。

當然，段飛鷹並不知道彭獨公竟然會



在那裏。

原來彭獨公在十餘年來，一直希望得到蕭伏的鹿影無聲劍譜。

彭獨公認爲，如果自己的武功，能够再配合上鹿影無聲劍的招數，霍驚山一定必敗無疑。

所以，他一直不斷游說蕭伏，希望蕭伏肯將鹿影無聲劍譜交出。

但蕭伏不肯。

彭獨公也眞有耐性，每逢秋涼時候，他總會不遠千里，到千鹿谷去找蕭伏。

那一天，段飛鷹在千鹿谷中劍殺蕭伏的情形，他剛好來到，看得一清二楚。

段飛鷹在蕭伏面前露了幾手之後，曾問蕭伏：「這劍法能否殺霍驚山？」

這句說話，彭獨公當時聽得再清楚也沒有。

直等到段飛鷹殺了蕭伏之後，彭獨公方始覺得自己很笨。

他想不到蕭伏竟已毀劍，變成了一個廢人。

一個像蕭伏這樣的劍術大豪，劍毀也就等於人亡。蕭伏雖然沒有死，但十多年來已和死人沒有甚麼分別。

哀莫大於心死。

劍毀，心也已毀。

人雖活着，又還能有甚麼作爲？

如果彭獨公早知蕭伏已成爲一個廢人的話，他一定會用强逼的手段，來對付蕭伏，要他交出鹿影無聲劍譜。

但他一直不敢這樣做法。

他對蕭伏，一直存有忌憚之心。

段飛鷹殺了蕭伏之後，彭獨公在蕭伏的屋子內外，搜索了三天。

結果，他終於在一口枯井旁一塊厤石下，挖出了一個玉瓶。

玉瓶外貼着一張小小的黃紙，上面寫着六個龍飛鳳舞般的草書：「鹿影無聲劍譜。」

彭獨公弄開瓶塞，玉瓶裏盛放着的却是一團碎灰。

原來蕭伏自昔年一敗之後，不但毀了神鹿劍，連鹿影無聲劍譜，也一起燒成了灰燼。

一代劍豪，就此陪着斷劍殘書，度過了十六年。

## 人硬如鐵　血冷如冰

段飛鷹要殺的人，應該是霍驚山。

但現在他却在和彭獨公交手。

而霍驚山却像是皇宮裏的貴族，舒服地坐着觀看他的武士在決鬥一樣。

彭獨公雖然沒有得到鹿影無聲劍譜，而且剛剛還自斷一手一目，但他的刀法，仍然是天下一絕。

彭獨公既知段飛鷹並非要殺自己，當然不會施用殺着。

但段飛鷹的劍，却竟是絕不留情，每一招每一式，都向彭獨公的要害襲擊。

彭獨公認爲覺得大不對勁。

段飛鷹並不是在演戲給霍驚山看，他眞的是想取自己性命！

× × ×

彭獨公被段飛鷹出賣了。

段飛鷹的劍招，越來越瘋狂，越來越精狠辛辣。

彭獨公雖然刀法厲害，但由於開始時並不爲意，竟給段飛鷹有機可乘，取得絕對的上風。

段飛鷹的劍來得眞快。

只聽劍鋒破空聲响，彭獨公便已知道段飛鷹是全力進攻！

他沒有退避，獨臂揮刀咬牙迎前。

他畢竟是名震天下的五鵬之首，豈肯在一個無名小子的劍下示弱？

劍風呼嘯。

刀光的圈子却越來越縮小。

周圍的空氣，都似乎已被這一刀一劍的殺氣所凝結，連龍城璧也不禁看得眉頭大皺起來。

段飛鷹能够如此順利便混進了公爵堡，而且還成了霍八太爺座前大紅大紫的人物，其中恐怕還會大有文章。

段飛鷹這條計策，是極其高明的計中計。

彭獨公一世精明，居然也被段飛鷹瞞過。

段飛鷹擺明態度說要殺彭獨公，聰明的人總會以爲他根本是故弄玄虛。

沒有人會相信，他眞正的目標是彭獨公。

但他實在的確欲置彭獨公於死地。

這是一門極其玄妙的學問。

名堂就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在此虛虛實實之間，永遠都不會被人捉摸得到的策略，就是最成功的策略。

現在，彭獨公已成爲了段飛鷹劍網下的一條大魚。

彭獨公竭力掙扎。

他雖然憤怒，但絕不激動。

因爲現在是生死關頭的時候，激動只會帶來慘敗，而絕不會帶來勝利。

只可惜他前段實在失地甚多。

他的每一處要害，現在都已籠罩在段飛鷹重重劍網之下。

段飛鷹劍勢越展越急，雷霆電閃般刺出二十七劍。

彭獨公再退三步，身形左閃右避，手中金鵬刀竟然無法反攻，只有招架之力。

「果然後生可畏！」彭獨公大叫一聲，左肩已中了一劍。

這一劍的傷勢，雖然並不太重，但却已令彭獨公鮮血如泉湧出。

彭獨公已失血甚多，雖然事後即服補氣靈丹妙藥，仍然損耗元氣不少。

現在肩頭再度受傷，氣勢難免又再衰弱一點。

段飛鷹神態猙獰，一張臉並不因急劇運劍而轉紅，反而變成煞白之色。

龍城璧越看越不對勁，不再猶疑，立刻迎風飛出，抽刀向段飛鷹欺身搶進。

但段飛鷹的第二劍，又已刺進了彭獨公的腹部！

× × ×

彭獨公突然脫口道：「你……是魔拐劍王的甚麼人？」

段飛鷹冷笑，手一翻，封住了龍城璧欺身搶進攻來的一刀。

彭獨公連番受創，尤其是腹中一劍之傷，極爲嚴重，此刻已連站都站不穩。

兩個紅衣武士連忙扶着彭獨公。

彭獨公喘着氣，燕如鵬立刻急急為他治療傷勢。

彭獨公搖着頭，道：「不必了……這一劍已刺入了腸臟，縱然集天下神醫於此，也將無能為力……」

說着，重重一咳。

咳出來的都是血。

彭獨公已變成了一個血人。

垂死的血人。

但彭獨公還有一顆續命金丹。

他將金丹吞下，這顆金丹，將會使他死亡的時間延長兩個時辰。

兩個時辰在一生數十載中，只不過是彈指即過的一刹那。

但人若能在臨死時將性命延長兩個時辰，這兩個時辰也許比兩年還更加重要。

五鵬山莊的生死安危，豈非也在這兩個時辰之內，即將有所決定。

彭獨公雖然出師未捷便身受重傷，但他仍不氣餒。

他早已將五鵬山莊的每一個人，訓練成為「鐵卒」。

只有鐵般堅强的意志，才能戰至最後一兵一卒。

他深信五鵬山莊能够戰至最後一刹那，流盡最後一滴血。

他服下續命金丹，就是要看五鵬山莊的「鐵卒」，怎樣去對抗公爵堡。

他不但在看，而且還要指揮一切。

彭獨公的確是一個意志堅强，而且具有非常威儀的人。

這種人無疑是天生的首領，而首領永遠都是習慣指揮別人的。

彭獨公的生命已燃到最後一點火花，但他仍在指揮他的部屬。

而且還和平時一樣，指揮若定。

× × ×

龍城璧的行動，敏捷而矯健，他的風雪之刀已快得不能再快。

但他仍然遲了半步。

彭獨公已中了致命的一劍。

龍城璧感到憤慨，也感到慚愧。

因為彭獨公是他父親龍隱的金蘭兄弟，但他却未能在最危急的時候，挽救彭獨公。

段飛鷹的確是一個可怕的殺人者。

你明明以為他不會殺彭獨公，他偏偏就殺給你看。

至於衛空空，更加感到啼笑皆非，段飛鷹的母親再三叮囑，要他好好保護段飛鷹，但現在情況看來，段飛鷹根本不需要任何人的保護。

如果衛空空去「保護」他，就等如是去保護一隻正在噬咬別人的豺狼，不單止滑稽，而且簡直跡近乎荒謬。

所以，龍城璧去對付段飛鷹，衛空空絕無「保護」段飛鷹之意。

段飛鷹見龍城璧闖過來，不禁冷笑道：「龍朋友，即使你不找我，我遲早也會找你。」

龍城璧沉下了臉，道：「段飛鷹，我承認看錯了你。」

段飛鷹看着他，淡淡說道：「你看錯了那一點？你以為憑我的劍法根本就殺不了彭獨公？」

龍城璧搖搖頭，冷冷道：「在小小酒館那天，我以為你即使不是一個君子，也決不會是個卑鄙的小人。」

段飛鷹忽然大笑：「我本來就不是君子。」

龍城璧道：「你不但不君子，而且比任何一個小人更卑鄙齷齪。」

段飛鷹道：「你錯了，我要殺的人，本來就是彭獨公，而且，我早已言明在先，並非用見不得光的偷襲手段。」

龍城璧沒有反駁，手裏的風雪之刀輕輕一幌。

他並非沒有說話可以反駁段飛鷹，而是不屑跟他講太多的說話。

風雪之刀本就是充滿殺氣的利器。

現在刀上的殺氣更濃厚了。

段飛鷹獰笑着，白白的臉上帶着惡毒而危險的表情。

霍鷲山坐在虎皮大椅上，看着這兩個正在對峙着的年青高手。

他忽然有種感覺。

自己是不是已經老了？

× × ×

一陣秋風，從林間吹過。

突然間，秋風中，傳來一片清脆的琴聲。

琴聲錚錚，曲調悠和悅耳，然而頃刻之間，却又令人彷佛覺得有一種幽怨肅殺之意。

霍鷲山面色一變，忽然拍椅怒罵道：「是甚麼烏龜王八，在此亂奏鳥琴！」

琴聲被霍鷲山一喝，果然停止下來。

霍鷲山又大聲道：「奏琴的傢伙給我滾出來！」

這裏畢竟還是霍鷲山的地方，而這個主人的威風向來就不小。

過了片刻，林中果然出現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手抱紫鳳琴的婦人，大概五十來歲。

衛空空一見之下，不禁為之動容。

因為這個婦人，就是段飛鷹的母親，也就是魔拐劍王的遺孀鳳琴娘子。

× × ×

魔拐劍王是昔年叱咤風雲的武林大豪，而鳳琴娘子也是當世武林公認的絕色美人。

雖然歲月無情，鳳琴娘子容顏已老，但她當年驚世絕俗的風華，依稀仍然留在臉頰之上。

霍鷲山沉着臉：「老子最討厭就是嚕嚕嗦嗦的婦人，咱們正在拚命，妳彈琴彈得不是時候！」

段飛鷹忍不住道：「老爺子，她是我的母親！」

霍鷲山兩條濃眉打了個結也似的，冷笑道：「我知道。」

段飛鷹眼睛裏發出兩道寒芒：「既然你已知道，就該對她客氣一些。」

「對她客氣一些？」霍鷲山突然狂笑，笑聲响徹雲霄：「你要我對一個只會彈琴的老婊子客氣一些？」

段飛鷹的臉色倏地變成血紅之色。

那是一種極度憤怒的紅色，整張臉都像是漲滿了鮮血。

龍城璧從未見過一個人的臉，會在忽然之間紅得那樣令人可怕。

霍鷲山突然又收斂了笑容，表情變得很嚴肅：「段飛鷹，你現在終於露出眞面目了，你不但要殺彭獨公，甚至連老子也想一併幹掉！」



段飛鷹並不否認：「我本來眞正要殺的人，第一個就是你！」

霍鷲山的臉色漸漸變得陰沉：「第一天你混進本堡的時候，老子便已看出你是想來殺我的兔崽子！」

段飛鷹冷哼一聲道：「既然你已看出我想殺你，為甚麼還不動手將我除掉？」

霍鷲山嘿嘿一笑，道：「我要除掉你，只不過是指顧間的事，怕你還能逃得上天？」

段飛鷹忽然轉過臉，對龍城璧道：「你現在還是不是想立刻殺我？」

龍城璧望了望霍鷲山，然後回刀入鞘，對段飛鷹道：「你和霍八太爺有血海深仇？」

段飛鷹道：「你應該看得出。」

龍城璧盯着他的臉：「令尊在二十八年前病逝之說，莫非實在另有文章？」

段飛鷹冷笑道：「先父不是病逝，是給霍鷲山用毒藥毒死的！」

龍城璧道：「你為甚麼不改名易姓，仍以段姓混進公爵堡？」

段飛鷹的臉一下子又變成蒼白：「我何必不自稱姓段？先父昔年行走江湖數十年，從沒有人知道他的眞名實姓。」

龍城璧道：「你敢肯定霍八太爺也不知道令尊乃姓段？」

段飛鷹截然道：「當然敢肯定！」

霍鷲山突然狂笑，說道：「你錯了，你父親姓段名南，江湖上沒有人知道，但老子却在三十多年前，便已知道得清清楚楚！」

「段南」二字一出口，段飛鷹已可感覺得到，自己雙眉之間已開始在冒汗。

霍鷲山的笑聲突又停頓，聲音也漸漸變得低沉嚴肅：「老子劍下，從不殺無名之輩！」

霍鷲山此言一出，段飛鷹立刻厲聲道：「你殺我父，並不是用劍，你的劍法根本就打不過他！」

霍鷲山好像沒有聽見似的，喃喃道：「魔拐劍王算是個甚麼東西，老子那一樣不比他强？」

他說着這兩句話的時候，一雙眼睛竟然是畢直射向鳳琴娘子的。

龍城璧忽然輕輕嘆了口氣。

霍鷲山和鳳琴娘子之間，究竟曾有甚麼瓜葛？

× × ×

鳳琴娘子一直沒有說過半句話。

即使霍八太爺罵她是個只會彈琴的老婊子的時候，她都沒有說出半個字。

直到現在，她終於幽幽的嘆息了一聲，道：「三十年了，連亞南都已死了二十年，想不到你仍然固執至此。」

霍鷲山瞪着眼，道：「究竟是我固執，還是妳更固執一些？」

鳳琴娘子嘆道：「無論究竟是誰的錯，你終歸殺了亞南，你現在面對着的，就是魔拐劍王的唯一兒子，你若要斬草除根，就在今日。」

段飛鷹冷冷道：「我要為先父報仇，也在今日。」

霍鷲山看着他，皺眉道：「想報仇，只怕你沒有這個本事。」

段飛鷹眼睛裏閃着光：「如果我死在你的劍下，你一樣活不長久。」

霍鷲山道：「却是何故？」

段飛鷹突然將目光轉向龍城璧，冷笑道：「因為如果我死在你劍下之後，雪刀浪子就會和你拚命！」

霍鷲山也彷彿吃了一驚，不知道段飛鷹為甚麼會講出這句說話。

× × ×

段飛鷹的目光，越來越是陰沉。

霍鷲山動也不動的坐在中間的虎皮交椅上，臉色看來比平時蒼白了一點。

龍城璧沒有問段飛鷹，為甚麼會講出那句說話，因為他忽然看見在遠處裏，站着了一個大胖子。

這個不但胖得厲害，而且手裏捧着的大酒罎更嚇死人，裏面就算沒有一百斤酒，也最少有九十斤以上。

天下間的胖子雖多，但能喝下這許多酒的胖子，就似乎只有杭州唐老人的兒子唐竹權一個。

除了唐竹權之外，誰都不會捧着一個如此特大酒罎，而且捧得這樣輕鬆愉快。

不過，唐竹權的臉色，似乎並不眞的輕鬆愉快。

這個大胖子的心裏，又有着些甚麼心事。

龍城璧已看準了段飛鷹和霍鷲山必有兇狠的一戰，他本來不想錯過，但唐竹權由杭州趕到這裏，一定有事，所以他還是走過去，看着他有甚麼話要對自己說。

就在他旋風般掠開之後，段飛鷹與霍鷲山的生死決戰已經開始。

× × ×

段飛鷹的劍，緩緩地向霍鷲山刺去。

這不是快劍，而是慢劍。

快劍快如電閃。

慢劍勢若雲行。

先有雲行，而後有電閃雷擊。

這一劍雖然看來既緩慢而且平平無奇，但却蘊藏着無限變化，無限殺着。

霍鷲山冷喝道：「果然不愧是魔拐劍王的兒子。」

冷喝聲中，公爵劍亦已出手。

段飛鷹的劍勢，由緩慢忽然轉快，霎眼之間，竟已一連刺出了二十一劍。

他連刺二十一劍，但霍鷲山只用了一招，便將這二十一劍完全封住。

段飛鷹身形如飛，在劍光揮灑中，將劍勢幻成一股匹練般的異彩，彷似電蛇繚繞，精芒厲閃，處處向霍鷲山要穴罩去。

霍鷲山大吼一聲，吼聲宛若暴雷過耳，但他其實一點也不暴躁，手裏的公爵劍，每一招都清脆悅目，使的盡是少林，峨嵋和崑崙三大名派的各種劍法。

但他成名已久的公爵七擊劍法，仍未出手。

段飛鷹的劍越來越快，霍鷲山竟也被他逼得要連退三步。

能够用劍將霍鷲山逼退三步的人，在江湖上已足以獨當一面稱雄而有餘。

段飛鷹氣勢大盛，長劍揮舞更急，劍鋒所帶起的勁風嘶嘶作響，左一劍，右一劍，居然又再將霍鷲山逼退兩步。

但霍驚山的劍，忽然揚起一片光影，而且突然雙手握劍。

只見他像一條巨鯉般作弧形俯衝，一柄公爵劍貼地急進，自下穿射而上。

這一招劍法，龍城璧和司馬血都曾見識過。

尤其是司馬血，印象更加深刻，因爲在金骰子賭坊中，血霞侯律蓋山就曾經用這一式劍法來對付他。

這是公爵七擊劍中的第四式：「破雲擊月」。

× × ×

同是一式「破雲擊月」，但在霍驚山手裏施展出來，威力顯然就比律蓋山的强得多！

這一劍，貼地由下而上，從段飛鷹劍網重重中的一個小罅裏透穿，直刺段飛鷹的咽喉。

段飛鷹奮力運劍，腰間使勁側左，與霍驚山硬拚了一劍。

霍驚山成名江湖垂數十年，這一劍所蘊藏的力量是何等驚人，段飛鷹年紀青青，居然放胆與對方硬拚，這份勇氣與自信也不可謂不令人感到驚奇。

但事實上，段飛鷹如果不敢硬拚這一劍，他的咽喉勢非立刻穿個血洞不可。

霍驚山的劍咄咄逼人，幾乎已令到段飛鷹別無選擇的餘地。

「錚」一聲響，兩條飛快的人影乍合又分。

霍驚山鬚髮俱張，因爲段飛鷹劍勁極强，居然把他的一撮鬍子削去。

但段飛鷹的一條左腿，却被霍驚山的劍削去了一片肉。

血淋淋的一條腿。

血色般的一雙紅眼睛。

就在這個時候，龍城璧突然開始注意到鳳琴娘子的神態。

無論任何一個做母親的，見到兒子的腿被人削去一片肉之後，總會緊張得幾乎昏過去的。

但段飛鷹的母親鳳琴娘子，却完全例外。

她不但沒有昏過去，而且一點也不緊張。

她不但一點也不緊張，而且嘴角間還露出一絲冷冷的微笑。

沒有人會在這個時候，注意鳳琴娘子，每一個人的眼睛，都集中在霍驚山和段飛鷹的身上。

只有唐竹權的一雙眼睛，看來也和平時一樣，只顧瞪着酒罎，對於別的事都似乎一概不管。

但龍城璧却知道，這個天下間第一號大酒鬼的眼睛，比誰的眼睛都還更雪亮。

你若以爲他對別的事一概不管，那就錯了。

如果他眞的醉得糊糊塗塗，他現在應該還在杭州唐家裏喝酒；在家裏醉酒，總也醉得舒服一些。

但他現在却來到了這個戰場。

戰場的血腥氣味，當然比酒的氣味濃厚得多。

唐竹權究竟對龍城璧講了些甚麼說話呢？

× × ×

雖然左腿被削去了一片肉，但段飛鷹的身手，却完全沒有絲毫緩滯之感。

他的劍已豁了出去，人也豁了出去。

不殺霍驚山，決不罷休。

從剛懂人性以來，段飛鷹一直就渴望能够見到自己的父親。

在他居住的地方附近有很多小孩子。

他們都有一個能够保護自己兒子的父親。

但段飛鷹沒有父親。

他還未出娘胎，父親便已死在敵人的暗算下。

殺死他父親的，就是霍八太爺。

名震天下的公爵堡主霍驚山，是他的殺父仇人。

霍驚山在二十八年前，先用毒酒，繼而用劍殺了魔拐劍王。

當時，彭獨公也在場。

但彭獨公沒有給魔拐劍王施以援手。

這兩個人，都想得到魔拐劍王的一本劍譜。

但霍驚山除了劍譜之外，還想得到一個人。

鳳琴娘子美色艷絕天下，誰能不對她動心？

然而，她却是魔拐劍王的妻子。

沒有人敢動魔拐劍王。

所以，也沒有人敢動鳳琴娘子。

但終於，霍驚山還是殺了魔拐劍王，殺了段飛鷹的父親！

令到段飛鷹終身無父的人，就是霍驚山。

所以，段飛鷹從第一天開始練劍的時候，便立誓要殺霍八太爺。

仇人見面，份外眼明。

今天若不能殺霍驚山，又怎對得起二十多年來苦練劍法的漫長歲月？

於是，他的劍豁了出去，人更豁了出去。

段飛鷹的劍又再如飛矢般怒射，一發不可收拾。

沒有任何字句能够形容他這一劍的速度。

你甚至連劍光閃動都不能看得清楚。

就在這一刹那間，霍驚山突然整個人飄起，凌空飛越過段飛鷹的劍。

劍快，霍驚山的身子，却比劍還快一點！

段飛鷹一劍落空，結果整柄長劍竟然刺在霍八太爺那張虎皮交椅椅背之上。

段飛鷹沒有再把劍拔出。

因爲他已沒有時間去將劍拔出。

他要爭取第一時間，爭取最快速度。

他突然一個翻身，也將身子凌空，足尖就踏在劍柄之上。

劍在椅上。

人却站在劍柄上。

這種身手很漂亮，但却不能殺人。

霍驚山背對段飛鷹，頭也不回便反手一劍向他刺去。

段飛鷹足尖站在劍柄上，突然寒芒閃閃，數十枚銀針向霍驚山疾射而至。

霍驚山森冷地一笑，左袖一揚，將數十枚銀針盡皆捲沒。

他左袖捲去銀針，反手一劍去勢急勁如昔，動作快到了極點。



段飛鷹被霍驚山欺身逼近，銀針又告失效，但他仍有兩柄短劍。

短劍就在他兩腰之旁。

倏地一聲冷喝，段飛鷹緊咬牙齦，借力彈退，身子向側一閃。

他的身才閃過幾寸，霍驚山劍已到！

好快的一劍！

但霍驚山這一劍，也和段飛鷹的劍一樣，刺進了那張虎皮交椅椅背之中。

「篤」一聲響，公爵劍竟直刺過虎皮交椅，直至柄沒。

段飛鷹心頭大亮，這是唯一殺霍驚山的好機會。

兩柄七寸五分長度的短劍，已在段飛鷹的雙手。

只要有劍在手，段飛鷹這個人的力量就絕不能看小，無論他手裏的是長劍，抑或是短劍，都同樣危險萬分。

霍驚山當然很明白這一點。

他絕不會讓段飛鷹從容出劍。

驀地，他左腿一挑，手中仍握着公爵劍柄，却將整張虎皮交椅帶動，旋風般捲向段飛鷹。

這一張虎皮交椅，說重不算重，說輕也不算輕，大約八十餘斤左右。

霍驚山腕力驚人，用劍帶動虎皮交椅，若給它砸中，也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

但段飛鷹的人已在殺氣騰騰中，這一張重逾八十斤的虎皮交椅，竟然未能遏止他向前衝殺的那股狠勁。

霍驚山從未見過這樣狠的劍手。

龍城璧在遠處靜觀，也覺得段飛鷹的這一股狠勁，已足可與殺手之王司馬血媲美。

「蓬」然一聲巨響，虎皮交椅已被撞開。

段飛鷹用自己的頭，去撞開一張疾衝而來的虎皮交椅。

他的額上已冒出了殷紅的鮮血。

但他一點也不在乎，就算現在他的額上爆開十八大塊，他都絕不在乎。

最值得他重視的，就是霍驚山是否會死在自己的劍下！

× × ×

就在虎皮交椅被段飛鷹撞開之後的刹那間，他手裏的兩柄短劍已雙雙脫手激飛，直射霍驚山。

這一招，段飛鷹苦練了足足六年。

這一招是險中求勝，死裏求生的制敵絕招。

名堂謂之「雙魚出水」。

好一招雙魚出水，不但兇狠得漂亮，而且已開創了劍術中的一種新境界。

只有不怕死的使劍高手，才能將這一招發揮得如此恰到好處。

在恰到好處之間，更有一種淋漓盡致的感覺。

沒有人能在這種距離之下，閃避得開這一雙突如其來的飛劍。

霍驚山是高手中的高手，一樣不能閃避得過。

但有一點却是大出任何人意料之外的，就是他那柄原已深深插進虎皮交椅的公爵劍，忽然又已重回到他的手裏！

霍驚山和段飛鷹都是同一類典型的人物。

——只要他手中有劍，這種人你說有多危險便有多危險！

——只要他手中有劍，你想取他的性命便很難很難，除非你比他更强，出劍能比他的眼睛眨動更快。

眼看兩柄短劍即將釘在霍驚山的咽喉和心臟，霍驚山的公爵劍已在半空中洒開一蓬密不透風的劍影。

劍影一展，段飛鷹的面色已變。

因爲他已知道雙魚出水這一招又失敗了。

他不想在敵人面前後退，但他不能不退。

如果他退慢半點，立刻就會死在公爵劍下。

段飛鷹衝前的時候很快，直到他要後退的時候也絕不慢。

霍驚山已將兩柄短劍震開。

他當然知道段飛鷹後退，最主要的目的還是想拾回那柄插在虎皮交椅椅背上的長劍。

段飛鷹想到的，霍驚山也同時想到。

段飛鷹是一個與劍溶爲一體的劍手，他絕不能完全失去劍。

兩人的心念同時電轉，一齊向那張虎皮交椅上撲去。

兩條身影都快得令人眼花繚亂，段飛鷹距離虎皮交椅較近，首先到達。

人快手也快，他的長劍又復在手中。

劍剛到手，段飛鷹的人，又再精神大振。

嗤一聲響，段飛鷹的劍疾刺霍驚山。

這一劍刺得甚是匆忙，準繩度並不很好，居然又刺了個空，但總算又把霍驚山的來勢阻了一阻。

但霍驚山此時殺性已起，突然狂吼一聲，施展出公爵七擊劍中的第六式：「一擊千鈞」！

這一式「一擊千鈞」，除了七擊侯中的老六風流侯趙美山之外，江湖上絕對沒有人見識過這一劍的威力。

趙美山雖然學過這一式劍法，但火候與霍驚山相比，却何止差了十萬八千里。

風流侯趙美山此人，除了對付女人甚有辦法之外，在劍法上顯然是七擊侯中較弱的一環。

直到霍驚山此際全力施展這一式劍法的時候，趙美山才知道自己在劍法上的成就是何等卑小。

「一擊千鈞」名副其實，這一劍之力，眞有崩天裂地，翻江倒海的威勢。

段飛鷹心頭一凜，身形竄起盈丈，奮力回擋一劍！

但霍驚山已將全力貫注在這一劍之上，力量是何等强大，段飛鷹回劍一擋之下，竟然「鏘」一聲響，將段飛鷹的長劍折爲兩段！

段飛鷹目睹劍折，心頭有一種被炸藥爆開的感覺！

他的情緒立刻激動，宛如波濤澎湃。

這種情緒上的激動，遠比突然被人括了幾個耳光更加厲害千百倍。

劍折斷。

心爲之碎。

然後，他更聽到一種聲音。

那眞的是一種心碎的聲音。

霍鷲山的公爵劍，已狠狠的砍在他的心臟上！

× × ×

公爵劍已輕輕垂下。

劍鋒上沒有血。

公爵劍也和不少名劍一樣，殺人之後，劍鋒上連一滴血都不會看得見。

這柄本來就是殺人、不見血的寶劍，何況霍八太爺的劍招又是如此快速？

段飛鷹面色慘然，左手掩住胸口。

他的手很蒼白，但從他指罅中流出來的血却是鮮紅奪目的。

「好厲害的一劍……」段飛鷹終於擠出了一絲笑容。

說完這六個字之後，他的最後一絲笑容倏地僵硬，整個身子直挺挺倒了下去。

龍城璧的目光，仍注視着鳳琴娘子。

段飛鷹倒下去了，這個做母親的總該嚎哭一番罷？

不！

鳳琴娘子沒有嚎哭。

她不但沒有為自己的兒子流淚，反而露出了一種笑容。

這種笑容，已跡近於魔鬼的笑。

只有魔鬼，才會有這種殘酷得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容。

仇恨，就是所有魔鬼名字中，最殘忍最可怕的一個。

難道她不但與霍鷲山有仇，連對兒子也有深仇大恨？

× × ×

唐竹權忽然巴巴的從杭州趕到這裏找龍城璧，當然是為了一件緊急的事。

唐竹君已被鳳琴娘子派人「請」了回去。

唐竹君與鳳琴娘子無仇無怨，鳳琴娘子將她擄走，是為了要藉此脅持龍城璧替她做一件事。

「若段飛鷹死在公爵堡主劍下，立殺霍鷲山！」

「但倘若霍鷲山死在段飛鷹劍下，則殺段飛鷹！」

換而言之，鳳琴娘子的要求，就是要霍鷲山和段飛鷹都死。

天下間竟有借刀殺兒的母親！

其中又隱藏着些甚麼秘密？

× × ×

段飛鷹的呼吸已經停頓。

他胸口的傷勢是如此的沉重，即使華陀復生也絕不可能令他活得更長久一些。

霍鷲山又解決了一個敵人。

父仇不共戴天，霍鷲山的確殺了魔拐劍王段南，斬草除根，他的兒子段飛鷹是非殺不可的。

現在，段飛鷹死了，死在他的公爵劍下。

但霍鷲山一點也不感到自己有勝利的那種喜悅。

反之，他惘然地，心神彷彿。

突然間，他聽到了一陣笑聲。

一個屬於婦人的笑聲，笑聲並不悅耳，而且尖銳得令人感到可怕。

霍鷲山目光如厲電，瞪着鳳琴娘子。

「臭婆娘，妳的兒子死了，還有甚麼好笑？」

但鳳琴娘子的笑聲依然縷縷不絕，而且笑得更大聲，更震人心絃。

在場數百好漢，目睹這個女人忽然狂聲大笑，皆是一怔。

人人的心中，都認為她受不了這個刺激，瘋了。

但龍城璧的心裏却並不以為然。

鳳琴娘子根本就是要霍鷲山和段飛鷹一齊都死的，段飛鷹的死亡，在她來說，已是意料中事。

她現在的笑，並不是瘋笑。

而是發洩性，洋洋得意的大笑！

× × ×

大地上一片死寂。

只有鳳琴娘子這個婦人的笑聲。

突然間，笑聲戛然而止。

鳳琴娘子的笑容也突然僵硬，一雙比冰還冷，比箭還銳利的眼睛，直瞪着霍鷲山。

霍鷲山縱橫天下，向來只有他的眼睛瞪着別人，想不到現在居然給一個婦人的目光，令他渾身都有一種冷冰冰的感覺。

他盡量在回憶，自己除了殺魔拐劍王之外，還做過了甚麼錯事？

其實，殺魔拐劍王一事，他也從未認為自己是做錯。

他並不怕鳳琴娘子。

但他却怕自己會做錯了事。

終於，他忍不住向鳳琴娘子道：「妳想替丈夫報仇，但憑妳的力量，絕對辦不到。」

鳳琴娘子笑容變成冰冷：「你錯了，你還記得幽幽嗎？」

霍鷲山面色倏地一變：「你為甚麼要提起她？」

鳳琴娘子的臉上的笑容，由冰冷再變為殘酷：「幽幽是你的第三個老婆，你還記得她曾經為你而懷孕，結果產下一個男嬰？」

霍鷲山的面色刷地發白。

這件事，公爵堡裏知道的人並不多。

那已經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一段隱秘。

霍鷲山冷冷道：「一場神秘大火，將她倆母子燒成飛灰，老子一直在找尋縱火的兇手。」

鳳琴娘子又再大笑，笑得旁若無人，肆無忌憚。

霍鷲山的心頭又是一凜。

「現在老子總算明白了，放火燒死幽幽和嬰孩的人，就是妳！」

「霍老魔，你殺我夫，我殺你婦，一報還一報，這是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霍鷲山捏了一手的冷汗，整個人有一種虛脫的感覺：「但妳比我多殺了一個無罪的嬰孩！」

他的聲音越來越嘶啞：「由來天下最毒婦人心，這句說話一點也不錯！」

鳳琴娘子冷冷道：「你錯了，我沒有你的心腸那般狠毒，那個嬰孩，並未燒死，我在火堆中把他救了出來。」

霍鷲山一呆。

他呆若木鷄，數十年未曾冒過冷汗的一雙手，現在更加濕冷。

鳳琴娘子忽然把目光移到段飛鷹的屍身上：「我不但救了他出來，而且把他養大，更將亞南的劍譜，交給了他，讓他好好的去練劍！」



鳳琴娘子講這幾句說話的時候，聲音很平靜，就像在講述一件很平淡的事情一樣。

但這幾十個字，却像是幾十個晴天霹靂，一齊響在霍鷲山的耳邊。

霍鷲山的臉，已不是鐵青色，也不是蒼白色，而是一片慘綠色！

段飛鷹竟然是他的親生骨肉？

他用公爵劍殺了自己的兒子？

霍鷲山不相信，他絕不相信鳳琴娘子的這一番說話。

「妳胡說！胡說八道，這是妳的兒子，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他瞪着鳳琴娘子，目眦欲裂，渾身猛在顫抖。

在他喉嚨裏發出來的聲音，已不像是人類所能發出的音響，而像是一隻極度憤怒的老狼在嗥叫！

龍城璧淒然一笑！

他在為段飛鷹而覺得傷感。

他絕對相信鳳琴娘子的說話。

段飛鷹的確是霍鷲山的兒子，否則，鳳琴娘子臨老失子必已傷心得死去活來。

但現在她並未覺得傷心。

她全身只充滿着一種復仇者的痛快。

既是痛快，也是痛苦。

段飛鷹雖然不是她的兒子，但她畢竟養育了他二十八年。

人非草木，誰孰無情。

雖然是仇人的兒子，但又何嘗不是她親手撫育成人的孩子？

可是為了報仇，段飛鷹却成為了仇恨魔鬼下的犧牲品。

如果你以為鳳琴娘子真的不痛心段飛鷹之死，那便錯了。

她的心底處，仍然是很疼段飛鷹的。

但仇恨二字，却使她變得盲目。

跡近乎瘋狂的盲目。

她要親眼看見，霍鷲山父子相見不相識，而且還像死敵般作捨死忘生的決鬥。

段飛鷹死了。

死在他親生父親的劍下。

但他却永遠都不會知道，他終生渴望能有一個好父親，但等到他見到自己的父親的時候，却要死在父親無情的劍鋒下。

這是命運的作弄？

還是人類自己一手安排造成的大悲劇呢？

× × ×

鳳琴娘子忽然走到段飛鷹屍身旁，用一柄金匕首，割開他肩膊背後一片衣衫。

霍鷲山的身子猛地一震。

只見段飛鷹肩膊之上，有一塊青記。

這塊青記由左至右，而且型狀，右狹左闊的。

霍鷲山當然不會忘記這一塊青記。

因為他的兒子一出世，他便已看得清清楚楚。

現在，他已無法否認，段飛鷹不是他的親生骨肉。

霍鷲山全身發抖得更加厲害，半空中吹來的風似乎特別冷了一點。

其實風並不冷。

冷的只是他的心，他的人。

他的手緊緊握住了劍柄。

現在，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得出，霍鷲山必殺鳳琴娘子。

但鳳琴娘子仍然很鎮靜。

因為她已有了一個很有本領的帮手。

——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唐竹君已落在鳳琴娘子手裏。

——鳳琴娘子想盡辦法，終於從杭州唐家中，將唐竹君擄走。

——只要把唐竹君掌握在手，龍城璧就一定會乖乖的聽自己說話。

鳳琴娘子一向是個很有辦法的女人。

如果她做事沒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辦法，她也不會令到威名赫赫的霍八太爺上其大當，一劍殺死自己的親生骨肉。

只可惜有辦法的女人，許多時候也是心腸狠毒的女人。

鳳琴娘子原本並不是一個太狠毒的女人，但自從魔拐劍王死了之後，她就開始變了！

她變成有太多的仇恨，仇恨使她變成一個狠毒的女人。

只有真正狠毒的人，做事才會不擇手段。

她不擇手段地去報仇。

也不擇手段地去利用每一個人的弱點，來替她辦事。

龍城璧雖然是近十年來江湖上名氣最大的年青高手，但他却也和別人一樣，有些弱點。

而他最大的弱點，就是他太喜歡唐竹君。

所以，她肯定只要把唐竹君掌握在手，龍城璧就一定會乖乖的聽自己說話。

只可惜她忘記了一件事。

龍城璧只會聽唐竹君的說話，其他女人的說話，他是一概不理的。

雖然她已掌握了唐竹君的生死命運，但龍城璧仍然不甘就範。

龍城璧走過來，對鳳琴娘子的第一句說話就是：「妳可以殺唐竹君，但我也可以將妳立刻碎屍萬段，剁為肉醬！」

× × ×

龍城璧竟然一點都不聽鳳琴娘子的說話！

鳳琴娘子的臉發青了。

霍鷲山的眼中，却流露出一陣感激的目光。

他感激龍城璧不插手管這件事。

龍城璧當然明白霍鷲山的心境。

「霍堡主，你現在可以立刻替令郎報仇，」龍城璧長嘆一聲，道：「昔年你殺魔拐劍王，是你的錯，但她為了復仇，竟忍心傷害一個原本無罪的孩子，這種錯却更加不能原諒。」

鳳琴娘子的臉已扭曲。

龍城璧又冷冷的接下去說道：「你殺死了這個老女人之後，我還是要和你拚命的。」

霍鷲山猛然點頭，忽然大聲說道：「好一個雪刀浪子，你雖然是老子的敵人，却比老子任何一個朋友都更忠實！」

語音一頓，又厲聲狂笑，道：「且讓我宰了這個臭婆娘之後，一定再來跟你拚命。」

狂笑聲中，霍鷲山的人已向鳳琴娘子撲去！

鳳琴娘子淒然地，對龍城璧尖聲驟叫道：「你若殺不了霍老魔，我做鬼也決不饒……」

「你」字猶未出口，霍驚山的劍已刺進了她的嘴巴。

劍從嘴入，貫穿後腦而出。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劍。

同時，也是絕對悲劇的一幕屠殺。

龍城璧並沒有後悔讓霍驚山殺了鳳琴娘子。

因爲鳳琴娘子的心，已被仇恨的蛆蟲完全蛀蝕。

正如鳳琴娘子所言：「一報還一報，天理循環，報應不爽！」

她現在的死亡，大概就是抵償段飛鷹性命的報應罷？

× × ×

鳳琴娘子倒下去後，彷彿一切都靜了下來。

霍驚山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背對着龍城璧：「老夫早有一種預感，感覺到你總有一天，會在老夫的面前向我挑戰。」

龍城璧淡淡一笑。

他有點奇怪，霍八太爺自稱「老子」已成習慣，但現在却忽然自稱「老夫」，似乎斯文客氣了不少。

霍驚山心裏彷彿有很多感慨：「今年的秋天，似乎來得很早，假如老夫明天就宣佈金盆洗手，退隱江湖，也未嘗不是一件適合的事。」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霍堡主，你的心已疲倦了，還有你昔日的勃勃雄心也老了。」

霍驚山沒有再說甚麼。

龍城璧凝視着他，忽然又道：「你眞的打算明天就金盆洗手，退隱江湖？」

霍驚山沉默了很久，終於道：「不錯，但這是明天的事。」

「然則今日却又如何渡過？」

「今日？」霍驚山突然仰天大笑：「今日老子當然仍是天下獨一無二的霍八太爺，任何得罪老子的人，都要立刻滾進鬼門關去！」

「老夫」又再變回「老子」了。

霍驚山畢竟還是霍驚山。

如果你太相信他的說話，那將會是愚不可及的大錯。

在大笑聲中，他手裏的公爵劍已到了龍城璧的胸膛！

× × ×

劍氣如虹，刺破了逐漸凝結的空氣。

殺氣立刻又散開，霍驚山的公爵劍已施展。

龍城璧的刀，依舊在鞘內。

但霍驚山已連續向他攻了五劍。

五劍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齊發的，每一劍都直刺龍城璧的胸膛。

龍城璧身如蝶舞翻飛，竟將這五劍完全閃避開去。

霍驚山長劍倏然一收，冷笑道：「果然是一代俊彥之材，只可惜你今日還是要死在老子七擊劍下！」

龍城璧靜靜的聽着，眼睛裏彷彿帶着種懾人神魄的笑意，忽然冷笑道：「在下是生是死，並不足惜，但霍堡主滿手血腥，遺禍武林，在下即使放下頭顱不要，也要逼你遵守自己的諾言！」

霍驚山大笑，道：「你想迫老子金盆洗手，除非把老子送進地獄裏去！」

龍城璧冷冷道：「在下正有此意。」

霍驚山哼一聲。

龍城璧又接着道：「久聞公爵七擊劍法，獨步天下，在下欲領教多時了，爲了天下蒼生着想，只盼這是你畢生的最後七擊！」

「最後七擊？」霍驚山面色陡變，終於大喝道：「好狂妄的雪刀浪子，就且讓你先嚐嚐老子最後七擊的滋味！」

× × ×

突然間，霍驚山一聲暴喝，颼颼颼連刺三劍。

但聽得錚錚錚三響，龍城璧迴刀將這三劍接下。

霍驚山身子一幌，猶如疾風驟雨般再度猛攻，忽然劍鋒一抖，向龍城璧的風雪之刀捲去。

龍城璧右手一縮，將刀拉平一挑，「錚」一聲，刀劍緊緊纏住，彼此不放。

霍驚山神態兇狠，面目猙獰，左手五指如鉤，突如其來地向龍城璧腰間抓去。

龍城璧一聲冷笑，刀勢倏地大變，向抓來的一隻左手剁去。

霍驚山心頭一凜，身形左右亂閃，堪堪避過斷腕之禍。

龍城璧大喝一聲，身如巨鵬冲天，忽地一道寒光，淩空電擊般向霍驚山頭頂斬下。

這是八條龍刀法裏的絕招之一：「飛龍鑽海」！

霍驚山一退盈丈，劍勢一展，威力強大的「一擊千鈞」又再發難！

段飛鷹劍法高強，結果亦難免死在這一招劍法之下。

但龍城璧的刀，却遠勝段飛鷹的劍。

段飛鷹因劍折而敗，但龍城璧的刀却不怕霍驚山的公爵劍！

公爵劍是天下名劍！

但風雪之刀也是寶刀。

刀劍相交，撞出一蓬星火。

劍無缺。

刀也無恙。

但最令霍驚山感到震驚的，却是龍城璧的內力，竟然絲毫不在自己之下。

龍城璧硬拚一招之後，霍驚山又已衝了過來。

這一次，霍驚山整個人，就像是一團滾動的烈火，而烈火中央，揮舞着一柄劍，劍光閃閃，不必劍鋒，就連劍鋒週圍帶起的劍氣，似乎也已足以傷人於無形！

這是公爵劍招中的第七式：「擊魂截魄」！

× × ×

七擊劍中的最後一擊，也是最狠、最絕的一擊。

閃電般的劍光，迎面而向龍城璧疾襲過去。

龍城璧沉喝揮刀，刀勢倏地變成瘋狂威猛。

但等到公爵劍已欺身逼進之後，風雪之刀却突然無聲無息的失却踪影。

不但刀失踪，人也失踪。

霍驚山大駭。



龍城璧和他的風雪之刀，當然不會在衆目睽睽之下失了踪，人和刀之所以不見踪影，只因爲已來到了他的背後。

龍城璧的刀勢曾一度變成瘋狂威猛，原來竟是誘敵之計。

霍驚山剛與他硬拚了一招，誰知道他並不眞的再來硬拚第二招。

等到霍驚山發現這一點的時候，龍城璧已閃身來到他的背後。

沒有人能形容他的速度，連「人影一閃」這四個字也幾乎用不上。

直到這一刹那間，霍驚山終於體嚐到失敗者的那種痛苦滋味。

龍城璧的刀，已刺進了他的腰間！

就在這個時候，三條人影，分別從龍城璧的身後搶至。

其中一個，是鬼刀勾漩。

而另外兩個，則是屠鵬侯祖開山和寒星侯莫羣山。

勾漩剛搶身衝至，立刻就與龍城璧展開纏鬥。

而祖開山和莫羣山，却馬上扶起霍八太爺，匆匆後退。

霍八太爺一倒，五鵬山莊門下衆人皆是磨拳擦掌，精神大振。

但，公爵堡門下衆人，却仍能保持鎮靜。

現在，大家的目光，已集中在彭獨公和燕如鵬兩個人的身上。

彭獨公身受重創，連說話的聲音也微弱了不少。

但燕如鵬却就在他的身傍。

彭獨公終於揮手，全力嘶叫道：「進攻！」

燕如鵬眼神大亮，立刻高呼：「燒了公爵堡，將霍驚山的人頭，掛在公爵堡門外！」

一聲令下，幾百個人立刻就展開一場捨死忘生的激烈大血戰。

× × ×

血戰一開始，龍城璧的眉頭就緊緊皺着。

這羣人已和野獸沒有分別。

也許比野獸更兇暴更殘忍。

他們你追我逐，揮刀展劍，紛紛在找尋拚命的對象。

勾漩似乎也很有點拚命的味道，他手裏的一柄鬼刀雖然短小，但招式陰險毒辣，令人有防不勝防之感。

就在這個時候，龍城璧看見一個灰袍老人，正在揮舞一根紅纓槍，將公爵堡的人殺得落花流水，片甲不留。

龍城璧其實早已看見了這個老人，躲在一棵老榕樹後。

但他一看見這個灰袍老人，不禁連自己的臉都有點灰了。

因爲這個灰袍老人，一點也不容易相與，而且更視龍城璧有若仇敵。

他就是唐竹權唐竹君兄妹的老父，在杭州有老祖宗之稱的唐老人。

唐老人在這裏出現，龍城璧雖然感到面上有點灰，但却心中一陣高興。

因爲不但唐老人在此，連唐竹君也來了。

顯然，唐老人及時趕到，將唐竹君從鳳琴娘子囚禁着的地方救了出來。

但龍城璧却也未曾料到，唐老人原來與彭獨公也有一段不淺的交情。

唐老人救了女兒出險之後，立刻就帶着她來到這裏。

而唐竹權却早到此地，他也料不到父親神通廣大，這樣快便將妹妹救出，脫離鳳琴娘子的囚禁。

唐老人年輕的時候，有紅纓槍霸之稱，現在雖然年紀大了，但手中一根紅纓槍，却更是練得爐火純靑，招式精絕。

勾漩雖然在劇戰之中，但他已經看出，公爵堡大勢已去。

因爲彭獨公秘密訓練的精英隊伍，每一個人都肯拚、敢拚，而且也有值得跟別人拚命的本錢。

但公爵堡門下的劍士，却顯然缺乏了一種勇往直前，視死如歸的拚命精神。

這是否霍八太爺待人手段過於兇暴，致令他們不願在最危急的關頭，爲公爵堡的生死存亡而拚命？

勾漩不願再想，也沒有機會讓他去再想。

他甚至開始質問自己，爲甚麼現在還不顧一切的替霍驚山這種人拚命。

× × ×

動搖了的信心，就像一座屋宇的主要支柱被毀，這種情況往往就是最危險的時候。

現在，公爵堡的每一個人，都已經信心動搖。

他們已缺乏了昔日勝利者的那種驕人傲氣。

連勾漩的信心都已動搖，何況別人？

他忽然想離開這裏。

離開公爵堡，離開這個充滿血腥氣味的地方。

他並不怕血腥氣味，不但不怕，而且覺得這種氣味很不錯。

但他却只喜歡嗅別人的血腥氣味，而不是自己的。

這裏的環境對他越來越不利，而且霍驚山捱了龍城璧一刀，生死存亡未卜，他再不開溜大吉，這個戰場裏流出來的血，就一定少不了他的一份。

可惜，他現在想離開這裏，已經太遲了。

龍城璧刀如疾風，將他連續逼退了七八步。

不偏不倚，他退到了燕如鵬的面前。

燕如鵬一聲不出，在勾漩的頭頂上狠狠拍了一掌。

燕如鵬雖然以劍揚名，但他的大鵬裂骨手同樣是一絕。

這一掌拍下去，就算是犀牛的頭也會被拍扁，何況是人的腦袋？

龍城璧一時間也未料到燕如鵬一掌擊下的威力，竟然是如此巨大。

掌下，人也立刻倒下。

勾漩的腦袋，竟已被拍成一團肉餅，腦漿與血齊飛，死狀悽慘已極。

背後忽然一柄長劍疾刺過來。

龍城璧連看也不看，反手就是一拍。

他以掌擊劍，居然將來劍震開。

背後偷襲的，是一個公爵堡的劍士。

這個人向來貪功，他以爲背後突然向龍城璧刺出一劍，就可以替霍八太爺報却

一刀之仇，而且還可以立下一個大功。

結果，他也和勾璇的命運一般無異，又是給燕如鵬的大鵬裂骨手，將他的腦袋拍成稀爛。

龍城璧嘆道：「爲甚麼世間上愚昧無知的人，總好像越來越多？」

燕如鵬冷冷道：「愚昧無知的人，就像是毛厠裏的蒼蠅，你打死得越多，蒼蠅的數目反而不斷增加，很可能連打蒼蠅的人，都會被蒼蠅推倒，掉進糞坑裏活活淹死！」

龍城璧看着他，忍不住笑了笑，道：「幸好這裏的蒼蠅，似乎並不如想像中般兇惡。」

燕如鵬道：「但蒼蠅的首領却已給逃跑掉了。」

× × ×

混亂中，霍驚山已在祖開山和莫羣山搶救之下，逃出了這個殺聲震天的地方。

最後，有人看見一輛馬車，風馳電掣的向南而去。

但又有人看見另一輛馬車，從相反的方向，望北而逃。

然後，更有人看見幾輛馬車，同時分別向西方和東方掠過。

公爵堡已眞空。

霍驚山並不在公爵堡內。

而公爵堡的高手，戰死的戰死，跑的也跑光了。

這一段，可以說是公爵堡與五鵬山莊交戰以來，最黑暗的日子。

就在這個時候，彭獨公已不能再支持了。

他召喚燕如鵬和龍城璧，他要在臨死的時候說出一個秘密。

他已經知道，霍驚山逃到了甚麼地方去。

× × ×

霍驚山現在唯一還可以重整陣容的地方，就是金堂城的金骰子賭坊。

他還有最後一注本錢。

——彭季霖早已成功和組織了一隊精英。

——這是彭季霖抗拒彭獨公的本錢，現在當然可以向霍八太爺盡一番力量。

霍驚山的傷勢，雖然嚴重，但仍有一綫希望。

只要有充份的時間，他仍有復原的希望。

雖然在公爵堡吃了敗仗，但霍驚山仍然有信心在金堂城穩住陣脚，甚至反敗爲勝。

五鵬山莊雖云勝利，但他們也付出了相當慘烈的代價。

而且，彭獨公的死亡，已經成爲定局，他魂歸極樂，只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直到差不多黃昏時候，霍驚山已在金骰子賭坊安頓了殘兵敗卒，而彭季霖的精銳部隊，更做好了一切抗禦彭獨公率師來戰的準備工作。

終於，彭獨公的死訊傳開了。

威名赫赫的中原五鵬，現在就只剩下了燕如鵬一個！

× × ×

黃昏，晚霞如血。

霍驚山忽然想起了司馬血。

司馬血曾經收受了彭獨公二十萬兩銀子，去殺彭季霖。

但結果彭季霖沒有死。

死的只是一個冒牌的無名小卒，還有血霞侯律蓋山。

彭季霖沒有死在司馬血的劍下，這件事是否另有蹊蹺？

現在，彭季霖就在金骰子賭坊後堂大廳之上。

如今霍驚山身受重傷，勾璇戰死，而七擊侯也已支離破碎，陣容不整，彭季霖已經差不多是霍驚山的最後一注本錢，最後一個希望。

× × ×

金骰子賭坊，今晚停止開賭。

沒有人知道這一座豪華大賭坊，爲甚麼會無緣無故不做生意。

但那些賭客一看見兩列兇神惡煞般的漢子，都已想像得到這裏將會發生某種不尋常的變故。

然而，金骰子賭坊雖已停止開賭，但居然還有個賭客硬着要衝進來賭幾手。

彭季霖親自出來，攔住這個一定要賭博的人。

「今天不開賭，改天再來如何？」

「在下偏要今天賭，而且一定要在這裏賭。」

「你想賭甚麼？」

「貴賭坊名爲金骰子，在下自然是爲賭骰子而來的。」

彭季霖微微一笑：「賭大小抑或賭單雙？」

賭客毫不猶疑地回答道：「我想賭大小。」

彭季霖臉上的笑意更濃：「賭注是甚麼？」

賭客一字一頓地說道：「賭注就是我的腦袋，和你的腦袋！」

彭季霖仍然笑容滿面：「誰輸了就得割下自己的腦袋？」

賭客冷冷道：「不錯。」

彭季霖道：「假若我輸了，用別人的腦袋替代可以嗎？」

賭客道：「你想用誰的腦袋，作爲代替？」

彭季霖淡淡的說道：「霍八太爺的腦袋！」

× × ×

霍驚山雖然沒有和彭季霖在一起，但彭季霖和那個賭客的對話他已聽得淸淸楚楚。

那個賭客，就是中原五鵬唯一仍然生存的老四燕如鵬！

直到現在，霍驚山終於明白，彭季霖其實從未背叛過彭獨公。

彭獨公重金聘請殺手之王司馬血去殺彭季霖，當然也不過藉此讓霍驚山更進一步去信任彭季霖。

彭季霖眞正的作用，等如是一張捕魚的大網。

彭獨公撒下這張網，目的就是要捕捉霍驚山這條大魚。

現在霍驚山已在網中。

彭獨公雖已早逝一步，但他在十多年前所撒下的一張網，現在，已有了很好的



收穫。

這張網，將公爵堡最後的一兵一卒，連同霍八太爺在內，一網打盡！

× × ×

五鵬山莊的雄師，再加上彭季霖的七十二個精銳打手，公爵堡這一戰，已註定要全軍覆歿。

霍驚山從未想過，彭獨公雖然早死一步，但勝利仍然是屬於他的。

霍驚山不但已告失敗，而且還輸得很慘很慘！

戰爭又已在繼續。

但事實上，現在的已不算是甚麼戰爭，倒不如稱爲大屠殺更爲合適一些。

敵人已取得絕對性的優勢。

七擊侯一個復一個的被擊倒，其中以唐老人唐竹權父子最殺得性起。

寒星侯莫羣山和風流侯趙美山都死在他們手下。

唐竹權雖然是天下第一號醉鬼，但他的唐門五絕指法，却比弩箭更快，更能置人於死地。

霍驚山終於絕望了，他已經澈底的失敗。

就在這個最絕望的時候，龍城璧在他的眼前出現了。

霍驚山身受重創，在他身旁的只有屠鵬侯祖開山。

霍驚山用盡全身氣力，對祖開山道：「別再在老子面前愁眉苦臉，滾！有多遠便滾多遠，老子不需要任何人的陪葬。」

祖開山居然連脚步都不移動一下，只是淡淡的說了句話：「我只想證明一件事情。」

霍驚山怒道：「在這個時候還有這許多屁話，還不快滾？」

祖開山冷冷一哼，道：「儘管天下間有不少忘恩負義的反骨賊，但我絕不是那種人。」

霍驚山怒容僵住，忽地，黯然一聲長嘆。

祖開山又接道：「老爺子您有難在身，若要屬下在這個時候貪生怕死離開老爺子，屬下寧可被風雪之刀剁成肉醬！」

「醬」字甫出口，祖開山已拿起霍驚山的公爵劍，向龍城璧撲去。

壯烈無比的人。

壯烈無比的一劍。

祖開山的一出手，就已經沒有再活下去的打算，他的招式，不求自保，只要殺敵！

龍城璧的刀，從不殺忠臣孝子。

霍驚山雖然所作所爲，多有不是，但祖開山的忠義精神，却令龍城璧爲之欽佩不已。

他有心要放祖開山一馬。

但，燕如鵬偏偏又在這個時候闖了進來。

祖開山的劍式，已跡近於盲目的拚搏，雖然看來破綻百出，但却威猛兇狠，他想殺人容易，別人想去殺他，却是難免不有所猶豫。

誰知道燕如鵬連想也不想，長劍立刻向祖開山的頭頂劈去。

龍城璧反而被燕如鵬擠開一旁。

龍城璧心頭大震，他當然知道這兩個人這樣子拚下去，將會產生甚麼後果。

那必然是兩敗俱亡的悲慘局面。

「住手！」龍城璧大喝，並且伸手攔開燕如鵬。

可惜他到底還是遲了一點點。

燕如鵬的劍，已劈開了祖開山的上半截腦袋。

而祖開山也在同一時間，一劍刺穿了燕如鵬的咽喉！

× × ×

中原五鵬的最後一鵬，終於也難逃大限。

而叱咤風雲一時的七擊侯，也已有六人陣亡。

只餘下羽絕山，最後出家削髮爲僧，不問塵世中事。

霍驚山神色黯然，臉色已因失血過多而蒼白如紙。

「你終於說對了，」他喃喃地，整個人已完全在虛脫的狀態中，「今天你我之戰，果然是老夫畢生最後七擊。」

龍城璧神色莊重，肅然道：「但無論如何，霍堡主的公爵七擊劍，已在武林的歷史上，寫下了輝煌燦爛的一頁。」

「輝煌燦爛？」霍驚山忽然笑了，笑聲充滿酸楚。

就在這陣酸楚的笑聲中，這位武林大豪突然倒下。

霍驚山的傷勢，本來就已經十分嚴肅，乃是全憑一鼓作氣的精神，支撐着性命的。

如今他一切俱已絕望，又缺乏靈丹妙藥的及時治療，終於再難支持，結束了他充滿兇暴，傳奇性的一生。

× × ×

秋。

西風捲落黃葉無數。

今天是十月初七。

這本來是霍八太爺，七十大壽的大好日子。

但現在公爵堡已毀，人亦俱亡。

龍城璧捧着一罎酒，踏着黃葉，心中無限感觸。

他想去杭州，想見唐竹君的臉，更想親一親她的櫻唇。

但當他想起了唐老人那副峻厲森沉的臉孔後，又不禁連杭州兩個字都不敢再想一想。

但不想又如何？

越是不想，心中越想。

相思有人說是甜的。

相思有人說是苦的。

但龍城璧的相思，却是辣的。

每當他正在相思的時候，他的手裏就會捧着一罎酒。

一罎最猛烈、最辣的烈酒。

你不必担心他喝醉。

因爲他根本就希望自己醉在酒中。即使甚至是死在酒中，却又何妨？

黃葉片片飛舞。

他又踏上了浪子們，最喜歡走的一條路。

——浪子最喜歡走的路，也就是最危險的路。

——所以，你如果不是一個眞正的浪子，最好別與浪子們走在一起。（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 大地飛鷹（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駝隊收容了小方和波娃後，五名勇士先後遭暗殺，去的魔眼劍，領隊駝子聽過小方的解釋後，暫予存疑，沒有採取行動對付小方。翌日一早，駝隊的總領隊班察巴那回來，對小方採取一種賭命的考驗後，宣佈小方並非兇手。正於此時，駝子又遭人暗算，臨終示意兇手在帳篷中，班察巴那與小方趕往，見卜鷹與波娃同在，小方認爲卜鷹是兇手，但班察巴那却指證波娃才是正兇，因卜鷹是這駝隊的僱主，班察巴那要殺波娃，卜鷹却下令放她而留下小方——

## 劍芒浸體冷 刀光刺目寒

### ▲血染白衣

（一）

波娃默默的走了。

她也沒有再說什麼，小方目送她走出去，看看她柔弱纖秀的背景。

他希望她再回頭看他，又怕她回頭。如果她再回頭，他說不定就會不顧一切，跟着她闖出去。

她沒有回頭。

× × ×

班察巴那也走了，臨走的時候，忽然對小方說了句很有深意的話。

「如果我是你，我也會像你這麼做的。」他的聲音中絕沒有譏笑之意：「像她這樣的女人實在不多。」

快走到帳篷外時，他又回過頭：「可是如果我是你，以後我絕不會再見她。」

× × ×

小方緊握雙拳，又慢慢鬆開，然後再慢慢的轉過身，面對卜鷹。

他想問卜鷹：「你既然肯放她走，爲什麼要我留下？」

他沒有問出來。

波娃和班察巴那一走出去，卜鷹的樣子就變了，小方面對他時，他已經倒了下去，倒在用獸皮堆成的軟墊上。小方從未見過他如此疲倦衰弱。

他蒼白的臉上全無血色，可是他雪白的衣服都已有鮮血滲出。血漬就在他胸膛上，距離他的心口很近。

「你受了傷？」小方失聲問：「你怎麼會受傷？」

卜鷹苦笑：「只要是人，就會受傷，利劍刺入胸膛，無論誰都會受傷的。」

小方更吃驚。

「江湖中人都說你是從來不敗的，我也知道你身經數十戰，從未敗過一次。」

「每件事都有第一次。」

「是誰刺傷了你？」

卜鷹還沒有回答，小方已經想到了一個人，如果有人能刺傷卜鷹，一定就是這個人。

——無名的劍客，無情的劍。



小方立刻問道：「你已經跟他交過手了？」

卜鷹沉默了很久，才慢慢的說：「當代的七大劍客，我都見過，雖然我並沒有跟他交手，但是他們的劍法我都見過。」

他在嘆息：「他們之中，有的人已老了，有的人生活太奢華，有的人劍法太拘謹，昔年被江湖公認的當代七大劍客，如今都已成過去，所以我沒有跟他們交手，因爲我知道我一定能勝過他們。」

這不是回答，所以小方又問道：

「他呢？」

卜鷹當然也不知道小方說的「他」是什麼人。

「我已經跟他交過手，」卜鷹終於回答：「我敢保證，七大劍客中，絕沒有一個人能接得住他這一劍的！」

「這一劍」無疑就是刺傷卜鷹的這一劍。

「我從未見過那樣的劍法，我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過。」卜鷹慢慢的接着道：「我只能用六個字來形容這一劍。」

「那六個字？」

「必殺！必勝！必死！」

「可是你還沒有死。」小方彷彿在安慰他，又彷彿在安慰自己，「我看得出你絕不會死的。」

卜鷹忽然笑了笑：「你眞的看得出我不會死？」

他的笑容中帶譏笑：「我留下你，說不定就是爲了要你在這裏等我死，因爲我也曾留在你身邊，等着你死。」

× × ×

譏笑有時也是種悲傷，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傷，有時往往會用譏笑的方式表達。

小方也瞭解。

除了對自己的感情外，對別人的事他通常都能瞭解。

他慢慢的坐下來，坐在卜鷹身旁。「我等你，」他說：「不是等你死，是等你站起來。」

× × ×

烈日又升起，帳篷裏却顯得份外陰暗寒冷。

卜鷹已閉着眼睛躺了許久，也不知是不是睡着了，這時忽然又張開眼，看着小方。

「有兩件事，我一定要告訴你。」

「你說。」

「那個無名的劍客並不是眞的沒名字，他姓獨孤，叫獨孤痴，不是痴於情，是痴於劍。」

卜鷹嘆息着：「所以你千萬不能與他交手，痴於情的人，一定會死在痴於劍的人之劍下，這一點你絕對不能不信。」

小方又問：「第二件事呢？」

卜鷹又沉默了很久才開口：「你是個浪子，」他說：「有的浪子多金，有的浪子多情，有的浪子愛笑，有的浪子愛哭，只不過所有的浪子都有一點是相同的。」

「那一點？」

「空虛。」卜鷹道：「孤獨，寂寞，空虛。」

他慢慢的接着道：「所以浪子們如果找到一個可以讓自己覺得不再孤獨的人，就會像一個溺水者抓到一根木頭，死也不肯放手了，至於這根木頭是不是能載他到彼岸，他並不在乎，因爲他心裏已有了種安全感覺，對浪子們來說，這已足夠。」

小方當然明白他的意思。

他說的正是小方一直隱藏在心底，連碰都不敢去碰的痛苦。

一個人，一柄劍，縱橫江湖，快意恩仇，浪子的豪情，也不知有多少人羨慕。

因爲別人永遠不會知道他們心底的空虛和痛苦。

卜鷹道：「可是你抓到的那根木頭，有時非但不能載你到彼岸，反而會讓你沉得更快，所以你應該放手時，就一定要放手。」

小方握緊雙拳，又慢慢鬆開：「你爲什麼要對我說這些話。」

卜鷹道：「因爲你是我的朋友。」

× × ×

聽到這兩個字從卜鷹嘴裏說出來，小方眞的吃了一驚，甚至比看見他白衣上的血漬時更吃驚，只覺得心裏忽然有一股熱血上湧，塞住了咽喉。

卜鷹坐起，從身旁拿起個羊皮袋，袋裏不是那種淡而微酸的靑稞酒。

「這是天山北路的古城燒，」他說：「這種酒比大麯還烈得多。」

他自己先喝一口將羊皮袋交給小方。辛辣的烈酒喝下去就像是熱血一樣。

「你怕不怕醉？」

「連死都不怕，爲什麼要怕醉？」

卜鷹銳眼中又有了笑意，忽然曼聲而歌。

——兒須有名，酒須醉，醉後暢談，是心言。

這是西藏詩人密拉勒斯巴的名句，簡簡單單，普普通通的十四個字裏，却帶着種說不出的滋味，他像是男兒們的熱血一樣。

（二）

卜鷹還沒有死，小方也沒有走。

隊伍又開始前行，終於已將到達距大吉嶺二百五十里的「聖地」拉薩。

晴空萬里，雲淡天青，遠處雲峯在望，小方的心情彷彿也開朗了許多。

可是他並有忘記波娃。

卜鷹看得出這一點。

「還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訴你。」有一天他對小方說：「不管你信不信我都要告訴你。」

「什麼事？」

「波娃的意思是雪，雪是水結成的，雪的顏色潔白如銀。」卜鷹道：「波娃才是眞正的水銀。」

小方沒有反應。

他正在眺望遠處高峯上的積雪，彷彿根本沒有聽見卜鷹在說什麼。

卜鷹又道：「失刦的黃金還沒有找到，衞天鵬還是不會放過我，死去的兒子永遠不能復出，呂三也一定不會放過你。」

他慢慢的接着道：「現在我們『箭組』中的人已傷亡大半，他們絕不會讓我們平安回到拉薩去的。」

這兩天晚上，隊伍歇下時，小方也彷彿聽見遠處隱隱有馬蹄奔騰的聲音。

衞天鵬是不是已調集了人手，準備跟

他們作最後一戰？

「前面有個隘口，藏人們都稱之爲『死頸』。」卜鷹道：「如果我算得不錯，他們此刻一定已經在那裏等着我。」

（三）

死頸。

只聽這兩個字，小方已可想像到那隘口地勢的險峻。四山環插，壁立千仞，如果有人在那裏埋伏突擊，這隊伍中能活下去的人絕不會多，何況埋伏在那裏的，必定都是衞天鵬那組織的精銳戰士。

小方不禁担心：「你準備闖過去？」

卜鷹冷笑：「他們就想我闖過去！我爲什麼要讓他們稱心如願？」

小方又問：「除了那隘口外，還有沒有別的路可走？」

「沒有。」卜鷹道：「但是我們並不是一定非過去不可。」

「不過去又如何？」

「等。」卜鷹道：「我們也可以等，等他們來。」

「他們會來？」

「一定會來，而且很快就會來，因爲我們能等，他們不能。」

「爲什麼？」小方問。

「他們的人手已集中，正是士飽馬騰，鬥志最旺盛的時候，他們算準了這一戰必勝，一擊得手後，就可以開宴慶功了。所以他們身上絕不會帶着太多糧食和水，因爲這一戰過後，我們的糧食和水就全都是他們的了。」

卜鷹冷冷的接着道：「所以他們不能等，我們不過去，他們一定會過來。」

「然後呢？」

「我已吩咐過，在那隘口三十里之外紮營。」卜鷹道：「他們等不到我們，鬥志已衰，再奔馳三十里來找我們，氣力也已弱，我們就在那裏以逸待勞，等他們來送死！」

他不僅看得準，而且算無遺策，不僅可以拔劍傷人於五步之內，而且可以運籌帷幄，決勝於千里之外。

小方不能不承認他的確是江湖少見的奇才，只不過小方還是在担心。

「他們就算來了，也未必就是來送死的。」

「哦？」

「衞天鵬既然已決心要勝這一戰，這一次必定已精銳盡出，再加上獨孤痴和搜魂手，我們這邊能跟他們一決勝負的人有幾個？」

卜鷹的白衣上又有鮮血沁出，這一戰之後，他的白衣必將被鮮血染紅。

但是他的神情却仍然極鎭靜，忽然道：「我知道不管這一戰我們有多大機會，你却絕不會走的，否則你也不必爲我担心了。」

小方的胸口又熱了。

一個朋友的瞭解，總是比任何事都令他感動。

卜鷹看着他，冷酷銳利的目光忽然變得很柔和：「我受了傷，我們的人手的確不够，但是，我們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因爲我們有樣東西是衞天鵬他們絕對沒有的。」

他慢慢的接着道：「我們有生死與共，死也不會臨陣脫逃的朋友。」

小方忽然大聲道：「不管怎麼樣，這次你一定要將獨孤痴留給我。」

卜鷹又靜靜的看了他很久，目中又有了笑意：「這次獨孤痴恐怕不會來。」

「爲什麼？」

卜鷹道：「你一定也聽過班察巴那最喜歡說的一句話。」

小方知道是那句話。

——要讓別人流血，自己也得流血。

卜鷹道：「我承認獨孤痴是天下無雙的劍客，可是他要讓我流血，他自己也得付出代價。」

小方立刻問：「他也受了傷。」

卜鷹沒有回答這句話，只淡淡的說：「不管怎麼樣，如果他來了，我一定把他留給你。」

（四）

還未到黃昏，隊伍就已停下。

根據加答的報告，這裏與「死頸」之間的正確距離是二十九里。

駝馬圍成了一圈，帳篷紮起，每個人都依舊在做他們應該做的事，和平時完全沒有不同，彷彿根本不知道有大敵將臨。

小方又已有一整天沒有見到班察巴那了，這兩天他也沒有被派出去值勤巡弋，一直都陪着卜鷹留在那頂上懸掛着黑色鷹羽的帳篷裏。

負責管制食水的嚴正剛和宋夫子也來了，是卜鷹請他們來的，請他們來喝酒。

今天卜鷹的興趣居然很好。

他們喝的不是古城燒，是「嗆」——青稞釀酒，名曰嗆。

這種酒雖然不易醉，醉了却不易醒。

黃昏後外面就響起了歌聲，對藏人們來說，歌與酒是分不開的。

四下營火處處，每個人都在歌，有在飲，好像故意要讓別人認爲他們完全沒有戒備。

就算他們有所戒備又如何？箭組中的勇士，剩下的已不到十個人。

根據小方所聽到的馬蹄聲，衞天鵬調集來的人手至少有他們的十倍。

× × ×

班察巴那回來了。

他證實了小方的想法，他已到「死頸」去過：「此刻已到了那裏的，大約有八十四馬。」

八十四馬，就是八十個人，就是八十件兵刃，每一件都必定是殺人的利器。

班察巴那又說：「那些人每一個都是騎術精絕的壯士，其中有一部份用的是長槍大戟，有一部份配着弓弩，還有七八個用的是外門兵刃。」

能够用外門兵刃的人，武功絕不會太差。

班察巴那却說：「可是眞正可怕的絕不是他們。」

「眞正可怕的是誰？」小方在問。

「除了八十四馬外，還有三頂轎子也到了那裏。」

沙漠中居然有人坐轎子，在準備突襲強敵時，居然有人要坐轎子去。

小方更驚異：「轎子裏有人？」

「有。」班察巴那道：「一頂轎子一個人。」



「是些什麼樣的人？」

「能够讓衞天鵬派轎子接來的，當然都是了不起的人。」班察巴那遲疑了片刻，才接着道：「我只認得出其中一個。」

「你認得出的是誰？」

「就是你認爲絕不會殺人的那一個女人。」

小方閉上了嘴。

——波娃眞的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眞的能在眨眼間殺人？

他看不出，眞的看不出。

他也不相信，也許已經不是不能相信，而是不願相信。

班察巴那道：「除了她之外，另外一個，是獨臂獨腿的殘廢，左腿上裝着根木脚，右手上提着個黃布包袱，份量看來很重。」

小方立刻問：「他有多大年紀？」

「我看不出他的年紀。」班察巴那道：「她的頭髮每一根都白了，亮如銀絲，但是一張臉却還是白裏透紅，看來簡直是個小姑娘。」

「小姑娘？」小方又問：「你說的這個人，是個女人？」

「是，是個女人。」

小方的臉色彷彿已變了。

「另外還有一個呢？」

「第二個人好像是個瞎子，下轎時却要人攜扶，但是唯一發現我躲在附近的人就是他。」班察巴那苦笑：「我差一點就回不來了。」

小方的心在往下沉。

他已猜出這兩個人是誰，在當世的絕頂高手中，這兩個人絕對可以名列在前十位。卜鷹也應該知道他們的，但是卜鷹連一點反應都沒有，只淡淡的說了句：「你累了，來喝杯酒。」

× × ×

不易醉的酒，醉了就不易醒，最可愛的人，往往就是最可怕的人。

世上有很多事都這樣的。（本章終）

## ▲絕頂高手

（一）

天色已暗了，人也將醉了，營火却更亮，歌聲亦更亮。

卜鷹的銳眼也更亮。

他爲什麼能如此鎭靜？難道他已有方法對付即將到來的那些人？

小方想不出他能有什麼法子。

那瞎子無疑就是搜魂手。

「毒手搜魂，性命無存」。如果他要去找一個人，那個人不是趕快逃走，就是趕快爲自己料理後事。

能够從他手下逃走的人至今還沒有幾個。

那個獨臂獨腿，紅顏白髮的女人比他更可怕，因爲她只有一半是人。

她的另外一半既不是神，也不是鬼，更不是人。

她的另外一半是「魔」。

她這個人彷彿已被一種可怕的魔法分成了兩半，一半是玉女，一半是天魔。

「玉女天魔」柳分分，誰也不知道她究竟有多高武功？多大年紀？

可是每個人都知道，她也隨時都可以把你一個人分成兩半。

× × ×

嚴正剛一向滴酒不沾，宋老夫子喝得却不少，不喝酒的一個方正嚴肅，喝酒的一個也是君子，在一般情況下，他們都是値得尊敬的人。

可是到了拔刀相對，白刃加頸時，他們的價値也許還比不上加答。

加答是戰士，也是勇士，可是在面對搜魂手和柳分分這樣的高手時，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死。

「死」雖然是所有一切的終結，却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就眞能解決，也沒有人願意用這種方式解決。

卜鷹已重傷，班察巴那畢竟不是神，他們能有什麼法子對付即將到來的強敵？

× × ×

小方想得很多，只有一件事沒有想。

——波娃是不是會來？來了之後，會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他？他又能用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他？

抵死纏綿的情人，忽然變成了生死相搏的仇敵，他將如何自處？

這種情況有誰能應付？這種痛苦有誰能瞭解？

卜鷹一直在看着他，彷彿已看出了他心裏的痛苦，默默的向他舉起了酒杯。

就在這時，遠處忽然有馬蹄奔騰聲響起。

八十四快馬飛馳奔騰，蹄聲如戰鼓雷鳴，天地間立刻充滿了殺氣。

可是外面的歡唱聲並沒有停止，卜鷹也仍然安坐不動。

他的杯中仍有酒，滿滿的一杯酒，連一滴都沒有濺出來，只淡淡的對小方說：「我知道你最怕等，他們果然沒有讓我們等得太久。」他又舉杯：「爲了這一點，我們也該喝杯酒。」

（二）

蹄聲自遠而近，彷彿在圍着這隊伍的營地奔馳，並沒有衝過來。

營火旁的人仍在高歌歡唱，彷彿根本不知道強敵已來，生死已在呼吸間。

這是不是因爲他們每個人都絕對信任卜鷹，絕不會將他們帶上死路，所以才能如此鎭定？

也許就因爲他們這種超人的鎭定，才使得強敵不敢輕犯！

忽然間，一聲尖銳的胡哨響起，響徹雲霄。圍繞着營地奔馳的健馬，忽然全部停下，蹄聲驟止，大地靜寂如死。

殺氣却更重了。

八十四快馬上的八十名戰士，想必都已抽箭上弦，拔刀出鞘。

卜鷹仍然毫無舉動。

對方不動，他也不動，他比他們更能等，更能忍。

小方很想出去看看外面的情況，卜鷹却又向他舉起了酒杯。

「我保證他們絕不會衝過來的，情況未明，他們絕不敢輕舉妄動。」

他又舉杯一飲而盡：「我們至少還有時間再喝三五杯。」

他只喝了這一杯，又是一聲胡哨響起，加答忽然衝入了帳篷，嘶聲叫道：「來

了！」

× × ×

卜鷹的杯中酒又已引滿，滴酒不濺，只冷冷的問：「誰來了？」

「衞天鵬來了。」加答顯得有點緊張：「還有六個人抬着三頂轎子跟着他一起來了，已經從西面進入了營地。」

「來的只有這幾個人？」

「其餘的人馬已經把我們包圍住，來的却只有這幾個人。」加答道：「他們說要來見你。」

卜鷹淺淺的啜了一口酒：「既然有貴客光臨，爲什麼不請他們進來？」

× ×

帳篷外忽有人冷笑：「既然知道有貴客光臨，主人爲什麼不出來迎接？」說話的這個人聲音尖細，就像是一根尖針刺入耳裏：「卜大老板的架子未免太大些。」

卜鷹冷冷的道：「我的架子，本來就不小。」

他揮了揮手，加答立刻將大帳掀起，帳外燈火亮如白晝，遠處閃動着刀槍劍戟的寒光，歡唱聲終於停止，駝馬不時驚嘶，寒風陣陣吹來，冷如刮骨鋼刀。

一匹高頭大馬，三頂綠呢小轎已到了帳外，衞天鵬高坐馬上，腰畔有刀，鞍旁有箭，箭仍在壺，刀仍在鞘，殺氣却已盡出。

剛才說話的却不是他。

剛才說話的聲音是從第一頂轎子裏發出來的，現在人已下轎。

一個獨臂獨腿的女人，頭髮白如銀絲，面貌宛如少女，左腿上裝着醜陋而笨拙的木脚，右腿上却穿着條繡花褲，露出了光滑纖細柔美的足踝，踝上戴着七八枚閃閃發光的金鐲。

她的右臂已齊肘斷去，右手却美如春葱手上提着個看來份量極沉重黃布包袱。

她的木脚着地，姿勢醜陋而笨拙，右腿落下後，立刻變得風姿綽約美如仙子。

她這個人就像是地下諸魔用兩個完全不同的人拼湊起來的，拼的雖然很巧妙，却令人一看見就會從心底發冷。

× × ×

小方本來就聽說過「天魔玉女」柳分分是個這麼樣的人。

可是等他親眼看見時，他才知道所有的傳說都不能形容出她的邪異和詭秘。

× × ×

第二頂轎子上的人也下來了，瘦而黝黑，長如竹竿，身上穿着件黑布長衫，一雙眼睛裏昏暗無光，一雙手始終藏在袖子裏，不願讓人看見。

小方知道他就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胆的毒手搜魂，可是並沒有十分注意他。

小方一直在注意看第三頂轎子。

——波娃是不是馬上就要從這頂轎子裏走出來了？

他的心在跳動，在刺痛，跳得很快，痛入骨髓。

他在盡力控制着自己，不讓臉上露出一點痛苦的表情來。

想不到第三頂轎子裏一直都沒有人走出來。

（三）

衞天鵬一躍下馬，跟着搜魂手和柳分分走入了帳篷。

帳篷上的黑色鷹羽在風中搖動，彷彿正在向人們宣示它所象徵的不祥含意。

疾病，災禍，死亡！

但是這些事小方並不在乎，疾病，災禍，死，他都不在乎。

他在乎的只有一件事。

——第三頂轎子裏究竟有沒有人？如果有人，爲什麼不出來？如果沒有人，他們爲什麼要把一頂空轎子抬來？

× × ×

卜鷹仍然端坐不動，蒼白的臉上也連一點表情都沒有。

衞天鵬冷笑。

「卜大老板的架子果然不小。」

「你錯了。」柳分分也在笑：「現在我已經看出他並不是眞的架子大。」

她的聲音忽然變了，變得少女般溫柔嬌媚：「他沒有站起來迎接我們，只不過因爲他受了傷，我們怎麼能怪他？」

卜鷹居然承認。

「我不但受了傷，而且傷得很重。」

「可是你也不必太難受。」柳分分的聲音更溫柔：「能够在獨孤劍下保住性命的人，除了你之外好像還沒有第二個。」

「我一點都不難受，」卜鷹道：「因爲我知道獨孤現在也未必很好受。」

柳分分居然同意：「所以你們那一戰也不能算是你敗了，所以卜大老板還是永遠不敗的。」

她柔聲接着道：「最少直到現在爲止，還沒有敗過，連一次都沒有敗過。」

搜魂手冷冷的問：「下一次呢？」

「下一次他也不會敗。」柳分分吃吃的笑着道：「因爲這一次他若不肯答應我們的要求，他根本就沒有下一次了。」

卜鷹問：「你們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三十萬兩黃金和一個人。」

「你們已經派人來搜查過，已經應該知道黃金不在這裏。」

衞天鵬又在冷笑：「不在這裏在那裏？除了你之外，只怕也沒有人知道。」

「哦？」

「我們已將這地區完全搜查過。」衞天鵬道：「除了你例外，絕沒有別人能從鐵翼手上刦走那批黃金，所以黃金就算不在你們要帶走的這批貨物裏，也一定是被你們藏起來了。」

柳分分嘆了口氣，柔聲道：「你這麼樣說，他一定不會承認的。」

衞天鵬道：「你有法子讓他承認？」

柳分分道：「這種事通常只有一種法子解決，這種法子雖然很俗氣，却是最古老，最有效的一種。」

他的聲音忽然又變了！變得尖銳而冷酷：「勝者爲强，敗者糟殃。如果他們敗在我們手裏，就算黃金不是被他們刦走的，他們也得想別的法子把三十萬兩黃金交出來。」

搜魂手冷冷道：「這法子聽來好像很不錯，要卜大老板交出三十萬兩黃金來，好像並不難。」

柳分分道：「我保證，他一定能交得出。」

衞天鵬道：「可是我們並不想多傷無辜，所以我們只來了三個人。」



搜魂手道：「我們三陣賭輸贏，就賭那三十萬兩黃金和那個人。」

衞天鵬道：「只要你們能將我們三個人全都擊敗，我們從此不再問這件事。」

搜魂手道：「不管你們要找的對手是誰，小方總是我的。」

× × ×

小方終於轉過身。

在剛才那片刻間，他有幾次都想衝過去，看看那頂轎子裏是不是有人？看看波娃是不是在那轎子裏？

他幾次都忍住。

看見了又如何？又能證明什麼？改變什麼？

他轉身面對搜魂手，道：「我就是小方，就是你要找的人，你是不是現在就想出手？」

搜魂手沒有開口，卜鷹却替他回答：「他不想，他根本就不是眞的想找你這個對手，因爲他自己也知道，十招之內，你就可以將他刺殺在劍下。」

小方冷冷道：「可是他明明已找上了我。」

卜鷹道：「那只不過是他們的戰略而已。」

小方不懂：「戰略？什麼戰略？」

「我受了傷，班察巴那是藏人，他們一向認爲藏人中沒有眞正的高手。」

卜鷹接着又道：「他們眞正提防的人只有你，所以他們要搜魂手選你做對手，因爲他的武功最弱，以最弱的人對付最强的，以下駟對上駟，剩下的兩陣，他們就必勝無疑了。」

這是春秋時兵法家的戰略，只要運用得當，通常都十分有效。

卜鷹忽又冷笑：「只可惜這一次他們的戰略用錯了。」

衞天鵬忍不住問：「錯在那裏？」

「錯在你們根本就沒有看出這裏誰才是眞正的絕頂高手。」

「這裏還有高手？」

「還有一個，」卜鷹道：「只要他願意，隨時都可以奪下你的刀，拗斷你的弓箭，再順手打你七八個耳光，把你一脚踢出去。」

衞天鵬笑了，大笑。

卜鷹道：「你不信？」

衞天鵬道：「卜大老板說的話，我怎麼敢不信，只不過像卜大老板說的這種人我非但沒有見過，連聽都沒有聽過。」

卜鷹道：「現在你已經聽過了，你是不是想見見他？」

衞天鵬道：「很想。」

卜鷹道：「那麼你不妨趕快拔刀，只要你一拔刀，就可以見到了。」

（四）

衞天鵬沒有拔刀。

他的刀在腰，名震江湖的斬鬼刀。

他的手已握住刀柄。

他拔刀的姿態無暇可擊，拔刀的動作也同樣正確迅速，江湖中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刀一拔出來，必定見血。

但是他沒有拔刀。

× × ×

帳篷裏除了他們自己三個人，和小方，卜鷹，班察巴那，只有兩位老先生。

嚴正剛刻板方正，完全沒有一點武林高手的靈氣和殺氣。

宋老夫子看來更只不過是個老眼昏花，老態龍鍾的老學究。

這兩個人看來都絕不像是高手。

除了他們還有誰？

衞天鵬看不出，所以他沒有拔刀，他這一生中，從未做過沒把握的事。

× × ×

柳分分忽然嘆了口氣，柔聲道：「卜大老板也應該瞭解他這個人，要他拔刀，並不是件容易事，我就不同了，要我出手很容易。」

她少女般的臉上又露出甜美的笑容：「我出手是不是也一樣能見到？」

卜鷹的回答明確：「完全一樣。」

柳分分微笑：「那就好極了。」

× × ×

帳篷裏有兩張低几和幾個用獸皮縫成的坐墊，柳分分慢慢的坐下，將手裏的黃布包袱放在几上，用那隻青葱似的玉手去解包袱上的結。

她已準備出手，包袱裏無疑就是她殺人的利器，一種絕不是屬於她「人」那一半的殺人利器！一種已接近「魔」的殺人利器！

（本章終）

## ▲另一隻手

（一）

包袱已解開，包袱裏只有十三件閃動着暗黑光芒的鐵器，每一件的形狀都很怪異，有的看來如環扣，有的看來如骨節。

誰也看不出這是什麼兵刃，世上根本沒有這樣的兵刃。

柳分分解釋：「這就是我的另外一隻手。」

她伸出了她那隻纖柔美麗的手：「我的這隻手跟別人完全沒什麼不同，我穿衣，吃飯，洗臉，漱口都是用這隻手，偶而我也會用這隻手去撫摸我喜歡的男人。」

「你另外這隻手呢？」卜鷹問。

柳分分笑了，笑容忽然變得說不出的邪惡詭秘：「你們都應該看得出，這絕不是一隻人的手。」她一個字一個字的接着道：「這是魔手，是用十八層地獄下的魔火煉成的。」

她忽然捲起衣袖，從那條已被齊肘砍斷的手臂骨節裏，抽出一根烏黑的鋼絲。

然後她就將這十三件鐵器，全都接在她的斷臂上，接成了一條怪異而醜惡的鐵臂。

最後一節是個鋼爪。

她將斷臂中抽出的那條鋼絲，結上這最後一節鋼爪的機簧環扣。

這條本來明明是用黑鐵煉成，沒有血，沒有肉，沒有生命的鐵臂，忽然變得有了生命，忽然開始彎曲，扭動，隨時都可以從任何一個部位，向任何一個方向彎曲扭動。

最後一節鋼爪，也配合着鋼臂的動作，忽然彎轉，抓住了她自己這條手臂的後肘。這種動作是任何人都絕對做不到的，可是她能做得到。

因爲她這隻手，根本不是人的手。

她忽然轉身看着小方：「你能不能把你的手伸出來給我看看？」

小方伸出了手。

他的手掌寬大，堅實，乾燥，他的手指長而有力。

柳分分微笑：「你有雙很好看的手，而且很有用，你用這雙手握劍的時候，任何人都很難將你的劍擊落。」

小方淡淡的說：「我手裏的劍從未被人擊落過。」

「可是你手裏沒有劍的時候呢？」柳分分問：「你能不能憑空變出把劍來？」

小方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我能。」柳分分說。

她的鐵臂一扭，鋼爪彈出：「這就是一把劍，我已用這把劍刺穿過二十七個人的咽喉。」

小方冷冷道：「二十七個人也不能算多。」

柳分分格格笑道：「我殺的人當然不止二十七個，因為我這隻手裏還藏着迷香，毒汁，和另外十三種暗器，隨時都可射出來，要人的命，但是誰也不知道它會在什麼時候射出來，從什麼地方射出來。」

小方閉上了嘴。

無論誰都不能不承認，她這隻手實在是種可怕的武器。

柳分分的鐵臂又一扭，鋼爪再次彈出，「嗤」的一聲響，三寸厚的木几，已被刺穿了一個洞，一縷青烟嫋嫋散出。

「現在你們想必也已看出，我這把劍上還淬了毒，見血封喉，絕對無救。」

她還沒有說完這句話，木几上那破洞的四周，竟已完全焦裂。

「現在我已經準備出手了，」她媚眼中光芒如蛇蠍，慢慢的從小方，卜鷹，班察巴那三個人臉上掃過。

然後她才輕輕的問：「你們要我對誰出手？」

「我。」一個人淡淡的說：「我早已在等着你出手。」

（二）

說話的這人竟不是她在看着三個人，而是看來最不能說出這句話的宋老夫子。

「你？」柳分分也顯得很驚訝：「是你？」

宋老夫子嘆了口氣：「其實我也有點怕你這隻手，更不想要你用這隻手來對付我，只可惜這裏偏偏只有我一個人能對付你。」

柳分分盯着他看了半天，又笑了。

「只有你能對付我？」她的笑容又變得十分溫柔：「你準備用什麼對付我？」

「用我的另外一隻手。」宋老夫子道：「你有另外一隻手，我也有。」

「你也有？」柳分分看着他擺在桌上的一雙枯瘦乾癟的手：「你的兩隻手好像都在這裏。」

宋老夫子微笑：「你的另外一隻手，是第二隻手，我另外那隻手，是第三隻手。」他笑得很愉快：「我的這雙手，也跟別的人沒什麼不同，我穿衣，吃飯，漱口，都用這隻手，偶而我也會用這隻手去撫摸女人的……」

班察巴那忽然也笑了笑：「你通常摸的都是女人身上的那些地方，用不着說出來別人也知道。」

宋老夫子道：「可是我另外那隻手，用處就不同了。」

他的笑容忽然也變得很詭秘：「你想不想看看我那隻手？」

柳分分媚笑：「我想得要命。」

「好，」宋老夫子道：「你看看。」

× × ×

他的一雙手本來就擺在几上，十根手指平平的伸展出來。

他自己也在看着自己的這雙手。

柳分分當然更不能不看，衞天鵬和搜魂手也沒法子不去看。

羊角燈在風中搖曳，燈光閃動不停。

他一雙乾癟的手忽然變了，不但顏色變了，形狀也變了，本來毫無血色的手，忽然變得血紅，本來枯瘦無肉的手，忽然變得健壯有力，就好像一對空皮囊中，忽然被塞入了血肉。

看着他這雙手的人臉色也變了。

就在這時，忽然有另一隻手閃電般伸出，「格」的一响，柳分分斷臂上的鐵手已被卸了下來。

× × ×

這隻手是從那裏來的？

（三）

這隻手本來就在，在嚴正剛身上，每個人都看見了這隻手，可是沒有人想到這就是宋老夫子的「另外一隻手」。

現在柳分分的鐵臂已經到了嚴正剛手裏。

柳分分臉色慘變。

「這算什麼？」

「算你敗了。」宋老夫子瞇着眼笑：「三陣賭輸贏，第一陣你們已敗了。」

「這不能算？」

「為什麼不能算？」宋老夫子道：「你的另外一隻手在包袱裏，我的另外一隻手在別人那裏，我們兩隻手本來都同樣不在自己身上。」

「可是你們兩個人對付我一個……」

「誰說我們是兩個人？出手的是他，我的手根本連動都沒有動過。」

柳分分少女般的臉，好像忽然就老了二三十歲。

這當然是個圈套，可是現在她已經掉了下去，她還能怎麼樣？

衞天鵬的臉色鐵青，忽然道：「我佩服。」

「你佩服？」宋老夫子笑得更愉快。

「閣下的掌力內功，我當然佩服。」

衞天鵬轉向嚴正剛：「閣下出手之快，我更佩服。」

他忽又冷笑，看着卜鷹冷笑：「但是我最佩服的，還是你！」

「哦。」

「若不是閣下先說了那些話，讓我們認定這裏有位隨時都可以奪下我的刀，把我一脚踢出去的絕頂高手，柳夫人只怕還未必會中你們的計。」

卜鷹也冷冷的笑了笑：「你還是不信世上有這樣的高手？」

「他的人在那裏？」衞天鵬問。

「就在這裏。」

「他是誰？」

「我說過，只要你一拔刀，就會知道他是誰了。」卜鷹道：「我保證絕不讓你失望。」



× × ×

衞天鵬一向冷靜謹慎，一向最能沉得住氣，從不輕易出手從不做沒把握的事。

但是現在他已不能不破例了。

他已不能不拔刀。

× × ×

「嗆」的一聲，刀出鞘。

刀光如雪如霜，如奔雷閃電，三尺九寸長的刀鋒，帶着刺耳的風聲，一刀向卜鷹砍了下去。他從不輕易出手，只要出手，就很少失手。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刀的速度和威力，快、準、狠，都不足以形容。他這一刀已展盡全力，既沒有替自己留退路，也不想再留下對方這條命。

（本章終）

## ▲豪賭

（一）

高手出招，通常都不會盡全力，因為他們一定要先為自己留下退路，先立於不敗之地。

衞天鵬絕對是高手，他這一刀未留退路，只因為他認為根本不必留退路。

卜鷹不但受了傷，而且空拳赤手，用什麼來擋這一刀？

就算還能閃避，也絕對無刀反擊。

對方既然無力反擊，他又何必要為自己留退路，能夠有一分力量使出來，就將這一分力量使出來，刀下絕不留情。

他希望這一刀就能致命！

× × ×

衞天鵬老謀深算，身經百戰，一向看得極準，算得極準。

可惜他這一次算錯了。

卜鷹接住了這一刀，用一雙空手接住了這一刀。

他的雙手一拍，就已將刀鋒夾住，他的身子已飛起，雙脚連環踢出，第一脚踢衞天鵬握刀的手，第二脚踢他雙腿間的要害。

衞天鵬不能不閃避，後退。

第一脚踢來時，他的刀已撒手，第二腿踢來，他只有凌空翻身，才能躲得開。

他的人落下時，已在帳篷外。

他的刀已在卜鷹手裏。

卜鷹輕撫刀鋒，冷冷道：「這一刀還不够快，這把刀也不够利。」

他以姆指扣中指，以中指彈刀鋒，「崩」的一响，刀鋒已缺口。

他右手握刀柄，再用左手兩指握住刀尖，又是「崩」的一响，長刀已被拗斷！從刀鋒缺口處斷成兩截。

× × ×

衞天鵬的臉色慘變，變得比柳分分更慘。卜鷹冷冷的接着道：「我雖然已負傷，可是你們也不該低估我的，因為我還沒有死。」

衞天鵬握緊雙拳：「只要你不死，就沒有人能擊敗你？」

卜鷹的回答和以前同樣明確：「直到現在還沒有。」

他連看都不再去看衞天鵬，他一雙兀鷹般的銳眼已盯在搜魂手身上。

「現在只剩下你了，」卜鷹道：「三陣賭輸贏，你們已敗了兩陣，你是不是還想拚一拚？」

「這個人是我的。」小方的聲音雖然很平靜，情緒却很不平靜。

剛才那兩陣對決，實在令人血脈沸騰，動魄驚心。

「這個人當然是你的，連命都是你的。」卜鷹道：「只要你出手，三招之內，必將死在你的劍下。」

「剛才你說是十招。」

「現在已不用了，」卜鷹冷冷道：「現在他的胆已寒，氣已餒，你要殺他，已經用不着十招。」

小方忽然也冷笑：「只可惜他絕不敢出手的。」

「他當然不敢。」

搜魂手站在那裏，連動都沒有動，他們說的話，他好像根本沒聽見。

現在他不但是「瞎子」，而且變成了聾子。

柳分分已經很久沒有開口，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無論鬥智鬥力，卜大老板都無人能及。」

卜鷹接受了她的恭維。

柳分分又道：「但是智者千慮，也難免會有一失。」

「哦？」

「我們雖然敗了，但是還沒有死。」

柳分分站起來，眺望着遠處劍戟上閃動的寒光：「就在你們的營地外，我們還有八十位久經訓練，百戰不死的戰士。」

衞天鵬接着道：「只要我一聲令下，他們就會衝過來，片刻間這裏就將橫屍遍地，血流成渠。」

卜鷹忽然道：「你們外面還有頂轎子，轎子當然不會是空的。」

「不錯，」柳分分道：「我們當然不會抬一頂空轎子來。」

她目中又閃出惡毒詭譎的笑意：「轎子裏很可能坐着位從未敗過的絕頂高手，也可能藏着可以將這方圓五里內的人畜全都炸成飛灰的火藥。」

她用笑眼看着小方：「我知道你一直想看看轎子裏究竟有什麼？但是不到最後關頭時，我們是絕不會讓你看到的。」

小方沉默。

柳分分接着道：「現在還不到最後關頭，因為我們還有賭注，還可以跟你們賭一賭。」她轉身面對卜鷹：「只看卜大老板是不是願意用你這麼多子弟伙伴的性命來跟我們賭。」

卜鷹也沉默。

這是場豪賭，賭注實在太大，敗的一方固然會敗得極慘，勝的一方也是慘勝。無論是慘勝還是慘敗？都同樣痛苦。

「我知道你很難下決定，」柳分分道：「不到最後關頭，我們也同樣不願跟你賭，只要你答應我們兩點小小的要求，我們立刻就走。」

卜鷹仍然沉默。

衞天鵬道：「我們想看看你的貨，每一包貨都要看。」

這是他的第一點要求：「黃金既然不在你這裏，你就讓我們看看又何妨？」

柳分分道：「我們還想把這個人帶走。」她指着小方：「他跟你非親非故，你何必為他跟我們拚命？」

（以下轉入第81頁）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曹若冰・文
盧令・圖

# 劍胆琴心

（二）

**前文提要：**
在「揚州第一樓」上，坐着師仁傑、袁友亮及夏蘭庭等三人及另一華服少年冉士杰，冉士杰爲一歌妓歌唱喝采，而師仁傑則强要歌妓陪酒，雙方爭持不下……原來他們是因武林事相連而來。未幾，兩個黑袍怪人突然出現，他倆是爲救冉士杰而來，冉士杰本應知機而退，他却用激將法與師仁傑較量，終因功力不敵而離去。其時，關浩然偕同師騰雲到來，師騰雲因不知其乃父師仁傑亦在堂，滿身覇氣，顯盡威風，師仁傑見狀，爲煞他氣燄，出手如電，一指點上師騰雲掌心——

## 更番施毒手　兩度破詭謀

師騰雲心頭機伶一顫，駭然抱腕後退。旋而，他雙目突現懍煞光，又羞又怒的說道：「怪不得你如此狂妄，原來是仗着這個……」

師仁傑冷冷道：「這該够了！」

師騰雲道：「是不是够了，且過了三招再說不遲！」

聲落，吸氣抬掌，「摧心掌」跟着出來！

師仁傑雙目威稜陡然怒射，冷叱道：「遠無怨，近無仇，我只不過仗義執言，訓了你幾句，你竟以獨門歹毒掌力相對，足見心腸狠毒，不義不肖，要你何用！」

五指倏張，電扣而出！

袁友亮與夏蘭庭睹狀不禁心神劇震！

關浩然却是心顫胆裂，失色驚叫道：「這是『碎玉手』，幼主，擋不得，趕快散功……」

「碎玉手」前古奇學，所向無敵，發無不中，中者必然血脈倒流，攻心而死！

身暴退！

關浩然巳「砰」然一聲，雙膝跪地，巨目湧淚，滿臉激動道：「老奴請恩主手下留情！」

師仁傑與關浩然名雖主僕，事實却親同骨肉手足，師仁傑雖對關浩然有救命之恩於前，但關浩然却對師仁傑一家有大恩於後！

因此，師仁傑心中再氣再怒師騰雲之不屑不義，也不敢受關浩然這一跪，連忙側身跨步，急伸雙手相扶，雙目熱淚盈眶，顫聲說道：「關大哥，你這是要折煞我，十多年大恩未報，我怎受得古大哥這一跪，古大哥快快請起！」

關浩然巨目淚如泉湧，只是說不出話來，在師仁傑攙扶之下，緩緩站起，身軀顫抖個不停！

師騰雲睹狀傻了眼，張了口，驚詫地叫道：「恩叔，這是……」

關浩然霍然轉頭，顫聲輕喝道：「幼



師騰雲心神倏然一震！望着師仁傑那張蠟黃、病容的臉孔，眼中滿是疑惑猶豫之色！

這也難怪，父子倆根本沒有見過面，也沒有一點兒印象，再加上那傳說了十多年的死訊……

關浩然雙眉陡地一挑，沉聲喝道：「幼主，這是何等事，老奴還能欺騙幼主不成！」

師騰雲心神猛震！木木然「砰」地一聲，跪了下去。

當年尚在母腹中，一別如今巳成人，此情此景，此時此地父子會，應該是個悲喜交集的感人場面！

但是，師仁傑並未因師騰雲的下跪而稍斂怒容，却臉色沉寒如冰地冷聲說道：「師少俠，我不敢當，快快請起！」

這，誰都聽得出來不是好話。

師騰雲如今明白了，他明白能面對天下武林毫無懼意，爲何獨對這位「吳奇仁」那懾人之威而胆怯？

因爲，這是他生身之父，他的體內有他父親的血！

因此，他身形一震，垂下了頭。

關浩然跨前一步，要開口說話。

師仁傑巳然抬手一擺，說道：「關大哥且請陪井大俠三位坐坐，我要是不管敎他，我豈不愧對我師家祖宗，也羞見天下武林！」

關浩然不敢再說，應了一聲，脚下却未移動也沒有坐下！

師仁傑目光轉注師騰雲，再射威稜地說道：「對你，我沒有別的話說，爲宇內生靈，爲天下武林，爲我師家門風，也爲你自己，我不能讓你仗着一身歹毒霸道功力逞強逞橫，危害武林，任意傷人！」

說着，倏地抬手一指點下！

關浩然心胆欲裂，搶步上前，電疾伸手，一把托住師仁傑的臂肘，顫聲道：「恩主手下留情，老奴這裏給您跪下了！」

他身形方自一矮，師仁傑巳右腕一翻，架住他的胳膊，皺眉說道：「關大哥，你千萬不要這樣……」

關浩然顫聲說道：「恩主僅只幼主一脈……」

師仁傑挑眉說道：「這種兒子我不敢要，我師仁傑寧可絕了後，也不能有子不肖，讓他敗壞家聲，仗藝爲惡，爲害武林蒼生！」

關浩然道：「恩主，幼主他並無惡跡，爲報血仇，那該是爲人子所當爲！」

師仁傑道：「關大哥莫替他辯護，他冥頑無知……」

關浩然道：「恩主明智，該知這絕不能怪幼主！」

師仁傑雙眉一軒，道：「那或許不能怪他，過去的也可以不提，可是他今夜竟因些微小事，輕用那歹毒霸道的掌力，這幸虧是我，要換個別人，關大哥該知道這後果，他今夜既能以此對我，日後便能以此對別人，關大哥請想，這，我能漠視不管，任由他這樣下去，有辱我師家磊落家聲麼？」

關浩然垂首說道：「老奴也知道幼主有所不是，但請恩主開恩！」

師仁傑肅容說道：「關大哥，割肉之痛，人人難忍，可是我不能……」

關浩然連忙接口道：「既如是，恩主又何忍……」

師仁傑深吸了口氣，咬牙說道：「我不能因骨肉之親，而虧對天下武林！」

關浩然挑眉說道：「恩主請恕老奴斗胆，老奴以爲幼主罪不至死，恩主若是執意非殺幼主不可，敢請恩主先殺老奴！」

師仁傑啞聲道：「關大哥，你……」

關浩然道：「老奴身受恩主重生大恩，焉能眼見恩主絕後！」

師仁傑道：「關大哥，我並非要取他性命，只是要毀去他一身仗以逞橫逞凶的功力……」

關浩然截口道：「恩主明智，老奴以爲，那跟殺了幼主沒有甚麼分別！」

事實也是，練武之人，一旦失去一身功力，那可是生不如死！

師仁傑身形一震！默然了半晌，臉容一肅，道：「關大哥定要代他求情麼？」

關浩然毅然點頭道：「老奴願代幼主受過，一切在所不辭！」

師仁傑霍地轉向師騰雲，沉聲喝道：「畜生，給我跪到井大俠面前去！」

此刻師騰雲巳經煞威全消，那敢有絲毫遲疑違悖，立刻轉身跪向井正平面前！

井正平一驚站起，急說道：「這豈不折煞井正平，師大俠這……」

師仁傑正容說道：「井大俠，師仁傑適才巳經說過，犬子雖是手未沾血腥，但我不殺伯仁，伯仁却由我而死，師仁傑父子在道義上不無責任，心中也不無愧疚，如今，犬子跪在井大俠面前，師仁傑請井大俠隨意處置，絕不敢有半句怨言！」

這一來，井正平爲難了，心中不禁猶豫不決，不知應該如何才好。

袁友亮忽然說道：「井老三，師少俠可未傷柴老五一根毛髮，你還猶豫怎地？還不能消除這誤會麼？」

井正平呆了呆，抬眼望向袁友亮道：「你說什麼？我柴五弟當眞不是死在他手裏的？」

袁友亮正容道：「你不信關大哥，難道也信過我，我還會騙你不成？」

井正平默然沉吟了刹那，突然轉向師仁傑雙拳一抱，正色說道：「師大俠，『五怪』兄弟向來恩怨分明，我柴五弟既非死於令郎之手，這『仇恨』二字從此一筆勾消，請恕井正平失陪，告辭！」

話落，舉步便要離去。

袁友亮出手如風，却一把將他拉住，說道：「井老三，別不近人情，說好的，由我作東，大夥兒談談，如今酒菜未上，你怎麼可以……」

井正平老臉抽搐地啞聲苦笑，道：「袁老哥，這一頓，我不叨擾也罷，你該知道……」

袁友亮點頭道：「我明白，這怪不得你，可是你也該知道你這麼一走，師大俠將何以自處？還有關大哥，都是數十年的老朋友了，現在話巳說開了，應該藉着這頓酒，釋釋前嫌！」

井正平苦笑地道：「如今誤會巳經明白了，柴五弟既非死在師少俠之手，還有什麼前嫌可言，至於對師大俠……」

師仁傑突然含笑接口說道：「井大俠

，師仁傑要奉告一事，當年約鬥五位的不是我師仁傑！」

井正平雙目倏然一睜，道：「此話當眞？」

師仁傑正容說道：「井大俠該知道我，無論任何事，我沒有不敢做不敢當！」

井正平默然稍頃，神情一肅，道：「師大俠，井正平明白了，從此再不敢對師大俠有所不敬之心，過去的，尚請師大俠原諒我五兄弟！」

師仁傑含笑道：「井大俠無須客氣，這都是師仁傑名氣累人！」

井正平雙目忽地一凝，道：「井正平請問，師大俠知道那是誰麼？」

師仁傑道：「我心中雖有所疑，但無證無據，不便空口指人，請井大俠稍假時日，當可有所奉告。」

井正平眉鋒一皺，道：「以師大俠的身份，聲望，若有所指，井正平絕不敢不信！」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井大俠說的是不錯，但空口無憑，說話要有根據，師仁傑不願落個以身份、聲望壓之人名！」

顯然，他處處顧慮到憑證，不願有失他那磊落胸襟，氣度，俠名！

不愧是傲誇當世第一奇男的美譽，實在令人敬佩！

井正平目射敬佩之色，略一沉吟，道：「既如此，井正平不敢再問……」

夏蘭庭接口說道：「好了，如今井老三該叨擾袁老哥這一頓，可以請坐了！」

誤會既已說開了，井正平當然不會再言離去，就是想離去也不好意思開口了。

於是，井正平立即雙手一抱拳，說道：「恭敬不如從命，不過，井老三有個意見。」

袁友亮雙目一凝，道：「井老三，你有什麼意見？」

井正平微微一笑，說道：「在揚州，井老三是地主，諸位是客人，這一頓，該由我井老三做東，略盡地主之誼，也爲向師大俠告謝致歉，並慶賀師大俠父子相逢之喜！」

袁友亮哈哈一笑，一把掌拍上井正平的肩胛，熱情毫邁地說道：「井老三，你早該這麼說了。」

話鋒一頓，轉向關浩然說道：「關大哥，你和井老三拉個手吧！」

關浩然出手如電，伸雙手握上井正平的雙腕，說道：「井老三，我只有一句話，謝了！」

井正平赧然一笑道：「關大哥，井老三也沒什麼好說的，我慚愧！」

彼此都是武林奇豪，有這兩句話，已經够了！

這時，師仁傑轉向仍然跪着的師騰雲，目射慈和地輕輕說道：「你起來，讓我看看你。」

師騰雲恭敬地應了一聲，站起身子，却仍低着頭，不敢仰視。

師仁傑又道：「抬起頭來，我要看看你娘是像你，還是像我？」

師騰雲依言抬起頭，師仁傑注視着愛子那俊美挺拔的面貌稍頃，才輕聲喊了句：「雲兒……」

聲音帶着些微的顫抖，包含着內心的激動與辛酸！

師騰雲心頭也不禁一陣激動，脫口喊道：「爹……」

父子天性，人間至情，一刹那間於此全都流露無遺！

此刻，師仁傑已不像是個叱咤風雲，當世傲誇第一，威震天下武林的「琴劍書生」，而是個平平庸庸的慈祥父親。

此刻，師騰雲也不是那名懾武林，豪情萬丈的煞星，而是個軟弱稚氣未脫的幼兒！

師仁傑雙目淚光閃動，師騰雲也是。

關浩然，井正平，夏蘭庭與袁友亮全都被這「父子會」的氣氛感染地默然靜坐着，誰也沒有開口出聲。

突然，師仁傑含笑地微微點頭，聲音有點兒啞，說道：「嗯，差不多跟我一般高了，好，好，坐下吧！」

師騰雲就在父親身旁坐了下去，接着他抬起了一雙淚光閃動的星目，凝注着父親那張蠟黃的臉孔，張了張口欲言又止。

師仁傑入目愛子這種神情，心裏立即瞭然，含笑說道：「爹爲查緝陰謀仇凶，詐死忍隱了十九年，內中詳情，日後再慢慢告訴你，現在你所看到的，不是爹的眞面目，想知道爹的眞面目，什麼時候找面鏡子看看自己就知道了！」

師騰雲默默點頭。

適時，關浩然却突然一搖頭道：「恩主，老奴斗胆，以爲恩主如今已無掩蔽眞面的必要了！」

師仁傑笑笑道：「關大哥怎麼……」

關浩然連忙接口道：「恩主錯了，今宵幼主初見恩主，十九年來，只以爲今生無父，無福一睹慈顏，恩主何忍令幼主失望，不讓幼主一睹嚴父的風采？」

師仁傑微一沉吟道：「關大哥說得對，是我錯了，我遵命。」

抬手取下了臉上特製的面具，露出他那俊美挺拔，與師騰雲毫無二致，比師騰雲猶勝一分的眞面目，而他那高華氣度，隱隱懾人之威，更是師騰雲所缺少的！

關浩然巨目微睜，道：「歲月不饒人，恩主又老了不少！」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生老病死，何人能免？歲月摧人老，關大哥兩鬢不是也已蒼白了麼？」

關浩然苦笑了笑，未再接話。

師騰雲目睹嚴父的風儀，星目不由奇采飛閃地暗忖道：「怪不得爹能傲誇當世第一，威譽滿天下，武林共尊，原來爹是這麼一位氣度高華的人物……」

他這裏暗忖間，關浩然那裏已肅容說道：「稟恩公，主母她……」

師仁傑接口說道：「關大哥，我知道了，我在金陵遇見了『玄武谷主』，我和夏老弟，袁老弟來揚州，便是爲了尋她與雲兒。」

師騰雲眨眨星目，望着關浩然問道：「恩叔，我娘現在揚州？」

關浩然點頭道：「如今恩主已出，老奴不敢再瞞幼主，主母如今是在揚州，是跟在幼主之後出來的。」

師騰雲驚喜地道：「恩叔爲什麼一直不告訴我……」

關浩然道：「幼主宥諒，是主母的令



諭，老奴焉敢……」

師騰雲一把抓住關浩然的手臂，急問道：「恩叔，我娘她老人家現在何處？」

關浩然尚未答話，師仁傑已然輕喝道：「雲兒，放手！」

師騰雲聞喝一震！連忙鬆了手。

師仁傑說道：「現在不必多問，待會兒跟爹一起去見你娘就是。」

說話間，袁友亮吩咐店伙計做的酒菜送了上來。

於是，這幾位武林奇豪也就暫時停住一切談話，分別舉杯邀飲，杯酒言歡。

這一席酒，一直吃喝了一個多更次方散。

在井正平的誠懇邀請下，夏蘭庭與袁友亮答應不住在客棧，前往井正平府中作客。

師仁傑也答應了井正平的邀請，不過，今晚他必須先去和分別十九年的夫人見面後，才能前往井正平的府中。

× ×

「瘦西湖」，在揚州城北，湖形狹長，自南迤北。

南起「虹橋」，北止於「平山堂」下之「蜀岡」。

湖上花木疏秀，風景纖麗，夙稱揚州名勝。

「法海寺」，位於湖畔「小金山」之北，「二十四橋」，「五亭橋」之南。

「法海寺」別名「小金山」，寺院宏敞，莊嚴肅穆，香火頗盛。

寺中，有座「湖上草堂」，四週綠柳成蔭，明窗淨几，遠離繁華，到此能令人塵念全消，超俗脫世之感！

冷月清輝下，這地方，特別顯得幽靜，一景一物，靜得美，美得清奇！

夜，二更將半。

在那「湖上草堂」的窗櫺前，憑窗靜坐着個人：是個黑衣美婦人。

她黛眉美目，容華絕代，雅麗若仙。

突然，一陣沙沙的脚步聲，劃破了這草堂的寧靜，清冷的月光下，一名身材瘦小的老年僧人，由前院踽踽行向草堂。

黑衣美婦人眨了眨她那雙清澈深邃的美目，隨即檀口微啓，夜空中飄傳起她那無限甜美的輕柔話聲道：「老師父還未安歇麼？」

老和尚丈外佇步，雙手合十微躬身形，說道：「女施主也還未安歇？」

黑衣美婦人道：「我貪戀這清幽夜景的寧靜，不想睡，老師父有事？」

老和尚道：「貧衲特來奉知，寺外有客人求見女施主。」

客人？這麼深夜，會是誰？……

黑衣美婦人愕然說道：「有客人要求見我？……」

老和尚道：「共是三位，一位姓關，另兩位是……」

黑衣美婦人未待老和尚話完，立即站起嬌軀，笑說道：「我知道了，麻煩老師父，就說我有請！」

老和尚合十躬身，轉身走向前院。

未幾，一陣脚步聲響傳了過來。

黑衣美婦人已移步站立在草堂門內，道：「是關大哥麼？我在這兒……」

「稟主母，是老奴，還有……」

倏然，一個清朗而帶着些微顫抖的話音接說道：「娟妹，還有我跟雲兒！」

原來這黑衣美婦人正是師仁傑闊別了十九年之久的愛妻孔翠娟，也就是師騰雲的生身之母。

前者的話聲，自在孔翠娟的意料中，後者的話聲，出乎意外，但却是孔翠娟夢寐難求的。

孔翠娟芳心驀然驚喜交集，激動地脫口叫道：「是傑哥跟雲兒麼？……」

「娘！」一聲呼喊，黑影如電，疾射草堂門前，「砰」然跪倒在孔翠娟膝前，是師騰雲。

是兩個，師仁傑與關浩然則停步站立在五尺以外。

孔翠娟伸出一隻賽雪欺霜的柔荑，輕撫在愛子的頭上，一雙美目淚光閃動凝望着五尺以外的師仁傑，香唇顫抖，喃喃輕語：「傑哥，雲兒……十九年了，這莫非是夢中……」

耳邊，響起師仁傑那清朗，充滿深情的話音說道：「娟妹，這不是夢，關大哥，雲兒，還有我，都在妳眼前！」

孔翠娟嬌軀一陣輕顫，美目微合，兩排長長的睫毛眨動間，晶瑩的淚珠兒簌簌滴落！

那是喜，是悲，是忍耐了十九年的別離辛酸之淚……

不過，那喜的成份，要比別的成份多得多！倏而，她舉袖拭淚，展顏含笑地扶起了膝前的愛兒，語聲輕柔地說：「雲兒，起來，讓娘看看，一別這多日，是胖了，還是瘦了……」

師騰雲臉上淚漬未乾，心裏好似有着無限委曲地道：「娘，雲兒好想娘，娘都不想雲兒！」

這麼大個人了，他竟然還撒嬌。

其實，這並不足爲怪，慈母之前，那一個小兒女不是如此？別說他只有十九歲，就是二十九歲，又何能免？

這是天性，也是至情！

孔翠娟笑了，那仍然含着淚光的美目中泛現一片慈愛的光輝說道：「都快娶媳婦的人了，還這麼小兒女態，也不怕你恩叔笑話……」

關浩然沒有笑，他默立在師仁傑身旁，雙目中也是淚光閃動，只差沒有滴落而已！

孔翠娟接着說道：「傻孩子，娘怎麼不想你……」

師騰雲道：「可是娘出來了這麼久，單不讓雲兒一個人知道！」

孔翠娟笑道：「如今你不是已經知道，也已經見着娘了麼。」

語聲一落又起，抬眼望向師仁傑說道：「傑哥，關大哥，請進草堂裏坐。」

師仁傑含笑點頭。

關浩然却躬身說道：「稟主母，老奴到外面走走去……」

顯然，他這是有心迴避。

實情他也應該迴避，師仁傑夫婦別離十九年，今宵首次重逢，自然免不了有許多體己話兒要說，雖然，師仁傑夫婦由來視他如手足兄長，從未把他當作外人看待，但他到底是外人。

他是個知禮之人，在此時刻，怎會不

懂禮不廻避？

然而，他話未說完，孔翠娟已截口說道：「關大哥見外了，我夫婦不同於一般世俗夫妻，別人不知，難道關大哥也不知我夫婦？」

關浩然雖然有心廻避，但經孔翠娟這麼一說，他只好打消廻避之心，躬身說道：「是老奴之過，老奴遵命就是。」

話罷，邁步跟隨師仁傑進了草堂。

十九年，實在不是個短暫的歲月，尤其在一對恩愛情深夫婦來說，那不啻是一百九十年。可是，這一對夫婦雖然是十九年別後重逢，但都沒有那見面相擁的場面，也沒有那訴說不盡的綿綿情話和私語，彼此的神情却十分平靜！

誠如孔翠娟所說，她夫婦不同於一般世俗夫婦。

其實，她夫婦何須相擁情話，她夫婦都是當世蓋代奇男、才女，彼此心靈相通，相知極深，只須四目交投的深深一眼，彼此的心意已在默默無言中交流透澈，彼此領會了對方的深情，代替了那形式上的相擁與訴說，也勝過那千言萬語的訴說！

本來也是，情，只在心，雖訴說上千言萬語，歸根結底，還不是個「情」字！

所以有人說：在談情說愛的時候，眼睛往往會比嘴巴更能說話，千言萬語抵不上深情的一眼！

因爲深情的目光，能使對方感到更美好，更深的情意，比一切甜言蜜語更甜蜜的享受！

師仁傑，孔翠娟這對夫婦，她們當然並不是因爲當着關浩然和已經長大了的愛子才如此，就是夫婦獨處也是一樣，要不然怎能說是不同於一般世俗夫婦？

夫妻分別落座，坐定，師仁傑望着愛妻那額上已現皺紋，比十九年前更清瘦了許多的嬌靨，他心底感到一陣愧疚歉然，雙目中又隱泛起了淚光。

孔翠娟好像已看出夫婿的心意，美目輕眨地婉然一笑，問道：「傑哥，你跟關大哥和雲兒，是怎麼碰見的？」

於是，師仁傑便立刻放開心底的歉疚，將金陵城內遇見「玄武谷主」，隨即趕來揚州，在第一樓巧遇關浩然和師騰雲的經過，一直說到了眼前。

孔翠娟聆聽之餘，嬌靨神色不禁爲之速變，師仁傑說完，她神情立即一轉凝重地皺眉說道：「眞想不到『九幽宮』野心不死，竟然勾結了『九指神魔』冉天赦夫婦又現武林，看來天下武林又將面臨一場浩刦的攷驗了……」

師仁傑微微點頭道：「他們雖然旨在天下武林，但以冉士杰在第一樓上一再逼我出手的情形推料，顯然還顧忌着我，在未能對付倒我之前，大概還不至於敢輕舉妄動！」

孔翠娟默然了刹那，話題一轉，問道：「傑哥碰到過他了麼？」

這個「他」字指的是誰？師仁傑，關浩然心裏却明白，師騰雲雖然不知道，但他不敢問。

師仁傑搖頭道：「沒有，不過，在金陵碰見『玄武谷主』之前，另外碰見個人，那人跟我是素昧平生，但却認得我，自說非常仰慕我，對我也非常熟絡！」

孔翠娟美目微凝道：「是誰？」

師仁傑道：「他自稱複姓諸葛，雙名天兆。」

孔翠娟黛眉輕蹙地道：「怎麼沒聽說過麼個人！」

師仁傑道：「他是官家的人，據他自己說是一位大內侍衛領班。」

孔翠娟沉吟地道：「既然是一位大內侍衛領班，那他的一身功力所學應該很高不俗了！」

師仁傑點頭道：「他一身所學如何雖然無法看的出來，但從其眼神，氣宇上看，一身功力修爲可能比我差不了多少！」

孔翠娟美目輕眨地道：「傑哥，大內侍衛個個向來眼高過頂，尤其一個領班，更是目空一切，他和你非常熟絡，絕非無因，可能是有所求助於你吧？」

師仁傑含笑點頭道：「娟妹高明，他的確是有求於我，請我帮他的忙！」

「他要你帮什麼忙？」

「對付『九指神魔』夫婦。」

「傑哥可曾問他原因？」

「據他說與『九指神魔』夫婦有不共戴天的私仇！」

「傑哥答應他了麼？」

「沒有。」

「他既然開了口，你不答應，只怕他不會死心罷休吧？」

「他雖曾再三堅請，但我已告訴他我功力已不大如前，如今已難是冉天赦手下[illegible]招之敵！」

「他相信了？」

「看他的神色，像是將信將疑。」

孔翠娟芳心一震，美目凝注道：「傑哥高功力大不如前之說，可是眞的？」

師仁傑道：「本來是眞的，但在碰見『玄武谷主』以後，就完全恢復了！」

孔翠娟美目一眨道：「是『玄武谷主』帮助之功麼？」

「是的。」師仁傑點點頭說。

孔翠娟默然了刹那，道：「傑哥高功力大不如前之事，都有些什麼人知道？」

師仁傑道：「除『玄武谷主』外，就只有那位侍衛領班諸葛天兆了！」

孔翠娟黛眉微蹙地道：「那冉士杰他又是怎麼知道的呢？」

師仁傑道：「這是個問題，連我也不解！」

孔翠娟沉吟地道：「看來那位……」

師仁傑似乎明白孔翠娟要說什麼，連忙接口說道：「娟妹智慧高絕，該知我們不能空口指人！」

孔翠娟點頭一笑，道：「是我一時糊塗，多謝傑哥提醒！」

美目倏然轉向師騰雲，歛容說道：「雲兒，有兩件事，當着你爹和你恩叔，娘必須對你說明！」

師騰雲連忙肅容恭謹地說道：「娘請說，孩兒敬聆教訓。」

孔翠娟說道：「第一，就是當年約鬥『揚州五怪』之人不是你爹，是另外有人假冒你爹名義所爲。」

師騰雲雙眉微軒，道：「娘知那假冒爹名義的惡徒是誰麼？」

孔翠娟道：「雲兒，你應該記住你是當世第一『琴劍書生』的後人，無憑無據



的事，決不可隨便妄言，落人口實，你明白麼？」

師騰雲頭一垂，說道：「孩兒明白，孩兒謹記娘的教訓！」

孔翠娟含笑地深望了愛子一眼，又說道：「第二，便是當年聯手突襲『琴鳳小築』，縱火引凶之人，雖是『揚州五怪』和『太湖雙刀』，但他們可能也是受害者，受人脅迫，幕後另有主謀元兇……」

師騰雲抬眼懷疑地道：「事情既然如此，孩兒奉義父命諭出來尋仇之時，娘爲何不加以說明？」

孔翠娟道：「雲兒問的是，那時候娘因爲有所顧忌，不便明說。」

師騰雲道：「這麼說，是義父他老人家欺騙……」

孔翠娟倏然截口叱說道：「雲兒，不許你胡說！」

師騰雲身軀一震！連忙頓聲住口。

孔翠娟語聲一轉柔和的又道：「你義父可能並不清楚內中實情，也許是誤信了傳說，所以才要你找他們七位報仇，但是從『太湖雙刀』和『五怪』中的柴五俠，他們三位實非死在你的手中，而胸口上又確實留有你那獨門掌力的印痕情形來看，這件事，你自己應該有個明智的判斷！」

師騰雲俊臉泛白，嘴唇抽搐，顯示出內心之痛苦，吸了口氣說道：「雲兒明白了，也請娘明示，雲兒該怎麼辦？」

孔翠娟道：「如今，你爹已經復出，這追查主謀元兇報仇之事，你只聽你爹的就行了！」

一隻溫馨有力的手掌撫上師騰雲的肩胛，耳邊，响起嚴父那慈祥的話聲說道：「雲兒，爹跟你娘都知道，此刻你心裏一定痛苦艮深，但是，爹要你明白一件事，就是大丈夫生長於世，必須恩怨分明，受人點滴，皆當湧泉以報，怨，無須掛懷，這也是磊落君子仁恕之道，你懂？」

師騰雲恭謹地點頭道：「謝謝爹的教誨，雲兒懂了！」

師仁傑拍拍他的肩胛，含笑又道：「從今夜起，你跟在爹左右，對『九幽宮』屬下，准許你隨意出手，但却須記住得饒人處且饒人，上體天心，手下要留分寸，對其他武林同道，除非他對爹有所不利，不得爹允許，均不得出手，明白麼？」

師騰雲再次恭謹地點頭，道：「爹放心，雲兒全記下了！」

師仁傑點點頭，收回了手說道：「這才不愧是我師家之後，師家之後，要頂天立地，也俠骨柔腸，劍胆琴心，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凡事更要仰之不愧於天，俯之不怍於人！」

這番話，於仁於德，於義於理，面面兼顧，是非恩怨分明，不愧是胸襟磊落，當世傲誇第一的蓋代奇男，實在令人衷心敬佩！

關浩然在旁只聽得神采飛揚，巨目灼灼，滿含敬佩之色！

孔翠娟美目也閃射着欣敬異采，的確，有夫婿如此，她值得驕傲！

師騰雲則是俊臉神情肅然，第三次恭謹點頭！

現在他完全明白了，嚴父爲什麼能傲誇當世第一，天下武林共尊？因爲嚴父胸襟磊落，氣度超俗，處處講仁講德，講義講理。

今後，他要跟嚴父學，以身爲「琴劍書生」之後爲榮，決不能絲毫有損嚴父的清譽威望！

孔翠娟話題忽地一轉，說道：「傑哥，我有個你想不到的好消息要告訴你。」

師仁傑目光微凝道：「什麼想不到的好消息？」

孔翠娟道：「傑哥還記得當年武林中的那位威震黑白兩道，人人聞名色變的『女煞星』嗎？」

師仁傑雙目一眨道：「娟妹是說那位已受『小寒山雙聖』渡化，皈依佛門的『鐵心婆婆』？」

「正是她。」孔翠娟點頭道：「她又重出武林了。」

師仁傑道：「這倒眞是個想不到的消息，不過……」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娟妹可知她重出武林爲了何事？」

孔翠娟道：「是爲了陪伴一個人。」

師仁傑訝異地道：「是什麼人？竟値得她重出武林陪伴？」

孔翠娟微微一笑道：「她的小師妹荀玉玫。」

「哦！」師仁傑聽得「荀玉玫」這名字之後，這才恍然明白的，臉現驚喜之容地說道：「玉玫得列『雙聖』門牆，她眞造化不小，荀賢弟泉下英靈有知，他該含笑瞑目了！」

語聲一頓，目光瞥視了師仁傑一眼，問道：「他知道玉玫的事情嗎？」

孔翠娟智慧絕世，已知他這「事情」二字所指，微一搖頭道：「還不知道。」

師騰雲他承受了他父母的智慧，自然也高人一等，他眼見父母如此言談的神情，心中已知「事情」與他有關，他想問，但因不知「荀玉玫」是什麼人，當着嚴父，又有點不敢隨便發問地口齒動了動。

他這種要問而又不敢問的神情，師仁傑看見了，立刻朝他微微一笑說道：「雲兒，這件事情你現在不必問什麼，到時候你娘自會告訴你！」

師騰雲默然點了點頭。

師仁傑望着孔翠娟問道：「娟妹已經見到玉玫了麼？」

孔翠娟點頭道：「在金陵匆匆見過一面。」

美目一眨，轉向關浩然問道：「關大哥可知道『鐵心婆婆』跟玉玫來了揚州沒有？」

關浩然躬身說道：「禀主母，她二位早在老奴和少主之前就來了。」

孔翠娟道：「知道她二位住在什麼地方麼？」

關浩然道：「她二位住在『綠楊客棧』內。」

師仁傑轉臉看了看屋外的月影，道：「娟妹，天已經快亮了，我們走吧。」

孔翠娟笑道：「傑哥可是現在就去『綠楊客棧』？」

師仁傑點頭道：「我正是想立刻看看我們這位……」

「這位」什麼？沒有接說下去，目光又瞥視了師騰雲一眼，朝朝孔翠娟含笑地

一笑。

孔翠娟自然明白他「這位」以下沒有說出來的是句什麼話，笑笑說道：「傑哥放心，我保你看了滿意。」

× × ×

天色大亮時刻。

師仁傑夫婦等四人進了揚州城，在「綠楊客棧」後院的上房內，師仁傑和「鐵心婆婆」跟已故拜弟荀桐倫的獨生愛女荀玉玫姑娘見了面。

眼見荀玉玫姑娘亭亭玉立，國色天香，風華絕代，他心底有着難以言喻的歡喜與欣慰。

雖然，初見玉玫姑娘，對姑娘的所學功力還不了解，但他深知既是『雙聖』十多年調教出來的弟子，一定不會差，要不然『雙聖』豈會放心讓她出道江湖？

見禮落坐，坐定，師仁傑這才命師騰雲先拜見「鐵心婆婆」，然後和荀玉玫姑娘互相見禮，以兄妹相稱，並叮囑說道：「雲兒，玉玫是你已故拜叔的女兒，以後你要好好照顧她，她要是受了一點兒委曲，爹可要唯你是問，知道麼？」

師騰雲自幼跟隨母親和義父隱居深山，每天除練武以外便是習讀書文，十九年來從未有過一個年紀相若的伴兒，如今突然有了這麼一位美絕塵寰的妹妹，心中自是欣喜非常，聞聽嚴父叮囑之詞，連忙恭謹地連連點頭說道：「爹，您請放心，雲兒知道。」

荀玉玫姑娘在離開「小寒山」拜別恩師慈母之時，就已經由慈母告訴了她與師家的關係；「琴劍書生」的後人，是女便是她的姊姊，是男則是她的夫婿。

因此，她和「鐵心婆婆」一入武林，聞聽師騰雲乃是「琴劍書生」之後，便知師騰雲就是她未來的夫婿。

對於師騰雲在武林中的煞威，她芳心頗為不樂，本想在未和師騰雲見面之前，先殺殺師騰雲的煞威，因為這是關係她自己的一生幸福，她不願意自己的終身伴侶是個武林人人皺眉，視為心腸狠毒的「煞星」！

不過，那是她原先的想法，現在她和師騰雲見面了，她芳心裏的觀感也隨之有了改變。

她發現師騰雲眉宇間雖然煞威隱現，但從那英挺脫俗的相貌上，氣質上，無論怎麼看，都不像是個心腸狠毒之人！

因此，她芳心中也就暗暗鬆了口氣。

突然，門上响起了一陣「篤篤」輕响，「鐵心婆婆」眉鋒微微一皺，喝道：「進來！」

屋門應聲推開，一名店伙計手托茶盤走入。

「鐵心婆婆」雙眉一展，笑道：「你倒是挺週到的，謝謝你了，放下吧。」

店伙計放下茶盤，哈腰退了出去。

店伙計走後，「鐵心婆婆」問起師仁傑對當年事情的主謀元兇可有眉目時，師仁傑搖頭苦笑地道：「那主謀元兇實在太以狡詐，迄今仍無眉目，不過，昨晚却發現了一件頗為棘手的事情，我正想請婆婆帮帮忙，為天下武林盡點力呢！」

「鐵心婆婆」連忙說道：「是什麼辣手的事情？師大俠您請說，只要我老婆子力所能及，就沒有個不盡力的！」

師仁傑拱手道：「我先謝謝婆婆。」語聲一頓又起，便把昨夜「揚州第一樓」上所發生的經過概略的述說了一遍。

「鐵心婆婆」聽得雙眉軒動，臉現怒容的說道：「姬冷香她好大的胆子，當年要不是兩位恩師一念慈悲，替她說情，在『玄武谷主』那威力罕絕的『玄武神罡』下，如今那還有她的命在，想不到她不但不洗面革心，不知改悔重新做人，事隔二十多年，竟仍野心不死，仍欲圖霸天下武林……那冉天敖喬玉玲夫婦也夠糊塗的，竟然受她蠱惑勾結，看來我老婆子要替兩位恩師向姬冷香問問罪了！」

師仁傑道：「姬冷香不知悔改，惡性不移，自是罪無可恕，但是冉天敖喬玉玲夫婦素行並無大惡，所以我想借重婆婆勸勸他夫婦……」

# 諸葛亮七擒七縱的攻心戰

易君左

建興元年（後主卽位的那年，民元前一六八九，西元二二三），在今西康雲南貴州一帶邊境的蠻夷部落紛紛叛離，越雋（今西昌）的高定元，牂柯（今遵義）的朱褒，建寧（今昆明）的雍闓，都紛紛脫離蜀漢的統治而自謀獨立或向東吳靠攏。居中策劃最有力量，而又負有南邊疆一部份聲望的是孟獲，他號召各部土著響應雍闓的叛變。

蜀丞相諸葛亮本來就想加以撻伐的，只因國家新遭大喪，對於懷有貳心的邊疆民族，主張撫而不討，暫時採用休養生息政策。等到民安食足的時候，再看情勢的發展如何，才作決定。

這時，有一個後來失守街亭被斬的馬謖，本是丞相府的參軍，也是一名軍事人才，向諸葛亮進言：

「南部邊疆各部落為恃着他們的險而且遠，很久已不服從我們國家的命令了，今天縱然收復，明天又會造反的，丞相現在正是全力北伐，對付强敵，他們知道國內空虛，所以叛變更快。如果把他們澈底消滅，以除後患，那末，又違反了行仁政的道理，而且也不是倉卒間可辦的事。我覺得，用兵的原則，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但願丞相能够降服他們的心！」

諸葛亮聽了馬謖的話，頻頻點頭，於是決定方針，要使蠻夷心服——展開了他對外族的心理戰略。那個益州「土皇帝」的雍闓，是聽到了劉先生訃告後變掛最快的一個，態度開始驕慢起來了。都護李嚴與雍闓是老友，就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曉諭雍闓以大義和利害，雍闓回信上說：

「我聽說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如今天下鼎足而立，奉三個正朔，所以我們在遠方的實在太惶恐太迷惑，不曉得到底應該服從那個了。」

這當然也是實在情形，當時魏蜀吳分為三國，互相殺伐。那些邊疆民族，見風轉舵，想利用時勢，保全自己的地盤和祿位，雍闓的心情便是一例。

雍闓看着蜀漢的空虛，決定向遠在江東國勢正在龐大中的東吳靠攏，密派使者，暗送秋波。蜀漢派張裔為益州太守，太守到任，照例是要拜訪當地的「聞人」，而雍闓對這位新太守是太不客氣了，而且假作神巫的顯靈，說：「張太守像一把瓠瓜做的壺，外面雖光彩，裏面粗得很，不必殺他，把他綑起來送到吳國去算了。」於是雍闓把張裔秘密送交孫權。

東吳便遙封雍闓為永昌太守。永昌（今保山）在益州郡的西邊，道路壅塞，忽然聽到換了太守。這時，有一個永昌人呂凱，義憤填胸，督率吏民，封閉邊境，拒絕雍闓，雍闓幾次移檄永昌，限令開城迎接。呂凱的答覆是：

「天降喪亂，奸雄乘釁，沒有一個人不切齒痛恨，沒有一個地方不表示悲悼。所有人民都在想竭盡心力，肝腦塗地，解除困難。像你這樣受過漢朝恩澤的人，應該怎樣領導部屬，傾竭忠誠，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功書竹帛，留名千載，想不到你竟投降東吳，豈不是自掘墳墓！：現在諸葛丞相，是一代挺出的英才，遠謀深算，受命托孤，輔助中興，既往不咎。你為什麼不忠事漢朝呢？」

就由於呂凱的忠貞，阻滯了雍闓的擴大叛亂！

經過兩年的時間，蜀漢征服南蠻的準備工作完成了，於是在建興三年（民元前一六八七，公元二二五）春天的三月，分三路兵向西南邊境推進：

第一路是東路，指揮官為馬忠將軍，由今瀘縣進到遵義。

第二路是南路，指揮官為李恢將軍，由今宜賓進到昆明。

第三路是西路，由統帥諸葛亮親自指揮領率，兼任指揮官，由今樂山（嘉定）到西昌，經昭關通過大理，直達保山。

馬忠的部隊，征服了朱褒在牂柯，（今遵義）的叛變。諸葛亮便委馬忠為牂柯太守，馬忠在那裏做了善後工作，非常盡職。

李恢的部隊已先到昆明，越雋和建寧的蠻兵叢擁地集合起來，把兵數很少的李恢軍圍住了，李恢和統帥部的聯絡中斷。於是他心生一計，故意放出求和的消息，說：「官軍的粮食已完了，很想撤回。我們現在都是被迫南征的，想要回北邊去也不可能，所以很想和南方商談一下，坦白地以誠相見，」那些蠻族首領信以為眞，圍攻稍緩，李恢乘機突然出擊，大破蠻兵，窮追殲殺，南至盤江，東接牂柯，和統帥部的聲勢才相連起來，南方平定後，李恢的功勞居多，後來封為漢與亭侯，加安漢將軍的榮銜。

諸葛亮的參謀長是有名的勇將趙雲。在大軍南征的路程中，中護軍兼征南將軍的「常山趙子龍」是南蠻諸地驚心動魄的一個對象。

諸葛亮這枝主力是在澈底殲滅越雋的高定元和建寧的雍闓，等到大軍駐在卑水，高定元的部下殺了雍闓，漢軍進兵到越雋（西昌），把高定元斬了，可是雍闓的死黨孟獲已替代雍闓為南蠻的盟王。諸葛亮和趙雲的意見都相同，認為馬謖「攻心為上」的話是正確的，必須生擒這個雍闓的蠻酋孟獲，而且一定要使他心悅誠服，才能結束這一回戰事，南蠻也才不至於再造反。所以再由越雋深入，進到永昌郡。永昌卽今雲南的保山縣，在怒江東岸十里，考「出師表」上說的：「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一般的解釋是：五月間渡瀘水，卽四川的瀘江，而深入不毛是說深入不毛之地，這種解釋是錯誤的。

五月是緬甸和滇西的雨季的開始，七月雨最大，道路難行。諸葛亮在三月開始用兵，到雨季開始的時候就已進到南蠻的腹地。所謂「不毛」，不是「不毛之地」，而是今天大家知道的「八莫」，「渡瀘」的「瀘」，就是今天大家知道的「怒江」，保山西為騰衝，在怒江西一百餘里，八莫與騰衝連界，由騰衝縣城到八莫是一百餘里。八莫在漢建武時名「鹿多」，三個時名「不毛」現在名「八莫」，都是一音的轉變。因在東漢初年八莫已為中國屬地，所以諸葛亮入八莫，是收復失地。

諸葛亮的大軍攻破了永昌郡城，生擒了孟獲。諸葛亮很客氣地禮待他，帶他參觀軍營，炫示漢軍兵馬的雄壯，一面問他道：

「你佩服我們用兵的本領嗎？像這些，足够使你明白了吧？」

「以前我因為不知道你們軍隊中的實在情形，所以打敗了。現在看來，也不過如此。你如果能放我回去，我相信第二次不會被你們擒獲的。」孟獲還是這樣倔强而驕傲的答覆着。

諸葛亮笑了一笑，答應了孟獲，立刻下令釋放他回去，連所有的俘虜，也全放掉，叫他們重整軍馬，再來作戰。

孟獲第二次尚未交鋒，却又被諸葛亮捉住了，但諸葛亮依舊放他回去。

這樣捉捉放放像貓兒戲老鼠的五六次，到了第七次，又把孟獲捉到了，準備放他，孟獲不肯回去了，心裏感着極深的慚愧，流出眼淚來向諸葛亮哀哀地說：

「七擒七縱是從古以來沒有過的。我們雖不是開化民族，但也不能這樣無恥，我們佩服漢兵的天威，我們感激丞相的大恩，從此以後，南方的人民再也不敢造反了！」

孟獲心服投降後，南蠻所轄各地都平了。諸葛亮仍然用孟獲作那裏的酋長，他一向是用這政策：收復了一個地方，只要那地方的首領眞心歸順，便留着治理。但也不贊同這政策而向諸葛亮進諫的。諸葛亮說：

「如果要留外面的人就應該留駐軍隊。留駐軍隊則粮食發生問題，這是第一件不容易的事。加以蠻夷所遭傷破，父死兄喪，留住外面人而又沒有兵，一定會遭受禍患，這是第二件不容易的事。還有一點，朝廷過去對蠻夷屢次有廢殺等情事，蠻夷已感着結怨很深，如把外面人留住，他們終久是不會相信的，這是第三件不容易的事。現在我想用這個不留兵，不運粮的辦法，而又能把紀綱粗定，使漢夷初安，所以我才決定我這個政策留住了孟獲。」

諸葛亮用同化政策來消滅種族間的隔閡，顯然有着重大的意義。南方邊疆各部落，紛紛向蜀漢傾心的投誠，斷絕了以前勾結外界的關係，而且不斷地貢獻了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等等，增加了國家的財富和資源。

就在當年的冬天十二月，諸葛亮凱旋班師。諸葛亮到永昌後，不是從原路回來的，是由保山到昆明，由昆明經宜賓回成都。

如今中國的西南幾省，可以說都是由於當年諸葛亮開發出來的。中緬邊境，土著人民至今仍相信諸葛亮還活着，縣長的命令推不動時，只要說是這諸葛丞相的意旨，便暢行無阻了。（取材自「中國民族英雄」）

「鐵心婆婆」接口說道：「師大俠不可對他們太慈悲，並非我老婆子不減殺心，而是姬冷香就是個例子，冉天敖夫婦既與姬冷香勾結，助紂爲虐，爲虎作倀，便留之不得！」

師仁傑道：「婆婆雖然說的甚是，但上天尚有好生之德，若能不沾血腥，不動干戈勸得他夫婦退身事外，未嘗不是一件無量的功德！」

「鐵心婆婆」笑笑道：「我老婆子可沒有三寸不爛之舌，也沒有蘇秦，張儀那等辯才，只恐力所難及，弄巧反拙，惹得一身罪孽！」

師仁傑道：「冉天敖夫婦當年曾與婆婆有過數面之緣，並甚爲震懾婆婆的威名，雖然事隔多年，我料想他夫婦仍不敢對婆婆有所……」

「鐵心婆婆」搖頭道：「師大俠，不是我老婆子無悲天憫人之心，也不是不肯稍盡說客之力，實在是我老婆子深有自知之明，行不通！」

師仁傑雙眉微揚了揚，道：「何以見得？」

「鐵心婆婆」笑了笑道：「師大俠這是難得糊塗，我老婆子這點薄名，比起兩位恩師和『玄武谷主』如何？冉天敖夫婦既敢與姬冷香聯手危害武林，雖然已不把『雙聖一奇』放在眼內，如此，他們又怎會買我老婆子的賬，把我這『鐵心婆婆』放在眼內，聽我老婆子的？」

這話不錯，是理。

對此，師仁傑不是沒有想到，只是他心中另有想法，因此，他眉鋒微皺地笑了笑，又道：「我不是要婆婆以當年威名壓人，而是請婆婆憑當年與他夫婦的數面交情，對他夫婦曉以大義，說明利害！」

「鐵心婆婆」笑笑道：「師大俠既這麼說，我老婆子就答應試試，不過，只怕我老婆子多半是白費唇舌！」

師仁傑微微一笑道：「只要婆婆對他夫婦曉以大義，說明利害就行，聽與不聽，那就是他夫婦自己的事了！」

「鐵心婆婆」點頭道：「師大俠這份仁慈胸襟，實在令我老婆子衷心欽佩！」

師仁傑笑了笑，目光轉向一雙小兒女，正想說什麼時，突然，他臉上笑容陡凝，變色輕喝道：「雲兒，玫兒，凝神，運功，氣走任督，力攻血脈，快！」

師騰雲與荀玉玫聞言剛自一怔，師仁傑已疾出二指，虛空封住二人「中庭」穴，以阻逆血攻心，同時再次輕喝道：「火速盤坐！」

師騰雲荀玉玫二人身形微微一震，連忙盤腿趺坐，凝神行功！

「鐵心婆婆」與孔翠娟三人見狀情知有異，六道目光齊注師仁傑，方待發問，師仁傑已然說道：「不要緊，他二人只是中了毒……」

「鐵心婆婆」等三人心神俱都不由微微一震！目露訝異之色。

師仁傑遊目四顧，立刻發現了二人中毒的原因。

桌上茶盤內一壺熱茶，六隻茶杯，四隻未動，只有師騰雲和荀玉玫二人各動了一隻，兩隻茶杯中尚留有半杯熱茶。

情形顯然，毛病是出在這兩杯熱茶之上。

師仁傑目視關浩然說道：「關大哥，煩勞你去找那適才送茶的伙計來一趟，別難爲他！」

此言一出，三人立即瞭然。

關浩然一躬身，大步走了出去。

片刻工夫，門外脚步聲响動，關浩然領着那名店伙計來了，擺手示意店伙計入內，他自己則當門而立。

店伙計神情愕然地進了門，「鐵心婆婆」一聲冷哼，抬起了一隻手。

師仁傑忙道：「婆婆，事不關他，別找錯了人！」

「鐵心婆婆」聞言，沉腕垂下手。

店伙計也是個機伶人，這兩句話他聽得懂，雙眼一眨，訝然問道：「諸位客官，這是……」

師仁傑語聲平和地道：「沒什麼，你別怕，請老老實實答我幾個問題。」

抬手一指桌上的茶盤，問道：「這茶，可是剛沏的？」

「是的。」店伙計點頭說道：「客官，小號從不敢以剩茶待客！」

顯然，他是錯會了意。

師仁傑笑道：「沒人說它是剩茶，我問你，這茶是誰沏的？」

店伙計道：「是小的沏的，怎麼？水不開麼？」

師仁傑搖搖頭，又問道：「我們幾個沒招呼你，是誰要你送來的？」

店伙計道：「是剛才那一位……」

眼睛四下望了望，「咦！」了一聲，道：「怎麼，剛才那位大爺還沒回來？」

師仁傑道：「你說的是那一位？」

店伙計道：「是瘦瘦高高個子，穿黑衣的那位大爺呀！」

師仁傑道：「他怎麼和你說的？」

店伙計道：「他說這房裏來了四位客人，要小的送茶來，那位大爺人可真和氣，他怕小的忙不過來，還帮忙小的抓茶葉呢！」

這已經很够了，是怎麼回事？「鐵心婆婆」等人也全明白了。

師仁傑笑了笑，道：「原來如此，沒事兒了，你去忙你的吧！」

有了他這句話，關浩然立刻側身讓了路。

店伙計朝師仁傑哈哈腰告退，轉身走了出去，臉上有着一絲迷惑之色。

師仁傑輕吁了口氣說道：「好厲害，無孔不入，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眞令人防不勝防，看來咱們一舉一動全在人家的耳目之中！」

「鐵心婆婆」軒眉冷哼一聲說道：「今兒個算他造化大，日後就別讓我老婆子碰上！」

師仁傑微微一笑道：「有了這次教訓，咱們以後就會隨時隨地提高警覺了，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鐵心婆婆」道：「話雖如此，可是這口氣老婆子却難嚥……」

師仁傑笑道：「小寒山二十多年修心養性，婆子怎麼仍是這麼大的火氣？」

「鐵心婆婆」老臉不由一紅，赧然道：「多謝師大俠教我，老婆子以後再不敢妄動無名了……」



語聲一頓，斂容說道：「咱們還未找他，他已先害到咱們頭上來了，如今師大俠當不會再要我老婆子去遊說他夫婦兩個了吧！」

師仁傑淡然笑了笑，沒有說話。

這時，師騰雲與荀玉玫已行功完畢，雙雙起身詢問所以。

師仁傑便將原由說了一遍，靜聽之下，荀玉玫雖然嬌靨微微色變，但隨即恢復正常。

師騰雲却是劍眉雙挑，威態凜人，煞氣橫溢！

師仁傑見狀眉鋒不由一皺，沉聲輕喝道：「雲兒，但記今後凡事小心，不可妄動殺機！」

師騰雲心中一震！連忙斂去凜人的威態煞氣，赧然垂首。

師仁傑語調溫和地又道：「爹不多說了，以後多跟你玉玫妹妹學學鎮定修養工夫！」

荀玉玫嬌靨一紅，螓首微俛，說道：「您老人家別責怪雲哥，便是玫兒也動了嗔念！」

師仁傑道：「動嗔念，那人人在所難免，要緊的是嗔念動起之後，能不能把它壓制下去，這就在鎮定修養工夫了！」

荀玉玫恭謹地道：「多謝您老人家教誨！」

師仁傑含笑擺了擺手。

驀地，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起自屋外，是剛才那名店伙計，手上拿着一封信走了進來，朝師仁傑一哈腰，道：「客官，有位大爺要小的送封信來，要小的當面交給客官。」

說着，雙手把手上那封信遞了過來。

師仁傑雙眉微軒，伸手接過，突然目射威稜地變色說道：「好惡毒的東西，他人何辜！」

話聲中，抬手一指點向店伙計。

店伙計立時應指而倒，師仁傑閃電伸手把他扶住，轉望着關浩然說道：「關大哥，請以內功替他逼毒！」

「鐵心婆婆」等人立即恍然明白，這店伙計已經中了毒。

關浩然心中不由又驚又怒，口中應喏一聲，上前一步把店伙計移往一旁，運功替其逼毒！

師仁傑拆開信封，抽出一張信箋，只一眼，立刻雙目寒芒閃動，怒哼了一聲，隨手把信箋遞向「鐵心婆婆」，說道：「婆婆，信封信箋上都塗有劇毒請小心！」

「鐵心婆婆」微一點頭，提氣運功，功貫右手，伸手接過信箋，與孔翠娟並肩觀看，也只是那麼一眼，二人的臉上也立刻變了色！

信箋上，雖只是寥寥數語，但却令人觸目驚心非常，寫的是：

井老三，夏大先生，袁鐵掌三位已均被請往本宮做客，如欲他三位安返，請於三月之內前來本宮一會，過時不候。

姬冷香拜啓

「鐵心婆婆」滿頭白髮根根豎起，口中連連冷哼，右手一抬便要扯去信箋！

師仁傑連忙說道：「婆婆且慢，此信我尚有用處！」

「鐵心婆婆」聞言，威態一斂，道：「是我老婆子的糊塗，師大俠原諒！」說着把信箋遞上，師仁傑接過信箋，納入信封，揣入懷中隔衣放好。

師騰雲與荀玉玫睜大四目要問，師仁傑擺手說道：「自當告訴你倆，等你恩叔事畢後再說。」

師仁傑遇事鎮靜，思慮週密，他是怕關浩然聞訊震動，有所分心。

半盞茶辰光過後，關浩然事畢收手，店伙霍然而醒，滿臉驚愕之色不明所以。

師仁傑含笑說道：「小二哥，別驚怕，你中了煞，我懂得醫術，現在已經替你治好了！」

店伙計將信將疑。

師仁傑又道：「小二哥，這封信是誰交給你的？」

店伙計道：「也是位身材瘦高穿黑衣的大爺。」

師仁傑怔了怔！苦笑地道：「他們的胆子眞够大的，多謝你了，小二哥，你請去忙吧！」

店伙計雖然覺得這房裏的人都有點怪怪的，心裏暗泛嘀咕，但他未敢問什麼，聞言，立即哈了哈腰，告退出房而去。

店伙計剛走，師仁傑沒等關浩然發問，便道：「關大哥，信是姬冷香派人送來的，信上說，井老三跟夏大先生他們三位都被請去了『九幽宮』。」

關浩然臉色勃變，巨目圓睜，道：「恩主，此話當眞？」

師仁傑神情平靜地道：「信上是這麼說的！」

關浩然雙眉高挑，鬚髮怒張，一句話沒說，猛地一跺脚，翻身往外便走！

師仁傑出手如電，一把抓住關浩然的胳臂，道：「關大哥，你要幹什麼？」

關浩然威態凜人地道：「恩主，老奴要到祁連山『九幽宮』走走！」

師仁傑道：「關大哥應該聽我把話說完。」

關浩然道：「恩主請說完。」

師仁傑道：「姬冷香他限期三月，時間多得很。」

關浩然道：「夜長夢多，姬冷香心如蛇蝎，老奴恨不得立刻插翅飛上『祁連山』去會會她！」

師仁傑道：「關大哥就一個人去？」

關浩然挺胸震聲說道：「爲朋友，兩脅可以插刀，雖頭斷血流，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老奴還未把區區一座『九幽宮』放在眼內！」

好口氣，這份豪義够令人心折的！俗語說：「疾風知勁草，患難見眞情。」關浩然眞是位「鐵胆俠骨，義蓋千秋」，性情中人！

師仁傑道：「關大哥義薄雲天，由來令人敬佩，但是，關大哥認爲我幾個能讓關大哥一個人去？」

「這……」關浩然怔了怔！搖頭道：「恩主跟主母幾位斷不會任由老奴一人前去！」

師仁傑含笑說道：「關大哥平日是怎樣教雲兒的，如今怎地也是血氣之勇！」

關浩然一震！默然垂首。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 神槍無情（五）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脅迫桑妮，把華理德藉以向人勒索的照片偸到手中，他把這些照片反向華理德要脅，迫他供出羅其的下落，華理德為自身計，願協助司馬洛往找羅其，但他却不願受司馬洛指揮，他要司馬洛顯出眞本領，兩人在郊外決鬥，華理德不敵取槍，司馬洛擊落他的槍後向他責罵……

## 荒涼的山崗

司馬洛又叫道：「你知道殺了我會有什麼後果嗎？」

華理德不禁一抖，他也後悔了，假如他剛才殺了司馬洛，那會有什麼後果呢？當然，那些照片和底片就會寄交原主了。

「你現在還要殺我嗎？」司馬洛問。

華理德祇是搖頭，他現在不願意殺死司馬洛了。假如再給他一次會機，他還是不願殺死司馬洛的。「我猜，」他喘着氣說，「你的證明已經很足够了。」

「那麼我們走吧！」司馬洛說。

華理德點點頭：「我們走吧！」

× × ×

「唔，」莉娜說，「那麼，我們是要到卡當尼亞去了？」

## 神秘的禁地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我們要到卡當尼亞去，有什麼異議嗎？」

「卡當尼亞是一個危險的地方，」莉娜說道。

「你害怕嗎？」司馬洛問，「當然，你是可以退後的，我並不强逼你的！」

「我並不害怕，」莉娜說，「我祇是想我可以找一個比較安全的辦法進去！」

「例如什麼呢？」司馬洛問。

「例如我可以叫那位上將公子陪我去！」莉娜說，「他在那邊，一定有很多朋友。」

「你眞的很喜歡他！」司馬洛問。

「吃醋，吃醋！」莉娜笑起來，「但我很高興你吃醋，這表示你對我至少有點私人感情了！不，我不是喜歡他，不然的話，我早就已經拋棄你了！」

「謝謝你的忠心！」司馬洛又微笑着說。

「我的提議就是我們分頭去，」莉娜說，「我跟他一起去，你則跟你的華理德一起去，這樣，假如出了什麼麻煩的話，我也可以幫你們的忙！」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這樣，至少我在那邊是會有些朋友了！」

他們現在是在司馬洛的房間裏，而照例又是沐浴之後。沐浴在這個地方是一件經常做的事情了，差不多和喝水喝檸檬茶一樣，因為天氣實在太熱。

「那麼，」司馬洛尋思了一會，終於說，「我們要暫時分手了？」

「是的，」莉娜點頭，「不過其實也沒有什麼所謂分手不分手的，是不是？我們仍然可以照樣保持聯絡；我們甚至仍然可以住在同一間酒店。」

「你什麼時候起程呢？」司馬洛問。

「隨時可以，」莉娜說，「事實上，那位上將公子也曾提議我陪他去旅行一次，假如我提議到卡當尼亞去，他一定也會贊成的！」

「很好，」司馬洛點頭，「我們就等你可以動身的時候才動身好了！」

× × ×

卡當尼亞這個國家則是比巴他尼更要糟的。巴他尼雖然也是獨裁政治，但是人民起碼有點生趣，到處都是音樂和酒，卡當尼亞則是嚴肅得多的。這也就是為什麼這裏的遊客及不上巴他尼那麼多。那種氣氛使司馬洛很不舒服。

司馬洛與華理德一起到達巴他尼。祇是和華理德一個人。當然，華理德是還有一個搭檔的，當日騎刧飛機的一共有兩個人，但是華理德說，當日的行動是由他主持的，那個搭檔不很清楚情形，司馬洛也相信了他，便沒有把那個搭檔一起拉來，祇是跟華理德一個人來。

他們住在一間中下級的酒店裏。華理德很有自知之明，他說自己的樣子不配合那些一流酒店，假如住到那些地方去的話，就會很惹人注目了。司馬洛選擇了一間與另一間一流大酒店相對的中下級酒店。之所以要由他來選擇，乃是因為在對面，那一流大酒店之中就住着莉娜和那位上將公子。當然是不同房間的，而，華理德當然亦不知道有她這個人存在。

他們在房中放下了行李，華理德便在



床上一倒說：「我們先睡一覺吧，晚上才去動手，這些事情是不好白天進行的！」

司馬洛點點頭：「好吧！」回答得心不在焉的。他正在憑窗望街，而他的心已經到了對面的酒店之中了。他正在奇怪，莉娜與那位上將公子之間的關係究竟發展得如何了？莉娜最好不要為虛榮而忘記了任務。這是天下女人的通病，而這亦是為什麼司馬洛一向不高興和女人合作的。

「我想要一個女人，」華理德說，「你要不要？」

司馬洛瞥他一眼，笑起來：「這裏也有女人的嗎？」

「當然，」華理德一本正經地說，「世界上有哪一個地方會找不到女人的？」

司馬洛聳聳肩：「我不大感興趣，你自己找好了。」他一向都沒有興趣用錢去買女人的。

華理德拿起電話與酒店的掌櫃作了適當的安排之後，便放下聽筒，微笑：「女人十分鐘之後就會上來了！」

「好好地享受吧，」司馬洛又聳聳肩，「我回到我房間去，今天晚上再見！」

× × ×

司馬洛在自己的房間裏躺下來，等着，大約一小時之後，電話便响起來了。是莉娜打來的。她說：「我比你們先到的，你們住得舒服嗎？」

「不大舒服。」司馬洛不得不承認。「你也知道，我是一個享受慣了的人，我是住不慣這種地方的！」

「那麼你何不到我這邊來呢？」莉娜說，「我這邊的設備好得多了，而且也不會令你寂寞！」

「我眞的可以來？」司馬洛說，「你那位男朋友怎辦？」

「你不是早已經知道了的嗎？」莉娜說，「我跟他並不是住在同一間房間，現在他正在他自己的房間裏睡午覺。」

「你這男朋友也眞妙，」司馬洛嘆口氣，「有你這樣的女人在身邊，居然也睡得着！」

「他除了睡覺之外也沒有什麼好做的，」莉娜說，「因為我不肯讓他碰我。你別以為我是什麼男人都可以的！」

「我並沒有以為，」司馬洛說，「好吧，我現在就過來好了！」

當司馬洛到達莉娜的房間時，莉娜照例又是穿得很少。事實上，除了覆在身上那張薄被之外，她的身上就沒有別的遮蓋物了。而，那張薄被其實也是裝飾作用的吧了。

「我們要今天晚上才動手。」司馬洛說。

「那很好，」莉娜說，「那麼我們有很多時間了。」

「我們有很多時間做什麼？」司馬洛問。

「就像你不知道似的，」莉娜瞪他一眼，「你以為我現在又是什麼打扮呢？」

當然，司馬洛知道她要什麼了。他笑起來：「莉娜，莉娜，假如沒有了我，你會怎樣呢？」

「你不了解女人了，」莉娜搖起頭來，「一個女人不是永遠都需要的，她可以很久都不要，但當她遇到一個能使她滿意的男人時，她的興緻就忽然變得很高，而需要也很强烈了！」

「過獎過獎，」司馬洛微笑，「讓我為你忠心服務，保持你對我的良好的印象吧！」

「這樣做最好了！」莉娜說。她把身上的薄被掀開。

於是司馬洛為她服務，很熱情地服務。而且這也不是單方面的服務，因為事實上他自己對這種服務也是非常感興趣的。當他服務完畢時，汗已出得很多，而太陽已經斜了。

× × ×

那間屋子是在近海的荒郊的，司馬洛和華理德在差不多正午時到達了那裏。他們是乘車到達了附近的公路，然後下車步行而來的。

在這個熱帶國家裏，午夜並不算是很晚的時間，而游泳是二十四小時不停的運動。

當他們接近屋子的時候，他們看見在月光之下，一個祇穿着泳褲的男人正在離開屋子走下海灘，顯然正要下水游泳去。一隻小狗跟在他的脚邊，吠叫着。他們停在芭蕉樹下的陰影裏。司馬洛扭頭向那個人指指：「就是他？」

「看來是的。」華理德點點頭。

他們來到這一間屋子，也就是當日羅其被押來的一間。而這個人也就是當日接收羅其的人。要找羅其，當然首先就是要從這個人的身上着手的，因此他們就來。

「讓他先游一個泳吧，」司馬洛微笑，「人舒服一點，也許就會比較樂意回答我們的問題了！」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華理德無可不可地聳聳肩。

那下水游泳的是一個年紀已不輕的人，大約有五十歲吧，不過身體相當强壯，健康良好。那良好的健康也許就是由於常常游泳而得來的。他下了水，慢慢地走進深水中，然後向海中心游出去。那隻小狗也游在他的身邊。他一直游到了海灣的中心，仰着躺了一會，踏着水，那隻小狗跟在他的旁邊。

最後，他似乎已經游够了，便又轉身向岸上游回來。

當他回到屋子附近時，是那隻小狗首先通知他有點不對的，因為，小狗正在門口，向屋內吠叫着。這人遲疑一下，踏進屋內，便看見他的籐椅上坐着司馬洛和華理德兩個人。兩個人的膝上都放着槍。小狗似乎也明白這二個人不是善男信女，所以祇是在那裏吠着，而不敢過去。

那人想退出門外，但司馬洛的手放在槍柄上，說：「進來！」

他祇好進去了。

華理德微笑道：「認得我嗎？」

那人聳聳肩，不承認也不否認，祇是問道：「你想要什麼呢？」

「我這位朋友，」華理德說，「他想知道我上次交給你的那位朋友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人看着他們的槍，考慮着。

司馬洛的槍咀正指着他，發揮着十分大的威脅力。

「我們問了你一個問題，」華理德說

，「假如你不打算答覆，你就告訴我吧，讓我們早點動手。我不想浪費時間！」

他的手指忽然在槍機上一扣。

槍响了一聲，那隻正在吠得很吵耳的小狗忽然轉爲哀鳴，滾在地上，抽搐了幾下，便不動了。一顆連人體也受不起的子彈鑽進了體內，自然很快就取去了牠的性命。

華理德說：「現在，你知道我不是開玩笑的了！」

司馬洛感到一陣噁心。華理德的示範雖然是相當有效的，然而他所選擇的示範對象，司馬洛也是不大贊成。爲什麼要犧牲一隻無辜的小狗？

那人顯然是有着相同的感覺。他再呆了一陣，忽然一跳，就直向華理德撲過去，喉嚨間發出着一聲憤怒的叫喊。華理德猝不及防，連同藤椅給他撲得向後倒翻。兩個人都滾在地上。人與動物之間的感情有時是很奇妙的，這小狗是那人的一件心愛的寵物，華理德把這件心愛的寵物殺死，他便不顧一切地要實行報復了。

但是當然，他的報復，成功的希望也是不大的，因爲即使華理德不敵，旁邊也還有一個司馬洛在着。

兩個人在地上掙扎着，華理德一時也無法把槍搶過來向那人放射。後來，當滾到轉變成是那人在上面華理德在下的時候，司馬洛一拳擊出去。

這一拳準確地擊中了那人的牙床。那人尖叫一聲，整個飛開了，跌在地上。華理德咆哮着舉起槍，但司馬洛已經跳到他的身邊，把他的手腕托住了。

「不要，華理德！」他叫道：「你不能殺他的！」

司馬洛所做的眞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他正在這邊勸華理德，那邊，那人又來了。

「我要殺死你，」那人咆哮着，「我要殺死你！」

他又像一隻蠻牛似的衝過來了。好在，他還得先過司馬洛這一關。司馬洛一手執住了他的手，一扭一扯，他的手臂便給扭在背後，而人也不能動彈了。

「好了，」司馬洛柔聲起勸道：「安靜一點，安靜一點！」

經過了這一連串的動作，那人火氣稍降，明白自己做的實在是一件多麼愚蠢的事情了，於是他也安靜下來。

華理德的臉怒得扭曲着，但他的火氣也是低降一點了，知道開槍是沒有好處的。所以他祇是衝過來，在那人的肚子上重重的擊了二拳。這個司馬洛倒不加制止了。這一下會使那人感到還是招供好些的。

「好了，」司馬洛說，「朋友，現在，祇要你肯開口，你就不會有那麼大的痲煩了！」

那人恨恨的瞪着華理德：「你殺了我的狗！爲了這個，我會要你的命的！」

「那是以後的事情，」華理德說，「目前，你還是要回答我們的問題的，我想知道那人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人恨恨地看了華理德一會，終於說：「我把他交給了利諾斯，我希望利諾斯把你殺掉！」

華理德皺起眉頭，道：「利諾斯？他是誰？」

「我就是負責把人交給他的，」那人說，「利諾斯是一個惡人，你聰明的就別去惹他！」

在他們的盤問之下，那人淸淸楚楚地招供出來了。利諾斯是一個退休了的軍人，一位上校，但他似乎又不是完全退休的，他顯然是另有重要任務的。他們捉住的這個人以前祇是替利諾斯做些傳送書信之類的小東西，後來利諾斯退休之後就沒有幹了，但是彼此仍然保持着聯絡。那一次，利諾斯就是叫他代替在這裏接收羅其，然後把羅其送到利諾斯的農場去。利諾斯在山區的深處是有一座農場的。

雖然那人已經把他所知的全部說出來，但是華理德和司馬洛仍然繼續盤問，問題如連珠一般發出來，而且要他馬上回答，而問題又多數是重覆又重覆的。當那人回答前後都是相符的時候，他們便知道他是說眞話了。

司馬洛和華理德換了一個眼色，華理德點點頭：「我們已經用不着他了！」

那人的眼中露出恐怖的神情，但在他背後的司馬洛已經迅速舉起槍，槍管擊下去。那人的後腦上着了一記，全身都軟了，倒下來。

華理德看着司馬洛：「現在，我們殺他嗎？」

「不，」司馬洛搖頭，「我不喜歡殺一個沒有抵抗的人！」

「司馬洛先生，」華理德沒好氣地說，「在這個世界上，好心的人總是不會長命的。如果你不殺他，他醒來時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利諾斯。我們走到時，利諾斯就會作好準備等着我們了！」

「我有辦法令他在一星期之內不說話，」司馬洛說，「假如一星期之後還不成功，我們是不會成功了！」

他從袋裏掏出一隻扁扁的長方形金屬盒子，打開來。裏面原來有一管皮下注射針和一瓶藥液。他替那人注射了一針，再把注射針收起來了。

「這會使他睡上三天的。」司馬洛指出。

「三天還是不够。」華理德說。

「他醒過來之後又會再頭痛四天，」司馬洛說，「什麼都說不出來。事實上他多數也記不起他在睡着之前究竟發生了什麼的。」

華理德搖着頭，咀巴發出嘖嘖的聲音：「你倒是眞努力保護別人性命的！你可以說是一位大善長！」

「這是原則問題，」司馬洛說，「我不高興亂殺人的！」

他們把那人的小狗在沙灘上埋掉了，然後離開。

當他們到達利諾斯的農場附近時，已經是三個鐘頭以後了。他們從山上的林中望下去，在月光之下，可以相當淸楚地看到那農場的情形。那是一座很小的農場，佔地祇有五畝左右，周圍用木欄圍着，其中一半是種植玉米，是一片玉米林，其餘一片則是空着，泥土已經翻開了，不過並未種植着什麼東西。屋子就在農場的中部，有一條小路通過門口。

那是一間相當精緻的木屋，不是那種



窮人的木屋，而是故意用上好的木板作建築材料的那種木屋，看來是一個相當舒適的居住之所。

屋裏沒有燈亮着。

「現在怎樣了？」華理德問，「又去把這個利諾斯捉起來，問一些口供，然後又替他打一針嗎？」

「這有什麼不好？」司馬洛說，「必要時我們也只好這樣做了！」

「有兩點不好，」華理德說，「第一點，利諾斯是個重要人物，他不會那麼輕易招供的。就是招供，他也可能只是說謊而已。第二點，假如他告訴我羅其是交給了另一個人，我們又去找這另一個人，又替他打一針，那就很多睡着的人了。這樣多人睡着了，他們雖然不會招供，大概也會猜得出我們要找的是什麼了。」

「我的看法却是和你相反的，」司馬洛說，「我認爲我們不必打許多針的，我認爲利諾斯可以告訴我們我們所要知道的事情；既然他是一個重要人物。我猜我們是不一定要打太多的針的。我也不贊成去碰那些等閒人物，浪費時間！」

華理德無可奈何的聳聳肩：「我們既已經來了，那我們就祇好試試了。不過，屋子裏沒有亮燈，也許利諾斯不在家。」

「也許他是睡着了。」司馬洛說。

「說也沒有用的，」華理德說，「我們還是下去看看吧！」

他們沿着山坡下去，鑽過木欄，進入了那玉米林中。繞過玉米林，到了屋子的正面，他們就知道利諾斯是在家了，因爲屋子的門前原來停了一部汽車。那是一部小型的歐洲跑車。

「利諾斯的心原來還是很年輕的，」司馬洛微笑着低聲說。因爲那是一部簇新的跑車，而且是火紅色的。

「假如你的注意力强一點的話，」華理德說，「你就會注意到這部車子是屬於一位小姐的了！」因爲車子的後座上是搭有一件女孩子的外套的。

「眞有趣，」司馬洛吃吃笑道：「但是我並沒有說錯，這不正好證明利諾斯的心還是年輕的嗎？」

屋子沒有亮燈，但是利諾斯却是和一個女人在裏面。

他們究竟是在裏面幹什麼，這似乎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們去看看吧，」華理德說。

他們小心地繞着屋子移動，到達了屋子的後部時，窗內就忽然亮起了燈光。很方便，兩個人都凑到窗前，向內窺望。

那個女人是長頭髮的，其實祇能算是一個女孩子。金色而鬈曲的長頭髮好像獅子毛似的披散在肩上和背上。很年輕的。

亮起來的是那柔和的床頭燈光。他們看不見那女子的樣子，祇是看到她的背面。她的背面一絲不掛的，那是綫條的美好使人想起青春時代的碧姬芭鐸。她站在那裏，兩手放在腦後，顯然是在展示她的胴體。她的年紀不會超過十八歲。

利諾斯就躺在床上，欣賞着這件上帝的傑作。那個女孩子也祇是定定地站在床前，讓他欣賞着——毫無保留地。

接着，床上的利諾斯向她招招手。由於窗子是打開着的，所以他說話他們也聽得相當清楚。他說：「過來，躺下來吧！」他的聲音是微帶嘶啞的，那是因爲激動的影响吧。

那個女孩子很順從地上前，躺到床上去，於是他們也可以看到她的身體的全部了。

這個女孩子果然是很年輕的。簡直不超過十五歲。

利諾斯像餓虎擒羊似的，激動地擁着她……

她頭上的頭髮雖然是那麼長和那麼厚，但別的地方却不是的，相反却非常稀疏，神秘之門紅潤而緊凑。

「不要！」她呻吟地抗議着。

他的兩手無所不至地落在她的身上，他定對她的身體早已熟悉了，但他却還是像第一次見到似的。

利諾斯狡猾地吃吃笑着，繼續着他的侵襲。這種侵襲是很難抵擋的，而事實上她也並不是眞心眞意地去擋。利諾斯仍然得心應手。終於，她放棄了抵抗，祇是完全放鬆地在享受着。

後來，她說：「我得走了！」

利諾斯執住她的手臂：「不要走，我要你在這裏過夜！」

她忽然笑起來：「假如我今夜不回去，那我怎樣向我爸爸交代呢？」

「噢，」利諾斯興緻索然地說：「你爸爸！」

「假如他知道了，」那女孩子嘆口氣，「你以爲他會怎樣對我呢，利諾斯？」

利諾斯笑起來：「他不會對你怎樣，但他會把我殺掉，這却是必然的事了。他的最好朋友，勾引他的女兒！」

那女孩子執住利諾斯的手，輕吻一下，說：「但是他不會知道的，假如我和你都不告訴他，那誰會知道呢？」

窗外的司馬洛用手肘撞撞身邊的華理德，低聲說：「這眞是天賜機會！」

「什麼天賜機會？」華理德表示莫名其妙。

「你怎麼了？」司馬洛說：「你也是幹這一行的呀！」

「猜對了！」華理德說，「敲搾！」

「可惜沒有好機會，」司馬洛說，「不然我們就可以找到一些有價值的證據了！你是這些事情的專家，你去想想辦法去吧！」

「我有什麼辦法？」華理德聳聳肩，「我又沒有照相機！」

「到屋裏去找找吧，好嗎！」司馬洛說，「看來她還不願走的！」

因爲他看見現在那個女孩子與利諾斯緊抱在一起了。

「好吧。」華理德說。

「讓我再看看那女孩子是什麼人。」司馬洛又說道。

司馬洛到車子去找尋那女孩子的證件，華理德則推門入屋，門是並沒有鎖上的，所以他很容易就進去了。

司馬洛在車中找到了那女孩子的身份證，因此知道了她的名字和地址了。他把這兩點牢記在心裏，然後進入屋中。

在那黑暗的廳子裏，華理德向他招手，並且得意地微笑着，露出一咀巴雪白的牙齒，原來華理德已經找到一隻攝影機

，而且連同閃光燈。是那種即影即有的攝影機。

司馬洛附耳告訴了華理德那女孩子的名字，華理德抬起一邊眉毛，想了一會，忽然笑起來：「眞想不到，」他說：「眞想不到！我們是出路遇貴人？」

「她究竟是誰？」司馬洛好奇而焦急地問。

「說來話長了，」華理德說，「讓我們先拍好照片吧。」

在房中，利諾斯和那女孩子又再度到達了熱情如火的地步了。

而就在他們快要熱情爆發之際，房門就開了。不是撞開，祇是輕輕推開，因爲開門的人並不打算把他們嚇着。

華理德和司馬洛一起進來，鎂光胆連串地閃動。華理德果然是此道的專家，雖然那是一隻需要逐張菲林更換的照相機，他也一連拍了三張，那雙男女才有機會分開，而分開之後，他又再拍了一張。

利諾斯連忙伸手到床頭几去拉抽屜，但一隻腳馬上把抽屜踢上去，那是司馬洛的腳。

「不要動。」司馬洛說，「也許你的視綫還未清楚，那麼讓我告訴你吧，我手上的是一把槍。」

利諾斯祇好不動了。

「你，也別穿上衣服，」華理德命令，鎂光燈又閃了閃，又一張照片拍下來。

那女孩子不管他的命令，繼續穿上衣服。華理德也並沒有加以阻止。他已經拍够了。在以後的兩分鐘內，利諾斯連忙揉着眼睛，以使那被鎂光燈刺激過的眼球恢復，而華理德則把照片一張一張撕下。司馬洛則利用這段時間取去利諾斯床頭几抽屜裏的手槍。

終於，利諾斯看得清楚司馬洛的樣子時，華理德就把兩張照片遞到他的臉前。

「欣賞一下你自己吧，」華理德吃吃笑，「拍得不大好，不過是環境的影响了，而且時間也不够！」

利諾斯一手伸出去，要把照片奪回，華理德連忙跳後，吃吃笑起來：「不，不行，利諾斯，這照片是沒有底片的，假如給你撕掉，不就完了嗎？」

利諾斯恐怖而憤怒地瞪着他們：「你們是誰，你們究竟想怎樣？」

「你用不着知道我們是誰？」司馬洛說，「你祇要做一件事，就是告訴我們，羅其在什麼地方？」

利諾斯的眼睛一陣收縮，表示恐懼了。剛才他都沒有表示恐懼，但一聽到這兩個人提到羅其的名字，就知道他們是大有來頭了。

那女孩子說：「我警告你們，我不是一個好惹的人——」

「你閉上咀巴！」利諾斯狠狽地大喝道。

「他說得對，」司馬洛微笑，「你也許有一位很有勢力的爸爸，也許他會把我們殺掉，但他一定也同時會把利諾斯殺掉的！」

那女孩子祇好緊咬着下唇不做聲了。

利諾斯說：「兩位朋友，既然你們是爲了我的私事而來，那麼跟這位小姐是沒有關係的，你們何不讓她回家去呢？」

司馬洛和華理德交換了一個眼色，這一點似乎是比較難決定的。放她回去，會不會是安全的呢？

「我看還是讓她逗留一會吧！」華理德說：「她留在這房間裏，我們到外面去談談！」他對利諾斯招手：「起來吧！」

利諾斯祇好爬起身，穿上衣服。他們三個人一起走出廳中，而在出去之前，華理德又警告那女孩子：「你最好不要企圖爬出窗外或者做什麼傻氣的事情。我們並不打算殺人的，假如你使我們改變計劃，那就太可惜了。」

那女孩子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點點頭。

他們出了客廳中，關上了睡房的門。利諾斯嘆一口氣：「這許多年來，我這還是第一次受制於人，想不到我就是爲了一個女人而失敗的！」

「女人禍水，」司馬洛吃吃笑着，「我們中國人老早就是這樣說了。」

「讓我們談談正經事吧，」華理德說，「因爲我們的時間已經無多了。羅其在哪裏？」

「你們怎會找到我呢？」利諾斯問。

「別問問題，」司馬洛說，「祇是回答我的問題好了。」

「你們想怎樣？」利諾斯問，「想帶走羅其嗎？」

「正是，」華理德說，「我們想帶走羅其，「你要告訴我們羅其在什麼地方，而且你們最好別騙我們，不然，那些照片就會到了女孩子的父親的手中了！」

「你們是不可能帶走羅其的。」利諾斯說。

「可不可能，讓我們自己來決定，」司馬洛說，「你祇要告訴我們，羅其是在哪裏？」

「羅其是在火箭基地裏，」利諾斯說，「而那裏是禁區。」

「火箭基地？」司馬洛笑起來：「你是說你們有火箭嗎？」

「是的！」華理德點頭，「他們的確有一座火箭基地，但是我不相信他們是在研究火箭，不過實在是研究什麼，就不大清楚了！」

「羅其究竟是在你們這裏幹什麼？」司馬洛問。

「我——不大清楚，」利諾斯聳聳肩，「這是最高機密，我的責任祇是把羅其送到那裏吧了。」

「這個火箭基地又是在什麼地方的呢？」華理德問。

在他們的威逼之下，利諾斯祇好說出了羅其的所在。羅其所在的「火箭基地」離開利諾斯的屋子十五哩，但那是一個很難進去的地方。

因爲有兩重通電的鐵絲網圍繞看，而且起碼有二百名守軍在那裏防守着。

「你們不可能進去把他弄出來的，」利諾斯用手指着他手繪的地圖，又强調說：「除非你們有一隊一千人的軍隊！」

司馬洛搔着頭皮。利諾斯手繪的地圖，他們已經用眞正的地圖比較過了，看地勢，他們相信利諾斯說的眞話。

「利諾斯，」司馬洛說，「最好替我們想個辦法，不然我們祇好把你毀了。」



「毀了我你們也得不到什麼的，」利諾斯的額上凝滿了大顆的汗珠，「我的確沒有辦法。事實上，連我自己都不能進那裏面去！」

「你這個女朋友又如何呢？」華理德問道。

利諾斯的眼一睜：「不，別讓她被牽進去！這是不公平的。」

「別跟我談什麼公平不公平，」司馬洛咆哮道：「你們把羅其捉來，這難道就是公平的事情嗎？」

房門忽然推開了，那個女孩子走出來，一面用手指掠着頭上的金髮。

「小姐，」司馬洛警告她說：「你還是留在房裏，我們不叫你你不要出來。」

「我都聽到了，」她高傲地昂着頭，「讓我帮助你們吧。」

「你不要！」利諾斯叫着跳起來。

「我爸爸剛好是和那火箭基地有點關係的，」她說，「我知道那裏明天晚上會有一個舞會，我可以參加舞會！」

「那裏面會有一個舞會？」華理德難以置信地說。

「那裏面的也是人，」她說，「而且是特別悶的人。他們的生活是枯燥的，更加需要娛樂。他們一個星期開一次舞會，我也去參加過。」她打量了一遍華理德和司馬洛，「我可以把你們弄進去的。」

「不要，」利諾斯又要制止。

「你閉上咀巴！」司馬洛喝道。

「不要——」利諾斯還是在反對。華理德一拳擊在利諾斯的臉上，利諾斯整個飛開了，倒在沙發上，痛苦地摸着臉，呻吟起來。

「別打他！」那女孩子連忙制止華理德作再進一步的行動，「我不是已經答應了帮你的忙了嗎？」她轉向利諾斯，「別以爲我會輕易出賣我爸爸，在別種情形之下，我是不會這樣做的，但這一次却不同了。我剛好知道他們是用羅其做一件邪惡的事情。」

「我聽說他們是要用羅其去替他們訓練一批神槍手，」司馬洛說，「但這當然不是眞的了！」

「當然不是眞的！」她說：「我不知道他們實在是在幹什麼，但我知道他們是要用羅其做一件很邪惡的事情，他們想把沙治亞整個國家毀滅！這是不對的，我不高興發生這種事。」

「假如這兩個人是要把羅其交給沙治亞呢？」利諾斯問，「那麼沙治亞就會倒轉過來把我們毀滅了。」

「我們不是要把羅其交給沙治亞，」司馬洛說，「這一點我可以保證！」

「我不相信你們的保證，」利諾斯道，「我根本不認識你們！」

「這個保證如何？」華理德狡猾地微笑揚着手中那叠照片，「我們用不着對你們說謊，你們反正是非服從不可的。」

利諾斯咬牙切齒地深呼吸着，那個女孩按着他的肩，搖搖頭：「我們沒有別的選擇，利諾斯，我們的確非服從他們不可的。」

利諾斯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好吧，但記着：我不是爲了他們，我祇是爲了你！」

×　×　×

「明天晚上我要在一個很有趣的地方。」莉娜說。

「怎樣有趣的地方？」司馬洛問。

「那是一個很奇怪的舞會，開在禁區裏的。」莉娜說。

「那倒是眞有趣了，」司馬洛說，「是什麼禁區呢？」

現在已經是差不多天亮時份了，司馬洛和華理德已回到了酒店。一回到酒店，司馬洛就打一個電話給莉娜。而使他很放心，莉娜是一個人在房間裏的！那位上將公子果然完全不能打動她的心。

「一座火箭基地，」莉娜吃吃笑着，「我奇怪他們怎會有火箭，他們連汽車都生產不出來，就講發射火箭了！」

「但這還是一個值得參加的舞會，」司馬洛說，「因爲我們要找的人就是在那裏面了。而且，明天晚上，我們也會參加這個舞會。多麼巧？」

「你們也參加！」莉娜表示詫異，「我還以爲，這個舞會是重要人物才能參加的！」

「明天！」司馬洛格格地笑起來，「我們也會成爲重要的人物。」

「究竟發生了什麼？」莉娜問，「我知道你們已經去找過那個人！」

「我們還是見了面再談吧，」司馬洛說，「當然，我們還要安排一下參加的秩序，雖然你也參加，那是眞方便的巧合，我相信到時你可能能够帮我不少忙的。你過來找我還是我過來找你呢？」

「當然是你過來，」莉娜說，「這個時間，正當女孩子是不適宜在街上胡亂跑的。」

「哦，對了，我忘記了，」司馬洛諷刺地說，「你是一位淑女！」

「起碼在這裏是神。」莉娜說。

「很好，」司馬洛答應，「我過來吧，但你不要走開！」

「我能走到什麼地方？」莉娜問。

×　×　×

那個金髮的年輕女孩子叫美嘉，她的父親是陸軍部長，所以她無論在這個國家的哪一個部份，行動都有相當的自由。這就是爲什麼她答應帶司馬洛及華理德二人進入那火箭基地去參加那個舞會。

司馬洛和華理德在天剛入黑時候便在那間露天的餐廳等着她，而她果然在正正九點鐘就來到了。她很守時，答應了九點鐘來，她就是九點鐘來了，她穿着一條五顏六色的闊裙，襯着那咖啡色的皮膚，一條鮮紅的絲巾把她的頭髮束成馬尾裝。

司馬洛站起來一鞠躬，微笑：「如果不是早知你有情人，我也會打主意追求你的。」

美嘉的臉上却是毫無笑容的。「請別對我說這種話，」她冷冷地說，「我對你是一點好感也沒有的。我帮助你，不過是因爲我正受着你的威脅而已，你得明白這一點！」

司馬洛尷尬地乾咳一聲，他是一個相當富於吸引力的男人，受到女人這樣奚落，在他來說是一種相當新鮮的經驗了，不過，也很難怪的，他不是在正常的情形之下，和她結識，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

就已經給了她很大的羞辱和恐懼，還要她對他有好感，這就似乎是奢望一點了。

「我們可以起程了嗎？」華理德問。

「可以了，」美嘉說，「你的舞伴在裏面，到了的時候我爲你介紹吧！」

「沒有所謂，」華理德無可不可地聳聳肩：「我可不是來享受的。」

他們離開了那露天餐廳，上了美嘉那部小小的跑車，跑車多數是雙座的，而美嘉這部小小的跑車也是並不例外，除了她自己任司機之外，另外就祇能够再容納一個人，於是華理德祇好委屈地縮在後座了，美嘉開動車子，離開了市區，駛到郊外的路上。

「司馬洛先生，」她在一陣長長的沉默之後開口，「你自稱是一個君子，我希望你保持君子風度，不會食言。」

「我一向都不會食言的，」司馬洛說道。

「我們能帮你的不很多，」美嘉說，「但我們是已經盡了我們的能力了，因此，假如你失手，也不會是我們的責任，我當然也不希望你們失手的，但萬一失手的話，請你替我們保守着秘密好嗎？」

「我們當然會的，」司馬洛說，「揭露你的秘密，對我們也沒有什麼好處呀，祇要斷定不是你們的責任，我們就決不會牽累你們了！」

車子在沉默中繼續前行，司馬洛嘆一口氣，終於忍不住沉默而找出一個話題：「男女之間的事有時是眞奇怪的，是不是？兩個看來是絕對不可能的男女，卻熱戀起來！」

「別提我的私事，」她嚴肅地說，「她眞的對他們一點好感也沒有的。

司馬洛聳聳肩，祇好不做聲了。

車子繼續前進，向着那個「火箭基地」前進。司馬洛的神經開始緊張起來了，一種陰冷的感覺浴着他的前身，這是一件危險的任務，他要進去的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假如失敗的話，很可能他再也沒有機會出來的了，這樣的任務，本來就是給他更高的代價，也是不合算的，但是，冒險就是她的愛好，冒險的慾望充滿了他的血液，也許就是因爲這樣，他才會做那種事情。也很可能，華理德與他也有同好，所以華理德也肯一起來吧？

車子接近目的地的時候，司馬洛就知道了。車子走在荒凉的野地上，而遠遠的一座高崗的頂上，可以看到一道雙重的鐵絲網，顯然那座所謂火箭基地也就是那鐵絲網的裏面了，司馬洛猜想：這鐵絲網可能還是通了電流之類的，由於看不見附近有人站崗守衞。

車子爬上了小山，終於到達了鐵絲網的前面。那裏，一個閘口有七個兵士看守着，當然是需要出示證件才能進去的了，但是美嘉則不必出示證件，她的臉就是最好的證件了。那些兵士看見她來臨，便都露出高興的微笑。

「美嘉小姐，」領頭的一個兵士笑着說：「他們都在等着你來爲這個舞會生色呢！」

美嘉也微笑，她笑起來居然也笑得很自然很大方的，一點也看不出她現在正在做着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

她說：「我希望一會兒你也進去跟我跳一隻舞，彼特魯。」

那個叫彼特魯的軍官嘆口氣。「很可惜，美嘉小姐，我今天有責任在身，不能走開！」

「那是眞可惜了，」美嘉說，「因爲你是一位跳舞好手，跟你跳舞是一種光榮呀！」

「眞的？」彼特魯受寵若驚地道：「那我一會兒一定找機會進來，即使把我當作逃兵辦，我也要進來。」

美嘉吃吃笑，開動了車子，如飛而馳，進入了閘口之內，沿着一條泥路而行，司馬洛很小心地注意着周圍，入了閘內，又是一片荒蕪和空虛了。

裏面的面積似乎很大，並沒有看見什麼建築物，當那個閘口也消失在視綫之外以後，司馬洛便取出一副小型望遠鏡，向周圍瞭望起來。

完全是空蕩蕩的草地，連樹木也沒有的，爲什麼要這樣一大塊地皮呢？當然不是研究火箭。那又是在研究什麼呢？

「唏，你最好小心一點，」華理德說，「假如有另外一副望遠鏡望過來——」

「不要緊的，」司馬洛說，「我這是一副特別强力的望遠鏡，任何人在看到我之前應該都先會被我看到！」

車子繼續前進，一路上，司馬洛果然都沒有給什麼人看到，但是他亦沒有看到什麼人。

司馬洛仍然有點担心的就是在舞會上，華理德會給人家認出來，因爲華理德到底是經手把羅其捉來的人，但是華理德則保證不會有這個危險，他說那些人不過是出錢聘他幹這件事的吧了，提起了華理德的名字，也許他們是會認得的，但是見了面就不認得了。最佳的證明就是連利諾斯在見面時都不認識他。認得他的祇是那個有小狗的海邊客而已，既然華理德自己的性命亦是隨時有危險的，司馬洛覺得這是可信的了，起碼也是值得一博。

後來，他們終於到達了舞會擧行的地方。在接近的時候，司馬洛當然是早已把望遠鏡收起來了的，但從老遠，他已經可以看到這地方是一座兩層的建築物，面積很大的，似乎是一座研究所之類。舞會祇是應用下面的一層，下層掛滿了皺紙花球和燈色，但樓上卻是黑暗的，很可能樓上並未開放，或者是不便開放吧。

他們到達的時候，舞會已經進行得很熱烈了，音樂聲從裏面傳出來，人們在狂舞着，有些並且舞到了屋前那寬大的石階上。

美嘉把車子在屋前的停車場中那許多汽車的中間停好。在下車之前，司馬洛低聲說：「羅其顯然並不是在這邊的。」

「當然了，」美嘉說，「他又不是一位客人，他祇是在這裏的一個囚徒，誰會讓他參加這舞會呢？他一定是在那邊。」

她所指的那邊就是另外一幢建築物，離開這舞會的一座在約有五百碼，祇亮着暗淡的燈光而已。

「我要試試到那邊去，」司馬洛說。

「我可以帮你，」美嘉說，「不過現在可不行！我們該先到人叢中去混混。到底我們是來參加舞會的！」（下期續完）



俠艷奇情中篇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 紅粉金剛

（十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率領東方英，馬成及四童返回南宮世家，南宮老夫人南宮雲鳳要立他爲南宮世家宗主，但依據府規，歷任宗主，均須闖關，南宮俊依照府規，連闖兩關後，南宮雲鳳下令停止，說其餘一十關可以免了，據南宮雲鳳向屬下解釋，南宮俊所施武功，對其餘十關絕對可以闖過，但她却要南宮俊闖東方英，翩翩，依依三女的刀陣和馬成及四童的劍陣，同時要屬下們凝神注視他們的招法，以免日後與魔教中人遭遇時發生困難，南宮俊以巧妙身法引使三女擠成一堆，使得依依翩翩二女竟朝東方英攻去——

## 世家傾巢出　宗主親提調

東方英沒有辦法，橫刀一封，嗆啷聲中，把兩個人的刀都震得脫手飛出，而南宮俊却已趁這個機會，飄身過了她們封守的這一關。

東方英狠狠地看了兩個女孩子一眼道：「蠢東西！」

翩翩苦着臉道：「四姊！我們的武功，本來就比妳差上一大截，怎麼能跟妳比呢？」

東方英吁了口氣，回來向南宮雲鳳一躬身道：「奶奶，英兒無能，未能截留住少主！」

然後又巧妙地向二十四位武士行禮道：「各位前輩先進，再晚見笑了，尚請各位不棄愚劣，多加賜教！」

態度落落大方，謙虛有禮，使得大家對她的好感立增，歐陽敬代表大家還了她一禮道：「那裏，那裏！東方姑娘客氣了，今天看到姑娘的施展後，嘆爲觀止，沒想到刀法能有如此境界，我們本來是想見識一下姑娘的暗器妙技的，不意姑娘的刀法如此出色，承教！承教！」

南宮雲鳳也拉着她的一隻手，無限慈愛地撫着手背道：「好孩子，眞是想不到，妳這隻玉葱似的手上，竟能施出這麼凌厲的刀法，而且還有那麼强的勁力！」

東方英一笑道：「回奶奶，英兒比少主差多了！」

南宮雲鳳道：「他是該比妳好一點的，否則他也挑不起這副擔子，不過妳的刀法也實在值得驕傲的了！」

東方英笑道：「奶奶，英兒在紅粉姊妹中排名第四，還有三個姊妹比英兒要强一點！」

南宮雲鳳笑道：「這個我聽說過一點，據說妳們以技定次序的，老大慕容婉一定是很了不起！」

「是的！大姊的心思技藝都高出同儕

姊妹很多……」

南宮雲鳳笑笑道：「我知道有三個人比妳高上一點，但那是以前的事，她們最多只比妳精靈一點，威猛却絕不如妳，女孩子中，有力氣的不多，我想超過妳的更少了！」

「是的，她們的靈快矯捷，勝過英兒多了！」

「孩子！妳也別太客氣了，謙虛固然是美德，但要看什麽時候與場合，現在大家都是在了解妳們的刀法的時候，妳可得有一句說一句！」

東方英只得道：「英兒比她們的力氣大一點。」

南宮雲鳳笑道：「所以我說從來妳們可能沒切磋過，否則妳一定邁過她們去了，因爲這一套刀法着重在勇猛！」

東方英道：「二姐跟三姐或許是跟我差不多，但大姐還是我們追不上的，她的手勁雖不及我，但內力却比我深厚多了，刀在她手中威猛不減而輕靈過倍。」

南宮雲鳳微異道：「哦，那以後要是遇上她還得多小心。」

東方英一怔道：「奶奶！妳說我們會跟紅粉姊妹作對！」

南宮俊正好過來，接口說道：「如果是慕容大姐當家，自然無此可能，但是，只怕妳姑姑親自主持，那就很難說了，妳已經從馬成那兒，了解到她的過去與現在的身份，也會了解到百花宮一切，衝突或將難免！」

東方英頓了一頓才道：「奶奶，英兒想姑姑良知未泯，是非的觀念仍在，她訓練的紅粉金剛姊妹，就是鋤奸的組織，由此可見她是在努力求好！」

南宮雲鳳點點頭道：「但願如此，妳放心，南宮世家雖然有權有責去管江南武林的一切事務糾紛，但是我們絕不主動去尋事生非，更不會仗勢恃技去欺凌那一家，只要他們沒有危害到武林安危的行爲，我不會去找他們的，但是，眞正到了那一天……」

東方英連忙道：「這個奶奶放心，眞到了那一天，英兒必然是站在正義這一方，絕不會因私情而害義！」

南宮雲鳳笑道：「這一點我是絕對信得過的，所以我才立即延聘妳跟馬先生爲本府武士！」

笑笑又道：「現在我們來看看劍法吧，英姑娘，妳更是要特別留心，因爲你們刀劍的路子是相同的，妳對招式變化也較爲了解，再者，妳跟宇文雷有過實際交手的經驗，知道得比我們多，在動手中，可以把妳的心得說給大家聽聽，以期能多一番了解。」

東方英惶惑地道：「奶奶，英兒才疏學淺，恐怕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南宮雲鳳笑道：「別客氣，別謙虛，大家互相商討着來，妳只說出妳了解的就行了，俊兒，你可以下去了！」

南宮俊這次換了一枝劍，而馬成與日月山海四童早已列陣相待，四童各據一方，馬成在中央戊土的位置，佈成五行梅花的陣勢，看見他來了，馬成恭身道：「請少主指教，並恕屬下等冒犯不敬之罪！」

南宮俊笑道：「馬先生別客氣，這雖不是流血拚命的場合，但認眞有以過之，你們也別收歛，放手施爲好了！」

馬成道：「我跟四位小友談過了一下，他們的劍式着重在殺傷對方，不適合作切磋較技之用，如稍加收歛，則劍勢威力盡失，放手施爲，恐怕難以收得住，屬下也叫他們不必顧忌，就像平常斷殺的情形一樣！」

南宮俊笑道：「對，應該如此，不要怕傷了我，如果我那麼輕易受傷，又豈能挑起那份重擔！」

於是馬成再度領着四童獻劍後，開始進攻，日山二童雙劍交輝，首先刺進，月海二女配合更妙，南宮俊好容易把前式化解掉，她們兩人的劍也恰好遞足而進，四個人輪番進招，密集緊湊，似乎不給他有脫身的機會。

馬成反而倒輕鬆，駐劍在旁邊觀戰，好像沒事似的，但實際上，他却是最難應付的一個人。

因爲每當南宮俊以一招頗爲凌厲的招式，準備施以反擊時，馬成的劍總是巧妙地蕩開了他的劍勢，使得四童可以從容攻擊，所以這一場劍鬥看來十分驚人，南宮雲鳳一嘆道：「這是我見過最厲害的一種陣法了。」

歐陽敬道：「是的，陣法的緊密不去說了，一般而言，擔任佈陣的劍手，造詣都不太高，可是這四個孩子，個個都有一身詭異莫測的功夫，劍招凌厲，變化多端，單打獨鬥，屬下都未必能勝過他們！」

南宮雲鳳笑笑道：「歐陽先生也別客氣了，要你去闖他們這道關，或許沒辦法過關，但是單打獨鬥，你足足可勝之而有餘，就憑你一個穩字，就不是他們所能及的！」

到底是一府之長，當世之宗，見解精微，她早已看出了要應付那些孩子的方法，只須一個穩字。

不管他們的攻勢多厲害，只要能穩住就行了。守緊門戶，不貪功，不求急進速決，就可以尅制住對方的攻勢，而立於不敗之境。

而南宮雲鳳說完後，南宮俊也開始採取守勢了，東方英欽佩地道：「奶奶！還是您行，連南宮兄也要比您慢一步，現在才看出來，好生叫人佩服！」

南宮雲鳳却笑道：「英姑娘，不是我誇自己的孫兒，他比我行，我的年紀比他大了兩倍，經驗閱歷更不必說了，他却是最近這一個多月，才初次出門闖了一關，居然比我只慢了一步，這份敏捷是我所不及的！」

歐陽敬道：「太君，就是這一步，也差了多少年了，武學之道，愈到後來進境愈難！」

南宮雲鳳道：「那也不見得，你看俊兒就知道了，他已經由穩守而取得先勢了，唉！這一式是怎麼施使的，好！好極了，祗此一劍，就比我高明！」

能够叫這位老夫人爲自己的孫兒動容失聲叫好，的確是不容易的事，可見南宮



俊這一劍實在是好！

而且他一劍就已結束那一場比鬥，也不知他是如何出手的，把劍一抖一轉，使攻來的日山二童的攻勢轉向了後繼的月海二女，讓他們四支劍自行硬拚了一招，使得四個人的劍勢都亂了，同時又攔住了馬成的去路，也被封在外面，而後他才從容地出了關口。

歐陽敬拱手作揖道：「恭喜太君，少主神武天成，實非常人所能及，南宮府家聲昌大有人，太君也可以把責任交下去，休息一下了，實在可喜可賀！」

南宮雲鳳也笑着道：「這孩子還眞不錯，我倒是要感謝東佛那個野和尚了。俊兒經他調教得實在不錯，只是俊兒的年歲還是太輕，深思遠慮，恐怕還欠缺，我再署理三個月吧，然後我把南宮家的責任交給他。」

南宮俊笑嘻嘻地陪着馬成走過來道：「奶奶，孫兒幸不辱命，闖過刀劍關。」

兩列武士也都站起來，向他恭喜或表達了欣慰，南宮雲鳳道：「俊兒，看了你的身手我很放心，在武功上，我想你能够挑起大樑了，只是在閱歷上還欠缺，所以我還再攝代三個月，三個月後，我就把府宗這個位子交給你。」

南宮俊忙道：「奶奶，您又不疼俊兒了。」

南宮雲鳳笑道：「你從小到大，百依百順，以我們家的傳統而言，你說不肯學武，我都依了你，還不算疼你！」

南宮俊道：「您要是疼俊兒，就不該把府宗這麼早就交給俊兒，至少要等俊兒熟習了一下之後再接！」

南宮雲鳳道：「我不是說過還要再攝代三個月嗎？」

南宮俊道：「奶奶，俊兒在這三個月裏，可沒法留在家裏學習事務，第一要追回宇文雷奪去的那些鏢銀，這是我當衆許下的，事關南宮家的聲譽信用，一定要做到。」

南宮雲鳳道：「這當然，就算你不許下，我們也責無旁貸，要盡全力追索的，我們管的就是這些事。」

南宮俊又道：「俊兒等挑了百花宮一處分壇，跟他們已經是公然地決裂了，少不得還會有衝突！」

南宮雲鳳道：「關於百花宮的事，我早已得到了一點風聲與綫索，前些日子，我把二十四個武士都邀回府中，就是要商討如何進一步追查她們的行踪，現在有馬先生前來，相信必可有更深的了解！」

馬成連忙道：「屬下當盡所知所能，竭力從事！」

南宮雲鳳道：「馬先生，別這麼說，南宮世家，跟各位祗是賓主的關係，無所謂隸屬，有事大家商量着辦，誰對那一件事熟悉，誰就負責策劃提調，連老身都要接受節制的，因此在這件事情上，要請先生多費點心！」

馬成道：「屬下或略有所知，但能爲不足以任事，要對付百花宮中人手，非少主的驚世藝業才可勝任，因此屬下可爲少主的參贊，却不敢負責！」

南宮雲鳳知道他是謙虛，想到他剛來，對各人都不熟，運用上也確有不便，於是笑笑道：「馬先生太客氣了，你若是跟大家處久一點，就可以明白，南宮世家雖是寒家在負責，只是頂了個名而已，眞正出力的，還是府中的每一個人，而且我們這麼多人，却只有一條心，義之所在，絕無反顧，誰有理，就服膺誰的！」

馬成恭謹地道：「是的，太君，屬下能厠身南宮世家，實爲莫大的榮幸，唯鞠躬盡瘁，死而後巳！」

看他如此拘謹，是一時改不過來的了，南宮雲鳳笑笑道：「好了！今天是南宮世家的大日子，不謹是俊兒通過了測試，而且又增加了兩位武士，更難得的是大家都聚齊了，這是值得慶賀的事，回頭我們要好好地樂上一樂。歐陽先生通知準備一下，我們給新伙伴洗塵！」

歐陽敬答應着去了，南宮雲鳳又叫人領着馬成與東方英到賓舍去歇息。日山二童跟着馬成，月海二女跟翩翩依依則分配在東方英一處，就不必另外再撥人侍候他們了。

把來人安頓了，南宮雲鳳才對南宮俊道：「俊兒，那四個孩子是怎麼個來路，你要我說成我們家裏訓練的，而且你還說有大機密要告訴我們，現在說吧！」

南宮俊這才把魔教的正統傳人，也東遷中土來謀求發展，而且創設了百寶齋，以爲生財之源，更結交官府，暗植勢力的內情說了出來。

最後才隆重地道：「百花宮只是魔教中的幾個人在此另創局面，他們只求有一個發展的機會，並不一定要把魔教在中土推展，倒是百寶齋的居心叵測，組織之密，勢力之大，還超過百花宮，那才是我們最要注意的對象！」

這番話使得每個人都爲之愕然失驚，南宮雲鳳道：「南宮世家的消息算得上是靈通了，居然會對這件事一無所知，這實在是太危險了。」

南宮俊道：「奶奶，這倒是難以怪誰，百寶齋以販賣珠寶爲業，執珠寶業之牛耳，這個掩護太好，所以，他們的許多行動都不易引人注意，例如他們要大批的護院武師來保護珠寶的安全，他們的買賣對象，非富卽貴，自然需要與官府人家來往，他們在各地都設有分號，就需要廣建莊宅，以安頓人員，藉此機會，把人員都分散開了……」

南宮雲鳳嘆道：「是的，你解釋得不錯，這也正是造成我們疏忽的原因，但我們的疏忽之過却無以推諉的，他們的掩護縱然得法，到底還是有蛛絲馬跡可循的，是我們忽略了，我舉個例子來說吧，像他們突然羅聘了許多護院武師以保護他們珠寶的安全，這是無可挑剔的，可是那些武師們的來龍去脈，我們總應該作一番了解的，然後在近十年來，我們已經知道有很多的綠林道上成名的高手，爲了想覬覦他們的珠寶而被翦除消滅，對方的武師中，却沒有一個是出了名的人，這就顯得可疑了。」

南宮俊道：「奶奶，功夫好的人不一

定就會出名，也許是他們淡泊名利，不愛出名呢！」

「這一類的俠士自然很多，但是他們的志節高操，不會替人當武師打手去的，黑道上好手一次又一次的栽在百寶齋的手裏，每次遭遇的都是不同地方，不同的對象，這更證明了百寶齋的可疑之處，他們的那些武功好手究竟是從那兒來的呢？擅長些甚麼武功呢？我們毫無了解。」

紀玉道：「太君，這話屬下以爲不公平，南宮世家的傳統是行俠仗義，除暴安良，只要人家沒有過份踰矩的行爲，我們就不去干涉，這也是我們行事的守則，百寶齋的行爲並無失德之處，我們自然不能去多管！」

南宮雲鳳道：「不錯，但是我說的注意只是作一番了解，而不是干涉，不輕易打擾武林同道是對的，但是對一個大規模集合江湖人的地方我們應該了解一番。」

紀玉也不響了，南宮雲鳳又道：「這個疏忽的責任我該負一大半，過去的已經過去了，今後却須要亡羊補牢，不要再有這種疏漏了，現在倒是該策劃一下，分配那幾個人去着手調查他們。」

南宮俊忙道：「奶奶，使不得，目前他們並沒有甚麼事來，我們突然前去調查，勢必會引起他們的警覺與注意，或者興師問罪，我們反倒理虧了。」

「那我們就暗中進行好了。」紀玉不以爲意地道。

「玉姑，百寶齋的耳目消息，比我們還靈通周密多倍，凡是我們府中的人事，他們沒有不知道或不認識的，怎麼樣都瞞不過他們的！」

南宮雲鳳笑道：「小子，還沒正式接任府宗，就這麼老氣橫秋的樣子，這個不行，那也不行，那麼要如何才行，你也得說個辦法來！」

南宮俊道：「他們聘我爲總護法，我就以這個身份去對他們，作一番深入的了解。」

幾乎所有的武士都反對搖頭道：「這更不行。」

南宮俊道：「大家可以告訴我爲甚麼不行嗎？」

紀玉道：「你是南宮世家的少主，而且即將接任府宗了，那就是江南道上的武林盟主，身份地位何等崇高，怎麼可以去屈就一個魔教邪道組織的總護法呢。」

紀翠也道：「是啊，總護法的職權再高再重，也只是一個帮派的第二位，你是武林第一世家的第一人，還在各家門派的掌門人之上，那個甚麼魔教就算公開地成立門戶，爲大家所承認了，也當置於南宮世家之下，你怎麼去給人當總護法呢？不僅我們反對，恐怕江南所有的武林宗派門戶，都不會贊成的。」

南宮俊轉頭對南宮雲鳳道：「奶奶，您的看法呢？」

南宮雲鳳笑笑道：「我沒有意見，由着你自己去做一件事沒有高低上下之分，只有是非之辨和該與不該。」

南宮俊這才欣然一笑道：「奶奶，還是您的見解高超，俊兒知道您一定會諒解的。」

南宮雲鳳道：「我諒解了，你這些叔叔伯伯姑姑却未必諒解，你要說服了他們才行。」

南宮俊沉思片刻才朝全座作了一個羅揖道：「各位長輩，請恕小姪放肆說一句無禮的話，各位似乎還沒有了解到南宮世家的傳統宗旨與抱負。」

他又看看自己的祖母，南宮雲鳳的臉上帶着笑，似乎在鼓勵他說下去，南宮俊這才鼓着勇氣道：「南宮世家不是一個門派，只是一個武林的家族而已，武林盟主是大家對我們的抬愛而已，除了先祖第一次，是經過技藝的切磋，由各大門派公推之後，一直沒有再遴選推舉過。」

紀玉道：「那是大家對南宮世家的一切作爲表示敬意，認爲無人再能當得起這份榮譽，一直讓我們繼續下去。」

南宮俊笑道：「那些話不談，小姪現在向玉姑請教一個問題，假如我們現在不是武林盟主，我們的工作是否還繼續做下去。」

紀玉道：「當然做下去，我們做的這些並不是爲了武林盟主而做的，何況這些事，只是一個武林中，對江湖的責任，並不是武林盟主的責任，正如我們大家應聘入府，也不是爲了武林盟主這四個字而來的，我們是爲了南宮世家的任俠胸懷，在此可以有更多的盡力盡心的機會。」

南宮俊肅容一拱道：「謝謝玉姑，小姪知道各位長輩都是水月胸襟，濟世懷抱，所以才不計功利，捨棄浮名，默默地在這個家中作濟世扶傾，懲奸警頑的工作，各位是如此，小姪又何嘗不如此呢。」

紀翠道：「你不同，你是南宮世家的正統傳人，是一個榮譽的代表，也是大家心目中一個神聖的偶像，你的一舉一動，都是武林的楷模，你也代表了正義的莊嚴，所以你必須要高高在上，不能被人壓下去。」

她看看桌上大紅燭道：「就以燭光而言，它代表着光明，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但也一定要掛得高，才能照得遠，放在空曠的地方，照亮的範圍才大，如放在一個地下小孔中，只能照到那一點地方。」

南宮俊不禁怔住了，紀玉又道：「你或許以爲我們是爲了虛榮的面子，爲了戳勘不透名利之心，才反對你去做甚麼總護法，那你可錯了，我們進入南宮世家多少年了，對南宮世家的傳統宗旨，還會不知道嗎？」

南宮俊連忙道：「玉姑，是姪兒太放肆了！」

紀玉笑了一笑，又神色湛然地道：「你以爲只要問心無愧，就可以不計榮利毀譽，做你該做的事情了，事情却沒有這麼簡單，幾十年前的南宮老爺子可以這麼做，以後的南宮家子孫却不能這麼做事，因爲這些年來，南宮世家在人心中已經樹立了一個崇高的地位，成爲楷模表率了，連我們這些做武士門客的，走到那兒都倍受尊敬，拜訪那一家時，都由掌門人親自迎接，何況是一府之宗呢，如果你去做了魔教的總護法，這不僅是你一個人的問題，



還是整個武林的問題，很多人都會認爲連第一世家武林盟主都屈居在人之下了，他們又怎能抗拒呢，很可能就在一夕之間，使江南武林，盡成魔教天下，這才是我們反對你的理由與原因。」

紀翠道：「大丈夫立身處世，有所爲，有所不爲，就是指各人的身份環境而定所宜，同樣是一件好事，有時能做，有時就不能做……」

南宮俊聽得滿臉通紅，汗流浹背，惶恐道：「是，多謝姑姑指點姪兒愚昧！」

南宮雲鳳笑笑道：「俊兒，你現在明白了嗎？」

南宮俊道：「明白了，奶奶，其實您早就可以教訓我一下，也免得我在各位長輩面前放肆亂說了。」

南宮雲鳳道：「我並不認爲是亂說，你自認這種心胸認識是對的，而且也是必須的，那表示你這個人還沒忘本，沒有爲目前的地位尊榮所惑，而養成高在人上的感覺，能有這份虛懷若谷的心胸，才配做南宮世家的府宗，而你兩位姑姑教訓你的話也對，她們是站在大局上，告訴你怎麼做，怎麼才能不負衆望。」

她的神色一正道：「南宮府宗，必須要自己不把自己看成府宗，而南宮門士，則必須隨時監督府宗所言所行，提醒府宗，不要忘記對武林的責任，你們雙方面都做到了，這使我很放心，也可以交出手中的責任了……」

南宮俊忙道：「奶奶，你還是請多費神掌理一段日子。」

南宮雲鳳道：「我曉得，目前還沒到交給你的時候，因爲你接受了那四個孩子，也等於是接受百寶齋的邀請。」

南宮俊嘆道：「我倒不是要那四個孩子，而是從他們身上，看出了百寶齋的厲害，假如我不是權宜之計，先穩住了他們，使得百寶齋，百花宮都合在一起跟我們對抗，南宮世家的壓力就太了。」

南宮雲鳳道：「這個顧慮也對，南宮世家絕不向權勢威脅低頭，但是也不能只顧意氣之爭而付出重大的犧牲，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

南宮俊想了一想才道：「俊兒只有還是運用帶來的幾個人，先一步步地走下去再說，把百花宮的問題解決了，再來對百寶齋，作一個決定。」

南宮雲鳳道：「怎麼樣的決定呢？」

南宮俊道：「無論如何，都不會損及家族榮譽和武林大義的決定，我雖沒明顯表示接受總護法這職位，但也沒有明確拒絕，所以府宗一職我還不能接長過來。」

南宮雲鳳道：「我可攝理三個月。」

南宮俊忙道：「奶奶，我一定盡快地先把百花宮的事作一個解決，然後，再去看看百寶齋的情形，在沒有把這兩個問題解決前，我就不接長府宗，這樣對南宮世家的名譽，影響大概不致太大。」

南宮雲鳳沉思片刻才道：「也只好如此了，你對處理這兩個問題，有甚麼打算呢？我們可不能無緣無故跑到人家門上去大動干戈呀！」

南宮俊道：「這個俊兒知道，對百花宮已經有了最好的理由，宇文雷把奪去的鏢銀中的六成，分繳了好幾處分宮，俊兒只收回了一處，正可以逐個逐個地收回去，到時百花總宮也一定會出面了，正好跟他們作個總決！」

南宮雲鳳道：「索討失鏢是個堂堂正正的理由，我們可以全力支持你，對百寶齋呢？」

南宮俊道：「到時候再說，如果一時找不到他們的劣跡，我就去見他們的主人，深入了解內部以定行止！」

南宮雲鳳嘆了口氣道：「你看着辦吧，反正我南宮世家不出無名之師，不作不義之舉，合乎那兩個原則，我們可以支持你，否則，只有你獨力去應付了，你帶來的人手，撥歸給你，到了實在有必要的時候，而且也有堂堂正正的理由時，府中的人手才能支持你，那樣好不好？」

南宮俊道：「好極了，不過俊兒隱約間，似乎已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預感，我也盡量地不用人帮忙，但是希望能跟家裏保持密切的聯繫，隨時隨地，都可以得到家裏的支援，尤其是在我去跟百寶齋攤牌談判的時候。」

南宮雲鳳笑道：「這個你放心了，我早也有那種感覺，想到武林中將要有一場巨大的變動似的，所以把人手全部召回不說，也通知了幾個大門派的掌門人，要他們全力注意應變，現在看了這變亂之源，都在魔教身上，你去正面應付的時候，我們也不會閒着的，不但隨時隨地注意着你的行動，而且到了你要帮助的時候，不用你開口，帮助已經到了。」

南宮俊道：「我要的是暗中的支援，如果浩浩蕩蕩的大批人馬前去，很可能會接觸不到對方的主力了。」

紀玉笑道：「少主，這點你大可放心，南宮世家的行事的一貫方式就是快速而隱秘，當一個人出面主持一個行動的時候，一定會有大批的人在一邊等待支援，而且這批人都能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下等候在側……」

南宮俊道：「玉姑，這兩處地方的情形略有不同，他們耳目之敏，到了使人難以相信的程度。」

紀玉道：「他們未必能把握住南宮世家的動向，不信你可以作一次試驗。」

南宮俊道：「小姪正有此意，所以才提出來，一則也借機會了解一下百寶齋的能力。」

南宮雲鳳忙道：「你準備做甚麼？」

南宮俊笑道：「下一站孫兒想到百花宮的徐州分宮去，奶奶請在同時行動，看看我到了那兒，是否能知道您派了多少人去，以及派了誰去。」

南宮雲鳳點頭道：「對，這也是對我們的一個測驗，看樣子連我這老婆子都想靜極思動，去湊個熱鬧了。」

南宮俊道：「奶奶，你要去，孫兒自是最高興，但是孫兒有個請求，就是這一次雖然是一次測驗，却不必刻意而爲，平時如何，還是如何，這樣一來，才能知道實際的情形，如若有一絲刻意而爲，就容易失其眞了。」

南宮雲鳳道：「對，俊兒，眞想不到你這次出門，才不過兩個月，居然變得精明異常，像個老江湖了。」

南宮俊笑道：「奶奶，我可不是第一次出門，以前幾年，我還不是經常在外面跑來跑去的，江南江北的名勝風光，我幾乎全跑遍了。」

南宮雲鳳道：「那算甚麽，一直有人跟着你，不要你操半點心，這不能算閱歷，凡事都要自己經過。」

南宮俊道：「俊兒以爲所謂閱歷，不一定每件事都要自己去做，有時候冷眼旁觀，比親身經歷還要清楚明白，目擊神思，遠比切身體受的收穫爲多。」

南宮雲鳳一笑道：「不得了，你這小子倒是越來越不得了，連我這個做奶奶的都不如你了。」

南宮俊這才不好意思地道：「俊兒放肆，俊兒無狀！」

但是那些武士們都以激賞的眼光看着他，南宮雲鳳高興地大笑道：「小子，別客氣了，奶奶說的是眞心話，當然也有一點考量你的意思，你的武功，大家都看過了，我是對你的江湖閱歷不太放心，從你的談話中看，你已經很不錯了，足够獨當一面了，走，我們到花廳去，今天要好好地暢飲一番，奶奶有十來年沒有如此高興了。」

她說着，不免也有點傷感，也在這時候，她才像個老婦人，流露出她內心的情感，不是一個武林女傑那種意氣奮發的豪情了。

她扶着南宮俊的肩膀，慢慢地走着，臉上含着笑，門下廿四武士分成了兩列，跟在後面，雖然是家裏，可以不拘形式地活動，可是他們仍然習慣地表現了紀律，以及對府宗的敬尊。

馬成跟東方英也被人請來了，遠遠看見了，心中都有些感受，東方英道：「這倒是一幅家庭的行樂圖，你看他們祖孫兩個人多高興，多親熱。」

馬成的感受却是後面的那一列人，道：「東方姑娘，妳看看那些武士，沒有人要求他們，他們却自然而然地排成兩列，魚貫肅行，這太難得了。」

東方英道：「這沒什麽了不起呀，我在止水山莊，紅粉姊妹們，只要是十人以上的行動，就必須雁次成列，都養成習慣了！」

馬成嘆道：「那是刻板的規定，妳看那二十四個人，高低胖瘦的次序並不講究，顯見是臨時成列的，這意識到兩件事，第一是他們自律的習慣，在任何情形下都不鬆懈，第二是莊敬，他們對府宗的尊敬與自動自發的莊嚴！」

東方英聽了連連點頭道：「還是馬兄行，從這些小事情上都能看得如此深遠，這是小妹萬萬不及的！」

馬成道：「東方姑娘，別客氣了，妳我雖已入聘爲武士，但是就我的感覺上，我們似乎還比別人差了一點！」

東方英微微一怔，道：「馬兄是說武功方面！」

馬成道：「武功固然也是其一，但是彼此路數不同，倒也過得去，我覺得我們所欠缺的是一番心機，一種寬大恕人的胸懷，跟我們的武功一樣，我們出手是求必得，沒給人留半分餘地，而那幾位武士，我看過的，都是只出八分勁道，以服人爲主！」

東方英想了一下道：「這一點小妹也有同感，但是小妹覺得像他們也不能算是很好的辦法，一味對人恕容，有時反而害事，因爲一個敵人，如果到了必須兵刃相見的時候，就不是言詞可動了，除非武功高出對方很多，否則對人手下留情，也給自己增加了許多危險……」

馬成點點頭道：「這倒說的也是！」

東方英道：「小妹以爲寬恕之心不可無，但是施行有個限度，事前可再三曉諭，或以種種方法示之以威，如果對方執迷不悟，就以霹靂手段對之，殺一而儆百，効果還會大一點！」

馬成道：「東方姑娘說的是！」

東方英輕嘆一聲道：「我想我們雖然進了南宮世家，但是眞要行動時，一定還是跟南宮兄配合在一起！」

「這又爲了什麽呢？」

東方英道：「我想我們將要對付的一批人，是必須要用我們這種霹靂手段的，其他人行事的方法，跟南宮兄好像無法配合！」

馬成道：「少主的出手並不兇厲，他到現在爲止，並沒有親手殺死一個人！」

東方英想了一下，才發覺馬成說得不錯，南宮俊到現在爲止，沒有殺死過一個人。

南宮雲鳳祖孫跟着那些赴宴的人都來了，沒機會讓他們繼續討論下去。

這一場宴會是很令人高興的，也很令人感動的，二十四位武士頻頻向兩個新加入的伙伴敬酒，表示歡迎的意思，而且也對他們坦誠地討論武功上的得失，有些地方是虛心向他們求教，有些地方則是提出他們的心得，跟兩個人討論。

這使得東方英與馬成立刻消除了隔閡與陌生之感。

在探討武功時，他們收穫很多，得到了不少的啓示與指點，而使他們高興的是，他們多少還能回報人家一點。

東方英深深地感到了這一個圈子裏的人情溫暖可貴，與彼此之間的坦率互信的程度。

她在紅粉金剛中，姊妹之間，感情該好了吧，可是在武功上，儘管大家學的是同一樣路子，但從沒有相互討論交換過，每個人都是自己埋頭苦練鑽研，希望能比別人多悟出一點而邁過別人去，雖然還沒有相互勾心鬥角，傾軋陷害，但彼此間總有一點距離，無法像此地那樣，互相把最眞誠的感情表現出來，換取對方的眞誠！

因此東方英在這一天喝醉了，醉得很厲害，幾乎是人事不知，由翩翩依依送回房間去的。

這一醉，也不知過了多久才醒來，不過她醒來時，第一個感覺就是口渴，所以她自然而然地喊道：「倒茶來！」

這倒不是她搭架子，而是養成了習慣



，在紅粉姊妹羣中就是如此，她們排行在前的姊妹，也一向都有排行低的人侍候着，後來離開了紅粉姊妹羣，却也一直有依依及翩翩兩個人在侍候她，不要她操半點心。

很快就有人倒了一杯茶給她，而且是不熱不凉的普洱茶，濃香撲鼻，而又略帶點甜味，十分爽口，她喝下後，感到很舒服，意猶未盡地道：「再來一杯！」

第二杯又斟來了，她再度灌下去，感到舒服多了，才懶洋洋地坐了起來道：「這次我可是第一次喝醉了，一定鬧了不少笑話吧！」

「也沒有，妳醉倒的時候，別人差不多也都醉了！」

居然是個男人的聲音，這才嚇了她一大跳，抬頭一看，可不是南宮俊站在床前，手中還拿着茶杯。

這一驚，非同小可，忙着看自己，還好衣服都穿得整整齊齊，脚上也套着新襪子。

總算沒有太窘，她才萬分不好意思地道：「南宮兄，眞不好意思，怎麽是你在這兒呢？她們呢？」

南宮俊道：「妳是在問翩翩她們？」

「是的，這兩個鬼丫頭，不知跑到什麽地方去了，委屈了南宮兄給我倒茶，實在很不好意思！」

南宮俊微笑道：「她們巳經走了！」

「走了？上那兒去了！」東方英更爲驚奇了。

南宮俊道：「上徐州去了，妳不記得我曾經答應仁義鏢局，要替他們追回失鏢，而那批鏢銀巳被宇文雷繳到百花宮的各處分宮去，我要一一去要回來，奶奶認爲還是由我們原班人馬前去較好，所以叫她們先出發，在路上邊行邊等，我們兩個人的馬快，隨後追上去正好！」

「喔！他們走了有多久了？」

「半天了，她們是早上出發的，現在才午後，最多下去百多里，我們如果快馬急追，在明天天亮前可以在路上追到她們，所以妳若是沒什麽不舒服，我們可以走了。」

東方英搖搖頭道：「我巳經很好了，這就走吧！」

她跳下床來，套上靴子，要動手收拾行李，南宮俊道：「要拿的行李衣服，她們都帶走了，妳只要帶上兵器就行了，英妹，這次妳可醉得眞兇，我正在發愁，如妳還不醒，我就要用冷水來潑醒妳了！」

東方英紅着臉道：「我醉了多久？」

「兩天兩夜，因爲奶奶限定我們三天內要趕到徐州，配合其餘的人行動，所以我們必須要趕時間。」

「啊！這麽久，我怎麽會醉成這個樣子的！」

「這是我家自釀的三日醉，不管是誰，醉了非三天不醒，妳還算提早了半天呢，府裏還有一大半的人，都在沉醉未醒，這是大家醉得最厲害的一次，十幾年來都沒有這麽熱鬧了，奶奶尤其高興，這都是爲了妳的原故！」

東方英沒來由的紅了臉道：「怎麽是爲了我呢？」

南宮俊道：「自然是爲了妳，她一個勁兒在誇妳，主要是妳的資質稟賦都跟她年青時一樣，她的幾套壓箱底功夫，有了傳人了，她雖是女流，但是武功却走的剛猛的路子，完全是硬碰硬的，多少年來沒一個人合乎她的條件，她一直在遺憾，怕她的那些武功要失傳了！」

東方英欣然大喜道：「奶奶要傳我武功？」

南宮俊笑道：「也不算傳，進我家門的人，誰不蒙她老人家指點過一兩手的，祇是她對妳似乎特別垂青，打算把她娘家嫁妝帶來的幾套武學秘技傳給妳！」

東方英紅了臉道：「恐怕我太笨，辜負她老人家的一片期望，那就太不好意思了！」

南宮俊微笑道：「英妹，如果妳不行，老人家不會看中妳，往後這種客套話不必說了，奶奶對妳頗有好評，她說妳學的武功雖非正統，却沒有染上一絲邪氣，這是最難得的，所以她要特別造就妳，說十年後叫妳跟我比一比！」

東方英一怔道：「爲什麽要跟我比一比呢？」

南宮俊說道：「昨天夜間，老人家把我叫到秘室，考究我的所學，跟我對手切磋。」

東方英忙問道：「你跟奶奶對手，那一定輸慘了？」

南宮俊微笑道：「倒也不至於，奶奶數十年修爲，要想勝過她老人家是不可能的，然而她跟我交手近三百招也沒有辦法擊敗我，最後雙方是個和局！」

「你跟奶奶打成了平手？你們一樣的高低？」

南宮俊道：「當然不是一樣的高低，但是也永遠分不出個高低來，所以才停止不比下去了！」

「這是怎麽說呢，既非平手，又分不出高低來！」

南宮俊道：「這就是說我們雙方各出奇招，要想勝過對方一招半式是不可能的，要想分出高低，除非是拾命力搏，妳想跟奶奶之間，會有那種事嗎？」

東方英笑了笑道：「怎麽又要我跟你比呢？」

南宮俊道：「奶奶說她吃虧在對我所學一無所知，而我對她的武功却瞭如指掌，所以她要把她的武學秘技傳給妳，十年後，一定可以勝過我了。因爲妳對我的招式變化較爲清楚，可以找到我的弱點所在了！」

東方英想想道：「南宮兄……」

南宮俊道：「英妹，奶奶吩咐了，既入南宮門中就當親如家人，不必再提氏道姓的，所以我叫妳英妹，妳比我小兩歲，叫我俊哥好了！」

東方英生來豪爽，毫無一般女孩子忸怩做作之態，落落大方地道：「好的！俊哥！老人家要教我武功，我是萬分感激，而且也會努力去學去練，但是要我十年後勝過你，我就不敢說了，因爲我對你的武功一無所知！」

「我們所學是同一個來源路子！」

「那不同，我只會一套刀法，你卻精通百技！」

南宮俊微笑道：「技藝源流雖多，其理則一，通一技可及百藝，正如妳學的是刀，但是拿把劍在手上，最多不太順手，還是一樣能施展的！」

東方英道：「怎麼會一樣呢，我雖然拿了劍，使的仍是刀法，刀法絕不能變為劍法的。」

南宮俊道：「妳這就是拘泥一格了，這只是妳自己的想法而已，如果一個不知道妳是使刀的人看來，一定會以為妳使的是劍法，刀與劍之差，只是在某些招式的不同，但大部份的招式都是相同的，如果妳忽然換了劍，說不定還能比妳的刀更凌厲呢？」

「那怎麼可能呢？」

南宮俊笑道：「絕對可能的，因為妳執了劍，跟妳對手的人以為妳是個使劍的，他所防備的也都是妳劍式上的變化，妳忽然冒出了一式刀招，往往就能攻人所不備！」

東方英笑道：「這麼說來，我倒是應該以劍易刀。」

南宮俊道：「英妹，妳難道還沒有發現，妳使的原本不是刀法而是劍招？」

東方英一怔道：「劍招？」

南宮俊道：「是的，你們紅粉姊妹所使的都是劍招，只因為這套刀式的人造詣很深，演化得不着痕跡了，你們有很多殺看，根本就是凌厲的劍式，只因為妳們使的是刀，對手往往忽略了可能而生的劍式變化，才會栽在你們手中，也許當他們挨刀的時候，已經明白了，只是無法把他們的發現告訴別人，因為妳們的刀下從不留活口。」

東方英道：「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南宮俊道：「我沒有看出來，我是那天跟妳對手後才發現了，可能因為我是唯一在妳刀下留得活命的人，也是因為我對你們的武學較為了解之故，更因為我沒有學任何一種固定的武器，每一種都曾經涉獵過，所以我苦思兩天，才想出其中的變化與奧妙。」

東方英道：「有道理，難怪姑姑要我們使這套兵法時，必須要堅守一個原則，就是除了自己姊妹切磋之外，刀下不留活口，大概就是怕被人看穿了破綻。」

南宮俊道：「不錯！妳們自己切磋，因為妳們學的同一種刀法，也一直把它當刀法，自然不會發現有異，當然武學造詣略差的人，也未必能看得出來，因為你們的刀法，雖出於劍式，實際已把刀的神髓都運化於上，只除了對劍術非常有造詣的人，才會發現端倪，可是這一類的對手，又很難由你們的刀下逃生。」

東方英道：「不錯，對手越厲害，我們的殺着發出，也越加狠猛，往往拚個同歸於盡，也不會放過對方……」

南宮俊道：「所有魔教的武功，都是由這個原則去變化的，東佛雖然盡得其秘，卻沒有研究出個所以然來。」

東方英道：「那麼，你已經研究出來了。」

南宮俊道：「也許吧，不過我還不敢十分確定，這次對百花宮的人，就可以更進一步地證實了，他們掄劍，恐怕大部份是刀法的演化，如果把他們當作刀來看，就不會為他們所惑而攻其所弱了。」

東方英道：「南宮兄，你這個發現真了不起，只要把這個發現公開於世，魔教就不足以成為武林的威脅了。」

南宮俊輕嘆道：「發現歸發現，但是他們的武功仍然不可輕視，即使知道了缺點，如果沒有更深的造詣，仍然無法能壓住他們的，尤其是他們人手之衆，勢力之大！」

東方英笑道：「那不管，只要能找出他們的缺點所在，攻其所短，就不是天下無敵的了！」

南宮俊笑道：「英妹，這個發現也使妳大受影響，使妳的刀法弱點暴之於人，妳好像很高興似的！」

東方英道：「我不是自己高興，而是為了我的那些姊妹們高興，她們在姑姑的領導下，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天下無敵的，雖然目前的行為尚不失為正，但是久而久之，她們一定會為勝利而沖昏了頭，而感染了魔意，因之這個發現可以使她們知所警惕，行事或將收斂一點！」

南宮俊道：「英妹，妳這種胸襟實在很了不起！」

東方英笑道：「這是你們南宮家的傳統了不起，我既已身為南宮門中武士，自然也要具有以天下安危為己任的胸襟，才不至有負所托，也才對得起奶奶對我的重視呀！」

南宮俊忍不住哈哈大笑道：「英妹，雖然妳是捧奶奶，我這個做孫子聽了也與有榮焉，我們快走吧，要是趕到晚了，叫奶奶罵我們少不更事就慘了；別看奶奶平時對我多疼愛，她要是罵起人來，也是不留餘地的！」

「什麼！奶奶也去了？」

「走了一天了，這一次奶奶親自出馬，可見對此事的重視，我們更不可掉以輕心！」

東方英道：「你怎麼不早說，更該早把我叫醒的！」

南宮俊笑道：「沒關係，早叫醒妳也沒用，我家的三日醉若是酒不醒足，會頭痛腳軟，全身不舒服，等自然醒來，頓覺精神煥發，體力旺健，倍於尋常，因為其中有很多名貴的補元之劑，原來用來作為療治內外傷痛的療養劑的，平時很少拿出來給大家喝呢！」

東方英一笑道：「這倒的確不錯，如果受了外傷，弄上一罈子酒來喝個人事不知，毫無痛楚，隨人怎麼包裹去，醒了再喝，醉了再醒，幾次下來，傷就好了。」

南宮俊道：「不錯，就是這個治法，所以才見名貴，尤其是治內傷，更是神效，因為它是用各種補元培本的靈奇藥物釀製的，只要喝上幾次，什麼藥都不用吃，卻比平時早一倍的時間痊癒，所以我家的人出外負責行動時，一定要帶上幾瓶這種酒，作為急救之用。」

（未完）



社會技擊鬥智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盧 令・圖

# 黑色彩雲刀（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嚴九爺下令唐殘龍率衆進攻富門賭坊・賭坊守衛領班岳淵率衆反抗・不敵唐殘龍的沉魚六絕殺劍法・以身殉職・賭坊主人沈仕南、沈仕英也遭遇到嚴九爺手下十六名的高手圍攻・這稻車輪戰陣・使得沈氏昆仲疲於奔命・雖然殺斃對方數人・兩兄弟也身負重傷・唐殘龍縱觀全局・勝劵穩握・正擬親自出手擊殺沈氏兄弟以竟全功・雲叢林驀地率領四十打手趕到・與嚴九爺手下展開混戰・雲叢林卻與唐殘龍展開生死一搏・唐殘龍施展絕招・雲叢林暗暗一震・因唐殘龍出手太快・幸好雲叢林並非庸手——

## 為財飲鴆死　為子自縊亡

因為雲叢林根本就完全沒有考慮，應該怎樣還手招架。

面對着唐殘龍這樣的高手，任何的考慮都是多餘的，等得你考慮過之後，只怕你已經倒在血泊之中，掉進了死神懷裏。

銀魚刺劍的去勢，無疑是快絕。

但雲叢林的彩雲刀，卻忽然幻起了千百道美麗如彩雲的花朵，護住了雲叢林的咽喉。

唐殘龍眼看還只差少許距離可克勝，但雲叢林的咽喉就像是遠遠的一棵樹木，可望而不可即。

唐殘龍立刻後退兩尺，彩雲刀已像一股狂風，橫捲過來。

彩雲刀雖短小，但所捲起的刀嘯聲音，卻有隆然如雷行的感覺。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銀魚刺劍又再捲土重來，在彩雲刀聲勢洶洶的狂風裏疾然冒進。

這是沉魚六絕殺着的最後一式：鱗鱏翻飛搏浪殺！

× × ×

唐殘龍自出道以來，大小戰陣身歷不知凡幾，從來未曾用過沉魚六絕殺着的最後一式。

因為在沉魚六絕殺着的六式裏，只有最後一式，最具有拚命的氣勢，這下拚命的招式，如果非到最必要時，當然也不必使用。

現在，唐殘龍已到了最必要使用這一式的時候。

他已決定，將自己與雲叢林的性命，都賭在這一式劍招之上。

如果自己憑這一式取得勝利則生。

反之，則非死不可。

即使自己因這一式劍法而敗，他亦將會死而無憾。

彩雲刀的刀勢，本已盡量發揮了刀鋒

上驚人的威力，但唐殘龍的鱗鰭翻飛搏浪殺一出招，立刻就將彩雲刀一捲復一捲的刀浪壓了下去。

雲叢林忍不住低聲喝采，道：「好劍法！」

他只覺得唐殘龍的劍，忽然間力道沉重得多，劍鋒雖未刺傷自己，但肌膚竟然已爲之生寒。

他從未見過任何人的兵器，可以使用得如此靈活狠辣，刁鑽威猛種種特色兼而有之。

到了這個地步，已是決定生死勝負的時刻。

雲叢林並不怕死，但他決不能讓自己死在唐殘龍的劍下，因爲唐殘龍曾經殺了他的父親。

無論怎樣，他一定要使唐殘龍比自己先倒下去。

就在唐殘龍第六式鱗鰭翻飛搏浪殺進入最凌厲攻勢的時候，雲叢林突然眼中一亮。

他覺得，唐殘龍這一招，根本無懈可擊。

但他更覺得，在這種無懈可擊的招數裏，對方其實是冒着一股拚命的冒險精神，才能展開這種覆天蓋地，氣懾山河的凌厲攻勢。

所以，在攻勢最凌厲之際，其實就是唐殘龍最冒險的時候。

所以，這一招雖然無懈可擊，但如果有人用更凌厲的反攻勢，攻向他攻勢最凌厲的地方，說不定就會產生一個意料不到的結果。

問題是，有沒有人能使出一種比唐殘龍更凌厲的攻勢?而這個人又是否比唐殘龍更有拚命的冒險精神?

連雲叢林自己，都不能保證自己是否能够辦得到這兩點。

但姑勿論能與不能，總得試一試。

否則，他今生今世，都休想能再有機會擊敗唐殘龍。

× × ×

雲叢林手裏的彩雲刀，忽然再度嘯如雷，疾如風。

不但刀在發威，連雲叢林的聲音，也倏地吼若雄獅。

「殺！殺！殺！殺！殺！殺！殺！」

七聲巨吼，七個殺字。

在此同時，雲叢林連續揮出了七刀。

這七刀，每一刀都向唐殘龍最凌厲，最能制自己於死地的攻勢中反擊。

這是以强制强，以拚命制拚命打法。

如果雲叢林反擊之勢稍弱半分，他這種打法無異就是送死，因爲雲叢林所衝前之處，正是唐殘龍劍勢最能置他於死地的地方。

任何一個人都絕不敢這樣冒險，因爲這種冒險的結果，幾乎是非死不可的。

然而，雲叢林敢，爲了要殺唐殘龍，冒甚麼險他都敢。

結果，他反擊唐殘龍，一共連續揮出七刀。

每當他揮出了一刀，唐殘龍就微笑了一下。

直到七刀揮擊完畢之後，唐殘龍仍在微笑。

但這個時候，他已變成了一個血人。

一個人連續被砍七刀，又豈能不滿身都是鮮血?

「好……刀法。」然後，唐殘龍就倒了下去。

× × ×

「在我右胸的衣袋裏，有一張紙條，裏面寫着一件很秘密的事，如果你有機會，你一定要看看。」

這是唐殘龍在不久前說過的幾句話。

現在，機會眞的降臨了。

但雲叢林却深切的瞭解，他本來不該有這個機會。

因爲在他連續反擊七刀的時候，唐殘龍最少有三個機會，可以與雲叢林拚一個同歸於盡。

但唐殘龍沒有這樣做。

——既然自己必死，又何必一定要別人陪着?

能够有這種寬大胸襟的人，世間上只怕有如鳳毛麟角，但唐殘龍正好就是其中之一。

倘若唐殘龍在連續七刀之際，抱着同歸於盡的話，現在雲叢林也得和他一樣，倒斃在血泊之內。

所以，這場決戰，根本上只是平局。

但唐殘龍死了，而雲叢林却仍活着。

這究竟是敵人的仁慈，還是命運的驅使?

× × ×

在唐殘龍的右胸衣袋裏，果然有一張紙條，上面密麻麻地寫着一段文字。

「叢林兄：如果你能看得見這封信的話，相信我已被閻王召見矣。人生本就是一場夢，好夢也是夢，噩夢也是夢，一旦夢醒，却已是眼睛永遠不能睜開的時候，這對於花花世界又是何等的一個諷刺?

「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件秘密，你從來都不知道的秘密。你並不是雲獨行的兒子，雲獨行只不過是在龔老闆的命令之下收養你，認你爲子的，你的親生父親，就是龔老闆，而你的母親，乃是龔老闆的原配夫人柳氏因妒派人刺殺身亡的，柳氏之父，是本省軍區大元帥的總參謀長，權勢燻天，連龔老闆都不敢稍吭一口氣，至於我爲甚麼要殺雲獨行，理由很簡單，因爲我們本來就分別隸屬於兩個死對頭的組織裏，我若不殺他，他遲早便殺我，這是各爲其主，又能怨誰啊！」

一封沒有下欵的信。

一封令雲叢林不敢相信，却又不能不相信的信。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唐殘龍實在沒有理由撒謊欺騙自己。

同時，從這件事，也打開了龔老闆爲甚麼如此看重自己的秘密。

因爲他們的眞正關係，並非只是老闆與手下，同時更是父親與兒子！

× × ×

嚴九爺在小菜館裏，接到了唐殘龍被殺的消息。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這個打擊是何等



的沉痛。這比起一個視財如命的守財奴，忽然間被人搶去了一座金山還更要命。

但他的臉上，却半點不動聲息，他只是長嘆道：「唐大少爺的劍法很好，死了實在可惜。」

接着，他就下令全部手下馬上撤退，退得越遠越好。

當然，在他的身邊，仍有許多手下護衞着。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嚴九爺忽然覺得不舒服。

他覺得頭痛，肚子痛，混身都痛。

他的臉色，已由原本的紅紅潤潤，變成又青又藍，汗珠一行一行地滾滾而下。

他忽然用盡氣力，大聲道：「陸雪鴻，你的蟮糊雙黃裏有毒！」

陸雪鴻，就是陸三記，也就是嚴九爺最親信的心腹之一。但嚴九爺却不知道，這人原來就是大盜紅衣刀王陸旋風！

陸旋風冷冷道：「嚴九爺請放心，蟮糊雙黃裏雖然有毒，但解藥却還有一包，只要你一服下，立刻就沒有事了。」

嚴九爺道：「這毒藥果是你放的?」

陸旋風道：「不錯。」

嚴九爺道：「這碗東西煮好之後，你曾在我面前親口吃了一小半，你當然也已中毒。」

陸旋風道：「那一小半絕對毒不死我，因爲我早已先行服了解藥。」

嚴九爺嘿嘿苦笑，突然喝道：「大家上前，立刻將這個叛賊拿下！」

他現在雖然身中奇毒，但他的命令還是和平時一樣有效。

最少有十個彪型大漢，一起向陸旋風湧去。十個彪型大漢去對付一個滿嘴黃牙的老頭，連嚴九爺都覺得太多了。

但這十個大漢，却竟然沒有將老頭抓住。因爲老頭的手上，已不知從哪裏抓着了一柄刀。

這一柄刀，並不是小菜館裏切菜的菜刀，而是殺氣騰騰，重量最少超過十六斤的鬼頭大刀。

一看見這柄鬼頭大刀，嚴九爺便知道這十個手下必會大大的遭殃。

因爲他已經知道陸雪鴻的眞正身份，就是二十多年前比閻王與吸血殭屍更嚇死人的紅衣刀王陸旋風。

二十多年後的陸旋風，雖然蒼老不少，但他手中一柄鬼頭大刀的威力，却比二十多年前有增無減。

刀鋒一掠，血光四濺，立刻已經倒下了四個最先湧前的大漢。

其餘的幾個見狀，不由都是大吃一驚，連忙紛紛拔出腰間武器。

但他們的武器才亮到手，立刻就被數十枝强勁的弩箭穿胸洞腹，流血慘死。

嚴九爺與他的其餘手下，都不禁面色大變。

弩箭究竟從何而來?

莫非又是龔老闆?

× × ×

小菜館有兩個門口，一個是正門，另一個却是後門。

弩箭就是從後門方向射進的。

但在這個時候，一個陰冷的嗓子，却從正門處響起：「嚴寺濮，譚某人在此恭候多時了。」

嚴九爺立刻又是面色再變。

只見正門之處，一個年約五十的黑袍人緩步走進來。

這人就是沈譚兩姓家族裏的頂尖人物之一，也是譚氏家族裏權柄最大的黑衣長老譚鄲。

嚴九爺現在總算已經知道，自己射了一輩子的雁，到頭來却要被雁嘴啄瞎了眼珠。

他早就打算一舉將沈譚兩姓家族的勢力，完全消滅，但他想不到他的盟友譚鄲的手段也同樣毒辣。

如果單憑譚鄲的力量，也許還太單薄一點，但現在譚鄲的背後，最少有兩個可怕的人在支撐他。

其一，是昔年威震關外的紅衣刀王陸旋風。

其二，是嚴九爺的死對頭，龔老闆！

嚴九爺以爲譚鄲站在自己一邊。卽使將來再爲利害衝突，但目前總該會齊心合力，先對付了龔老闆再說。

但他根本很難想像得到，原來龔老闆早就攏絡了譚鄲。

同時，有一點秘密，是嚴九爺更猜想不到的。

原來沈譚兩姓家族根本就沒有分裂，這兩姓家族依然團結如昔。

甚至沈寒衣（卽譚潛志）之殺其他伙伴與「自殺」，也並非兩姓不和，而是沈寒衣設計的一幕好戲。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使嚴九爺相信沈譚兩姓家族不和，從而使之逐步跌進這個陷阱。

所以，卽使像雲叢林與唐殘龍如此精明的人，也被沈寒衣的把戲瞞過。

事實上，七金剛依然活着，只有沈大頭冀圖突襲唐殘龍事敗，反被唐殘龍刺斃而已。

如果當時雲叢林與唐殘龍能仔細檢驗一下那些屍體的話，這齣把戲就會立刻被揭穿，可是，他們却忽略了這一點。

這些事情，龔老闆當然老早就知道，因爲他正是這個計劃的總策劃者。

直到現在，嚴九爺大概已經山窮水盡，英雄末路了。

卽使他現在再年輕三十年，脇下再揷上一對翅膀也絕對逃不出這個天羅地網。

這間小菜館，正是嚴九爺葬身之地。

× × ×

陸旋風冷酷而凶暴的目光，狠狠的盯着嚴九爺，他要親眼看見這個人死。

死在一種穿腸潰心的毒藥之下。

二十多年前，陸旋風和他的幾十個馬賊，爲甚麼會忽然間無影無踪銷聲匿跡?

這件事一直是個沒有人知道的謎。

不過，陸旋風本身，當然知道其中原因。

同時，嚴九爺也知道。

因爲陸旋風的幾十個手下，就是嚴九爺暗中在一家客棧中，以毒藥混在酒菜中全部毒死的。

當時，嚴九爹已經開始擁有一定的實力，他有一個最大的目標，就是黑吃黑，向陸旋風這一羣響馬大盜下手。

然而，嚴九爺的毒藥，却沒有毒死陸旋風。

因爲，陸旋風當時根本就不在客棧之內。

不在客棧，在那裏？原來他在妓院中。事後，陸旋風不再做馬賊，他要找出兇手，爲那些被毒藥暗算害死的手足報仇。

十幾年之後，他終於查出了整件事的主謀，就是這個城市裏的大人物——嚴九爺。

可是，嚴九爺的勢力，實在太大，陸旋風就算肯冒險去行刺他，機會亦實在微乎其微，結果，他首先去會一會嚴九爺的死對頭龔老闆。

龔老闆考慮了半天，終於安排了一條計策。

他要陸旋風混進嚴九爺的組織裏，然後再等機會殺他。

陸旋風爲了要報復，一切都不在乎。

直到今日，機會終於來了，嚴九爺吃了一碗有毒的蜡糊雙黃。

陸旋風曾經發誓，絕不用刀去報仇，因爲一刀砍死嚴九爺，實在令他死得太過痛快。

你怎樣毒死我的手足，我便怎樣毒死你。

× × ×

夜已深，凌晨一點零八分。

龔老闆出現了。出現這間小菜館裏。

嚴九爺的臉，現在已開始浮腫，潰爛，臉色就像一塊腐臭了的豬肉。

但他仍然看得見龔老闆已到了這裏。

「我們終於相會了。」

龔老闆嘆着氣，道：「只可惜今晚你的臉色太差了點，好像中了毒似的。」

嚴九爺居然還能笑得出：「哈，你的眼力眞不錯，我的確是中了毒，不過這毒還不太厲害……咳！咳……」

說到這裏，嚴九爺咳出了一大灘血。

不是紅色的血。這血竟是黑色的。

龔老闆又搖頭嘆息，道：「瞧，連血都是黑色的了，怎麼還不毒得厲害？」

嚴九爺又再咳了兩下，厲聲笑着說道：「這毒就算再毒千萬倍，又豈及得龔兄十份之一啊……」

龔老闆沒有向他反駁。

因爲這兩句說話，就是嚴九爺畢生最後所說的兩句話。

這位一代梟雄，就此倒斃在一灘黑血之上，從今後起，這裏再也沒有嚴九爺這一號人物了。

龔老闆忽然長長吁了一口氣。

他終於親眼看見自己的眼中釘被拔了出來，這種痛快感覺，實在是難以言喻。

但他的兒子，却感到事情似乎太順利了，順利得簡直令人可怕。

現在，龔老闆已經正式當衆宣佈承認，雲叢林並不姓雲，他姓龔，叫龔叢林才對，而且更是自己的親生兒子。

龔叢林有個預感：「嚴九爺雖然已經被殺，但他一定有一着毒辣的手段，去對付龔老闆。」

這種人生前令人感到可怕，死後仍然同樣令人感到可怕。

但龔叢林却不知道，嚴九爺還有甚麼辦法，可以在死了之後仍能對付自己的父親。

也許這只不過是神經過敏罷。

× × ×

自此之後，嚴九爺的一切基業，所有地盤，都落在龔老闆手中。

龔老闆雖然併吞了嚴九爺的一切，但對於城裏東北方一十六條街道，却絕不沾手。

他向沈譚兩姓家族保證，他今生今世，都絕不會起野心侵佔盟友的地盤。

沈譚兩姓家族，就是龔老闆的盟友。

如果沒有沈譚兩姓家族從中幫助，想消滅嚴九爺，恐怕一百年內都難有機會。

龔老闆的野心雖大，但他總算有一個好處，就是永遠都能夠知己知彼。

沈、譚兩姓家族的力量，其實並不弱小。

如果自己在併吞了嚴九爺之後，再妄圖向東北方打主意的話，這個險實在冒得太大。

最少，目前龔老闆不想去冒險。他覺得現在自己已到了享晚福的時候。然而，這種感覺是嚴九爺在世前從所未有的。

莫非是嚴九爺之死，令到他對於生命又存有另外一種的觀感。

——嚴九爺生前，叱咤風雲，享盡多少榮華富貴。

但到頭來，仍是一坏黃土就埋葬掉了一切。這就是「冒險」兩個字殺了他。

龔老闆又想起自己的一生，謀算別人無數，他的敵人，一個一個都倒在他的手裏。

但是，如果有一天，自己也被敵人謀算倒下，那又如何？

直到現在，龔老闆才驀然發覺，自己已經老了。不但人老了，精神和野心也同樣老了。雖然他的謀略仍在，但却已欠缺了昔日的騰騰殺氣。

一連好幾個晚上，龔老闆在朱福源的家裏，和朱福源下棋。

朱福源雖然是個大腹賈，但對於下棋這一門學問，倒是大有心得，其中尤以圍棋更是個中能手。

但這幾天以來，朱福源都是敗多勝少，而且着子之際，出現了不少應該出現的錯着。

這是朱福源的棋藝退步，還是心不在焉？

× × ×

直到了第五個晚上。

龔老闆仍然在朱福源的書室裏下棋。

這個晚上，朱福源的棋忽然又下得很好，連盤妙着，直取三局勝利。

龔老闆噴了一口濃濃的雪茄：「你今天心情好多了，我保證不論再奕多少局，你都會贏。」

朱福源突然大笑：「龔老闆，你覺得我今天的心情眞的很好嗎？」



龔老闆沒有再說話。

朱福源又道：「因爲今晚將會是我畢生最後一次奕棋，所以我要贏不要輸。」

龔老闆仍然沒有再說話。

朱福源呷了一口茶，然後把杯子放在桌上，道：「這是一杯毒茶，我已喝了三杯，但我連杯子都沒有給你一個。」

龔老闆重重喘了口氣，臉上掠過一絲悲哀的顏色：「我早就知道你有滿腹心事，但想不到竟然要自殺來解決。」

朱福源的眼睛，已開始微微向外凸出，而臉孔却掩蓋着一股黑藍之氣，他又再將杯裏的毒茶喝盡，道：「龔老闆，因爲我若不自殺，就得殺你。」

龔老闆望了望桌上的空杯子：「早就有人向我告密，說你可能會殺我。」

朱福源的身子一震。

龔老闆却悠然如在談風說月，緩緩道：「可是，我不相信，你會向我下手，無論你的處境怎樣，無論你有多大的苦衷，我深信你不會這樣忘恩負義。」

龔老闆的說話，一點也不錯。

朱福源的確不是那種忘恩負義，甚至恩將仇報的一類人。

常言道：「得一知己，死無憾矣。」

龔老闆雖然絕非甚麼正人君子，但却是朱福源的知己，畢生唯一的知己。

朱福源的雙眼中，流露出了感激的目光。

因爲龔老闆對他信任，這種信任，對朱福源本身而言，是一種無價的榮耀。

龔老闆生平殺人無數，一向對別人的性命都並不怎麼重視，但現在面對着已經服下毒藥的朱福源，心中竟也大是不忍。

「你服下的是甚麼毒，能否有救？」

「我從未聽人說過，百蛇粉這毒有藥可解。」朱福源苦笑着：「一個人既然到了非死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又何必還要活着。」

聽到了百蛇粉三個字之後，龔老闆也只能空嘆有心無力，這種毒藥即使是神仙降世，只怕亦束手無策，徒呼奈何。

「在你嚥氣之前，請告訴我，你爲甚麼要自殺？」

朱福源的臉，忽然抽搐了一下，頰上的黑氣，已越來越是濃密。

「龔老闆，我唯一的女兒，在范小機手中……」

說完之後，朱福源雙手揑着喉嚨，痛苦得要跪在地上。

龔老闆立刻走出書室，大聲道：「傳叢林進來。」

半晌後，龔叢林已到。

龔老闆向朱福源一指，道：「別讓他再痛苦下去。」

龔叢林一呆。

龔老闆忽然將聲音壓得很低沉，道：「他服了百蛇粉，已無藥可解其毒。」

龔叢林又是一呆，但他已明白了父親的意思。

驀地，彩雲一閃，刀快宛若雷電，直向朱福源的左胸心臟地帶射去。

朱福源沙啞着嗓子，低聲喝采道：「來得好……好刀……法……」

然後，朱福源就在百蛇粉毒未曾完全發作之前，溘然長逝。

龔老闆的面孔，現在似乎比死了的朱福源還難看。

他盯着自己的兒子，冷冷道：「你聽過范小機這一個人的名字沒有？」

龔叢林只覺得身子微微一震。

范小機這個人的名字，他自然聽說過，而且不止一次，兩次，而是無數次。

這個人的名字，也許沒有唐殘龍的名字響亮，但龔叢林却知道，這個人實在比唐殘龍還要可怕千萬倍。

因爲范小機是個武功極高，而且像個瘋子般嗜殺的冷血狂徒。

這個人有一種本領，就是來無影，去無踪，而且容顏千變萬化，究竟這個人的廬山眞面目怎樣，從來沒有人曾經見過。

龔老闆又道：「朱福源的百蛇粉，是范小機最拿手使用的毒藥，這些百蛇粉原本是用來毒殺我的，但朱福源不願意做這種恩將仇報的事。」

龔叢林問道：「朱福源是被范小機要脅？」

龔老闆道：「不錯，范小機將朱福源的女兒刦持在手中，要脅朱福源卜毒暗殺我。」

龔叢林道：「范小機爲甚麼要對你卜毒手？」

龔老闆道：「因爲范小機就是嚴寺濮整個組織裏的靈魂。」

龔叢林道：「組織裏的靈魂？」

龔老闆道：「不錯，如果沒有嚴寺濮，范小機現在還是一個窮鄉僻壤裏的窮小子，但如果沒有范小機，嚴寺濮可能早已死了幾十次。」

龔叢林莫名其妙。

龔老闆再道：「嚴寺濮之所以能夠一直穩如泰山，唐殘龍固然功不可沒，但實際上范小機所做的事，遠比唐殘龍爲多，不少想向嚴寺濮打主意的人，都被范小機暗中解決了，他所殺過的人，實在數之不盡。」

龔老闆頓了一頓，忽然嘆道：「現在范小機要殺的人，必就是我和你，可是他爲甚麼不親自出馬，而要利用朱福源向我暗中卜手？」

龔叢林道：「可能范小機這一個人，根本就是我們組織裏，一直深藏不露的臥底。」

龔老闆道：「我也是這樣想，但范小機向來神出鬼沒，他的廬山眞面目誰也未曾見過，那麼究竟誰就是范小機？」

這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關鍵，如果不能夠徹底清除嚴九爺的黨伴，雖然頭頭已死，但龔氏父子就永無高枕無憂之日。

何況這人是范小機？

龔老闆在未殺嚴九爺與唐殘龍之前，早就想先除了范小機，可是，范小機這一個人，就像是霧裏的霧，風中的風一樣，只有名字，不見其人。

龔老闆甚至有時候大膽假設，天卜間根本就沒有范小機其人。

可是，范小機的確存在，而且現在已開始了復仇的行動。

龔老闆望着朱福源的屍體，突然大聲對龔叢林道：「如果你不能替他報仇，你就不配是我的兒子。」

× × ×

范小機在哪裏？龔叢林不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

但龔叢林却有一條綫索，可能會找得到范小機！

因爲他知道范小機有一個最大的本領，就是捉蛇與養蛇。

否則，范小機的百蛇粉也不會泡製得如此厲害了。

常言道：「物以類聚」。喜歡捉蛇的人，一定會與許多捉蛇爲業的人很熟絡。

這一點，雖然只是一個推理，未必會完全準確，但最低限度，都是一條綫索，可以追查范小機的卜落。

所以，他去找一個捉蛇爲業的老人——「蛇霸」老吉。

老吉的年紀，已經六十多歲，手脚大不如昔日靈便，但他捉蛇的本領，在這個省之內仍是屈指可數的專家。

「范小機？」老吉一聽到龔叢林提到范小機這三個字，臉上便露出一片茫然之色，「這個名字很美麗，很好聽，可是范小機究竟是誰？」

龔叢林說道：「這個，正是我要問你的事。」

老吉搖搖頭：「先生，你找錯對象了，我不認識甚麼范小機，更不知道這是個甚麼樣的人。」

龔叢林忽然道：「聽說你近來的身體不太好。」

老吉嘆着氣，慢慢地捲着一口烟，道：「年紀老啦，說甚麼也比不上十年前般中用，自從去年春季後，我已沒有再去捉過一條蛇了。」

龔叢林點點頭，道：「所以你近來索性退休，享享晚年福。」

老吉苦笑了一卜，道：「倒談不上享福，且看這裏四壁蕭條，能有兩口糙米糊口，都全得靠侄兒不時接濟哪。」

龔叢林又點點頭，從袋裏摸出一塊長長的金條。

黃澄澄，純正足金五十兩的黃金條。

老吉幾乎連捲好了的紙烟也掉落在地，兩隻眼珠直盯着這五十兩黃金。

在老吉而言，這五十兩黃金無異是一筆令人驚心動魄的財富。

龔叢林從老吉手裏，取了一張烟紙，一面捲包烟絲一面道：「這些不成意思的禮物，是家父吩咐在卜送給你老人家的，但其中却有一個條件……」

老吉嚥了一口唾洙，口中却已說不出話。

龔叢林輕輕一笑，道：「范小機在哪裏？」

老吉猶疑了片刻，終於道：「城郊西北六里外，有一座千玄古寺，范小機就在寺內。」

無論別人怎樣聰明，總不會猜到，范小機藏身之所，竟然在一座和尚寺內。

難怪以龔老闆眼綫如此廣闊的人，都查不出范小機在哪裏。

同時，有一點更是任何人都猜不到的，范小機在這座古寺之內，竟然還是一個得道的高僧，法名叫做智鶱。

智鶱禪師，就是嚴九爺最後的一張皇牌——范小機。

在富門賭坊之役，范小機沒有被嚴九爺召集，去參與這場決戰，並非是由於嚴九爺的忽略，而是他一向太重視這張皇牌，他要留卜這一注賭本，以備最不測時之需。

當然，嚴九爺並沒有料到，這一場決戰，竟是他畢生最後的一次豪賭。

其實，人生就是賭博，從出世以至死亡，都充滿無數次的賭博。

當一個人還未出生的時候，其父母已經開始以賭博的心情，去等待嬰兒出生後的性別，究竟是男還是女。

大多數的人，都渴望能够「一索得男」，如果生下來的是個女的話，就算輸了。有些人把贏輸看得很輕。但有些人却把贏輸看得很重，甚至比自己性命還要緊。

然而，人既常有賭的機會，也自然就常有輸的時刻，所以，在人生賭博過程中，不論或贏或輸，最聰明的處理方法，就是淡然置之一笑。

可是，能有如此胸懷之人，世間又有多少？

× × ×

千玄古寺，在城郊西北六里之外。

這座古寺，據說是宋朝末年一位大財主，花了十萬两銀子建造的，一個塵俗富豪，竟願斥巨資建造僧寺，也可謂難得。

可是，這一位大財主，却並不因此而有善終，他在五十八歲那年，就在這座古寺門外的一棵樹下吊頸自殺。

他有一封遺書，說出他自殺的原因。

他在遺書裏表示，他自從二十歲以來，一直謀人錢財，更謀人性命，所以後來雖成巨富，良心却一直沒有半天的安樂。

乃至於五十五歲那年，這位大財主終於深感痛悔，乃將絕大部份財產，用來建造一座新的千玄寺。

在此之前，原本已有一座千玄寺，可是却日久失修，幾成廢寺，寺中僧侶僅餘十一名，乃至經過重新建造之後，寺中香火大盛，僧人亦逐漸增加，成爲一座著名的佛寺。

然而，這位大財主的良心，仍舊不能安息，每夜寐中，總見寃魂索命，惡鬼纏身，終於，他自殺在寺門之前以求解脫。

他雖然贏得一生富貴，却輸了一顆良心。

像他這樣畢竟還有良知，實在不配去謀財害命。

直到數百年後的現在，這裏也有些「大財主」，例如已經死了的嚴九爺，和已經控制大局的龔老闆。

他們會有最後的良知嗎？

× × ×

晨曦，霧裏。

就在這座千玄古寺半里外的一塊草坪上，龔叢林終於找到了智鶱禪師。

智鶱禪師一點也不老，很年青。

因爲他除了身披袈裟，剃光了頭之外，根本就不是一個眞正的和尚，更談不上稱甚麼禪師。



他眞正的身份，是毒王殺手范小機。

范小機似乎對於龔叢林的出現，並未感到詫異。

「你就是智鶱禪師？」龔叢林道。

范小機點頭。

龔叢林又道：「智鶱禪師，也就是范小機？」

范小機也同樣點頭。

龔叢林望了范小機一眼，只覺他整個人冷酷無比，連點頭這種微小的動作，也充滿冷酷之意。

龔叢林道：「朱福源女兒在哪裏？」

范小機指一指地面，道：「她就在我的脚卜。」

龔叢林只覺得手心一陣冒汗。

因爲他已看見了范小機站立之處，土壤鬆浮，顯然曾經被挖掘過，然後又再重新塡上。

范小機冷酷的聲音，緩緩響起，道：「你若來早一步，也許還可以看見她那直挺挺的屍體，想不到她活着時美麗，死了之後仍然同樣迷人。」

龔叢林本也是個冷酷無情的人。

但現在他已發現，范小機比自己更冷酷無情千萬倍。

冷酷的氣息，只有冷酷的人才能嗅得更清楚，龔叢林向來都相信一句說話：「殺人者越冷酷越好。」

因爲這種人幾乎已沒有任何的感情，而感情二字，却往往是卜手殺人時的絆脚石。

龔叢林儘量壓抑情緒，他需要極度的冷靜，來對付范小機。

「你爲甚麼要殺一個弱質女孩子？」

「因爲我喜歡。」

像范小機這種人，殺人根本就像和尚敲經唸佛般同樣平凡。

「我喜歡」這三個字，已足够讓他去殺任何一個人。

龔叢林聽了范小機這種解釋後，竟似將這個解釋接受下來。

但他的彩雲刀，却在這個時候突然出手。

好漂亮的彩雲。好快好狠辣的刀。范小機能抵擋得住嗎？答案是：「不能」。

× × ×

彩雲刀已將范小機的頸，刺穿了一個血洞。

又深，又紅的一個血洞。

范小機並沒有慘叫，連悶哼一聲都沒有。

他明知龔叢林的彩雲刀刺向自己，他更明知道這一刀的威力，沒有辦法可以抵擋。

所以，他索性不加抵擋，任由龔叢林這一刀刺在頸上。

但龔叢林並沒有佔到任何便宜。

因爲他同樣被范小機算了一下。

「砰！砰！」

范小機竟然有火槍在身上。

他併着吃致命的一刀，使龔叢林一個難以置信。

同時，就在龔叢林得手的一刹那間，范小機扳動了槍機，連開兩槍。

第一槍，不中。但第二槍却中了，子彈射進了龔叢林的腹部。

龔叢林彎着腰，臉上一片茫然之色。

他看見有人向他招手。但那人並非「人」。是死神。死神在向他招手。

× × ×

龔老闆活了一大把歲月從不喜歡哭。現在，他哭了。

龔叢林沒有死。死的是范小機。

如果范小機泉下有知，知道龔叢林竟能中槍不死的話，一定會很失望。

死神只召喚范小機。

龔叢林却在緊急搶救之下，在醫院裏檢回一條性命。

但龔叢林從今後起，已不能再生育，不能再生孩子。

這對於龔老闆而言，自然是個極沉痛的打擊。

因爲龔門從此絕後了。

爲了這件事，龔老闆大哭。

雖然，他擁有許多一切的財勢，但這件憾事，却已無法彌補。

龔門眞的從此絕後？

× × ×

不，龔門有後。

龔叢林的唯一血脈，已經在一個人的肚子裏。

沈眞眞。沒有人知道沈眞眞已懷孕。

在她的肚子裏，有一個小生命，這個小生命的父親，就是龔叢林。

然而，紙不能包火。沈眞眞有了龔叢林的孩子這件事，終於傳了出來。

最後，還傳到了龔老闆的耳中。

龔老闆立刻吩咐手下，無論用甚麼方法，都要將沈眞眞請回來。

結果，沈眞眞在一間茶室裏，會見龔老闆。

龔老闆開門見山就說道：「妳已經懷孕？」

沈眞眞點頭。

龔老闆又道：「孩子是叢林的？」

沈眞眞也同樣地點頭。

龔老闆露出了滿意的笑容，道：「很好，很好。」

沈眞眞說道：「依我的看法，並不很好。」

龔老闆臉色一沉，道：「妳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沈眞眞道：「因爲這孩子雖是龔家的，但我却快要成爲閻家的媳婦。」

「閻家？是那一家。」

「閻羅王的家！」

龔老闆臉色不但更沉而且露出了灰白之色：「妳以死要脅，有何所求？」

「有何所求？」沈眞眞哈哈大笑，道：「對一個寡婦而言，我尙有何所求？我愛叢林，但叢林却是被你逼死的。」

「胡說，我豈會逼自己兒子去死！」

「你若不野心勃勃，叢林豈會死在范小機的槍下？」

龔老闆道：「但叢林現在還在世，他

未死。」

沈眞眞冷冷一笑，道：「可是他已不能再生育，又與一個死人何異？」

龔老闆突然放低嗓子，沉聲道：「妳若需要男人，我可以給妳儘量安排，只要妳把孩子生下來！」

沈眞眞面色煞白，道：「你越說越不像話了，天下間那有父親替兒子冠以綠頭巾之理，同時你又將我看成是一個怎樣的人？」

龔老闆說道：「然則，妳眞正所求何在？」

沈眞眞道：「要我把孩子生下，只有一條路。」

龔老闆說：「妳說。」

沈眞眞道：「我最討厭最憎恨的人，就是你，如果你要我一定把孩子生下，除非你先死。」

龔老闆頓時啞然。

沈眞眞最後一句話說，是：「一個月之內，你若不死，我就去上吊。」

× × ×

二十八日之後的一個清晨。

龔老闆自縊於辦公室之內，遺書只有幾個字，上面寫着：「沈眞眞，妳莫失信於老夫。」

沒有人知道他爲甚麼自殺。

因爲沈眞眞也失蹤了。

× × ×

八個月之後，龔叢林接到一件禮物。

一個小娃娃，是個男娃娃。也是他的親兒子，但沈眞眞呢？

× × ×

五月，揚州。

有一個妓女，忽然瘋了。

她從廚房裏，拿出一張菜刀，狂斬一個老嫖客。

「你逼死我丈夫，又來强姦我，斬你！斬你！」她不斷揮刀狂斬不斷地嘶喊。

結果，老嫖客死於刀下。

而這個瘋了的妓女，終於被警衞隊亂槍射死。

這個老嫖客，根本上沒有半點地方得罪那個瘋妓女。

他之所以被斬，也許只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

他的相貌，有九分酷肖龔老闆。

而那個瘋妓女，就是沈眞眞。

× × ×

又再過了半年。

大雪紛飛的一夜。

龔叢林遣散了父親以前所有的一切部屬。

他已厭倦了這種生活。

自從他被范小機槍傷之後，他對人生的觀感一直在改變。

錢財與權力，本是他一直在追求的目標。

爲了這目標，他甘願以性命與良心去換取。

但他卻不能否認，世界上已有太多的人，爲了金錢與權力，而結果一無所得。

即使是龔老闆，百戰百勝，結果還是空手來，空手去。

那麼，卻又何苦由來呢？

現在，他覺得自己最大的財富，並不是金錢，更不是權力，而是自己的兒子，自己的骨肉。

他要盡自己一切的力量，去栽培下一代。

在離開這個城市的前一夜，他將自己最心愛的彩雲刀，用黑漆髹掉，然後埋在唐殘龍的碑前。

彩雲刀已不再有昔日的光輝燦爛。

黑色的彩雲刀，長埋在地底。而它的人生，也不再殺人。

人，畢竟還有良知，只可惜慾念每每將良知掩蓋而已。

（續完）

## 大地飛鷹

·本文承自第48頁·

卜鷹終於開口：「你們的要求聽來好像並不過份。」

「非但不過份，而且很合理。」柳分分嫵媚地一笑道：「我知道你一定會答應的。」

小方忽然也開了口：「我願意跟他們走。」他的語氣堅決，毫無猶疑：「隨時都可以走。」

卜鷹慢慢的點了點頭：「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說：「你一向不願連累別人，更不願無辜者爲你而死。」

「我本來就不該留在這裏。」

「可是你忘了一點。」

「那一點？」

「你留下來，是我要你留下來的，」卜鷹道：「我既然要你留下來，誰也不能帶你走。」

他說得很好，可是每個字都像是根釘子，他每說一個字，就像是已將一根釘子釘入石頭裏。

釘子已經釘了下去，語已說出口。小方胸中的熱血又湧起。

柳分分嘆了口氣：「你眞的要跟我們賭一賭？」

「不錯，」卜鷹淡淡的說：「現在你們已經可以下令，要你們那八十位久經訓練，百戰不死的戰士衝過來了。」

× × ×

衞天鵬的臉色發青，掌心冒汗。

「你不後悔？」

卜鷹拒絕回答。

拒絕回答，已經是種回答，絕不容別人誤解，也不會被人誤解的回答。

「好，」衞天鵬咬牙：「你既然不怕流血，我們爲什麼要怕？」

他忽然撮口長嘯，聲音尖銳悽厲，如荒山鬼呼，雪地狼嗥。

這是他們約定的訊號。

攻擊的訊號。

（二）

夜寒如刀。

遠處劍戟森森，直跳動的火焰照耀下，閃爍着懾人的寒光。

人頭在頸子上，熱血在胸膛，箭在弦上，刀在手。

攻擊的命令已發出了。

（本章終·全文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 手刃親仇快 心儀絕色羡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羽青幼遭慘變，父母均遭人毒手，他幸遇高人，獲救出險，十五年後，桑羽青技成，出山尋仇，他打着訪師會友的招牌，首先找着兩名仇人——杜清風，沈青山，沈、杜兩人原先不知他身世，爭欲收他爲徒，兩人相約較武，技高者便可爲人師，較量後杜清風略高一籌，滿以爲可獲佳徒，那知桑羽青直至此際，才表露身份，沈杜二人先還自恃身份，只由杜清風出手，漸不敵才由沈春山出手夾攻，但不旋踵，雙雙被桑羽青點了穴道，躺倒小船上，桑羽青抽出青光劍，沈杜二人一見，面色不由大變——

桑羽青左手輕輕的捏着劍尖，仰首長空，自語道：「天網恢恢！你們也難逃青光劍下！」

他閃亮的目光，回射到沈春山的臉上，沈春山一寒，叫道：「東凡和尚已還俗，名叫……」

才說到這裏，一聲慘叫，青光劍已然刺入心窩，鮮血濺了一片，點點猩紅落向湖心！

桑羽青抽出了寶劍，冷冷說道：「貪生之輩！我不願有人在我劍下討生！」

杜清風面色慘然，點頭道：「桑羽青，你是個漢子，我佩服你！」

桑羽青緩緩的站了起來，用足尖把沈春山的屍體翻動一下，證明他已死了，這才道：「桑羽青有血海深仇，有鐵石之志，有超人武藝，何愁尋不着東凡和尚？」

他聲若洪鐘，震人耳鼓，劍眉飛揚，星目含威，那不可一世的雄風，山河爲之變色！

他舉起了「青光劍」，望空一揮，喝道：「劍呀！飽飲仇人血吧！」

又是一聲慘叫，大片鮮血，濺向湖心，一片殷紅，隨即散開……。

桑羽青雙手扶劍，劍尖頂在船板上，他仰頭望空，面色如恒！

良久，良久，他低下了頭，把這兩個老人的右耳割下，放在了一隻內有粉藥的皮囊中。

他緩緩的收起了寶劍，上了岸，撮唇長嘯，一匹駿馬飛馳而來。

桑羽青騰身上馬，頭也不同，破風而去！

雨不知何時停了，東方透紅，映紅了半天，名湖，小舟……和那兩具屍體！

× × ×

這是一件震驚江湖的大事——名滿武林的天下奇人，杜清風和沈春山，慘死在太湖之畔！

江湖上黑白兩道，都在傳聞，描敍着他們的死狀，有的說他們的耳朵被割了，有的說被開了膛，更有人說他們被宰割碎片，凌遲而死！

於是，謠言越來越多，甚至有人說看見了兇手，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道士，乃是若干年前邪教第一人物，現在出山要搜集一千頭人心，提煉藥引……一時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杜清風和沈春山的死訊，已經傳遍了大江南北，凡是有江湖人行走的地方，就有他們死亡的消息。

金陵——這六朝名城，也喧騰着這兩個奇人的死訊，那些綠林道上的朋友，臉上都掛着一層恐慌，交頭接耳的討論着這件震驚江湖的大事。

鼓樓，金陵城的勝地，在傍晚之時，更顯得熱鬧，這時華燈初上，人潮湧集。

一些走江湖賣藝的，早已各自搭好了棚子，吸引了大批的遊客，把鼓樓下那一大片空地，擠得滿滿的。

秋風乍起，寒涼浸人，在人羣之中，有一個黑衣的少年，顯得最是特出。

他身軀體健，相貌英俊，一雙半月的明目，閃爍着智慧的光芒，漆黑一般的雙瞳，隱隱透出了一股寒氣令人不敢逼視。

他穿着一件全黑的綢衫，足下是一雙

薄底的靴子，寒風凜冽之中，非但沒有一絲寒怯之意，反顯得英挺自如神采奕奕。

他右手拿着一根三尺多長的柳條，不住的玩弄着，在人羣之中，緩緩前進着。

不遠之處，有一個白髮老人，才說完了一套江湖話就要開始練武功。

那黑衣少年，顯然沒有什麼興趣，轉身走去。

但是，就在這時，一個身軀彪壯的黑衣和尚，迎面走了過來。

他生得極是魁梧，僧衣很短，露出了兩節雄壯的小腿，這麼寒冷的天，他只穿了一雙草鞋，大步而來。

黑衣少年一眼望見了他，立時把身一側，擠在了人羣中，一雙明亮的眸子，緊緊的盯在那和尚的身上。

由於人羣擁擠，那和尚一路嚷道：「借光！借光！阿彌陀佛……」

他聲音粗亮，引得衆人紛紛回頭張望，面上都有驚詫之色，有的人竟慌忙的閃躲開去。

那和尚用雙臂分開了衆人，大步前進，有時用力過大，不少人被他碰得東倒西歪。

那黑衣少年，面上帶着一絲冷笑，靜靜的望着他。

這和尚的出現，似乎引起了一陣騷動，不少人在交頭接耳，有一人低聲說道：「不知道誰又得罪了他，又要出事了！」

黑衣少年雙眉微聳，嘴角掛起一絲微笑，回頭道：「借問！這位大師父好生面熟，是那家寺院的主持？」

那人壓低了聲音道：「他不就是城西『大悲寺』的智空和尚麼……」

說到這裏，突然停了下來，打量了黑衣少年兩眼，然後很快的擠開了去。

黑衣少年微微冷笑，用着極低的聲音自語道：「果然是他！我桑羽青總算不虛此行！」

說完了這句話，他很快的轉過了身，緊跟在智空和尚的身後。

智空和尚大步走到了賣藝老人之處，他扯着大嗓子叫道：「借光！借光！」

那些看熱鬧的羣衆，見是他來了，立時讓開了一條道，智空和尚大步的走了過去。

桑羽青一聲不響，緊跟在他的身後。

那賣藝的老人，已經栽好了樁子，兩根樁子之間，便綳緊了一根繩索，看樣子是準備在繩索上練一套掌法。

智空和尚突然出現，那賣藝的老人頗爲驚詫，雙目緊緊的盯着智空。

智空却是一言不發，雙手抱着肩膀，靜靜的站在那裏。

圍觀的衆人，見沒有發生什麼事，立時又擁了過來，圍成一個大圓圈。

賣藝的老人，拱了拱手，乾笑道：「老漢拳脚生疏，諸位大哥必有行家，若有失誤，還望各位千萬包涵！」

賣藝的老人交待了幾句江湖話，把那兩截粗布衣服挽了挽，雖是白髮蒼蒼，却也是精神抖擻。

他又向衆人拱了一下手，然後「砰！」的蹤了一脚，身子拔起了三尺多高，單足點在一根木樁之頂，身子搖幌了好一陣才穩了下來。

四下立時傳來一陣喝采之聲，那老頭面上掛了一絲笑容，他提了一口氣，換上左足，走上了那根綳緊的繩索。

四下立時又傳來一陣喝采之聲，老人立時在繩索之上展開了一套拳法。

他年紀雖然很大，但是手脚甚穩，所以掌聲不斷。

大約五招過去，智空和尚嘴角掛起了一絲獰笑，他右手伸開，二指相併，就要向前揮出。

他這一招揮出，那賣藝的老人，必然要有大禍，但是就在這一刹那，他突然覺得手腕一緊，奇痛攻心。

智空和尚大吃一驚，原來他手腕之上，已經纏上了細細一根柳條。

智空和尚驚怒之下，轉頭望去，他接觸到一個黑衣的少年，和一雙凌厲非常的俊目。

智空和尚心中一驚，桑羽青右手輕輕一抖，那根柳條已然鬆開了。

在智空和尚還未開口之時，桑羽青已經壓低了聲音，冷冷說道：「大和尚，可願與我一談？」

智空和尚怔了一下，點頭道：「好！我們出去談！」

桑羽青淡淡一笑，轉身而去，智空和尚也跟着走了出來。

他們走得很快，不一會的工夫，已然遠離了人羣。

桑羽青頭也不回，踏上石堦，向「鼓樓」而去。

智空和尚也是一言不發，緊緊的跟在桑羽青的身後。

桑羽青走上鼓樓第二層長廊之下，停步轉身，靜靜的望着智空和尚。

智空左右望了望，說道：「好了，你到底是什麼人？」

桑羽青不答他話，冷冷說道：「你俗家可是姓孫？」

智空和尚似是吃了一驚，退後了一步，喝道：「你是誰？」

桑羽青冷笑道：「如此看來不會錯了，你出家不過七年，已經當上了方丈，眞是一帆風順！」

智空面色更變，他強笑了兩聲，說道：「嘿嘿！如此看來，你倒是個有心人，現在告訴我，你如此注意我和尚，到底是爲了什麼？」

桑羽青半側過身子，雙手扶着石廊的邊緣，向遠處眺望，他似乎是在躲避別人的觀察。

在昏暗的燈光下，智空和尚，只望見他那雙閃爍發光的眼睛，心中很是吃驚。

良久，桑羽青沒有說一個字，他胸頭起伏不停，情緒似乎非常激動。

智空和尚追問道：「到底怎麼回事？你若是不說，我可要去看熱鬧了！」說着拂袖欲去。

桑羽青突然轉過了身子，用着冰冷的聲音喝道：「且慢！」

智空愕然望着他，他似乎感覺到，桑羽青身上有一股莫大的潛力，壓迫着他。

桑羽青整個的身子，都在黑暗之中，他的一雙俊目，却越發顯得光亮，看來如同鬼魅，使人有一種恐怖的感覺。

他又沉默了片刻，然後冷冷的說道：



「我只問你一個問題，你如果據實告訴我，或許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智空和尚一驚，隨即狂笑道：「哈哈！黃毛小子！竟敢斷起我的生死來了！你叫什麼？是那一派門下？」

桑羽青輕聲一笑，說道：「那些都不重要，我只問你，是否肯回答我問題？」

智空和尚雖然被他激怒了，但是却被這個奇特年青人的精神所吸引，他忍着怒氣，說道：「你年紀青青，說話如此狂妄，實在是自種殺機，不過我對年青人一向寬容些，所以暫時不與你計較，你且說你想知道什麼？」

桑羽青雪白的牙齒，輕輕的咬着嘴唇，用着很低，但是非常清晰的聲音說道：「我只要你告訴我，東凡和尚，在什麼地方？」

「東凡和尚」這四個字，傳入了智空的耳中，他立時變得大爲驚詫。

他走上一步，仔細的打量着桑羽青，良久才說道：「孩子！告訴我，你到底是誰？」

桑羽青緩緩的搖着頭，說道：「在你沒有告訴我之前，我不能讓你知道！」

他的聲音雖低，但是語氣堅決，字字如鐵，使人承受到他的威力！

智空和尚斷然的搖着頭，說道：「我不知道！」

此言一出，桑羽青突然發出了一陣冷笑，說道：「我知道你不會輕易吐實，不過你這麼作，可是不智之舉！」

智空和尚一再被他激怒！喝道：「小子！你再出言不遜，佛爺不再慈悲了！」

桑羽青緩緩的向左走開了七八尺，來到那口漆黑，沉默的大鐘之前。

他用手輕輕的摸着那口懸掛着的大鐘，用着一種異常的聲音緩緩說道：「這裏是鐘鼓之樓，所以，我實不願在此生凶殺之事……」

智空和尚怒火高昇，但是還來不及發作，桑羽青又接着說道：「你看見這口大鐘沒有？現在我給你最後一個機會，如果我擊鐘三下，你還不肯吐實，那時就莫怪我心狠手毒了！」

智空和尚氣得雙目圓瞪，叫道：「好小輩……」

他這個「輩」字才出口，便聽「嗡」的一聲大响，原來桑羽青的右掌，已經在那口大鐘上擊了一掌。

由於他這一掌並未用力，所以嗡嗡之聲，不絕於耳，震得人心神恍惚。

智空和尚冷不防，被嚇了一跳，怔怔的望着桑羽青，他感到這個年青人實在太怪異了。

這一聲雄渾的鐘聲，猶如天籟仙音，陣陣傳開，良久不絕！

說也奇怪，這第一聲鐘聲响過之後，智空和尚原來寧靜的心情，却突然煩躁起來。

他輕輕的握着拳頭，設法平靜自己的心情，但是却沒有什麼效果，這聲鐘聲，似乎使他感覺到一種不幸將要來臨。

桑羽青雙目如炬，緊緊的盯在智空和尚的臉上，似乎要把他看透。

他們都沉默着，良久，鐘聲才漸漸歇止。

桑羽青嘹亮而又冷酷的聲音傳來。

「大和尚，想明白沒有？」

智空和尚驀然驚覺過來，大喝道：「小子……」

下面的話還未罵出，緊接着又是「隆！」的一聲大响，桑羽青第二掌已經拍了下去。

這一次他用得力量比較大些，聲响也越發懾人心神，智空和尚如受巨擂，驀然的沉默下來。

這聲鐘响，震得二人衣帽皆顫，那渾厚的聲音傳了開去，引起遠處人羣的驚詫，他們緩緩的圍了過來。

不一會的工夫鐘聲未絕，人潮已然湧了一大片，吵吵雜雜，恐惶異常。

智空和尚低頭向下望了望，他的情緒越發顯得浮燥不安，深秋之日，額頭上竟沁出了汗水。

桑羽青似是個鐵鑄的佛像，昂立在那口大鐘之下，絲毫不動。

鐘聲嗡嗡，如同萬馬奔騰，通天澈地，雄渾之力，直可破人耳鼓。

智空和尚感到一陣裂額之痛，但是他極力的忍受着，因爲他還是不能示弱於這個年青人。

桑羽青却是神態如常，非但如此，他連站立的姿態，都絲毫沒有動。

智空和尚暗生驚懼之心，忖道：「難道這個孩子的功力比我還要深厚？」

想到這裏，他不敢再胡思亂想，長吸口氣，把心情放得平靜，這樣果然好些。

那羣圍在鼓樓之下的人，這時也都是鴉雀無聲，他們雖然相距甚遠，但是也顯然被這沉渾的鐘聲所震懾。

當他們看到鼓樓上這個奇怪的人物時，立時明白了這是一件江湖上的大事。

良久，鐘聲漸止，智空和尚鬆了一口氣，忖道：「這第三聲絕不能再讓他敲下去，我定要設法讓他離開此處……」

他念頭尚未轉完，桑羽青冰涼的聲音又傳了過來：「在最後一聲鐘响之前，我希望你能把東凡和尚的下落告訴我。」

智空和尚鐵青着臉，說道：「我想我知道你的來意了，可肯隨我回廟一談？」

桑羽青斷然的搖着頭，說道：「不！就在此地。」

智空和尚面色發白，冷笑道：「孩子，你切不可狂得過份……」

話未說完，桑羽青已厲聲喝道：「和尚！我看你是不知死活，平白躭誤我的時間！」

說完這句話，他右掌高舉，迅速的擊在了那口大鐘上，這一擊之下聲如雷鳴。

智空和尚幾乎被這聲大響震得昏眩，他雙手迅速的掩着耳朵。

但是薄薄的兩層肉，並無濟於事，那驚天動地的聲响，一陣陣的傳入，使得他心脈皆張！

遠處圍觀的那些羣衆，也驚慌得紛紛後退，立時一陣大亂。

只有一個人，昂立在大鐘之下，他雙目發光，嘴角掛着冷笑，岸然不動，顯得很是恐怖。

他就是桑羽青，當智空和尚，被鐘聲極度的折磨之時，他也感到極度的快慰。

智空和尚再也忍受不住，他大喝一聲

，身如閃電般衝了過來！

但是他並沒有衝向桑羽青，而是衝向了那口大鐘，兩隻蒲扇般大的手掌，撫向那口顫動的大鐘，企圖把這可怕的聲響停止下來。

然而，一陣輕風，桑羽青已經攔在了他的面前，滿面含笑，低喝道：「和尚找死！」

智空和尚再也忍受不住，他大罵道：「小子，來得好！」

他那一雙霍霍生風的虎掌，急似迅雷一般，遮天蓋日的，向着桑羽青的面門揮到！

桑羽青又發出了一聲冷笑，他略一搖頭，身子已然到了智空和尚的左後側，猿臂輕揮，二指如電，向智空和尚的「志堂穴」點來！

智空和尚雙掌撲空，面前大鐘如山，慌忙定住身形，但是背後指力透體，不禁大驚失色！

也多虧了這一驚，才使他略為清醒過來，奮力的搶上半步，把整個身子扭了過來，才算躲開了桑羽青的這一招！

這時他恰好立在那口大鐘之旁，相距不過三尺，那澈天的響聲，震得他雙耳欲聾。

趁着這刹那的空隙，智空和尚再度揮出了雙掌，企圖消滅這可怕的聲音。

但是桑羽青第二招又至，他鬼魅般的身子，如同一陣風似的飄了過來，右手二指作剪狀向智空和尚的左手腕嵌了過來。

這一式看來輕鬆平常，實際上力逾萬鈞，智空和尚不得不退。

他足跟用力，身子如箭一般倒射回去，躲過了桑羽青的二指。

這在一刹那，智空和尚忖道：「我既然無法止住那口大鐘，何不遠離他些？」

這個念頭一生，立時一陣風似的撲過了走廊，他一提僧袍，便要向廊下落去。

但是，一個龐大的黑影自天而降了，在了他的面前，冷笑道：「怎麼？妄想逃麼？」

智空和尚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原來桑羽青已經又攔在了他的面前。

他面色鐵青，忖道：「我的天，這孩子好高的功夫。」

桑羽青獰笑着，說道：「這時想逃已經晚了。」

說罷便要揚掌，智空和尚似知無法輕易躲過，他搖搖手，說道：「且慢！」

桑羽青把發出的掌又收回來，冷冷道：「有話快說。」

智空和尚用衣袖抹了抹額角的汗水，叫嚷着道：「你告訴我，你到底叫什麼？與我有什麼過節？」

由於鐘聲太响，智空和尚不得不用力的叫喊，但是桑羽青則是毫不費力，字字清楚，只由這一點看來，二人的功力便有天壤之別了。

桑羽青沉默了一下，他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一如無雲的天空。

智空以為他聽不到，又大聲的追問了一遍。

桑羽青雙目一閃，冷冷說道：「自然要告訴你，我姓桑，多年以前的桑雲從，被你們毒計陷害的，就是我的先父！」

智空聞言大驚失色，他知道今天難得逃得出了。

他費力的說道：「那麼……杜春山和沈清風……」

桑羽青毅然點着頭，說道：「不錯，那只是第一步，你是第二步，以後還有姓周的，姓馬的，東凡和尚……凡是圍陷我父親的，我不能讓他們有一個活着！」

說到後來，他俊目中似要射出火來，雪白的牙齒，在燈光之下閃閃發亮。

智空這時稍為平靜下來，說道：「多年以前，我們一時大意，留下你這條禍根，不過你要自知，憑你焉能敵得過東凡和尚？」

桑羽青仰天大笑，說道：「這東凡和尚在你們眼中是神，我却是神中之神！」

智空怒道：「好狂妄的小子。」

他雙掌撲出，直抵桑羽青前胸，這一次便用出了平生之力，攻於無備。

但是眼前一花，雙腕一陣奇痛，桑羽青手中那根柳條，又緊緊的纏在了他的腕子上。

智空和尚面色如土，還來不及解救時，背心又是一陣奇痛，桑羽青的虎掌，已經整把的抓在了他的背上。

智空和尚大驚失色，突覺雙手一震，那根柳條已然解開。

緊接着，桑羽青大喝道：「無恥賊子，納命來！」

智空和尚偌大的身子，已然被拋了出去，他只覺得一陣昏眩，要想提氣却是提不起來。

他這時嚇得心胆俱碎，突覺眼前一黑，剛叫了一聲：「不好……」

下面的話還未出口，已然「轟！」的一聲，整個上半身，撞在那口大鐘上。

鐘聲嗡嗡，智空和尚已然頭破血流的倒在地上，但是他並未昏眩，不住的呻吟着。

桑羽青低頭望了望，他緩步的走了過去，伸出了右手，輕輕的扶在了那口大鐘上。

那亂人心神的鐘聲和餘音，立時完全停止下來。

夜風凜烈，死也似的寧靜，智空和尚的身上，却發出一陣陣的血腥氣。

桑羽青緩緩彎下了身子，單掌把他提了起來，走向一旁擊鼓的木椅，把他放了下來。

智空和尚滿面是血，喘息着說道：「你……你殺了我，可不能……折……折辱我！」

桑羽青搖了搖頭，冷然說道：「那可不一定。」

他一隻脚點在了木椅上，彎下了身子，用着一種命令的口吻說道：「好！現在把東凡和尚的下落告訴我。」

智空和尚閉上眼睛，搖頭不已，微弱的說道：「我不知道……」

桑羽青嘴角又浮起了冷笑，平靜的說道：「你注意聽着，我桑羽青作事不願過分，當年你們毒計陷害我父母，手段之毒，居心之狠，眞個豺狠不如！你雖然也是參加的一份子，但是憑你的功夫，還近不了我父母的身，所以我願意網開一面。我知道這些年來東凡和尚一直在照顧着你們



，你若把實話告訴我，我放你條生路。」

智空却是一個勁兒的搖頭，說道：「少廢話，快……殺……殺我。」

桑羽青劍眉一揚，厲聲道：「我生平未對人用過刑，你不要逼我出此……」

智空血污的面孔一緊，他睜開了眼睛，用着乾澀的聲音說道：「小輩動刑吧，爺爺撐得住……」

桑羽青霍然站直了身子，他目射遠方，似在沉思，若是由他的表情來觀察，實在看不出他是喜是怒。

半晌，他轉過了臉，沉聲道：「你眞要逼我動刑？」

對於桑羽青的遲遲不肯出手，智空和尚似乎顯得很驚奇。

他抬目望了望桑羽青，說道：「如果你們所謂的俠義人物，也允許你這麼作，你就用刑吧！」

話未說完，桑羽青劍眉飛揚，一把抓住了智空和尚的衣領，斷然喝道：「和尚，你不用用話激我，我知道怎麼作！」

智空嘴角掛着獰笑，說道：「好吧，由你。」

桑羽青鬆開了手，轉過身子，對着陰霾的天空，凝目長思。

智空和尚驚詫異常，他想不透，所謂正派人物，面對敵人之時，也是如此的君子。

半晌，智空和尚嗤笑道：「下不了手麼？」

桑羽青猛然轉過身，二指如電，點在了智空和尚的心窩上，智空和尚立時發出了一聲慘厲的呼叫！

他這聲慘叫淒厲已極，黑夜之中，令人毛髮聳然！

桑羽青的手離開了他的身體，但是智空和尚全身仍在不住的顫抖，喉中繼續的發出恐怖的叫聲，但是已經沙啞得多了。

桑羽青雙目不瞬的望着他，臉上仍然是沒有一點表情，冷冷地說道：「照你近年所作所為，萬死有餘，臨死之前，讓你痛苦些也不為過。」

智空和尚雖然痛苦萬分，但是他剛强得很，拚命的撐着。

桑羽青又道：「怎麼樣？你還不肯吐實麼？」

智空和尚强提一口氣，叫道：「小輩……休……休想……」

桑羽青大怒，他那一雙俊目，射出了火一般的光芒，冷冷笑道：「就算你是鐵打銅鑄，我也要把你煉化。」

一言甫畢，他二指在智空和尚咽下點了一指，智空立時「嗯！」的一聲悶叫，昏死過去。

但是他很快的醒了過來，除了吁吁的喘息外，已發不出聲音來。

看來他已經痛苦到極點，再也撐不下去，他用着乞憐的目光，不住的望着桑羽青。

桑羽青問道：「你願說實話了麼？」

智空和尚只剩下點頭的份兒，桑羽青微微一笑，在他頸後拍了一掌，智空死去活來，全身已經被汗水濕透。

他啊呀一聲，靠在牆上，不住的喘息着。

桑羽青又道：「你一直還與東凡和尚有聯絡，是麼？」

智空不住的點頭，桑羽青問道：「他現在住在那裏？」

智空和尚道：「自從杜，沈兩個老爺子……死後……東凡師父就開始在尋查你，他已經想到十餘年前那件事了……」

桑羽青道：「啊！這老和尚倒是不忘舊事，難得的很。」

智空和尚又道：「現在就是你不去找他，他也會把你尋訪出來。」

桑羽青冷笑道：「求之不得，現在廢話少說，他到底住在那裏？」

智空和尚獰笑一聲，說道：「姓桑的，你以為我就這麼貪生怕死麼？」

桑羽青大怒，喝道：「看來你苦頭還沒有吃足。」

他說着抬手之下，正要二次點下，突聽「噗！」的一聲，桑羽青一驚，慌忙讓開。

只見一蓬血光自智空和尚口中噴出，原來智空和尚嚼舌自盡。

桑羽青又驚又怒，他一把抓起了智空和尚，一連在他脅下點了三指。

智空和尚滿嘴流血，無力的睜開了雙眼，他張開了血口，發出一陣沙啞的笑聲模糊不清的說了幾句，一命而亡！

桑羽青好不懊惱，他發了一陣怔，然後把智空和尚的僧衣撕下了一大塊，把智空和尚的頭緊緊包住。

這時，突然一條瘦弱的身影，疾如閃電一般，由大鐘之後撲了過來。

桑羽青回頭望了一眼，說道：「你來得正好，把這裏弄乾淨。」

說着他已把智空的屍體挾了起來，那瘦小的身影上前一步，才看清他不過是個十五六歲的小孩，生得很是清秀，但却有些滑稽相，活像一隻小猴兒。

他說道：「師哥，我跟你一塊去！」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不必，弄好之後到『棲霞山』等我，我一會就完事了。」

說罷不待他答言，身形一幌，如同一隻巨鳥般，凌空而起，落下鼓樓。

小猴兒立時趕前一步，見桑羽青已然落在了地上，遠處圍觀的人羣，發出了很大一聲驚叫。

桑羽青再一幌身，已然失去踪影。

小猴兒搖了搖頭，自語道：「殺個人可一點不難。」

他自語着，掏出一塊破布，擦拭着地上的血漬。

×　×　×

秋風颼颼，金陵城「大悲寺」的主持方丈智空和尚，繼杜沈二老之後殞滅了。

又是一個黃昏，棲霞山紅葉滿地，迎風而舞，好像是一羣彩色的蝴蝶，煞是美觀。

遠天掛着一環雨後的彩虹，雖然由於天晚而漸漸退去，但是迷濛之中，更加添了它的嫵媚。

三五成羣的遊客，趁着天黑以前往山下趕，一時之間，整條山徑道上倒也顯得很是熱鬧。

在山腰之下，有着一座小小的酒店，這座酒店完全以稻草紮成，處於滿山楓葉之中，倒也顯得別緻。

酒店門口的左側，有一株極高的楓樹，半腰之際，掛着一塊綠色的鐵牌，上面用白漆寫着「醉仙居」三個大字，迎風飄搖，很是顯目。

這時酒店的生意正忙着，兩個小伙計團團轉，送茶送酒，嚷成了一片！

在最裏面靠窗的一張桌子上，坐着兩個儀態出衆的年青人！

他們就是桑羽青及小猴兒！

桑羽青仍是一襲黑衣，劍眉微鎖，不住的喝着酒，他那一雙俊目之中，似乎蘊藏了無比怨憤和孤獨，使人很難親近他。

那小猴兒腦袋刮得精光，發出了暗青之色，身上穿了一件兩截式的夾衣，乍看之下，似乎很是瘦小。

但是當你注意看時，他非但並不瘦弱，反而非常健壯，與桑羽青一樣，皮膚黑黝黝的，看來也是飽受風霜之苦。

他長得甚是清秀，目若寒星，但是，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滑稽，看得出是一個極度調皮的孩子。

他們彼此並未交談，桑羽青獨酌獨飲，陷於沉思之中。

小猴兒却是一個勁兒的吃菜，偶爾也淺飲幾杯，他們就這麼一直坐了半天，其他客人差不多都走了，小猴兒實在耐不住，站起身來道：「師哥，我出去玩玩！」

桑羽青道：「我們少時都要走了，你別出去闖禍。」

小猴兒點着頭說道：「放心，我一會就回來，這裏又沒娘兒們……」

才說到這裏，桑羽青雙目一瞪，小猴兒一吐舌頭道：「我是說着玩的，就算有大姑娘也輪不到我，有師哥你在前……」

桑羽青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叱道：「別說了，快滾出去吧！」

小猴兒一溜烟似的跑了出去，這時跑堂的過來陪笑道：「小爺要是下山，現在是時候了，若是再晚，天黑了山路可不好走了。」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不急，我就住在山裏。」

伙計驚詫的望着他，停了一下又道：「那麼小爺可要把飯開上來？」

桑羽青用手指輕輕的彈着酒壺道：「不急，我酒還沒喝完！」

小伙計答應一聲退下，桑羽青又酌了一盃酒，一仰而盡。

他在酒店中已坐了兩三個時辰了，一步也沒有移動，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他有說不完的仇與恨，但是他連一口氣也沒有嘆過，沉靜的像一隻鐘。

片刻之後，由門外進入了兩個中年的道士，他們是一色的葛黃道衣，其中一個戴有道冠另外一個在頭上紮了個道士髻！

這時酒店之中，除了桑羽青外再無他人，那兩個道士望了桑羽青一眼，有意無意的坐在了桑羽青的旁桌！

桑羽青除了他們進店之時，望了他們一眼外，便把目光移開。

這時小伙計迎上笑道：「宏法道爺，很久沒見您了。」

那年歲略長的道士點了點頭，指着另一個道士道：「這是我師弟宏聲道長。」

小伙計叫了一聲「道爺」，然後送上了酒食。

席間，宏法道士道：「師弟，你看今天晚上船開得了麼？」

那宏聲道士放低了聲音道：「且看少時白姑娘怎麼說……」

說到這裏，望了桑羽青一眼，把聲音放得更低了！

桑羽青心中一動，忖道：「兩個出家的道士，怎麼談起女人來了？」

他不禁增加了一分注意力，但是目光却絕不望過去。

這時突見小猴兒飛跑進來，叫道：「師哥，好東西來了……」

說到這裏，一眼望見了那兩個道士，立即停了下來，雙目精精的打量着他們。

那兩個道士正在談話，被小猴兒看得莫明其妙，也相對的看着。

桑羽青叱道：「猴兒，出家人也沒見過麼？」

小猴兒「啊！」了一聲，回到桑羽青身旁坐下。

桑羽青道：「你滿嘴嚷道好東西來了，到底是甚麼好東西？」

小猴兒望了道士們一眼，把聲音放低了些，用着四川口音道：「來了一個穿白衣服的『堂客』（女人）長得眞是美！」

桑羽青聞言氣笑不得，瞪了他一眼，低罵道：「你這個猴兒眞是越來越不像話了。」

那兩個道士，自聽小猴兒說了這句話後，一齊轉過了頭，含怒的目光望着他。

小猴兒眨了眨眼睛，說道：「你們是出家人，少打聽這些。」

兩個道士聞言面色一變，正要發作，一陣馬蹄之聲傳來，他們立時回過了頭，注意着門外。

桑羽青把小猴兒拉過來，沉聲道：「猴兒，不論甚麼人來，你可不准胡鬧，不然你就回四川去！」

小猴兒吐了一下舌頭，說道：「我不鬧，你別叫我回去。」

這時一騎駿馬，已然到了酒店門口，桑羽青抬目望去，只覺眼前一亮，不禁大爲驚訝。

原來門外馳來的是一騎黑色的駿馬，馬上是一個全身白衣的女孩子。

她大約十七歲左右，穿着一身白綿的勁裝，足下一雙白色薄皮靴，髮黑如雲，却用一塊大紅的紗巾繫在胸後！

此外，還有一把青色把柄的寶劍，用紅色的絲綿繫在背後。

她面色紅白相濟，猶如五月桃花，泛出了一片美麗的光彩！

細黑的兩道柳眉，微微的向上斜起，其下是一雙靈活的大眼睛，黑白分明，長長的睫毛微向上翹，益增嫵媚。

直鼻小口，唇紅如染，口中是一嘴編貝也似的牙齒，又小又白，排列得整整齊齊。

此外，兩頰之上，還掛着淺淺的兩個梨渦。

她一手執韁，一手扶鞍，十指如玉，柔若無骨。

桑羽青不禁看得呆痴了，忖道：「呀！天下竟有這麼標緻的人兒！」

他感到一陣莫明的喜悅，一顆心無故



的猛跳起來，使得他那張喝過酒的俊面，益發紅潤起來。

那兩個道士也同時站了起來，小猴兒雙目發了直，連跑堂的帶掌櫃的，一個個都像着了魔。

這一刹那，大家都好像忘記了自己的存在，除了厨房裏炒菜的聲音外，可說是鴉雀無聲。

那白衣姑娘下了馬，對着小二嬌叱道：「牽馬呀，你發甚麼呆？」

她一聲嬌喚，才算把衆人驚醒過來。

桑羽青發覺自己失了態，臉上一紅，趕緊把目光移開，暗道一聲：「慚愧！」

小猴兒笑瞇瞇的望着他，低聲叫道：「怎麼樣，我說是好東西……」

才說到這裏，眉頭一皺，張口欲叫，但是桑羽青已低聲叱道：「敢叫？」

小猴兒把嘴閉上，吸了一下鼻子，自語道：「眞不講理。」

說着喝了一大口酒，藉以出氣。

原來他正在嘲笑桑羽青的時候，被桑羽青在他腿上點了一指。

這時桑羽青俊面微紅，低聲叱道：「一見了女人你就忘了形，沒出息。」

小猴兒想回嘴又不敢，暗中暗罵：「誰知道誰忘了形。」

桑羽青行走江湖多年，豪氣萬千，加上身有血海深仇，所以根本未把兒女私情放在眼中。

由於他武功，人才，品貌都是極上乘，所以不少江湖女子追逐着他，其中亦有不少風華絕代的佳人，但是桑羽青却如坐禪老僧毫不爲動！

但是今晚，他第一眼看到這個白衣姑娘後，平靜的心田却劇烈震盪起來。

這時他雖然極力避免看她，但是不知覺間，目光已飄了過去。

那穿白衣姑娘，一直看着小二把馬安置好，這才走進店來。

她手中提着一個小包袱，步履輕盈，迎風而來。

當她才一入店時，目光立時接觸到桑羽青。

她不禁微微一震，不自覺停了下來！

她看到一個黑衣的年青人，他健壯魁梧，豪氣萬千，眉如劍，目似墨，英俊爽朗，全武林就找不出第二個人來。

他擁酒淺飲，面色微紅，想是有了幾分酒意，那一雙精光四射的眸子，猶如午夜的寒星，使人不敢逼視！

他薄薄的嘴唇，口角微微向上揚，帶着一絲淺笑，微露着口中白齒。

雖然他是這麼的平和沉靜，但是却有一種無形的冷傲之氣，那兩道高飛入鬢的劍眉，深邃明亮的眼睛，微向上翹的口角……都足以表現出他冷傲之姿，深沉之心，和絕世的孤芳。

面對着這麼一個神奇的人物，白衣姑娘也不禁看得呆痴了。

桑羽青被她看得有些心亂，但是他的目光也沒有放過她，在這一刹那，二人似被一塊磁石吸引住了！

那兩個道士顯然有些不高興，宏法道士向前走了一步，說道：「白姑娘，我們候駕多時了。」

白姑娘這才愕然回顧，面上添了一層新的紅暈，她低聲說道：「對不起！」

說罷走到他們桌前坐下，桑羽青及小猴兒不禁大爲吃驚，桑羽青忖道：「這麼一個絕世的姑娘，怎麼會與出家人走在一起？」

小猴兒也是滿腹疑惑，望了望那兩個道士，正要開口，被桑羽青的目光瞪了回去。

這姑娘到了那一桌之後，他們立時輕聲的談起話來，顯得甚是神秘。

這邊桑羽青也叫跑堂的送上了飯，與小猴兒吃了起來。

雖然桑羽青儘量平靜着自己，但是總忘不了隣桌的白姑娘！

他一邊用飯，一邊全神貫注，聆聽白姑娘與那兩個道士的談話。

他們最初談話的聲音很小，漸漸的大了一些，只聽白姑娘問道：「船到底什麼時候開？」

那宏法道士答道：「現在還不能決定，要等大師兄來了才能決定。」

白姑娘似乎很不高興，說道：「怎麼？到現在還信不過我麼？」

宏聲道士連忙道：「我們焉會信不過姑娘？妳千萬不要這麼想，只是此事過於重大，又不只是我們『白雲觀』本門的事，妳不知道那些和尚多難講話？」

桑羽青聽到這些，心中一動，忖道：「怎麼？與和尚也有關係？」

他不禁越發注意了，這時白姑娘不悅道：「與你們出家人辦事，就是這麼厤煩，我最多只能在這裏等三天！」

宏法道士道：「足够了，姑娘放心，三天之內必定有個結果！」

白姑娘又道：「那麼我在什麼地方等消息？」

宏聲道士接道：「這棲霞山右腰有家旅舍，名叫『紅羽樓』，風景絕佳，我們已經爲姑娘訂好房間了！」

白姑娘點點頭，口氣鬆了一些，說道：「我倒是很愛此地的風景，『紅羽樓』這名字聽來倒也怪好聽！」

這時小猴兒眨着眼睛，低聲與桑羽青說道：「巧呀，我們不也住在『紅羽樓』麼？」

他的聲音傳到了隔桌，白姑娘及兩個道士都聽見了，不禁望了他幾眼。

桑羽青說道：「快吃飯，我們該回去了！」

小猴兒縮了一下頸子，很快的往口中扒飯，神情很是可笑。

桑羽青微笑道：「叫你快吃，也用不着這麼急呀！」

這時小猴兒已把一碗飯扒兒，喝了兩大口湯，然後一仰頸子說道：「我們現在走還是等一下？」

說着向白姑娘望了一眼，桑羽青明白他的心意，但表面矜持着道：「吃完了還等什麼？」

說着叫過小二，付賬之後，與小猴兒出得店來，這其間他連白姑娘一眼未望，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出得店來，小猴兒還有些依依不捨，不住的回頭觀望，直到被桑羽青叱了幾句，這才快步而去。

白姑娘及兩個道士，一直望着他們背

影消失，那宏聲道士道：「這兩個娃兒，看樣子有些不太老實！」

宏法也道：「不知是否與我們的事有關？」

白姑娘却冷笑一聲，說道：「江湖之上，什麼人都有，他們不過多看我兩眼，又值得什麼大驚小怪？」

宏法道士面上一紅改口道：「姑娘請用飯，少時我們送妳到『紅羽樓』去。」

他們開始用飯，白姑娘一言不發，一雙秀眉微蹙，似在思索。

不大會的工夫，白姑娘推席而起，說道：「走吧，我們到『紅羽樓』去！」

在「棲霞山」山腰的右舷，一片高地之上，有一座紅色的小樓，建築在楓樹之間。

這座小樓是木造的，但是漆成了紅色，如同被彩霞染過一遍，又好似吸收了紅葉的精華，顯然有幾分神奇。

小樓之下，是一間很大的膳堂，佈置得清雅絕俗，由於此處較偏，只供應一般有雅興的遊客而住宿的人，所以清清靜靜，毫無一般飯店吵雜的情形。

在膳堂之外，一塊白漆的大鐵牌上，用紅色寫着：「紅羽樓」三個大字，最別緻的是有一串紅葉編成的大羽毛，斜掩在招牌的一角。

小樓之上，四圍是一排帶欄的走廊，然後是一個個的房間，配合着周圍環境，所以由每一間房間向外看來，都是一片不同的景色，正應了「移步換景」這句話。

這時天色已經黑了下來，但是通往這座小樓的山徑上，沿途都掛着一盞盞的銀白油燈，光白如銀，拂照着左近的楓葉，透紅一片，眞個是人間仙境。

那藏在楓葉之中的「紅羽樓」，如同海市蜃樓一般，令人難分眞幻。

這時，有兩個年青人，漫步於山徑之間，燈光之下，看清了正是桑羽青和小猴兒。

桑羽青揹着手，緩步而行，但是他並不是欣賞這片奇景，而是在沉思。

小猴兒則顯得很疲倦，他們大概在山徑上走了很久了，所以瞌睡來臨，失去了欣賞美景之心。

他連連的打着呵欠，不解的望着桑羽青，半晌，才把忍了半天的話說了出來：「師哥，咱們回去睡覺吧！」

桑羽青望了他一眼，道：「我早就叫你去睡覺，你偏又跟着我，眞是奇怪！」

小猴兒道：「現在不早了，散步都散了一個時辰了！」

桑羽青道：「你快去睡吧，明天要早起。」

小猴兒揉着疲倦的眼睛，問道：「你呢？」

桑羽青搖頭道：「我不睏！」

不料小猴兒也道：「我也不睏！」

望着他那等模樣，桑羽青不禁笑了起來，說道：「好猴兒，你也十七歲了，還是這等孩子氣，你要是再不肯睡，那咱們今夜誰也不准睡，耗到天亮！」

聽桑羽青這麼說，小猴兒可不敢再耗了，他吸了一下鼻子，嘟嘟道：「好！我去睡！我知道你嫌我碍事，我睡了你好去找好東西……」

說着一溜烟而去，桑羽青還來不及罵他，已經沒了踪影。

桑羽青氣笑不得，自語道：「眞是天生的猴兒！」

這小猴兒原是一個孤兒，本姓也就姓侯，却沒有名字，是石塵子晚年所收的徒弟，但大部分的時間却是隨桑羽青學技。

他們共處了十年，桑羽青對他很是鍾愛，小猴兒雖是天地不怕——包括石塵子在內——但是對桑羽青却是言聽計從。

這時只剩下桑羽青一人，由於十餘年含恨偷生，立志學藝復仇，所以他年青的心，一直在哀傷之中。

他仰天長嘆！自語道：「何日得報親仇啊！」

他嘆息了一陣，又想到了白姑娘，正在沉思，却聽得一陣輕微的脚步聲。

桑羽青心中一動，立時，隱在黑暗之中。

桑羽青隱藏在兩三株併靠的楓樹之後，全神貫注着發聲之處望去。

那一陣脚步聲，本來是很急速的，但是漸漸的放慢了些。

桑羽青向後望去，只見數十丈外，一個窈窕的身影，心頭不禁一震。

「啊！竟是她……」

桑羽青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奮，只見白姑娘停了下來，她回頭望了望，然後又向前跑來。

看她的神情，好似在誘敵似的，不禁使桑羽青感到很是驚訝。

不一會的工夫，白姑娘已經距桑羽青不過七八丈遠，她却停下了身子，神態一改，作出一種漫步遨遊之態，顯得瀟洒自如。

桑羽青見狀忖道：「這個姑娘不知又在攪什麼鬼！」

白姑娘停身之處，恰好在一盞白油燈之下，所以桑羽青看得很是清楚。

她仍然穿着那件白色的勁裝，肩頭上的那柄寶劍並未帶出，燈光之下，面帶嬌笑，好似有些得意的神情。

她一直在那裏打轉，作出欣賞景色的模樣，如果不是桑羽青先看到她的飛奔，簡直就以爲她是愛好景物之人，在靜靜欣賞夜景呢！

良久，一些動靜也沒有，白姑娘却是一些也不焦急，不禁把桑羽青弄糊塗了，暗自忖道：「這姑娘的行徑眞叫人不解，莫非她眞是欣賞夜景不成？」

才想到此，突聽身後左側輕微的脚步之聲。

桑羽青越發奇怪了，忖道：「白姑娘等的人，應該是從那邊來，怎麼這邊會有了動靜？」

想着，分出了一部分注意力，決心要看一個究竟。

但是奇怪得很，除了這陣動靜之後，却再聽不到別的聲音了。

桑羽青心中忖道：「如此看來，那人必然改了路綫向前掩去！」

想到這裏，便由右後方，借着黑暗，向前掩了過去。

可是才走出了兩丈，前面便高懸着一盞白油燈，光輝如銀，把左近一帶照得甚是明亮。



桑羽青雖然可以很輕易的掩過去，而不被白姑娘發覺，但是他同時還要防着那些未曾露面的夜行人。

爲了謹愼起見，桑羽青拾起了一片新落的紅葉，把小片去掉，只剩下一梗，連着主葉。

他抬頭打量那盞風燈，只見在兩丈以外，周圍很厚的防風紙，中心火焰如豆，但是光甚强烈。

桑羽青夾着那片楓葉，手指微一抖動，那楓葉如同是鐵打的一般，悠悠而上，帶出了一陣極輕微的破空之聲。

只見那片飛葉，直撲到吊燈之上，「噗！」的一聲輕響，已然透紙而入，恰好落在火焰之上，火焰一幌，立時熄滅。

這盞燈滅了之後，附近五六丈便是一片黑暗，桑羽青繼續向前掩去。

白姑娘在遠處抬頭望了一下，似乎有些奇怪，這盞燈怎麼平白無故的滅去？

可是桑羽青的手法極爲高明，任何人也覺察不出來。一會工夫，桑羽青已然掩到白姑娘身旁，相距只有一丈左右。

就在桑羽青才定下身形時，突然一陣急响，兩條黑影如箭一般，由對面林中撲了出來，一聲不响，同時向白姑娘撲去。

桑羽青一驚，却聽得白姑娘笑叱道：「好賊子！姑娘等你們多時了！」

桑羽青本待出面相助，但是突然忖道：「我何不看看她功夫如何？」

想到這裏，便停下了身子，同時也想暗中察看是些什麼人？

那二個夜行人都是一身黑色裝勁，身手極爲靈活，團團把白姑娘圍在中央。

他們一言不發，下手却是毫不留情。

桑羽青不禁有些爲白姑娘担心了，忖道：「若是白姑娘落敗，我便立時出手相救！」

那白姑娘好俊的輕身功夫，只見她如同一隻白蝴蝶般在二人之中閃躍如飛，但並未眞正的出手還擊，好似在戲弄他們。

桑羽青忖道：「這姑娘也太狂了些。」一念未畢，頭頂「刷！」的一聲大响，兩條黑影天兵下降一般由空落下！

桑羽青不禁大怒，高聲道：「無恥匹夫，居然以多爲勝！」說着這句話，身子已然如一陣風似的飄出去！

桑羽青的出現，使衆人同時吃了一驚，那後來的二人，有一人尚未落地，半空之中，身形一幌，便向桑羽青撲了過去。

桑羽青一聲喝叱：「你找死。」

他身形微向後挫，來人一雙虎掌撲了個空，桑羽青猿臂猛吐，五指如鈎，已然閃電般抓住了他的後腰。

那人一聲慘叫，立時一些動靜也無，原來桑羽青已然扣住了他的兩道大穴！

不過是一刹眼的時間，那人尚未落地，已然被桑羽青凌空擒住，使得衆人大驚失色。

那另一高來之人，一聲怒吼，向桑羽青撲來。桑羽青右臂高擧，只以左臂迎敵，却是身手如電，威猛已極。

那人一連撲了三次，都落了個空，而桑羽青左掌發出的掌力，往往把他逼出一丈以外才能逃過。那人知道萬不是桑羽青的對手，他竟逃出了一丈以外，大叫道：「她有帮手，咱們逃！」

與白姑娘動手的二人，却是一言不發，分向兩邊飛逃而去。

白姑娘及桑羽青均未追趕，所以他們很快的逃得無影無踪。這件突然發生的奇事，就這麼快的結束了。

桑羽青右手還高擧着那人，白姑娘却是滿臉不悅，說道：「你是誰？把我的活口都嚇跑了！」

桑羽青右手一動，說道：「我已擒得一人，姑娘自可拷問！」

不料白姑娘冷笑一聲，說：「難爲你這麼高功力，竟連死人活人都分不出，你手中之人早死了。」

桑羽青一驚，把那人放了下來，果然早已氣絕而亡！

他大爲驚奇，說道：「我只拿住他穴道，並未置他於死地呀！」

白姑娘冷冷道：「他們這些人從不留活口，你看看他的嘴就知道了！」

桑羽青伸手扳開了死人之嘴，一望之下，全身猛然一震，怔在那裏！

他心中叫道：「啊！與智空和尚一個死法！」

原來這夜行人也是嚼舌而亡，顯然他怕被人逼供，却不知是什麼人這麼大的威力，能使他們以死相殉！

桑羽青被他的死所震驚，忖道：「如此看來他們是一個主子了。」

白姑娘不知桑羽青的心情，怪道：「已然死了還有什麼？可惜費了我半天事，被你中途攪散，一點事也問不出來。」

她言下之意，大爲責怪桑羽青多事，桑羽青這才知道，原來她誘敵至此，準備留個活口。

桑羽青想着便道：「我只是見四人圍攻姑娘，有些不平，誰知反壞了姑娘的事，眞是罪過！」

白姑娘還在生氣，說道：「我本可以留一活口，這一來又完了。」

她一再的埋怨，桑羽青甚是難堪，冷笑道：「姑娘！就算你擒到活口，也是白費。」

白姑娘進一步道：「怎麼？」

桑羽青接道：「就算妳生擒了他們，嚴刑拷供，他們佯騙願供，可是鬆刑之後，也是落得與現在一樣，嚼舌而亡。」

白姑娘驚奇，睁大了眼睛道：「你……你是誰？你怎麼知道？」

桑羽青無意之中，把心中的話透了出來，這時被她一問，立時驚覺過來。

他低頭望了屍體一眼，支吾道：「此人如此烈性，才一落網，立時嚼舌而死，不是證明麼？」

白姑娘也看出他有些支吾，但是並不追問下去。

桑羽青低頭看時，見這人年約三十出頭，身子甚爲彪壯，滿面血漬。

等到把他搜索一遍，却是毫無所得，白姑娘在旁說道：「不用費事了，他們出來是什麼也不帶的。」

桑羽青也實在找不出什麼可疑之物，只好站了起來，望着屍體發呆。

白姑娘望了他一陣，說道：「看你貌相不錯，功夫也好，你叫什麼名字呀。」

她的口氣全是一副武林長者的口吻，桑羽青抬起了頭，說道：「你不必問我姓

名，記住我叫『青燕』就行！」

桑羽青本不想隱姓埋名，可是想到白姑娘行徑怪異，又加上剛才發生的事，所以臨時編了個名字。

聽桑羽青如此說，白姑娘甚是驚異，她對這個年青人實在看不透，雖然是年少英俊，却有說不出的冷漠之情。

白姑娘望了他半天，才道：「我姓白，叫白燀，你以後就叫我白姑娘好了！」

桑羽青點點頭，說道：「我知道！」

他們二人默默相對，却是不知說些什麼好，空氣顯得很冷漠。

又沉默了片刻，白燀說道：「人是你弄死的，你去把他弄乾凈，我走了！」

說罷轉身而去，桑羽青却感到有些難捨，他上前一步，欲叫又止，最後還是沒有出聲。

白燀走了兩步，突然又回過身，說道：「青燕！你是要往什麼地方去？」

桑羽青見她如此大方，倒是出乎意外，心中一動，說道：「說不定與姑娘是一條路呢！」

白燀嫵媚的大眼睛一眨，說道：「你知道我往何方去？」

桑羽青道：「姑娘不必多問，如果我猜得不錯，我們會是走一條路的！」

白燀聞言思索了一下，點點頭道：「好了，明天見吧！」

說罷之後，一陣風似的走了。

桑羽青怔怔而立，想着方才的淺笑薄慍，不覺蕩然心動，暗悔方才未能把握機會，與她作一長談。他彎身捧起了屍體，把地上的血漬用黃土覆上，然後放開身形，如一陣風似的，刹那消失。

三更時分，夜寒更重，山居小樓，更是被一片濛濛的水霧所籠罩，那些閃亮的小吊燈，也都黯然無色。但是，「紅羽樓」却落入一個夢般的意境中——。

這時所有的旅客都熟睡了，只有一個孤獨的影子，坐在長廊之下，寒霧之中，望天發痴。

他就是身懷奇技的桑羽青，仍然穿着那件黑色長衫，坐在一張竹子的靠椅上。

他想着剛才發生的事，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那個美麗的影子，已然闖入了他的生命之中，無論他怎麼安排，都無法把她放開。另一件事則是那夜行人的死亡，如果不是東凡和尙一派，爲何與智空和尙一樣的死法！

他忖道：「如果他果是東凡和尙一派的人，那麼白燀要尋訪的人，也是東凡和尙了！」想來想去，決定只有跟着白燀，才能把這件事查明白。

他決定之後，這才回到內室，見小猴兒睡得如同死豬一般，仰天而臥，睡相甚是難看。

桑羽青皺了皺眉頭，自語道：「瞧這孩子的睡相將來也不是什麼主貴的命！」

他才要熄燈就寢，突聽房上一聲輕响，心中一動，忖道：「怎麼？他們還敢來犯麼？」想到這裏，他輕輕的走到窗戶之前，雙手才要扶窗，突然一陣急勁的破空之聲，迎面而來。

桑羽青大吃一驚，身子猛一轉，靠在了牆上，緊接着一陣「噗！噗！」之聲，三道閃光破窗而入，釘在了對面的牆上。

桑羽青目光掃去，見了三枚喪門釘，精光閃閃！

別看小猴兒睡得像死人，這時竟一骨碌的爬了起來，開口道：「什麼事？」

桑羽青已經把三枚喪門釘取了下來，他劍眉飛揚，目射寒光，說道：「好大胆，竟敢到我頭上動手！」

他轉臉對小猴兒道：「快穿衣服捉賊去！」

小猴兒一聽這話，睡意全消，桑羽青又道：「我往西邊，你往東邊！」

說罷之後，把房門扯開一綫，閃身而出，他足未落地，竟然凌空拔起，空中一個大翻身，已然上了房頂！

他這分快速，可眞叫人心驚。

桑羽青上房之後，濛濛寒霧之中，他以手蓋目，向西邊略一張望。

只見數十丈外，有一條極淡的人影，一閃而逝。

桑羽青冷笑一聲，自語道：「哼！你若能逃出我手，我眞佩服你！」

說完這句話，他身形一幌，如同一隻巨鳥般，凌空而下。

只見身如鬼影，幾個幌身，已然消失在這大片寒霧之中。

這邊桑羽青才消失，那小猴兒已經翻了上來，他猴頭猴腦的望了一陣。

他居然發現了一個黑影，小猴兒吸了一下鼻子，冷笑一聲道：「好大胆，敢在我頭上下毒手！」

說完這句話，身如夜鳥，凌空拔起了五六丈，斜着落下了「紅羽樓」。

由此看來，這小猴子也有着一身驚人的奇技呢。

再說桑羽青如同是鬼影一般，奔行如飛，那消片刻工夫，那條黑影已相距不過十餘丈了。

(未完)

# 龍形拳的背劍手

海雲

稍為懂得中國功夫的人，都知道龍形拳是很大的門派，不過，龍形拳並非僅得一種，可能有兩種，學習龍形拳的武林新秀，要分清楚門派，比較古老的龍形拳屬於少林寺十形拳之一，即是說，少林寺的鎭山之寶的「十形拳」裏面排列第一位的就是龍，故稱龍形拳，其他的幾種拳套是蛇與鶴等，一共十種動物之形，順序來說，應該是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

至於近這幾十年來，在嶺南一帶產生的龍形拳，却是另一門派，由林慶元創立，上述的第一種龍形拳距離現在太遠了，很難說得出有甚麼一個武林高手特別擅長它，至於近代的龍形拳，雖是拳師林慶元創建，打得最出色的一個武林高手却是他的兒林耀桂。

一來林耀桂綽號東江老虎，二來他跟俄國大力士一決雌雄，竟然以小敵大，以弱敵強，擊敗對方，故此，名氣响噹噹，



現時香港也有龍形國術總會，該會的主席林煥光師傅就擅長龍形拳。

照事情的始末報道，林慶元是廣東博羅縣埔頭鄉人，自小就喜歡練武，剛巧該處有少林的高僧海豐禪師雲遊，路經此地，發覺林慶元的武術很有根基，便將他生平所學教給他，然後離去，後來林耀桂把它發揚光大，還得到大玉禪師傳授的絕技，比父親更加出色，大玉禪師叫林耀桂把此種拳術稱爲「龍形」，直到現時仍沒有改變。

說到林慶元，他一直都是在鄉間教授武功，兼且替人醫病，由於他的名氣漸响，樹大招風，有一吹，他到公慶墟教拳，忽然給當地的一名拳師林鏡泉發生妒忌，向他指名挑戰，於是發生惡鬥。

林鏡泉僅有二十多歲，拳怕少壯，加上了他的體型高大，臂力沉雄，雖然林慶元的招式極爲敏捷，變化多端，但因他已經上了年紀，不敢貿然接見，不過，林鏡泉此人非常傲慢，得勢不饒人，認爲林慶元胆怯，不敢講手，竟在該處公衆地方張貼長紅，定期邀請林慶元在公慶墟鄉公所前的擂台交手，不打不休。

林耀桂那時未滿二十歲，認爲對方咄咄迫人，在父親臉前自告奮勇，決心赴約，上台與林鏡泉比武。

那時博羅縣各族的鄉民都喜歡練武，聞說有拳師比武，必然湧躍到來觀戰，聯羣結隊，到了那天，早就將整個擂台包圍得水洩不通。

林鏡泉坐在擂台上面等候，時間已到，看見林耀桂走上台來，他比對方強壯得多，存心輕敵。兩人剛剛交手，他就以黑虎偷心這一招突然出擊，殊不料林耀桂以龍形的偷劈手法迎擊，柔中帶剛，發拳綿密，林鏡泉橋手相交之下，即時知道對方相當有勁，不易取勝，不敢輕敵，立刻停止了急攻，穩打穩紮，有機會然後發招。

打了幾個回合，林鏡泉認爲有機可乘，撲到林耀桂那邊，連發幾招，怎料林耀桂施展龍形拳的一招「背劍」，那一拳由上邊打到下邊，由左邊打到右邊，似是鞭捶，由斜綫劈來，林鏡泉本身所學的拳法，沒有這種招式，不知道如何招架，顎骨也被打脫，倒地呻吟，於是，公證人宣佈林耀桂獲勝。

林耀桂憑着這一招「背劍」打出名堂來，附近各鄉爭先聘他教拳，雖然他年紀較輕，仍然加上一個虎字稱爲東江小虎。

林耀桂的拳法極精，即使脚下的功夫也是不弱，有一年洪水泛濫，東江沿岸多處被浸，林耀桂由江宗墟返家，所乘的木船受到洪水冲擊，船破入水，將近覆沒，艙內的搭客徬徨之際，林耀桂想挽救船裏的人，便即抓着一枝帶鈎的竹竿，勾住岸邊一條樹幹，使木船略爲停頓，不至給江水冲去，然後吩咐搭客上岸，但因船艙之內有十多個婦孺被困，他急於救人，就在船面將馬步一沉，竟把艙面板踏斷兩根，隨即把木片抓爛，將破洞擴大，很迅速的救出所有婦孺，不至發生危險。

一般練武之人，練拳兼練馬，馬步穩實，不足爲奇，但在踏穩馬步之後，忽然使勁踐踏，那種勁力居然踏破船艙，這就顯出林耀桂的武功深厚並非徒擁虛名。

那時他只是綽號東江小虎，後來因爲他跟一名外省拳師王老虎交手，打贏對方，然後從小虎變成老虎。

那時是陳濟棠時代，林耀桂被選爲南方的代表拳師，因爲他中等身型看來不像武士，一名外省拳師叫做王老虎的，看不起他，爲了獻媚於陳將軍，便請將軍賜他與林耀桂正式較量高下，定期比武。

陳濟棠將軍也想得到眞正的武林高手，便即批准，到了比武的那天，由他親自主持。王老虎以爲一拳就可以把對方打倒，怎料給林耀桂的龍形摩橋手法纏住，屈居下風，苦苦糾纏，到了適當的時機，林耀桂忽然把右踭封住王老虎的手，另一隻手以背劍的手法出擊，由斜角打下來，王老老虎猝然受擊，倒地發生劇痛，於是林耀桂再度以「背劍手」這一招獲勝。

陳濟棠將軍看見兩個勇士搏鬥，獲勝的竟然是中等身材那一個林耀桂，王老虎打輸，脫口而出的喊了一聲：「林師傅，你可謂東江老虎了。」憑着這句話，以後林耀桂就不再稱東江小虎，升了一級，稱爲東江老虎了。

林耀桂除了挫敗南北的拳師之外，還擊敗一名自稱大力士的俄國拳師，更加可圈可點。

那時有些俄國拳師過境，在戲院表演武功，俄國人多數是身材特別高大的，氣力也比例的增加，除非不登台，不管登台做出那一種表演，俱是自稱大力士，希望跟中國拳師較量，以爲憑着他的體型佔了優勢這一點，一定打贏對方，他由上海到廣州來自稱沒有碰過敵手，派人到廣州精武體育挑戰，盼該會選拔一個拳師應戰。

當時精武體育會由孫玉峯主持，孫玉峯聯同在廣州南北拳師討論，結果大家都推舉林耀桂出戰，因爲他身經百戰，經驗豐富，料想有機會擊倒俄國大力士。

俄國拳師巴里夫自恃體重有二百磅過外，拳大如斗，剛剛宣佈戰鬥開始，便即向對方猛烈撲擊，發拳非常犀利，兼有摔角的招式在內，但因林耀桂身型手法變化極多，不但打不着林耀桂，有時還給對方乘虛而入，吃了一拳，老羞成怒，暴跳如雷。至於林耀桂，沉着應戰，他力求避免正面接觸，沒有打傷，守候到最適當的一瞬，然後把龍形拳的平肘脚施展出來，故此在表面看來他好像怯戰，實則不然。

搏鬥愈來愈烈，林耀桂被逼退到一角，巴里夫發生誤會，認爲他氣力全消，避無可避，突然施展羅馬摔角所用的一招熊抱法，雙手分左右包抄，把他攔腰抱住。

照情形看，巴里夫如果抱住對万，能夠很迅速的發力把他舉起來，使勁一挾，林耀桂不死也變重傷，怎料林耀桂蓄勢以待，守候多時，無非想得到這麼一個機會，那時他趁着對方的一雙手像蟹鉗包抄過來，中部空虛，乘機以霸王敬酒的手法，右拳由下邊冲上去，剛剛打中對方的下頜，趁着這傢伙有一瞬間的迷惘，即時以「平肘脚」踼他的右邊膝蓋骨，因爲這一脚的高度僅與肘平，向下踐踏，非常厲害，一脚就把對方膝蓋叫做波蘿蓋的大骨踼爆，對方重傷倒地，呻吟不絕，公證人宣佈林耀桂打贏，此後他的大名不脛而走，龍形拳更有威望，桃李滿門。

(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薛寒，薛依娘兄妹奉神秘組合，到來向楚小楓等傳言，要他們放下兵刄。從此回鄉歸隱，但兄妹二人爲楚小楓及簡飛星刀劍之氣所懾，終於說出是迫於老父被擄，屈爲虎倀，楚小楓等願助其兄妹設法救父，薛寒兄妹遂引領羣雄前往一座樹林，林中人傳出語聲，要各人放下兵刃，進入林中談判，胡逢春不允，下令硬闖，楚小楓首先應命，簡飛星繼後而行，田伯烈和譚志遠則對薛寒兄妹嚴密監視，薛寒吁嘆此時此情，他們仍存疑心，未免太過，田伯烈笑答，楚小楓與簡飛星先行進林，未迫他們兄妹帶路，已見忠厚了——

## 只求仁與義　不顧生和死

薛寒低聲道：「在下並無責問之意，老實說，諸位不放棄對咱們兄妹懷疑之心，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過，這時刻，隨時可能和對方衝突起來，如是一旦動上手，我們兄妹的攻敵準備，引起了兩位多疑，突然出手，我們兄妹，豈不是死的太寃了。」

田伯烈笑一笑，道：「薛兄放心，我和譚兄，却還不是很莽撞的人。」

薛寒低聲道：「那就好，咱們要不要進入林中接應他們一下。」

田伯烈道：「我看不用了，楚兄弟，已經打過招呼了。」

薛寒低聲道：「我擔心的就是他了，簡大俠武功高強，縱然遇上了伏擊，也可應付餘裕，但那位楚少兄，只怕就很難倖免了。」

田伯烈低聲道：「這個薛兄不用擔心，楚兄弟的武功，不會在簡大俠之下。」

薛寒道：「哦！有這等事？」

田伯烈道：「薛兄可是不相信？」

薛寒道：「這個人，在江湖上，倒是很少聽人說過。」

田伯烈道：「武林遺珠，自是難免，再說，眞正的高人，俠士，大都不喜爭名，逐利，但如一旦遇上了江湖大變，他們就會挺身而出，不惜全力以赴。」

薛寒點點頭，道：「是！」

這時，林中突然傳出來楚小楓的聲音道：「胡老，田兄，諸位可以進來了。」

胡逢春應了一聲，當先奔入林中。

田伯烈，薛寒等緊隨身後而入。

只見簡飛星長刀指在一個黑衣蒙面人的咽喉之上。

楚小楓站在一側。

草地上，還躺着四個黑衣長衫的人。

簡飛星道：「薛兄，認識他麼？」

薛寒仔細打量那黑衣人一眼，道：「不認識。」

楚小楓突然揚劍一揮，挑去了那蒙面人的黑紗。

夜色中，只見那是很奇怪的臉。

明白點說，他臉上長着很長的黑毛，簡直不是一張人的臉。

但他明明是人。

只聽他歎息一聲，道：「我說過，不要挑下我蒙面的黑紗，但你却不肯相信，現在，明白了吧！」

楚小楓道：「閣下還戴着另一個面具麼？」

毛臉人道：「不是面具，而是一張眞眞正正的臉。」

胡逢春道：「老夫走過了多年的江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怪臉。」

毛臉人道：「人，自然是不會生成這樣的怪臉，但精湛醫術，可以改造。」

胡逢春道：「改造。」

毛臉人道：「對，我這張臉，就是很



好的標幟，所以，我不能夠再同到江湖中去。」

簡飛星道：「所以，你就永遠留在這裏了。」

毛臉人道：「所以，才能永遠保持着隱密，我們也就成爲了永遠對他們忠誠的人。」

胡逢春望望倒在四週的長衫人，道：「他們呢？」

毛臉人道：「他們很正常，但只是隨從執職的人。」

楚小楓說道：「唉！你也算是受害人了……」

毛臉人歎息一聲，道：「自從這張臉變成了毛臉之後，我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條是自絕一死，一條是留在這裏聽他們役使。」

楚小楓道：「好惡毒的手段。」

毛臉人道：「我這樣一副德行，不但無法在人間立足，就算是連我的妻兒，也是不便相見。」

胡逢春道：「說的也是，妻兒相處，長在左右，總不能每日戴上一幅面紗。」

毛臉人道：「我不能同去，本來應該一死百了，但又不忍心使他們忍飢、挨餓，所以，只好拖下去了。」

胡逢春道：「你拖下去，妻兒就可以不挨餓了麼？」

毛臉人道：「對，他們有一件很守信用的事，那就是只要我們忠於工作，不生叛離之心，我的妻兒，每個月都會收到一筆可供生活的銀錢，那是很豐富的生活費用，每個月，總都在五十兩銀子左右。」

胡逢春道：「嗯！這就是恩威並用，只不過，他們用人的手段太毒辣了些。」

薛寒一直在忍耐着，實在是忍不住了，接口說道：「閣下，家父現在究竟在何處？」

毛臉人苦笑一下，道：「你要聽眞話麼？」

薛寒心中一寒，說道：「自然要聽眞話。」

毛臉人道：「令尊早死了。」

薛寒心頭激動，登時泛上了一臉殺機，薛依娘更是已經忍不住熱淚奪眶而出。

毛臉人歎息一聲，道：「他那樣大年紀了，又是一身病痛，再加性子急，如何能受得如許折磨。」

薛寒道：「我早該想到的……」

語聲一頓，接道：「剛才，是不是你告訴我，他老人家，還活在世上。」

毛臉人道：「是我告訴你的，你要明白，我沒有取下這塊蒙面黑紗之前，我對他們要絕對忠誠，但我取下這塊黑紗，情形就有些大不相同了。」

薛寒道：「怎麼說呢？」

毛臉人道：「我這張不能見人的臉，既然見了人，那就算恢復了自我，也恢復了人性，我告訴你們這麼多事，你們難道還不明白麼？」

胡逢春道：「莫非……」

毛臉人接道：「我已經存下了必死之心，你們殺不殺我，我都要自絕而死。」

楚小楓道：「唉！朋友，你還要帶我們去見那個人，如何可以輕易言死呢？」

毛臉人道：「你挑開蒙面黑紗時，我已經決定死了。」

楚小楓道：「這又何苦呢？就算他們的易容之術，無法改變，也可以用刀刮去你臉上的長毛，妻兒相伴，你該還有一段快樂的日子。」

毛臉人搖搖頭，道：「他們不會放過我，我如不死，就會罪及我的妻兒。」

忽然嗯了一聲，口中噴出鮮血，倒了下去。

薛寒一伸手，抓住了毛臉人，道：「你怎麼能這樣死掉呢？」

毛臉人已經答不出話，雙目已閉，氣息已絕。

胡逢春道：「薛老弟，我想他不會說謊話。」

薛寒道：「我相信他說的實話，但我想問問他家父屍體何在？拜祭一番，也好稍盡人子之心。」

楚小楓道：「薛兄，我想他們不會收起薛老前輩的屍體。」

薛依娘道：「爹既然死了，咱們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報仇。」

薛寒黯然道：「我明白。」

簡飛星道：「報仇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冷靜，此刻處境，殺機隱伏，任何一個疏忽，就可能會造成致命之傷。」

薛寒道：「多謝指教。」

胡逢春道：「這人死去之後，咱們有了一個最大的困難！」

楚小楓道：「是不是沒有辦法找到他

們的人了？」

胡逢春道：「是！」

簡飛星道：「胡兄，這個請放心，咱們是無法找到他們，但他們決不會不找咱們。」

胡逢春道：「哦！」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道：「不錯，我們會來找你們。」

胡逢春道：「你來的很好，你們這幾個同伴，都死了，咱們正要找一個帶路的人。」

那人沉吟了一陣，說道：「人十八死了。」

胡逢春心中暗忖道：「原來他叫人十八。」

簡飛星道：「是！他對咱們出言無狀，咱們只好殺了他們，閣下怎樣稱呼？」

那人道：「在下人十九。」

胡逢春道：「你們都姓人？」

人十九道：「這個，你不用知道，一個人的姓名，只不過是個代號罷了。」

楚小楓道：「其實，這也不是如何神秘的事，你們不過是採用天、地、人三才編號罷了。」

人十九道：「佩服，佩服。」

胡逢春道：「不用客氣，咱們要見的人，你能不能帶我們去？」

人十九道：「能！我來此的用心，就是要帶你們去。」

胡逢春道：「好！那就請帶路吧。」

人十九道：「我現在有些明白了，敝上已經知曉了人十八的死亡，所以，才要我來為諸位帶路。」

這個人說話相當的和氣，和人十八完全不同。

簡飛星道：「閣下可以現出身來，讓咱們瞧瞧吧！」

人十九道：「我看不必了，但我會為諸位帶路，你們跟在後面就是。」

胡逢春道：「咱們的時間有限，閣下可以帶路了。」

人十九道：「慢着，我還有幾句話要說。」

胡逢春道：「請說。」

人十九道：「薛寒，薛依娘，要留在此地，不能同行。」

胡逢春道：「這個，辦不到，人十九，你要明白，咱們來此談判，並非投降，任何條件，我們都不能接受。」

人十九道：「既然如此，諸位要稍候片刻，我還得要請示一下。」

一個似由很遠處飄來的聲音，道：「帶他們來吧！」

人十九道：「是！」

緩緩由暗中行了出來。

他穿着一身黑衣，臉上蒙着面紗。

這故然早已在胡逢春等意料之中，所以，並沒有人感到驚愕。

人十八是那麼一副怪樣子，這人十九既是人字編號，想來，兩人的情形，不會相差的太多。

人十九和人十八也有不同的地方，這人十九很和氣，當下拱拱手，說道：「在下帶路。」

一行人登上了峯頂，峯頂上，竟有一座茅舍。

人十九行到了茅舍外面，恭恭敬敬的說道：「他們來了五個人。」

室中響起了一個威重的聲音，道：「叫他們進來，掌燈。」

人十九一躬身，道：「諸位請吧！」

火光一閃，室內點起了燈火。

楚小楓搶在前面，行入了茅舍。

他冒險犯難，遇上什麼危險的事，總是走在最前面。

室中坐着一個穿着寬大黃袍的老人，可惜，他臉上竟然也蒙着一層面紗。

覆面的黑紗下，露出了一截白髯。

這證明了黑衣人的年齡不小。

在黑衣老人的左右，站着兩個青衣童子。

兩個童子都長的很清秀，左面的捧着一柄帶鞘的長劍，右面的童子却端着一個檀木盤子，上面放着三枚金環。

這座茅屋，在外面看起來，並不大，但進入了屋中，發覺也不太小。

黑衣人的對面，一排擺着五張竹椅。

黑衣人道：「薛寒，薛依娘，你們算是叛徒沒有座位。」

薛寒道：「咱們進入了茅舍，坐不坐都是一樣。」

黑衣人冷哼一聲，道：「你們兄妹，都會遭受到最悲慘的命運。」

不容薛寒回答，目光却一掠胡逢春道：「你們坐吧！」

楚小楓已經很仔細的看過了那幾張竹椅，發覺都沒有毛病，才當先坐下。

他選的是最後一個，靠在最右面的一個。

胡逢春很自然的被擁在中間，左首是簡飛星，右首是田伯烈。

薛寒兄妹，却緊緊的在楚小楓身側站着。

胡逢春搶先說，一揮手道：「先請教，閣下可否見告姓名，如是姓名不能說，總該說個道號出來咱們也好便於請教。」

黑衣人沉吟了一陣，道：「你們叫我六先生吧。」

胡逢春道：「六先生？」

黑衣人道：「咱們不是交朋友，用不着說的太清楚，是麼？」

胡逢春道：「既是如此，在下就不再多問此事了……」

語聲一頓，接道：「是不是閣下請我們來的？」

黑衣人點頭道：「不錯，是我請你們來的。」

胡逢春道：「六先生能夠作主麼？」

黑衣人道：「那要看你們的條件？一般說來，我都可以作得點主。」

胡逢春道：「好！六先生請我們來此的用心，可以說了。」

黑衣人說道：「薛寒，沒有告訴你們麼？」

胡逢春道：「他說了，我們都中了一種無形之毒，不知是眞是假。」

黑衣人道：「千眞萬確，而且，明天就要發作。」



胡逢春道：「胡某人，奇怪的是，我們明天就要死了，你們又為什麼把我們請來，難道，你們連等一天的時間，也沒有麼？」

黑衣人道：「那倒不是，就算等上個十天半月，我們也可以等待，咱們不願眼看着這多人會忽然死去。」

胡逢春道：「這麼說來，你們很仁慈了。」

黑衣人道：「人總有好生之得，近百號的人，一下子全數死亡，總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楚小楓道：「不可能，你們沿途之上，設下了無數的埋伏，也不過是希望把咱們全數殺死罷了，怎會在明知道我們中毒之後，你們又會動惻隱之心呢？」

黑衣人道：「我找你們來，不過是告訴你這件事情罷了，如若你不太相信，咱們就談不下去了。」

胡逢春道：「如彼此談的很好呢？」

黑衣人道：「如是談的很好，咱們可以致送解藥，談的不歡而散，諸位就曉得了這件事情，也好有心理上的準備。」

胡逢春道：「六先生，再無別的原因了？」

黑衣人道：「沒有。」

胡逢春道：「可惜，老夫不相信。」

黑衣人道：「你要如何才能相信？」

胡逢春道：「說出眞的原因。」

黑衣人道：「沒有眞正原因，咱們之間，只有條件，如是條件談得好，我就給你解藥，條件談不好，你們就回去準備後事了。」

胡逢春道：「六先生請把條件說出來，咱們斟酌一下，也好給你一個答覆。」

黑衣人道：「好！你們放下兵刃，交出我們要的人，然後，回頭離去，這就是全部條件，老實說：應該是優厚萬分。」

胡逢春道：「不算過份，不過，對我們却是全無保障。」

黑衣人道：「什麼意思？」

胡逢春道：「我們交出兵刃，和你們要的人。之後，你們不交解藥呢？」

黑衣人道：「胡說，那怎麼會呢？」

胡逢春道：「六先生就算不會，但咱們却無法相信得過，所以，在下也想出了一個辦法了。」

黑衣人道：「好！你請說吧。」

胡逢春道：「你們先交出解藥，然後，我們交人。」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這不可能。」

胡逢春道：「不可能，眞的就談不下去了，我們根本還不太相信都中了毒。」

楚小楓道：「別忘了，我們還有一個更高明的辦法。」

黑衣人道：「你們只不過是一天壽命，還能要出什麼花樣？」

楚小楓道：「第一，我們可以先殺了你，第二，我們可以請她說出內情，昭告江湖。」

黑衣人笑了一笑，道：「你……」

楚小楓笑一笑，接道：「我們不是快要死了麼？一個快要死的人，還會怕什麼呢？」

黑衣人道：「你們眞的敢如此，不顧上面人的生死麼？」

楚小楓道：「我們救不了他們，包括我們自己在內，但我們決不屈服，中毒的人，包括你們要的人在內，她不肯說出隱密，那只是說明了她心中還有一點顧慮，我不知她的顧慮是什麼，但我知道，一旦，她減少去了那點顧慮之後，她會把什麼都說出來。」

黑衣人道：「就算她能說出來，但你們都將死去，也不會把消息傳開去了。」

楚小楓道：「那倒未必，這是春秋筆出現的時間，來這裏的人，也不知道多少，我們分頭奔走，總會有人把消息傳出去，你們的厲害，就隱於暗處，身份神秘，一旦揭穿了這一點，不論你們的實力如何強大，也無法和天下武林同道作對。」

黑衣人道：「你是在威脅老夫麼？」

楚小楓道：「不止威脅還要反擊。」

黑衣人道：「反擊？」

楚小楓道：「對！反擊，你們的算盤打的太如意了，用毒也減少了份量，不希望一下子把我們毒死，是麼？」

簡飛星道：「兄弟，這倒不是他們仁慈，因為，烈性的毒藥，都會有強烈的味道，咱們人還未中毒，就嗅出了毒性，他們不敢用，只有用這麼輕的毒藥，才會使咱們中毒。」

楚小楓點頭，道：「大哥說的是。」

簡飛星道：「胡老，在下說幾句話如何？」

胡逢春道：「請說，請說。」

簡飛星道：「在下簡飛星……」

黑衣人接道：「久仰大名。」

簡飛星道：「我在江湖上走了數十年，知我的人，倒也不少，這也不用謙虛了……」拂髯一笑，豪壯的接道：「我也被他們利用過，但老夫能及時回頭，六先生的身份，我雖然不知道，但看樣子，也是受他們利用的人。」

六先生冷笑一聲，道：「簡飛星，你可是想從中挑撥？」

簡飛星道：「挑撥倒不敢當，不過，在下以前轍之鑒，向你提個忠告罷了。」

黑衣人冷冷說道：「簡飛星，這些話老夫明白，用不着再聽你來說了。」

楚小楓霍然站起身子，道：「大哥，不用再對牛彈琴了，他們只認識刀劍，拳頭……」

一指黑衣人接道：「六先生，我想，咱們還是武功上分個上下。」

六先生道：「你實在狂的可以。」

楚小楓道：「你們不是用刀劍暗襲，就是用言語詐騙，對你們，在下已有了相當的認識。」

六先生道：「你準備動劍呢？還是比試一下拳掌？」

楚小楓道：「悉憑尊便。」

黑衣人緩緩站起身子，道：「好！老夫領教一下你的拳掌工夫。」

楚小楓解下佩劍，放在竹椅上，道：「在下奉陪。」

一上來，一拳直搗過去。

他心知如若客套起來，又是一番口舌

之辯，脆乾出手就打。

六先生一閃避開，右手一翻，扣向楚小楓的脈門。

楚小楓也不讓避，左手一拳，打了過去，擊向六先生的右手。

他連環出拳，不閃不避，六先生有個什麼反應，他就有一拳擊了過去。

這打法很特殊，以胡逢春和簡飛星，見識之博，也看不出他是什麼拳法。

六先生連接了十餘拳之後，也不禁爲之震動，臉上的黑紗飄動，似乎是內心中十分緊張。

楚小楓連環快拳，攻勢猛銳，那黑衣人開始時還可以應付，但十幾招之後，他就有着應付不暇之感。

六先生輕輕吁一口氣道：「住手！」

楚小楓收住拳勢，道：「六先生有什麼吩咐。」

六先生道：「你叫楚小楓。」

楚小楓道：「不錯，六先生，我已用武功證明了我的說話，我會殺了你……」

六先生冷笑一聲，接道：「老夫和你談問題，不接受威脅。」

楚小楓道：「我只是說明我的決心而已，希望你明白，我說過的話，一定可以作到。」

六先生道：「殺了我，對你有什麼好處？」

楚小楓道：「好處很大，你死了，會有一個比你更高身份的人會代你出面。」

六先生道：「楚少兄，你猜錯了，我們這一羣人中，我是身份最高的一個。」

楚小楓道：「好！六先生，你聽着，不管我們是否眞的中了毒，但我們姑且相信你的話，所以，我們的時間不多！」

六先生冷冷接道：「楚小楓，你準備怎麼個打算，就算你們殺了老夫，也一樣沒有辦法救你們百多條人命。」

楚小楓笑一笑，道：「六先生，我們沒有打算救自己，我們只要多殺你們幾個人就行了……」

臉色轉變的十分嚴肅，接道：「六先生，我不管你們有什麼更重要的安排，我們的打算是殺了你之後，立刻請那位姑娘說出她所知曉的隱密，然後，我們有大部份的人，分頭奔走，把那隱密，宣揚於江湖之上，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六先生冷哼一聲，道：「胡逢春，楚小楓少不更事，你是這些人中推出的首腦，總不能和他一樣的胡蠻亂幹吧？」

胡逢春道：「六先生，你又錯了，這是我們早已決定的辦法，不是楚小楓一個人的意見。」

薛寒接道：「六先生，先父的屍體，現在何處？」

六先生道：「我們沒有殺令尊，是他自絕死的。」

薛依娘低聲道：「哥哥，大局爲重，先等楚公子處理過大事之後，再說。」

薛寒道：「妹妹說的是。」

六先生四顧了一眼，點點頭，道：「好吧！既然是諸位非要和老夫一戰，老夫只好奉陪了。」

回身一抬手，捧劍童子，迅速的送上了長劍。

六先生右手取劍，左手却去取木盤中的金環。

簡飛星長刀一閃，冷厲的刀鋒，已然逼在六先生的右腕之上。

他有刀過無聲之名，出刀之快，果然是匪夷所思。

六先生冷笑一聲，道：「簡飛星，你這是什麼意思？」

簡飛星冷冷說道：「咱們來一場公平的決鬥，最好別用暗器。」

六先生道：「個人的技藝不同，寸有所長，尺有所短，老夫擅長的，就是三枚飛環。」

簡飛星道：「六先生，咱們已經給了你很大的機會，不要得寸進尺，如是易地而處，只怕你們早已經合圍而上。」

六先生緩緩收回左手，示意兩個童子退開，長劍出鞘，手橫胸前，冷冷說道：「那一位和老夫動手。」

楚小楓道：「區區領教。」

簡飛星道：「兄弟，這一陣，請讓給我。」

楚小楓道：「大哥吩咐，小弟恭敬不如從命了。」

收了長劍退到一側。

六先生冷冷說道：「簡飛星，你爲什麼要接下這一戰。」

簡飛星道：「因爲，想給你一個留下性命的機會。」

六先生道：「簡飛星，你爲什麼不說，爲了救他。」

簡飛星冷笑一聲，道：「你認爲，你這一點武功，可以和他放手一戰麼？」

六先生道：「相信，三十招內，可以取他性命。」

簡飛星冷笑一聲，道：「六先生，你出手吧！」

兩人的對話之中，楚小楓聽出了重重的疑竇，心中暗道：聽口氣，他們兩個人似是認識。簡大哥明明知道他是什麼人了，但却不肯說出來。

忖念之間，二個人已經動上了手。

但見刀劍交錯，寒芒飛繞，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絕倫的搏鬥。

刀光和劍氣，瀰漫了全室，逼的室中人，都出到了室中一角。

人影已隱沒於刀光劍影之中，室中的劍氣和刀光，果然耀眼生花，但却沒有金鐵相撞之聲。

在場之人，都是高手，也大都看的目瞪口呆。

這是一場武林中罕聞罕見的搏鬥。

胡逢春正好和楚小楓站在一起，忍不住低聲問道：「楚老弟，他們這一戰相當的兇厲。」

楚小楓道：「看樣子，簡大哥也是在全力施展。」

胡逢春道：「這位六先生不知是何許人物，劍法如此高明。」

楚小楓低聲說道：「簡大哥好像認識他。」

胡逢春道：「我也懷疑，但不知簡先生爲何不揭穿他的身份。」

（未完）

# 金牌馬爹利
# 奉送旅行麻雀

